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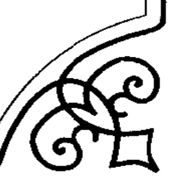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戏　剧

芳信　白嗣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1898年)



斯坦尼斯拉夫扮演《教育的果实》中兹韦兹金采夫的剧照(1890年)



《黑暗的势力》剧照(1895年)



听音乐(1909年)



听三弦琴师弹奏(1909年)

目　次

第一个酿酒者

或

小鬼怎样将功赎过

喜　剧

白嗣宏译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农夫　（耕地，抬头望天）瞧，到晌午了，该卸马了。吠，出来吧！宝贝儿，累坏了。我只要再绕一圈，把最后一垅耕完，就吃晌午饭。谢天谢地，我想到带一块面包来。我不用回家，就在井边垫垫肚子，打个盹儿，小黄马也去吃点青草。然后上帝保佑，再动手干活。上帝保佑我早早耕完。

第　二　场

〔小鬼登场，跑向小树丛。

小鬼　哼，做大善人呢！满口上帝呀上帝的。小心点，叫你也忘不了小鬼。我把他的面包拿走。他发现以后，就会去找。他饿到想吃东西的时候，就会骂，那时就会想起叫鬼。（抓起面包，拿走，坐到树丛后面，不时伸头看看农夫要干什么）

农夫　（用劲抽出轭索）上帝保佑哇！（牵出马，放马走开，自己走向长衫）肚子饿得咕咕叫！老婆子给我切了一大块面包，可是，眼看要吃个净光哩。（走到长衫跟前）没影儿啦！大概是我用长衫盖上了。（掀起长衫）长衫下面也没有。莫名

其妙！（抖长衫）

小鬼　（从树丛后面）你好好找吧，面包在这儿哩！（坐到面包上）

农夫　（掀起犁架，再次抖长衫）奇怪，真奇怪！没人来过，可面包不见了。假如是鸟儿偷吃了，总会留下碎末呀。可连碎末也没有。没见有人来过，可面包叫人拿走了。

小鬼　（起身，伸头望望）现在他就要想起我来了。

农夫　看来只好随它去啦。我饿不死。拿走就拿走吧。叫他吃个饱！

小鬼　（吐一口唾沫）哼，你这个可恶的农夫！他本来应当骂起来，可他说：叫他吃个饱！真拿他没办法。

〔农夫收拾睡觉，画十字，打呵欠，渐渐入睡。

（从树丛后走出来）怎么去对鬼头说呢？鬼头老是说：你给我往地狱里送来的农夫太少。你瞧，商人、贵族、神父每天都来一大批，农夫却很少。怎样叫他乖乖地去呢？简直拿他没办法。已经把他的最后一块面包都偷走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可他就是不骂。现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报告去。（趔趄着退场）

——幕落

第　二　幕

地　　狱

〔鬼头坐在上座。鬼文书坐在下首的写字台后，写字台上放着文具。两旁站着警卫。右边是五名形态各异的小鬼；左边门旁立着司阍。

〔一个风流倜傥的小鬼面对鬼头站着。

风流倜傥的小鬼　三年来我总共勾来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人。目前全在我掌管之下。

鬼头　很好，谢谢你。去吧！

〔风流倜傥的小鬼站到右边去。

（对文书）我累了。剩下的公事多吗？哪些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还有哪些没有收到？

文书　（扳着手指算，一边数一边指右边的小鬼。当他点到某个小鬼时，那个小鬼就鞠躬）贵族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他总共勾来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商人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共九千六百四十三人。神父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共一千五百一十七人。修士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总共一百一十二人。法官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总共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妇人小鬼的总结报告刚收到，总共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人，其中已婚者十八万六千三百一

十五人，未婚者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八人。只有两份没收到：小职员小鬼的和农夫小鬼的。

鬼头　嗯，看来还是现在把公事办完吧。（对司阍）放他们进来！

〔小职员小鬼上场，向鬼头鞠躬。

喂，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小职员小鬼　（一直笑容可掬，搓手）我的情况好极啦！自从开天劈地以来，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弄到过这样的猎物。

鬼头　怎么，勾来很多吗？

小职员小鬼　问题不在多少。虽说人数不多，只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可都是些好小伙子。这些小伙子好得可以顶替小鬼。他们捉弄人比鬼还有办法。我叫他们养成新的习气。

鬼头　什么新的习气？

小职员小鬼　是这样的：从前小职员都在法官属下骗人。现在我教他们不受法官控制。谁给的钱多，他们就替谁办事。事办得很好，没案可立的也立了案。捉弄人比小鬼们在行多了。

鬼头　让我瞧瞧再说，你去吧。

〔小职员小鬼走到右边去。

（对司阍）把最后一名传进来！

〔农夫小鬼登场，手里拿着那块面包，鞠躬到地。

农夫小鬼　我活不下去了，派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

鬼头　派到哪儿去？你胡说什么？站起来，说清楚点。你报告吧，这星期你勾来的农夫多不多？

农夫小鬼　（哭）一个都没勾来！

鬼头　什么？一个都没勾来？怎么会一个都没勾来？你干什么来着？你到底在哪儿鬼混啦？

农夫小鬼　（没精打采地嘟哝说）我没鬼混。我绞尽了脑汁，可什么事也办不成。瞧，我从一个农夫眼皮底下把最后一块面包偷来了，他还是不骂鬼，却叫我吃个饱。

鬼头　什么？你……嘟嘟哝哝说些什么？把鼻涕擤干净，说明白点，你的话一点也听不清。

农夫小鬼　是这样的，一个农夫在耕地，我知道他只带了一块面包，身边没有别的吃食。我偷走了他的面包。他本应该骂鬼的，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谁拿去了，就让他吃个饱吧。所以我把面包拿来了。瞧，就是这块。

鬼头　那么别的农夫呢？

农夫小鬼　都一样，一个也没勾来。

鬼头　你竟敢空手回到我这儿来？还带来一块臭面包。你是想取笑我吗？是不是啊？你想在地狱里吃白食吗？别的鬼都在努力干活，忙忙碌碌。瞧瞧他们（指指小鬼们），有的勾来一万，有的两万，还有二十万的呢。就连修士小鬼还勾来一百一十二人。你空手回来不说，还带来一块什么面包。你在对我撒谎！你在鬼混，不干活。因此他们才不听你的。小心点，老弟，我要教训教训你。

农夫小鬼　饶命啊！请允许报告下情。那些勾贵族、商人和妇人的小鬼很舒服。他们的事好办，只要把貂皮帽子或者一块世袭领地给贵族老爷看一看，他就乖乖地跟着走，随你领到哪儿去。商人也是这样，只要把钱给他看一眼，再去搧动他的妒忌心，就可以牵着他走，象套上绳索一样，他绝不会挣脱。妇人更不用说。给她点花衣裳加上甜食儿，你就可以随意整治她。可是农夫的事就难办了。他从早干到晚，夜里还要干一阵子，而且干活以前都要先求上帝保佑。

怎么去勾他呢？别让我去管农夫吧，我吃够他们的苦头啦。再说，也惹你生气。

鬼头　胡扯，你这个懒虫。别指着人家说三道四。他们能把商人、贵族和妇人勾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哄这些人上勾，不断想出新玩意儿来。瞧小职员小鬼，想了一套新花样。你也去动动脑筋嘛！偷了一块面包来，还有脸自夸呢。瞧，我多机灵呀！你用各种各样的网去罩他们，他们总会落进一个网里去的。可你游手好闲，对他们姑息，这些农夫就强大起来，连面包都不在乎了。这样下去，叫妇人也跟他们学，那他们更要无法无天了。你想想办法，尽力去活动吧。

农夫小鬼　我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你撤了我吧。我干不下去了。

鬼头　（大怒）你干不下去了?！怎么，叫我去替你干吗？

农夫小鬼　我干不下去。

鬼头　你干不下去？小心皮肉。喂！拿棍子来，给我狠狠抽他！

〔警卫们抓住小鬼，抽打他。

农夫小鬼　哎唷！哎唷！哎唷！

鬼头　想出办法没有？

农夫小鬼　哎唷！哎唷！我想不出来。

鬼头　再揍一顿。

〔又揍小鬼。

想出来没有？

农夫小鬼　想出来了，想出来了！

鬼头　那好，你说说，想出了什么办法？

农夫小鬼　我想出了一种办法，能把他们全抓到我手里。请准许我去给农夫当长工，怎么做事先不能泄露。

鬼头　嗯，那好吧，不过你记住，要是你三年之内不能将功赎过的话，我就要用圣水给你洗澡。

农夫小鬼　三年之后他们都是我的。

鬼头　好吧，就这样。三年之后我亲自来察看。

——幕落

第　三　幕

〔谷仓。门口停着一些载着粮食的马车。

第　一　场

长　工　鬼

〔长工从一辆车上卸粮，农夫用斗搬运。

长工　七斗。

农夫　多少石①了？

长工　（望着谷仓门上的记号）二十六石零七斗。

农夫　装不下，已经满了。

长工　你把粮食扒匀。

农夫　是呀。（扛走粮斗）

第　二　场

长工　（单独一个人，摘下帽子，头上的角竖起来）现在他不会马上出来。我让头上的角舒展舒展。（角伸直）再把鞋脱下来，当着他的面是不行的。（从靴子里抽出两只脚，露出鬼

---

① 装粮食1俄石约合8俄斗，1俄斗约有16.38公斤重。

蹄。坐到门槛上）眼看两年已过。算总帐的时候快到了。粮食多得没处堆。只剩下教会他最后一招儿了。那时候请鬼头亲自来察看吧。有不少东西可以请他看。为了那块面包的事，我要叫他赔偿我的损失。

〔邻居走到他跟前。

第 三 场

〔长工把角藏起来。

邻居　你好哇！

长工　你好！

邻居　东家呢？

长工　扒囤里的粮食去了，粮食装不下。

邻居　你们东家今年大丰收呀。粮食多得装不下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奇怪，你们东家的粮食连着两年大丰收。好象有人递信儿。去年夏天干旱，他就在沼泽地种麦子。大伙儿颗粒没收，你们家的粮食可堆满了打谷场。今年夏天雨水多，他想到在山坡上种麦子。大伙儿的麦子都沤烂了，你们家的麦子壮得快压断麦秆。这麦粒可真爱人儿！（用手搓麦粒，放到嘴里嚼）

第 四 场

农夫　（扛着空粮斗上）你好哇，老兄。

邻居　你好。我正在跟你的长工说闲话儿，该在哪儿种粮食，你们猜得真准。大伙儿都羡慕。你打的麦子可真够多的呀。

十年也吃不完。

农夫　这要感谢波塔普。(指着长工)是他的运气好。夏天我派他去耕地，他就自作主张，在沼泽地上耕了一块。我把他骂了一顿。他又劝我种下去。种下去以后，谁知收成倒很好。这次他又猜准了，在山坡上种麦子。

邻居　他好象很清楚当年是什么年景。是啊，你打的粮食可真不少。

〔沉默。

我是来向你借半石黑麦的。家里的都吃光了。夏收以后还你。

农夫　行啊，你拿去吧。

长工　(推农夫)别借给他。

农夫　别说了，你拿去吧。

邻居　谢谢，我去拿个口袋来。

长工　(旁白)老毛病改不了，还是给别人。并不是事事听我的话。哼，走着瞧，很快他就不会给别人了。

〔邻居下。

第　五　场

农夫　(坐到门槛上)为什么不借给好人呢？

长工　借是借出去了，就是收不回来啦。借债就象下坡一样容易，收债却比登山还难。老人们常这样说。

农夫　别担心，粮食多得很。

长工　怎么，多了就可以随便处置吗？

农夫　不但够吃到明年新粮下来，两年都够了。要那么多干什

么？

长工　要那么多干什么？我能用这些粮食给你做一种宝贝，叫你一生一世快活不尽。

农夫　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长工　做一种饮料。这种饮料嘛，假如你没有力气，会给你添劲。假如你想吃，会叫你吃个饱。假如你睡不着，马上会叫你睡着。假如你闷得慌，会叫你快活起来。假如你胆小，会给你壮胆。我要给你做的就是这种饮料！

农夫　骗人！

长工　我才不骗人呢！起先我叫你把粮食种在沼泽地上，后来又种在山坡上，你也不信来着。现在知道了。饮料的事你同样会明白的。

农夫　你用什么来做呢？

长工　就用这些粮食。

农夫　这样干不是造孽吗？

长工　瞧你！造什么孽？都是为了使人快乐。

农夫　波塔普，你哪儿来这么多聪明才智的啊？我瞧你，不象个动脑筋的人，是个干活的人。你在这儿住了两年，一次都没脱过鞋。可是你样样事情都知道。你是怎么学来的呢？

长工　我走遍了天南地北。

农夫　那么说，这饮料会增加力气？

长工　你瞧着吧，它只会带来好处。

农夫　那么，咱们怎么做呢？

长工　要是知道方法，做起来不难。只需要一口大铁锅和两个铁罐子。

农夫　味道好吗？

长工　象蜂蜜一样甜。只要尝一次，你一辈子都不想放手哩。

农夫　真的吗？我去找亲家去，他有一口铁锅。得试一试。

——幕落

第　四　幕

〔舞台呈现出一座柴房。柴房中央火炉上支着一口带铁罐和龙头的黑乎乎的铁锅。农夫和长工。

第　一　场

长工　（把玻璃杯接在龙头下，喝酒）东家，做好啦。

农夫　（蹲在地上，看）原来是这么回事！面团里流出水来了。你怎么先把水放出来了呀？

长工　这不是水，这就是那东西。

农夫　怎么是透明的？我还以为象啤酒一样发红呢。完全象水一样哇。

长工　你闻闻它的气味嘛。

农夫　（闻）哎哨，味儿真浓呀！来，来，让我尝尝，喝到嘴里是个什么滋味儿，让我喝一口。（劈手夺过来）

长工　别着急，洒了。（关龙头，自己喝，舌头咂咂直响）熟了，给你喝吧。

农夫　（先抿了一点，然后继续喝下去，直到喝光。把玻璃杯交给长工）喂，再来点。太少了尝不出味道来。

长工　（笑）是不是喜欢上啦？（又倒一杯）

农夫　（喝）嗯，这玩意儿来劲！该把老婆子叫来尝尝。喂，玛

丽亚，来呀。做好了！来吧，来吧，来尝尝！

第　二　场

〔农妇、小女孩及前场人物。

农妇　喂，什么事？你嚷嚷什么？

农夫　哎，你来尝尝我们酿出来的东西。（递杯子给她）你闻闻，什么味儿。

农妇　（闻）可了不得！

农夫　喝呀！

农妇　喝了不会出事吧？

农夫　喝呀，蠢婆娘！

农妇　（喝）味道真不错哇！

农夫　（微醉）是不错。你别急，好事还在后头呢。波塔普说过，喝了它，浑身的疲劳就会无影无踪。还能返童还老……不对，是返老还童。我才喝了两小杯，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伸胳膊伸腿）你看是不是？你瞧吧，等咱们天天喝它的时候，咱们就返老还童啦。嗨，玛申卡① 呀！（搂她）

农妇　去你的！你已经喝糊涂了。

农夫　嘿！你说我跟波塔普白毁粮食，可我们做出多好的玩意儿来了。怎么样？你说，这玩意儿好吧？

农妇　既然能让人返老还童，当然是好玩意儿！瞧，你变得多快活呀！我也觉得很快活。你跟我唱！咿……咿……咿……（唱）

---

① 玛丽亚的昵称。

农夫　是啊。咱们都要返老还童，都要变得快快活活的。

农妇　该把婆婆请来，要不然她老是骂人，闲着无聊。也叫她变一个人。她变得年轻了，就会和气一点。

农夫　（醉醺醺）你去请娘，请她到这儿来。喂，玛什卡呀！你去把奶奶请来，还请爷爷也来。你就说我叫他下炕。他在那儿躺个没完没了！咱们叫他返老还童。快点呀！三步并两步。去吧！

〔小女孩跑步下。

（对农妇）喂，咱们再来喝一杯！

〔长工倒酒，端上来。

农夫　（喝干）先从上头，从舌头上年轻起，然后到两只胳膊上。现在到腿上啦。我觉得两条腿也年轻了。哎呀，两条腿自己跳起来了。（开始扭起舞步来）

农妇　（喝干）你呀，亲爱的波塔普师傅，弹琴哇！

〔波塔普拿起三角琴，弹起来。农夫和农妇跳舞。

长工　（在台口弹琴，一边笑着朝农夫、农妇挤挤眼。他停止弹琴，农夫、农妇依然在跳）为了那一块面包的事，你得赔偿我的损失。他们已经上勾，跑不了啦。叫鬼头来察看察看吧。

第　三　场

〔面色红润的老太婆和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登场，前场人物。

老爷爷　你们得神经病了吗？大家在干活，你们却在跳舞。

农妇　（边跳边拍手）嗨！嗨！嗨！（边唱边跳）在上帝面前造下了孽。只有上帝不造孽。

老太婆　你这个下流娘儿们！不收拾锅灶，倒在这儿跳舞！

农夫　娘，你别急。我们这儿出奇迹了！我们能叫人返老还童。你瞧，拿去，喝一点就行！（递杯子给她）

老太婆　井里有的是水。（闻）你往水里放了什么东西？哼，味儿真大！

农夫和农妇　你喝一点呀！

老太婆　（尝）真有你的！不会喝死人吧？

农妇　你会从头到脚活动起来，完全返老还童呢。

老太婆　真的吗？（喝）味道是不错！比啤酒好喝。喂，老爷子，你也来喝点儿。

〔老爷爷坐下来，摇摇头。

长工　别管他。老奶奶还得再喝一杯。（端酒给老奶奶）

老太婆　不会出什么事吧？哎哨，这东西烧人！可是挺招人喜欢的。

农妇　喝吧。你会觉得它顺着血脉流遍全身。

老太婆　嗯，看来是得尝尝。（喝干）

农妇　怎么样，流到脚上了吧？

老太婆　流到了。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全身觉得轻飘飘的。喂，再来点！（又喝一杯）很好！我返老还童了。

农夫　我不是对你说过嘛。

老太婆　唉，我的老伴不在了。要是他能再见一次我当年的年轻样子该多好啊。

〔长工弹琴。农夫和农妇跳舞。

（走到屋子中央）你们跳的象什么样子？让我来跳给你们看看。（跳舞）应当这样跳。还有这样跳，这样跳。你们瞧见没有？

〔老爷爷走到铁锅边，打开龙头，让酒都流到地上。

农夫 （看到这事以后，扑向老爷爷）你这个恶棍，干什么？把这么好的宝贝给放了！你这个老混蛋！（推开他，用杯子接酒）全放光了。

老爷爷 这不是宝贝，是祸害。上帝给你长了粮食，叫你养活自己和别人，可你拿来酿造魔鬼的饮料。这样做绝不会有好结果。你别干这种事了。要不然你自己会完蛋，还要毁了大家！你以为这是饮料吗？这是把你烧成灰的火。（从锅底下抽出一根柴，点燃地上的酒）

〔地上流开的酒烧起来。众人站在那里吓坏了。

——幕落

第五幕

第一场

〔农夫的房舍。长工独自一人，露出头上的角和蹄子。

长工　粮食多得没处放。他已经尝到饮料的甜头了。眼下我们又酿了不少，都装进了酒桶，不让人看见。我们绝不白白请人喝酒了，只给我们用得着的人喝。今儿个我教他请老土豪们来，灌他们酒，为的是要他们帮他跟爷爷分家，什么东西都不给爷爷。今天我的期限也到了，三年已经过去，我的事也办好了。叫鬼头亲自来察看察看吧。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他看看。

第二场

〔鬼头从地下钻出来。

鬼头　喂，今天到期了！那块面包之过，你赎清没有？我跟你说过要亲自来察看。你叫农夫归顺了吗？

长工　完全归顺了。你自己来评一评吧。一会儿他们都要集合在这儿。你坐到灶膛里去，瞧瞧他们干什么。你会满意的。

鬼头　（钻进灶膛）咱们瞧瞧。

第 三 场

〔东家和四个农夫登场，农妇跟在他们身后登场。他们坐到桌旁。农妇摆桌子，端上肉冻和馅饼。老头们与长工寒暄。

老头甲　怎么样，又做了不少饮料吧？

长工　要多少就酿了多少。何必让粮食浪费掉呢？

老头乙　酿得好吗？

长工　比上次还要好。

老头乙　你是在哪儿学会的？

长工　天南地北走走，各种手艺到手。

老头丙　是呀，你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

农夫　请喝吧！

〔农妇端上酒来。

农妇　（拿来酒瓶，倒酒）请喝酒！

老头甲　（喝）祝你们健康。嘿，真好喝！全身关节都活了！嗯，好饮料！

〔其余三个老头一个接一个喝酒，鬼头从灶口爬出来。长工站到他身边。

长工　（对鬼头）就要演好戏了。我伸出脚去把农妇绊一下，叫她把杯里的酒洒到地上。原先农夫不在乎一块面包，现在你瞧着，为了一杯酒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农夫　喂，婆子，再斟，挨个儿斟。先给亲家，然后给米哈伊拉大叔。

农妇　（倒酒，围桌走一圈，长工用脚绊她。她绊了一跤，把杯中的酒洒到地上）哎唷，天哪，我把酒洒了！都是鬼支使你

干的！

农夫　（骂农妇）你这个笨手笨脚的鬼婆子！你自己就象没长手似的，还要诬赖别人。你看，你把宝贝都洒到地上了！

农妇　我不是有意的呀。

农夫　还说不是有意的呢。等我站起来好好教你把酒洒到地上！（骂长工）还有你这个该死的，为什么在桌子周围蹭来蹭去？见鬼去吧！

〔农妇再倒酒，端给众人。

长工　（走到灶膛附近，对鬼头说）你瞧，原先不在乎最后一块面包，现在为了一杯酒，差点把老婆揍一顿，还叫我去见你，见鬼呢。

鬼头　很好，很好。我要夸奖你！

长工　别急，你等他们把瓶里的酒喝光，再看还有什么好戏。现在他们说的话还象话，听着还顺耳。等会儿他们彼此奉承起来，一个个就都会变得象狐狸一样狡猾。

农夫　怎么样啊，老人家们，你们对我的事怎么评理呀？爷爷住在我家里，一直是我养活他。现在他搬到叔叔家去住，要把自己那一份房产分出去交给叔叔。请你们评评，怎么办好。你们都是聪明人，没有你们，我们就象缺了脑袋一样。全村没人反对你们的意见。就拿伊万·费多特奇来说，众人都说他是头号聪明人。伊万·费多特奇，我把实话都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亲生父母。米哈伊拉·斯捷潘内奇呢，是我的老朋友。

老头甲　（对东家）跟好人说话也有好处——长智慧。跟你谈话就是这样。不会有人反对你。

老头乙　因为你是个聪明和蔼的人，所以我才喜欢你。

老头丙　我疼你疼到什么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今天我对老婆子说过。

老头丁　是个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

长工　（推推鬼头）你瞧见了！都在胡说。一旦分开，他们就要彼此咒骂了。你瞧，现在他们彼此讨好，就象狐狸摇尾巴一样。这全是喝了酒的缘故。

鬼头　这酒好得很！好得很。既然他们这样胡说，他们都会变成咱们的小鬼。很好，我夸奖你。

长工　别急，等他们再喝一大瓶下去，那才有好戏看呢。

农妇　（端酒）请喝个痛快。

老头甲　喝得太多了吧？祝你们健康！（喝）跟好人在一起喝酒叫人感到荣幸。

老头乙　一定要喝。老板和老板娘，祝你们健康！

老头丙　朋友们！祝你们健康长寿！

老头丁　这种家酿啤酒真带劲！作乐吧！我们都办得到，因为全得照我的意志办事。

老头甲　不是照你的意志，而是照比你年纪大的人说的办。

老头丁　年纪越大人越蠢。你钻到母牛尾巴下面去吧。

老头乙　你为什么骂人？你这个笨蛋！

老头丙　他说得对。老板请咱们喝酒不是平白无故的。他有事要办。这事可以评理。不过你得请我们喝酒。隆隆重重地招待我们。因为是你要找我，不是我找你。你是什么人？你是臭猪的老弟。

农夫　你才是呢。你喊什么？你们没看见吗？一吃起来你们个个都是狼吞虎咽的。

老头甲　你翘什么尾巴？看我把你的鼻子揍歪。

农夫　你打得过我吗？

老头乙　多新鲜！见鬼去吧！我不愿意跟你说话，我走了。

农夫　（拉住他）你为什么要破坏大伙的聚会？

老头乙　放开我！小心我揍你一顿！

农夫　我不放你走！你没权利走！

老头乙　权利在这儿呢！（揍他）

农夫　（对老头们）救命啊！

〔混战。农夫和老头们突然一齐说。

老头甲　这就是我们在寻……寻开心！

老头乙　我什么事都办得到！

老头丙　再来！

农夫　（对农妇喊道）再拿一瓶酒来！

〔大伙又在桌旁坐下，喝酒。

长工　（对鬼头）现在你看见了？他们身上的狼性大发作。他们都变得象狼一样凶残。

鬼头　这饮料不错！我夸奖你。

长工　别急。等他们喝干第三瓶以后，还有好戏看呢。

——幕落

第 六 幕

〔舞台呈现出一条街。右边，老头们坐在圆木料上，爷爷坐在他们中间。农妇们、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在舞台中央跳轮舞。他们一边弹着舞曲一边跳舞。农舍里传来嘈杂声、醉汉的叫声。一个老头从农舍里走出来，用醉醺醺的嗓子喊叫。东家跟着他出来，把他拉回去。

第 一 场

爷爷　唉，造孽呀，造孽！还胡闹什么？平时好好干活。过节了，洗个干净澡，把挽具收拾收拾，好好歇歇，跟家里人在一处坐一坐，到街上跟老人们聊聊，对公众的事评评理。年轻的，去玩一会儿！这不玩得挺好吗？看着都叫人高兴。又诚实又好。

〔农舍里传来喊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只能叫人难受，叫鬼高兴。全是因为吃得太饱啦。

第 二 场

〔醉汉们从农舍里冲出来，走向跳轮舞的人群，大声叫喊着

去抓姑娘们。

姑娘们　卡尔普大叔，别闹，你怎么啦！

小伙子们　还是到小巷子里去吧，这儿玩不成！

〔除了醉汉们和爷爷以外，其余的人都退场。

农夫　（朝爷爷走去，一边做一个轻蔑的手势）怎么样，你得手了吗？老头们答应全判给我。你什么也得不到！给，就这玩意儿。家产全给我了，什么都不给你。瞧，他们会告诉你的。

〔老头甲、乙、丙、丁异口同声地。

老头甲　什么事我都照实办。

老头乙　什么人我都说得倒，因为我自己嘴上长着胡子！

老头丙　朋友！好朋友！最最好的好朋友！

老头丁　房子转，炕头晃，老板娘没处躺！咱们作乐吧！

〔老头们两个两个拉在一起，磕磕碰碰地退场，先走一对，然后再走一对。东家朝房子走去，走到半路，绊一跤，倒在地上，嘴里嘟嘟囔囔，言语不清，很象猪哼哼的声音。

爷爷和庄稼汉们站起身，退场。

第　三　场

〔长工与鬼头登场。

长工　你看见了？现在是猪性发作。从狼变成了猪。（指着东家）象骟猪一样，躺在泥坑里直哼哼。

鬼头　你将功赎过了！起先象狐狸，随后象野狼，这会儿又变成了猪。嗯，这种饮料真好！你是怎样制造这种饮料的？大概是加了狐狸血、狼血和猪血啦。

长工　没有。我只不过多生产了点粮食。粮食不够他吃的时候，他不在乎一块面包；等到粮食多得没处放了，他身上的狐狸血、狼血和猪血就活动起来。他身上一向有野兽的血，只不过没能流动。

鬼头　嗨，真是个好样的！你将功赎过了。现在只要他们喝酒，他们就永远攥在咱们手心里！

——幕落

黑暗的势力

或是

“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
就算完了。”

五　幕　剧

芳　　信　译
白嗣宏校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

第 一 幕

第一幕登场人物

彼得——富裕农民，四十二岁，续了弦，多病。
阿尼西娅——他的妻子，三十二岁，妖冶的女人。
阿库林娜——彼得前妻的女儿，十六岁，耳稍聋，有点傻。
安纽特卡——他的第二个女儿，十岁。
尼基塔——他们的长工，二十五岁，风流之徒。
阿基姆——尼基塔的父亲，五十岁，是个相貌丑陋、敬神的庄稼人。
马特廖娜——他的妻子，五十岁。
马林娜——孤女，二十二岁。

〔剧情发生在秋天里的一个大村庄上。舞台现出彼得宽敞的木房。彼得坐在长凳上，修理马轭。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在纺纱。

第 一 场

〔彼得、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后二人在对唱。

彼得 （伸头朝窗外看）马又出来了。瞧，它们会把小马踩死的。

米基塔[1]！喂，米基塔！他聋了！（倾听着。对女人们说）你们别唱了吧，我什么也听不见。

尼基塔的声音　（从院子里）什么事？

彼得　把马赶进去。

尼基塔的声音　给我点时间，我会赶进去的。

彼得　（摇头）唉，这些长工！我要是没病，才不要这些家伙呢。尽惹气……（起身，再坐下）米基塔！……叫也没用。你们俩，谁去一去？阿库林娜，你去赶一赶吧。

阿库林娜　赶马吗？

彼得　不赶马赶什么？

阿库林娜　好吧。（退场）

第　二　场

〔彼得和阿尼西娅。

彼得　哦，这小子真是个懒汉，简直没用。他连动都不肯动！

阿尼西娅　你自个儿多机灵呀，就会从火炕上爬到凳子上。尽支使别人。

彼得　我要是不支使你们，那么，这个家不到一年就要完了。唉，你们这些人呀！

阿尼西娅　同时把十样事情派给人家，然后就来骂人。躺在火炕上支使人是容易的。

彼得　（叹气）唉，我要不是病鬼缠身的话，那我一天也不用他。

〔幕后响起阿库林娜的声音：普嘘，普嘘，普嘘……传来小马

---

① 农村土音将尼基塔读成米基塔。

的嘶叫声，和马群跑进门的声音。门嘎地一声关上了。

彼得　说废话，这就是他的事儿。真的，我不想用他。

阿尼西娅　（学他）我不想用他。要是你自个儿能动的话，那再说吧。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登场）好不容易才赶进去了。老是那匹白斑马……

彼得　米基塔呢？

阿库林娜　米基塔吗？在街上站着呢。

彼得　他站着干什么？

阿库林娜　站着干什么吗？站在街角上跟人家聊天。

彼得　你就问不出她的话来！到底跟谁聊天？

阿库林娜　（没听清）什么？

〔彼得对阿库林娜挥一挥手；她坐下纺纱。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跑上场。对母亲说）米基塔的父母都来了。他们要带他回家去，真的哇。

阿尼西娅　你撒谎吧？

安纽特卡　真的哇！我要是撒谎，立刻就死！（笑）我刚走过那儿，米基塔就说："安娜·彼得罗夫娜，现在再见吧。我办喜事的时候，请您到我家里玩去。"他说："我要离开你们家

了。”他还笑来着。

阿尼西娅　（对丈夫）人家才不稀罕你呢。你瞧，他自个儿要走了……你还说：“我要叫他滚！”……

彼得　让他走就是了；难道我还找不着人吗？

阿尼西娅　那么，预支的钱怎么办？……

〔安纽特卡走到门边，听了听他们的谈话就走出去了。

第　五　场

〔阿尼西娅、彼得和阿库林娜。

彼得　（皱眉）钱，有必要的话，做到夏天就可以清了。

阿尼西娅　是的，你是乐意叫他走的，因为你可以省粮食。可是我一个人呢，却要象匹马似的忙上一个冬天。大姑娘是不大爱干活的，而你呢，只会躺在火炕上。我看透你了。

彼得　什么也没听明白，就唠唠叨叨一大顿。

阿尼西娅　院子里那么多牲口。母牛没卖，所有的羊又要留着过冬；喂草，饮水都没备好，你倒想把长工打发走！男人的活，我可不干！我也会学你，往火炕上一躺，让它闹得乱七八糟；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彼得　（对阿库林娜）喂草去，好不好？到时候了。

阿库林娜　喂草吗？唔，好吧。（穿起外衣，拿起绳子）

阿尼西娅　我才不给你干活呢。我已经干够了，再也不干了。你自个儿干去吧。

彼得　得了吧！你发脾气干什么？就跟乱蹦乱跳的绵羊一样。

阿尼西娅　你自己是条疯狗！你既不会干活，又不会说笑。就会骂人。真是条疯狗。

彼得　（吐口水，穿上大衣）呸，妈的！老天爷，请原谅吧！我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退场）

阿尼西娅　（追上去）大鼻子死鬼！

第　六　场

〔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你干吗骂爸爸？

阿尼西娅　去你的吧，傻瓜。不要作声。

阿库林娜　（走近门边）你干吗骂爸爸，我知道。你才是傻瓜呢，你这条狗。我不怕你。

阿尼西娅　你说什么？（跳起来，找东西打她）留神点儿，我拿火箝揍你。

阿库林娜　（开门）你是狗，是鬼，你就是！鬼，狗，狗，鬼！（跑下）

第　七　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沉思）他说，"我办喜事的时候，你来玩啊。"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啊？要娶媳妇吗？留神点儿，米基塔：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我可要……没有他，我是活不了的。我不能让他走。

第　八　场

〔阿尼西娅和尼基塔。

尼基塔 （进来，望望周围。看见阿尼西娅一个人待着，他便赶快走近她。低声说）哎哟，宝贝儿，糟了。我爸爸来了，要我辞活，把我带回家去。他说："的的确确，你得娶媳妇，还得待在家里。"

阿尼西娅 是呀，娶去吧。与我有什么相干？

尼基塔 原来这样。我本想好好儿跟她商量一下，她倒说："娶去吧。"到底怎么啦？（眨眼）难道你忘了吗？……

阿尼西娅 娶去吧。谁稀罕哪……

尼基塔 干吗你这么冷言冷语的？真是的，连摸摸都不行……你怎么啦？

阿尼西娅 因为你想扔掉我……既然你想扔掉我，那么，我也用不着你。就这么句话！

尼基塔 得了吧，阿尼西娅。难道我会忘了你吗？一生一世忘不了。的的确确，这就是说，我决不会扔了你。我是这样想的：我把媳妇一娶进门，就回到你这儿来；只要不让家里给扯住就行了。

阿尼西娅 你娶了媳妇，我才不稀罕你呢。

尼基塔 这就难了，宝贝儿，父亲的意思总是不能违背的呀。

阿尼西娅 什么事情全往父亲身上推，其实，这全是——你的意思。你早就跟你的姘头，马林卡① 商量好了。这是她唆使你干的。前几天她不是平白无故地跑来的。

尼基塔 马林卡？！我才不稀罕她呢！……这种女人有的是！……

阿尼西娅 那么，你父亲来干什么？准是你叫他来的！你骗了

---

① 马林娜的爱称。

我！……（哭）

尼基塔　阿尼西娅！你信不信上帝？这件事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的确确，我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晓得。这都是我老子想出来的花样。

阿尼西娅　要是你自个儿不乐意的话，谁能强迫你？难道他会象赶驴子似的赶你吗？

尼基塔　不过，我觉得，跟父母作对总是不行的。可是，我并不情愿。

阿尼西娅　你硬是不干，不就得了。

尼基塔　有一个人硬是不干，他就被人抓到乡公所去给揍了一顿。很简单。这样干我也不情愿。据说揍得叫人痒的难煞。

阿尼西娅　别扯了。听我说，米基塔：要是你娶了马林娜，那我可不知道我会把自己怎么办……我会寻死！我犯了罪，犯了法，已经没法子回头了。只要你一走，我马上就……

尼基塔　我为什么要走？如果我想走，我早就走了。前几天伊万·谢苗内奇叫我去当马车夫……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并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我。要是你不爱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阿尼西娅　记住吧。老头子眼看就要死了，我想，所有的罪恶也就瞒过去了。我们照法律结个婚，那么你就是东家了。

尼基塔　想那些干吗。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干活，上劲得就像给我自个儿干活一样。东家喜欢我，女东家，不用说，也喜欢我。至于说娘儿们爱我，那怪不得我，很简单。

阿尼西娅　你爱我吗？

尼基塔　（拥抱她）瞧，就这样儿！你永远在我心上……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马特廖娜。她登场，对着神像画了半天十字；尼基塔和阿尼西娅彼此分开。

马特廖娜　哦，我看见的，当没看见；我听见的，当没听见。跟年轻漂亮的娘儿们闹着玩，这有什么关系？要知道，就是小牛仔也爱玩。为什么不玩？年轻人嘛。可是，孩子呀，东家正在院子里找你哪。

尼基塔　我是来拿斧头的。

马特廖娜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你找的是什么样的斧头。这种斧头多半在娘儿们身边。

尼基塔　（弯腰拿起斧头）娘呀，您真要给我娶媳妇吗？我觉得这简直是白费。我还是不愿意。

马特廖娜　咦，咦，心肝，为什么要给你娶媳妇？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这都是老头子的主意。亲爱的，去吧；没有你我们也能把事儿商量妥。

尼基塔　真奇怪：一会儿说娶媳妇，一会儿又说不娶了。真叫人莫名其妙。（退场）

第　十　场

〔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

阿尼西娅　喂，马特廖娜大婶，您真要给他娶媳妇吗？

马特廖娜　宝贝儿，拿什么给他娶媳妇？我们家有多少收入，你是知道的。这都是我们老头子胡说八道：“给他娶吧，给他

娶吧。"他简直没脑子。你知道，常言说得好："马不离草，人不离宝"，这件事也是这样。事情怎么发展（眨眼），难道我不明白吗？

阿尼西娅　马特廖娜大婶，我干吗瞒你呢。你全知道。我造了孽，爱上您儿子了。

马特廖娜　哟，你说的才新鲜哪，马特廖娜大婶不知道。唉，小心肝，马特廖娜大婶是个磨呀，磨呀，被磨成面儿的人了。宝贝儿，我告诉你说吧，马特廖娜大婶，连一俄尺深的地都能看得透。宝贝儿，我全知道！我知道年轻的女人们为什么要安眠药。我带来了点儿。（解开手帕的小结，取出一包药面）需要的，我知道；不需要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就这么回事。马特廖娜大婶也年轻过。你知道，跟我们那个傻瓜一块儿过活，就得有一手。七十七种花招儿我全知道。我看出来了，宝贝儿，你们老头子越来越干巴了。为什么要跟他过下去呢？就是用叉子扎他，也扎不出血来。你瞧着吧，等不到春天，你就得安葬他。往后，你家里总得找个人。难道我儿子不是一个好庄稼人吗？我并不比人家差。叫他辞了这种好活儿，究竟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难道我是我儿子的仇人吗？

阿尼西娅　只要他不离开我们就行啦。

马特廖娜　宝贝儿，他不会走的。这全是胡说。我们老头子，你是知道的。他根本就没脑子，可是，有时候，只要他那个土脑袋一想起个什么念头，就跟打了一根桩进去似的，怎么也拔不出来。

阿尼西娅　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说起来的呢？

马特廖娜　哦，你瞧，宝贝儿，你自己知道，这小家伙可喜欢娘儿

们啦，而且人又长得俊，这是不用说的。哎，你知道，他在铁路上干活的时候，有个没爹没妈的姑娘在那儿给他们当做饭的。是的，这个贱货就盯住他了。

阿尼西娅　是马林卡吗？

马特廖娜　就是她，愿她中风摔得粉身碎骨！他们俩是不是勾搭上了，就不知道，总之，传到我们老头子耳朵里了。要么，就是人家说的，要么，就是她自个儿告诉他的！……

阿尼西娅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真胆大！

马特廖娜　因此，我们老头子，就大吵大闹了。这个老傻瓜说："给他娶吧，娶吧，娶了好遮住罪过。"他说："我们一定要把孩子领回家来给他娶媳妇。"我什么话都说遍了，有屁用！我心里就想："嗯，好吧。让我另外再来一招儿。"宝贝儿，这种傻瓜是得骗的。先假装什么都依他们。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你就马上回过来照自己的意思办。你知道，女人飞下炕，七十七个主意到心上。他怎么能看得透呢？我就说："可不是吗，老头子，这是件好事儿。不过咱们得仔细想想。"我说："咱们去看看孩子，还得跟彼得·伊格纳季奇商量一下。看看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就来了。

阿尼西娅　唉，大婶，怎么办呢？要是他爸爸命令的话，那怎么办呢？

马特廖娜　命令？把他的命令扔去喂狗吧。你别担心，这件事是不会成的。我这就去跟你们老头子把事情都谈个清楚，弄个明白，一点也别让它含混。我跟我们老头子一块来，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真的，我儿子现在享福，将来享福，我倒反要给他娶个臭婊子。难道我是混蛋吗！

阿尼西娅　她，马林卡，还到这儿来勾引他哪。你信不信，大婶，

我一听说他要娶媳妇，就象刀穿心似的。也许他还惦记她哪。

马特廖娜　咦，宝贝儿！难道他是傻子吗？他哪儿会爱上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婊子。你知道，米基什卡[①]是个聪明孩子。他知道该爱谁。宝贝儿，你甭担心，我们决不带他走。也不给他娶媳妇。只要给我们点钱，我们就让他干下去。

阿尼西娅　我觉得：要是米基塔一走，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马特廖娜　年轻轻的。真不容易啊！你又是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跟这么个糟老头子在一块儿过活……

阿尼西娅　你信不信，大婶，我讨厌，我真讨厌我那个大鼻子老狗；我看见他就受不了。

马特廖娜　对啦，只有这个法子。喂，你瞧。（一面低声说，一面望望周围）你知道，我到那个老头子那儿去要过药面了，他给了我两种药。喂，你瞧。他说，"这是安眠药。只要给他吃一包，"他说，"那他就会睡得很香，就是踩他都醒不了。而这种药呢，"他说，"要是给他喝，一点味儿也没有，可是劲儿挺大。要喝七回，"他说，"每回一小撮。给他喝七回。那她，"他说，"很快就自由自在了。"

阿尼西娅　哦，哦，哦……这算什么呢？

马特廖娜　他说，"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他要了一个卢布。他说，"少了不卖。因为，您知道，这是很难找的。"宝贝儿，我把自己的钱给了他。我想：你会要的；你不要，我就给米哈伊洛夫娜送去。

阿尼西娅　哦，哦！也许会弄出什么乱子来？

---

① 尼基塔的卑称，"米"字也是"尼"字的土音。

马特廖娜　宝贝儿，有什么乱子出呢？要是你们当家的身强力壮，那就两样了，可是，他不过叫活着就是了。其实，他算不了活在世上的人。这种人多着呢。

阿尼西娅　哦，唉，真要我的命呀！大婶，我担心造孽。不行，这算什么呢？

马特廖娜　我可以带回去。

阿尼西娅　那么，它们都用水冲吗？

马特廖娜　他说，"最好放在茶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说，"也没味儿，也没别的什么。"他真是个聪明人。

阿尼西娅　（接过药面）哦，哦，真要命。要不是这么活受罪的话，这种事我才不干呢。

马特廖娜　可别忘了那个卢布，我答应给老头子送去。他也怪卖力的。

阿尼西娅　知道了。（走近箱子，藏起药面）

马特廖娜　宝贝儿，你最好是把它藏得严严的，别叫人家知道。万一叫人看见，那可不得了！你就说这是治蟑螂的药得了……（接卢布）也可以用来杀蟑螂……（忽然停止说话）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彼得和阿基姆。阿基姆登场，对着神像画十字。

彼得　（登场，坐下）阿基姆大叔，你看怎么办呢？

阿基姆　最好是，伊格纳季奇，尽量好一点，这个这个，最好是……因为这是不行的。这就是说，他太任性了。我想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我想叫儿子去干活。不过，要是你，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可以的话，那就这个了。最好是……

彼得　好吧，好吧。坐下谈吧。

〔阿基姆坐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给你儿子娶亲了吗？

马特廖娜　娶亲可以等些日子，彼得·伊格纳季奇。我们穷，你是知道的，伊格纳季奇。那顾得上娶亲呢？我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那顾得上娶亲呢！……

彼得　想想，最好该怎么办。

马特廖娜　再说，也用不着急忙娶亲。这是件大事。不是马林果，掉不了。

彼得　不过，要是他能娶亲的话，总是好事。

阿基姆　我想要是……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因为我，这就是说，这个这个……我在城里找着了活儿，这就是说，合适的活儿……

马特廖娜　哼，活儿！掏臭水沟。前几天他回来了，弄得我吐了又吐，呸！

阿基姆　这倒是真的，起先好象，这个这个，怪难闻的。这就是说，那股子味儿怪不好受的，可是等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就跟酒糟味儿一样。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是合适的活儿。至于说味儿，这就是说，这个……像我们这种人，是不能抱怨的。只要换换衣裳也就行了。我想，这就是说，叫米基塔回家。这就是说，让他料理家务。他在家里料理家务。而我呢，就这个这个，到城里去赚点钱。

彼得　你想让你儿子待在家里，这是很对的。可是他预支的钱怎么办？

阿基姆　对，对，伊格纳季奇。这就是说，你的话，这个这个，说得有理。因为作了长工，就跟卖了身一样。这就是说，要做

满日子。可是，他只要，这个这个，娶了媳妇就行了。这就是说，要是可以的话，让他告个假。

彼得　嗯，这可以。

马特廖娜　可是，这件事我们并没说妥。我坦白跟你说，彼得·伊格纳季奇，就像在上帝面前说话一样。请你评评理看：是我们老头儿对呢，还是我对。他一个劲嚷着说，“给他娶媳妇，给他娶媳妇。”可是，您问问看：给他娶谁呀？如果新人是个正派姑娘倒好了，我又不是我儿子的仇人，可是，这个姑娘很不老实……

阿基姆　这不对。这个这个，你故意说这姑娘的坏话，不对，不对。因为她，就这姑娘，让我儿子给糟蹋了；这就是说，让他糟蹋了。这就是说，这姑娘……

彼得　糟蹋，这是怎么回事？

阿基姆　这就是说，她跟我儿子尼基塔，这个这个。跟尼基塔，这就是说，这个这个。

马特廖娜　你别说了，我的舌头灵便得多，让我来说吧。我们那孩子，你知道，没到你这儿来以前，是在铁路上干活儿。那儿有个姑娘老缠着他，你知道，这个下流姑娘名字叫马林卡，她给他们那伙人当作饭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怪我儿子，说他，米基塔，骗了她。

彼得　这可不好。

马特廖娜　她自己本来就是个破鞋，专门勾引男人，就跟婊子似的。

阿基姆　你又来了，这就是说，老娘儿们，你不这个这个，你完全不这个这个……这就是说，完全不这个这个……

马特廖娜　我们这个老鬼就会说“这个，这个，这个，”可是“这个”

是什么，连他自个儿也不知道。彼得·伊格纳季奇，你别跟我打听这姑娘，去跟别人打听好了，谁都会这么说。真是个无家可归的女光棍。

彼得 （对阿基姆）怎么样，阿基姆大叔，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别给他娶了。要知道，儿媳妇不是草鞋，随便脱是不行的。

阿基姆 （发急）这是诬蔑，老娘儿们，这就是说，你这个这个，诬蔑这姑娘。因为这姑娘，这个这个，是个很好的姑娘，这就是说，是个很好的姑娘。我可怜她，这就是说，可怜这个姑娘。

马特廖娜 简直象马列米扬娜老尼姑似的，就知道替世界担忧，却不管家里有吃的没有。你可怜那个姑娘，倒不可怜儿子。把她挂在你脖子上，带她一块儿走得了！少说废话吧！

阿基姆 不，这不是废话。

马特廖娜 你别张嘴，让我说。

阿基姆 （抢着说）不，这不是废话。这就是说，你总是照自己的意思胡扯，不管是关于这个姑娘，还是你自己，你总是照你自己的意思胡扯，使它对你有利。可是上帝，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也会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就这么回事。

马特廖娜 唉，跟你说话，简直是白费口舌。

阿基姆 这姑娘又勤快又俐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样样都好……这就是说。而且我们又穷，我们这个这个，需要个帮手。这就是说，这场喜事花钱也不会多。可是，最要紧的是，这姑娘被糟蹋过了。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孤女，也就是这姑娘，她被糟蹋过了。

马特廖娜 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

阿尼西娅 阿基姆大叔，你最好是听听我们女人们的话。她们

会告诉你。

阿基姆　哦，上帝啊，上帝啊！难道这个姑娘，她就不是人吗？这就是说，在上帝眼里，这个这个，她也是人呀。你觉得怎么样？

马特廖娜　啊，又来劲儿了……

彼得　喂，阿基姆大叔，您也不能相信这些姑娘们的话。小伙子还活着呢。他就在这儿！叫他来，只要问问这是不是真的？他又不敢杀人。去叫小伙子来！（阿尼西娅站起来）你说他爸爸叫他。

〔阿尼西娅退场。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只少了阿尼西娅。

马特廖娜　你瞧，亲爱的，你象流水似的就把这件事断明白了。让孩子自个儿说吧。要知道，现在这年头儿，不能强逼着儿子娶媳妇。也得问问孩子。他绝不会娶她来丢自个儿的脸。依我的主意，还是让他在你这儿待下去，侍候你东家。就是到夏天，也别叫他回去。我们可以雇个人。你呢，给我们十个卢布，我们就让他待下去。

彼得　这事回头再说，一件一件来。这件完了，然后再提那件。

阿基姆　我，这就是说，我所以要这样，彼得·伊格纳季奇，因为，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是常有的事。我们总是，这就是说，尽为自己着想，而把上帝，这个这个，给忘了。我们以为这是再好也没有了……照自己的意思颠倒黑白，哪知道，一瞧，自己的脖子却让绳子给套住了，这就是说，我们以为这是

再好也没有了，可是，要是不把上帝放在心上，那就太糟了。

彼得　当然罗！是应该记住上帝的。

阿基姆　一不留神，这就糟了。不过，要是你照法律行事，照上帝的意旨行事，那么，一切事，就这个这个，都使你快活。这就是说，使你觉得痛快。所以我想，这就是说，我给那小子娶媳妇，这就是说，免得他造孽。他，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照法律应该在家里。我呢，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到城里去干活。这活儿，又有趣。又合适。照上帝的意旨说，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是再好也没有了。而且那个孤女也一样。比方说，今年夏天，有人也用这种法子把个买卖人的柴弄去了。他们以为骗了他，骗了那个买卖人，可是他们，这就是说，这个这个，骗不了上帝，那么，所以这个……

第 十 三 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和安纽特卡。

尼基塔　叫我吗？（坐下，掏出烟来）

彼得　（小声地，责备地）你怎么啦，难道不懂得规矩吗？你爸爸找你，你倒坐下抽起烟来了。过来，站起来！

〔尼基塔靠着桌子站着，满不在乎地把手肘放在桌上，做出笑嘻嘻的样子。

阿基姆　是啊，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米基什卡，有人告你了，这就是说，告状了。

尼基塔　谁告状了？

阿基姆　谁告状了？一个姑娘，这就是说，有个孤女告状了。这就是说，她告你的状了，就是马林娜告你的状了，这就是说。

尼基塔　(冷笑)奇怪，真是的。到底告什么状？这是谁对你说的：是她吗？

阿基姆　我现在，这个这个，问你，所以你，这就是说，应该这个这个，回答我。你跟那个姑娘，这就是说，发生过关系没有？这就是说，你跟她发生过关系没有？

尼基塔　我的的确确不懂您问的是什么。

阿基姆　这就是说，胡闹，这个这个，胡闹，这就是说，你跟她胡闹过没有？

尼基塔　闹的可多了。闷的时候，跟女厨子聊聊天呀；或是我拉手风琴，她跳个舞呀。此外还有什么胡闹的呢？

彼得　米基塔，你别东拉西扯的，父亲问你，你就该清清楚楚地回答他。

阿基姆　(庄严地)米基塔！你瞒得了人，可是瞒不了上帝。你，米基塔，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仔细想想；不要撒谎！她是个孤女，这就是说，可以欺负她。这就是说，她是个孤女。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尼基塔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的确确什么话都说了，所以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激动)她什么都可以说。让她象说死人似的说去好了。为什么她不说费季卡·米基什金？难道这年头连开开玩笑都不行吗？她却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阿基姆　喂，米基什卡，小心点儿。谎话是会揭穿的。有还是没有？

尼基塔　(旁白)瞧，真是没个完。(对阿基姆)我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跟她什么也没有。(气愤地)基督在上，我要是撒了谎，离开这儿，立刻就死！(画十字)我什么也不知道。(众人沉默。尼基塔更兴奋地继续说)你们为什么叫我娶她

呢？可不是吗，老实说，这真不成话。这年头就没强迫别人娶亲的权利。很简单。而且，我对上帝起誓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特廖娜　（骂丈夫）是呀，瞧，你这个傻瓜，人家对他说些乱七八糟的话，他就信以为真，平白无故地叫孩子为难。还是让他象往常一样跟着东家吧。这会子东家看到咱们手头紧，会给咱们十个卢布的。时候到了，再办喜事吧。

彼得　那么，怎么办呢，阿基姆大叔？

阿基姆　（鼓舌作巴哒声；对儿子说）小心点儿，米基塔，一个受欺侮的人的眼泪决不会，这个这个，白流的，都会，这个这个，流到那个坏人头上去。小心点儿，别自作自受。

尼基塔　有什么可小心的呢，你自个儿小心好了。（坐下）

安纽特卡　我告诉妈去。（跑下场）

第十四场

〔彼得、阿基姆、马特廖娜和尼基塔。

马特廖娜　（对彼得）嗳，就这么着吧，彼得·伊格纳季奇。我们老头子真麻烦；他那土脑袋瓜子一想起来点儿什么，再怎么挖也挖不出来；只是我们又无缘无故地打搅你。还是让孩子照旧待下去吧。留下这小子吧，他会老老实实给你当听差。

彼得　那么，怎么办呢，阿基姆大叔？

阿基姆　是的，我，这个这个，并不想，夺这孩子的自由，只是，不，这个这个。我希望，这就是说，这个这个……

马特廖娜　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唠叨什么。让他照旧待下去吧。这孩子自个儿并不想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叫他回

去呢？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的事料理好的。

彼得　不过，阿基姆大叔：你要是夏天叫他回去，那我冬天也就不要他了。要干，就干一年。

马特廖娜　一年，好极了。我们家里要是到了农忙的时候，有什么事，可以找人帮忙；让孩子待下去吧。眼下，你就给我们十个卢布吧……

彼得　那么，再干一年，怎么样？

阿基姆　（叹气）是呀，有什么法子呢，看起来，这个这个，要是这样，这就是说，看起来，只好这个这个了。

马特廖娜　再干一年，从圣·米特里的礼拜六算起。讲到工钱呢，你是不会叫我们吃亏的，不过，现在就要请你把那十个卢布拿出来，你帮帮我们的忙吧。（站起来鞠躬）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阿尼西娅和安纽特卡。阿尼西娅靠边坐下。

彼得　怎么样？要是这样，那么……咱们就到酒馆里去喝酒吧。喂，阿基姆大叔，喝伏特加去。

阿基姆　我不喝酒，不喝酒。

彼得　那么，你喝茶吧。

阿基姆　茶我可爱喝。喝茶，行。

彼得　就是娘儿们也可以喝碗茶的。米基塔，你当心点，把羊赶进去，把麦秸拾掇拾掇。

尼基塔　好吧。

〔除了尼基塔，全退场。天渐渐黑下来。

第 十 六 场

〔尼基塔一个人。

尼基塔 （点着一支纸烟）瞧，一个劲儿死缠着你："说吧，说吧，你跟姑娘们在一块儿是怎么玩的。"这些个小事儿要说起来可费工夫呢。他叫我娶她。要是把她们都娶进来的话，那媳妇可多了。我才不稀罕娶媳妇呢，我的日子比娶了媳妇还好，人家都羡慕我。幸亏有人推了我一把，我对着神像画了个十字。于是，所有的话马上都给打断了。据说假起誓是可怕的。这完全是胡说。没关系，不过这么说说罢了。很简单。

第 十 七 场

〔尼基塔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穿着外衣登场，放下绳子，脱掉外衣，向堆房里走去）你也该点个灯呀。

尼基塔 好让我瞧你吗？就这样儿我也瞧得见你。

阿库林娜 啐！

第 十 八 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跑上场；小声对尼基塔说）米基塔，快去吧，有人找你呢，真的！

尼基塔　什么人？

安纽特卡　铁路上的马林卡。在街角上站着呢。

尼基塔　胡说。

安纽特卡　真的！

尼基塔　她有什么事？

安纽特卡　叫你去。她说："我只要跟米基塔说一句话。"我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肯说。只是问："他真的要离开你们家吗？"我就说："不，他爸爸要带他走，给他娶媳妇，可是他不干，还要在我们家待一年。"于是她又说："请你叫他来见见我。我有句话，"她说，"非要跟他说不可。"她等了半天了。去看看她吧。

尼基塔　去她妈的吧！我为什么要去？

安纽特卡　她说，"他要不来，我自己就到屋里去找他。"真的，她说她要进来。

尼基塔　大概站一会儿就会走的。

安纽特卡　她说，"他们是不是想把阿库林娜嫁给他？"

阿库林娜　（走近尼基塔，拿纺车）把阿库林娜嫁给谁？

安纽特卡　嫁给米基塔。

阿库林娜　这样容易吗？谁说的？

尼基塔　大概有人说吧，（瞧着她笑）阿库林娜，你嫁给我怎么样？

阿库林娜　嫁给你？从前说不定还可以，现在可不行了。

尼基塔　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阿库林娜　因为你不会爱我。

尼基塔　为什么不爱？

阿库林娜　有人不让你爱。（笑）

尼基塔　谁不让我？

阿库林娜　当然是后妈。她老骂人，老盯着你不放。

尼基塔　（笑）瞧你！你的眼睛倒真尖！

阿库林娜　我？有什么可尖的呢？难道我是瞎子吗？她今天尽跟爸爸闹脾气，尽闹脾气。这个不要脸的泼妇！（走进堆房去）

安纽特卡　尼基塔！瞧。（向窗外看）来了。真的，是她。我走了。（退场）

第十九场

〔尼基塔、在堆房里的阿库林娜、马林娜。

马林娜　（登场）到底你想把我怎么办？

尼基塔　怎么办？不怎么办。

马林娜　你想甩了我吗？

尼基塔　（气冲冲地站起来）喂，你来干吗？

马林娜　唉，米基塔！

尼基塔　你们真是些怪物。来干吗？

马林娜　米基塔！

尼基塔　米基塔怎么样？米基塔在这儿。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你走吧。

马林娜　这么说，你想把我甩了，忘了吗？

尼基塔　我干吗要记住？你自个儿不知道。你站在街角对过，打发安纽特卡来叫我，我就没去见你。这就是说，我不要你了，你就走吧，很简单。

马林娜　不要我了！这会儿不要我了。我原来相信你会永远爱

我的。可是，你扔了我，不要我了。

尼基塔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用，简直没意思。你居然在我父亲面前说起坏话来了。对不起，走吧。

马林娜　你自己知道，除了你以外，我谁也没爱过。无论你娶不娶我，我都不会生气。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为什么不爱我了？为什么？

尼基塔　咱们甭多说废话。你走吧。真糊涂！

马林娜　我伤心的并不是因为你骗我，答应娶我，而是因为你不再爱我了。而且我伤心的并不是因为你不再爱我了，而是因为你变心爱上了别人，这人是谁，我知道！

尼基塔　（凶狠狠地走近她）嘿！跟你这种女人说话真没意思，你简直不懂道理；喂，走吧，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马林娜　不客气？怎么，你要打我吗？好，打吧！干吗转过脸去？唉！尼基塔！

尼基塔　要是有人来了，那太不象样了。老说废话有什么用。

马林娜　那么说都完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叫我把一切都忘了！可是，尼基塔，记住吧。我对我的贞节看得比眼睛还重。你无缘无故地毁了我，骗了我。你一点也不怜惜一个孤儿，（哭泣）你抛弃了我。你害了我，可是我并不恨你。随你吧。要是你找到个更好的，就会忘了我；要是你找到个更差的，就会想起我。尼基塔，你会想起我的。既然这样，再见吧。哦，我多爱你呀。永别了。（想拥抱他，并把他的头抱住）

尼基塔　（挣开）嘿！我不跟你说了。你不走，我走；你在这儿待着好了。

马林娜　（急叫）你这畜生！（在门口）上帝不会给你幸福的！（哭

着退场）

第二十场

〔尼基塔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从堆房里出来）尼基塔，你是条狗！

尼基塔 什么？

阿库林娜 她哭得多伤心啊！（哭）

尼基塔 你怎么啦？

阿库林娜 怎么啦？你…欺…负…她……你将来也会这样欺负我……你是条狗。（走进堆房里去）

第二十一场

〔尼基塔一个人。

尼基塔 （沉默）真是一团糟。我爱这些娘儿们就跟爱白糖一样，可是跟她们在一块儿造下孽，那就糟啦！

——幕落

第　二　幕

第二幕登场人物

彼得。
阿尼西娅。
阿库林娜。
安纽特卡。
尼基塔。
马特廖娜。
大婶，女邻居。
人群。

〔舞台现出街道和彼得的木房。在观众左边——木房分成两部分，中间有过道和台阶；右边——大门和院子的一角。阿尼西娅正在院子的角落里打大麻。距第一幕已经六个月了。

第　一　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停手倾听）又在唠叨什么。准是从火炕上爬下来了。

第 二 场

〔阿尼西娅。阿库林娜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登场。

阿尼西娅　他在叫唤了。去瞧瞧他要什么？你听……这么穷嚷嚷。

阿库林娜　你干吗不去？

阿尼西娅　叫你去，你就去得了。

〔阿库林娜到屋里去。

第 三 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他真把我磨死了。他就是不说钱在哪儿。前几天他到过道里来过，准是藏在那儿。现在我就不知道在哪儿。好在他舍不得撒手。准是藏在家里。但愿能找着。昨天没有在他身上。现在我就不知道在哪儿。简直把我磨死了。

第 四 场

〔阿尼西娅。阿库林娜一面扎头巾，一面登场。

阿尼西娅　你上哪儿去？

阿库林娜　哪儿去？叫我接马尔法姑妈去。他说："叫我妹妹来看我。我快死了，"他说："我有话要跟她说。"

阿尼西娅　（自言自语）叫妹妹。哦，真要命！哦，哦！准是他想把钱交给她。这怎么办呢！哦！（对阿库林娜）别走！你上

哪儿去?

阿库林娜　接姑妈呀。

阿尼西娅　我叫你：别走，我自己去。你到河边洗衣裳去，要不然，天黑了你也洗不完。

阿库林娜　可是他叫我去哪。

阿尼西娅　我叫你上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我告诉你，我自个儿去接马尔法。把篱笆上的小褂儿拿下来。

阿库林娜　小褂儿？说不定你不去。他叫我去的。

阿尼西娅　我说过了我去。安纽特卡呢？

阿库林娜　安纽特卡吗？她在看着小牛。

阿尼西娅　叫她来，也许小牛跑不了。

〔阿库林娜收拾衣裳，退场。

第　五　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不去么，他会骂；去了呢，他又会把钱给他妹妹。那我就白费了劲。我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脑袋都快炸了。(继续干活)

第　六　场

〔阿尼西娅。马特廖娜带着旅行用的手杖和小包登场。

马特廖娜　宝贝儿，你好。

阿尼西娅　(回头看，扔下活计，快活得拍起手来)大婶，我真没想到。这会儿你来得真巧。

马特廖娜　喂，情况怎么样？

阿尼西娅　我都快疯了。真糟！

马特廖娜　怎么，我听说他还活着？

阿尼西娅　别提了。活不活，死不死的。

马特廖娜　没把钱给谁吧？

阿尼西娅　现在，他要打发人去叫他亲妹妹马尔法来。准是为了钱。

马特廖娜　事情很清楚。可是他没偷偷给别人吧？

阿尼西娅　没给。我就象鹞鹰似的看着他。

马特廖娜　那么钱在哪儿呢？

阿尼西娅　他不肯说。我怎么也问不出来。他一会藏在这儿，一会儿藏在那儿。而且还有阿库林娜，我就更没法办。她傻归傻，可是她还是盯着，守着。哦，要命！真把我磨死了。

马特廖娜　唉，宝贝儿，他要是把钱给了别人，那你就得哭一辈子。他们会把你哄出去，什么也不给你。可怜，你受尽了苦，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苦了一辈子，临了做寡妇，还得要饭。

阿尼西娅　大婶，别提了。我心里乱得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没人可商量。我跟米基塔说过，可是他胆小，不愿过问这件事。昨天才对我说，钱在地板底下。

马特廖娜　那么你找了没有？

阿尼西娅　没法儿找，他人在那儿。我看得出，有时候他把钱带在身上，有时候又藏起来。

马特廖娜　好姑娘，你要记住：机会一失掉，是永远找不到的。（小声说）喂，你给他浓茶喝了吗？

阿尼西娅　哦！哦！（正要回答，一看见邻居大婶，就不说了）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大婶经过木房前，倾听屋里的叫喊声。向阿尼西娅。

大婶 大婶！阿尼西娅，喂，阿尼西娅！你们当家的好象在喊呢。

阿尼西娅 他老这么咳嗽，就跟喊似的。病得很厉害。

大婶 （走近马特廖娜）您好呀，老大娘，从哪儿来？

马特廖娜 啊，从家里来，亲爱的。来瞧瞧我儿子。送几件小褂儿给他。你知道，做娘的总是惦着自己的孩子。

大婶 可不是吗。（对阿尼西娅）大婶，我想去漂亚麻布，可是又觉着早点儿。人家都没动手呢。

阿尼西娅 忙什么？

马特廖娜 喂，给他行过圣餐礼了吗？

阿尼西娅 当然，昨天神父来过了。

大婶 （对马特廖娜）我昨天也瞧了瞧他，我的老大娘，他连气都快没了。瘦成那个样儿了。前几天，我的老大娘，就跟咽了气似的，都把他抬到圣像下面了。大伙儿也都哭了，还预备替他洗尸呢。

阿尼西娅 活过来了，下床了，这会儿又走来走去了。

马特廖娜 那么，你打算给他行临终涂油礼吗？

阿尼西娅 人们都劝我，他要是还有气，我想明天就去请神父。

大婶 唉，亲爱的阿尼西娅，你也许烦得慌吧？怪不得人家说：“生病的没病，坐着看病的倒要生病。”

阿尼西娅 真是烦极了。光是一件事倒没什么。

大婶　那自然，谈何容易，闹死都快闹了一年了。你的手就象捆上了一样。

马特廖娜　守寡也苦呀。年轻还好，可是一上了岁数，谁可怜你。年纪老了真不痛快。譬如我，就是这样。走了没多远，就把我累坏了，脚就不听使唤。我儿子呢？

阿尼西娅　种地去了。嗳，你进去吧，我烧上茶炊，你喝杯茶提提精神吧。

马特廖娜　（坐下）亲爱的，我真累坏了。可是，说到临终涂油礼，这是非办不可的。人家都说，这对灵魂有好处。

阿尼西娅　是呀，明天就派人请去。

马特廖娜　对，对，那就行了。好姑娘，我们村上有人办喜事了。

大婶　怎么，春天办喜事？

马特廖娜　是呀，难怪俗话说："穷人作新郎，夜短日不长。"谢苗·马特维耶维奇娶了马林娜。

阿尼西娅　她还是找到了幸福！

大婶　是个鳏夫，她大概是去扶养孩子们的。

马特廖娜　四个。精明的女人会嫁给他！所以才娶了马林娜。她乐意。他们喝了酒，你知道，酒杯是破的，酒就流出来了。

大婶　哟！有这种谣言？她丈夫有钱吗？

马特廖娜　目前对付着过。

大婶　真的，谁肯嫁给有孩子的人。譬如说，我们村里的米哈伊洛。我的老大娘，这个汉子……

一个汉子的声音　喂，马夫拉，你死到哪儿去了？把母牛牵进去吧。

〔邻居大婶退场。

第 八 场

〔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在邻居大婶退场过程中，仍然用平静的声音说）好姑娘，她嫁了，至少，我们那个老傻瓜不会想到米基塔了。（突然把声音放低）走了！（小声）喂，我说，你给他喝茶了吗？

阿尼西娅　别提了。还是让他自个儿死吧。他老那么死不了，我的良心却犯了罪。哦—哦，真要命！你为什么要把那些药面给我？

马特廖娜　什么药面？好姑娘，那是安眠药，为什么不给哪？这又没害处。

阿尼西娅　我不是说安眠药，是说那种白的。

马特廖娜　是呀，宝贝儿，那才是治病的药哪。

阿尼西娅　（叹气）我知道，可是我怕。他把我磨死了。

马特廖娜　怎么样，你用得多吗？

阿尼西娅　给过两付。

马特廖娜　怎么样，他没觉出来吗？

阿尼西娅　我自己用嘴抿了抿药茶，有点儿苦。他连茶一块儿喝了，说："就是茶也让我恶心。"我就说："病人喝什么都是苦的。"大婶，我也怕起来了。

马特廖娜　你别想，越想越糟。

阿尼西娅　要是你不给我，不教给我犯罪，那就好了。我一想起来就难过。你为什么要把那些药面给我呢？

马特廖娜　咦，宝贝儿，你这是什么话！你真是！你为什么要赖我呢？好姑娘，当心，不要把坏事往好人身上推。万一有什

么事，与我可不相干；我不知道，不晓得，我对上帝发誓，我从来没给过你什么药面，从来也没见过，而且，从来也没听见说过这种药面。好姑娘，你自己想想看。前几天，我们提到你，就说："可怜，她真苦。前房的闺女是个傻瓜，丈夫呢，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这种日子叫人什么事做不出来？"

阿尼西娅　是的，我并不抵赖。我要活，只有两条路：不是我上吊，就是把他勒死。难道这日子能过吗？

马特廖娜　一点儿也不错。没工夫张着嘴打呵欠了。无论如何，要把钱找出来，还得给他茶喝。

阿尼西娅　哦—哦，真要命！这会儿该怎么办，我自己就不知道，我怕极了，还是让他自己死的好。我也不愿意我的良心犯罪。

马特廖娜　（恶狠狠地）他为什么不肯把钱说出来？难道他想带到棺材里去，谁也不给？那行吗？可了不得，把这么一大笔钱白白丢掉。难道这不是罪过吗？他怎么了？就这么眼睁睁地瞧着他吗？

阿尼西娅　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把我磨死了。

马特廖娜　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很明白。这会儿一失算，就要后悔一辈子。他要是把钱给了他妹妹，那你就落了一场空。

阿尼西娅　噢—噢，他说了让去找她，我得去了。

马特廖娜　你等会儿走。先把茶炊预备好，然后，咱们给他茶喝，再一块儿去搜钱，准找得着。

阿尼西娅　哦—哦！但愿别出什么事。

马特廖娜　有什么事可出呢？光瞧着有什么用。难道你想看着银钱化成水吗？动手吧。

阿尼西娅　那么我去预备茶炊去了。

马特廖娜　去吧，宝贝儿，要干就干，免得将来后悔。就这么着吧。（阿尼西娅走去，马特廖娜叫住她）还有句话：别把这事告诉米基塔。他是个傻子。他要是知道了药面的事，那可了不得。天知道他会怎么办。他心很软。你知道，他连杀个鸡都不敢。别告诉他。糟糕的是，他不赞成。（惊慌地中断说话；彼得出现在门槛上）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彼得扶着墙爬到台阶上，用微弱的声音喊。

彼得　怎么叫也叫不出你们来。唉—唉！阿尼西娅，谁在这儿？（倒在长凳上）

阿尼西娅　（从角落里走过去）爬出来干吗？你该躺在原来的地方不动。

彼得　大姑娘叫马尔法去了没有？……真难受……唉，不如早死了好！

阿尼西娅　她没空，我叫她到河边上去了。等着吧，干完活，我自个儿去。

彼得　叫安纽特卡去吧。她在哪儿呢？唉，真难受！唉，我就快死了！

阿尼西娅　我也叫过她了。

彼得　唉！她在哪儿？

阿尼西娅　谁知道她在哪儿？这个死鬼！

彼得　唉，我受不了啦！心里烧得痛。就跟针扎似的。为什么把我象条狗似的扔下……就没人给我点水喝……唉……叫

安纽特卡到我这儿来。

阿尼西娅　她来了。安纽特卡，到你父亲那儿去。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安纽特卡跑进来。阿尼西娅向角落里走去。

彼得　你去……唉……到马尔法姑妈那儿去，告诉她说：爸爸有事找她，叫她就来。

安纽特卡　嗯，我去了。

彼得　等等。叫她赶紧来。告诉她我快死了。唉唉……

安纽特卡　我拿条头巾就去。（跑下）

第　十　一　场

〔彼得、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使眼色）喂，好姑娘，记住自己的事。到屋里去，满处找找。象狗逮跳蚤似的找去；什么都翻翻，我来搜他身上。

阿尼西娅　（对马特廖娜）好吧。跟你在一块儿，我的胆子好像大多了。（走近台阶。对彼得）给你预备茶炊好不好？马特廖娜大婶看儿子来了，你陪她喝杯茶吧。

彼得　好，去预备吧。

第　十　二　场

〔彼得和马特廖娜。马特廖娜走近台阶。

彼得　你好。

马特廖娜　你好呀，恩人。你好呀，亲爱的！看样子，你还病着哪。我们老头子很惦记着。他说："去瞧瞧吧。"他问你好。（又鞠一躬）

彼得　我快死了。

马特廖娜　真的，伊格纳季奇，我一瞧见你，就觉得"树木没个病，有人就有病"这句话不错。好人儿，我瞧你呀，瘦了，你瘦多了。病好像没什么起色。

彼得　我就快咽气了。

马特廖娜　是呀，彼得·伊格纳季奇，这是天意。圣餐礼行过了，管保还要给你行涂油礼。谢天谢地，你太太是个贤慧女人；丧事和法事，都会办得很体面的。就是我儿子，到时候也会帮助料理家务。

彼得　谁都不听使唤！老婆浮，办事糊涂，我什么都知道……知道。大姑娘又傻，又年轻。我撑起了这个家，可是没人管。真伤心。（啜泣）

马特廖娜　是呀，你要是有钱或是什么的，你可以留下遗嘱……

彼得　（对过道里的阿尼西娅）安纽特卡去了没有？

马特廖娜　（旁白）哟，他还记得呢！

阿尼西娅　（从过道里）那会儿就走了。到屋里去吧，怎么样，我搀着你。

彼得　让我坐坐吧，这是最后一次了。里头怪闷的。我难受极了……唉，心里发烧……还是死了好……

马特廖娜　上帝要不把灵魂带走，灵魂自己是走不了的。彼得·伊格纳季奇，生死由命。再说，死是没准儿的。也许还会还阳。我们村里有个庄稼人就这样，他正要死过去……

彼得　不。我觉得我今天就会死了，我觉得。（向后靠，闭上眼睛）

第 十 三 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登场）喂，怎么样，你进去不进去？我不能老等着你。彼得！喂，彼得！

马特廖娜　（走开，对阿尼西娅招手）喂，怎么样？

阿尼西娅　（走下台阶，走近马特廖娜）没有。

马特廖娜　你找遍了没有？地板底下呢？

阿尼西娅　哪儿也没有。也许在仓房里。昨天他在那边爬来着。

马特廖娜　搜，赶紧搜。象拿舌头舔似的。我看今天就要死了，指甲发青，脸跟黄土似的。茶炊开了没有？

阿尼西娅　快开了。

第 十 四 场

〔前场人物和尼基塔（他从另一边登场，如有条件，就骑着马走近门口；没有看见彼得）

尼基塔　（对母亲）你好，妈！家里都好吗？

马特廖娜　谢谢老天爷，人都清吉，能吃能喝。

尼基塔　那么，东家怎么样了？

马特廖娜　轻点，他在那儿坐着呢。（指指台阶）

尼基塔　那又怎么着，让他坐着好了。跟我什么相干？

彼得　（睁开眼睛）米基塔，喂，米基塔，过来！

〔尼基塔走过去。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耳语。

彼得　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尼基塔　地耕完了。

彼得　桥对过的那块地耕了吗？

尼基塔　到那儿去太远了。

彼得　太远？从家里去就更远了。还得特为去一趟。应该顺便耕了才对。

〔阿尼西娅不露出身来听着。

马特廖娜　（走过去）哦，儿子，你为什么不多替东家出点儿力呢？东家病着，全靠你哪；你得拚命干，就象对亲老子一样。还得侍候他，象我嘱咐你的那样。

彼得　那么你这个，嗯哼！……把马铃薯搬出来，让娘儿们……哦！……去拣拣。

阿尼西娅　（自言自语）什么，我去。又想把大伙儿支使开；这会儿钱一定在他身上。准是想把它藏到哪儿去。

彼得　要不然，嗯哼！……到下种的时候，马铃薯却烂掉了。嗯哼，我受不了啦。（站起来）

马特廖娜　（跑到台阶上去搀彼得）要不要我搀你到屋里去？

彼得　搀吧。（站住）米基塔！

尼基塔　（气愤地）又有什么事？

彼得　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今天就要死了……请原谅我吧。要是我得罪了你，请原谅吧……要是有什么话或是什么事得罪了你……这是常有的事。请原谅我吧。

尼基塔　有什么可原谅的，我自己就是罪人。

马特廖娜　唉，儿子呀，你好好记住。

彼得　请原谅我。（哭）

尼基塔　（抽鼻）彼得大叔，上帝会原谅你，我没什么可抱怨你的。你从来没错待过我。你原谅我吧。也许我更对不起你哪！（哭。彼得一面啜泣，一面退场。马特廖娜搀着他）

第十五场

〔尼基塔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哦，真要命！他说这话一定有用意。大概，他有什么。（走近尼基塔）你说钱在地板底下，那儿没有。

尼基塔　（不回答，哭）他对我没坏处，只有好处。可是，我干的却是什么事啊！

阿尼西娅　喂，得了吧。钱在哪儿呢？

尼基塔　（气愤地）谁知道，自个儿找去。

阿尼西娅　干吗这么慈悲呀？

尼基塔　我可怜他。他真可怜！哭得多伤心！唉一唉！

阿尼西娅　瞧，居然发起慈悲来了，可怜人家！他待你象对狗似的，象对狗似的。就是刚才他还叫我把你从院子里赶出去呢。你还是可怜可怜我吧。

尼基塔　为什么可怜你？

阿尼西娅　人都快死了，还把钱藏起来……

尼基塔　也许不会藏起来吧……

阿尼西娅　唉，亲爱的尼基塔！他打发人叫他妹妹去了，想把钱给她。那就糟了。要是他把钱给了他妹妹，那咱们怎么过日子？他们会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你得帮帮忙才是。你不是说他昨儿晚上在仓房爬来着吗？

尼基塔　我只看见他从那儿出来，可是钱藏在哪儿谁知道。

阿尼西娅　哦，真要命，我上那儿找去。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和马特廖娜（她从屋里出来，下台阶，走近阿尼西娅和尼基塔，小声说）

马特廖娜　哪儿都甭找了。钱在他身上，我摸着了，用绳子系着。

阿尼西娅　哦，真要命！

马特廖娜　这会儿一大意，以后就得到云端里找去，天边上找去。他妹妹一来，那就完了。

阿尼西娅　真的，她一来了，准会给她。这怎么办呢？哦，要命！

马特廖娜　怎么办？你听着。茶炊已经开了，你去沏茶，给他倒上一碗，（小声）然后，把纸包里的药面全倒上给他喝。一喝下这碗茶，你就把钱拿走。别怕，他说不了话。

阿尼西娅　哦，我怕！

马特廖娜　别说这种话吧，赶紧办去；万一有事，我来看着他妹妹。别大意。钱一到手，就送到这儿来，让米基塔给藏起来。

阿尼西娅　哦，要命！怎么下手呢……再说……

马特廖娜　我告诉你，别说了；照我的话办去。米基塔！

尼基塔　什么？

马特廖娜　你在这儿等着，在土墩上坐坐。万一有事，好叫你帮忙。

尼基塔　（挥挥手）这些个娘儿们什么都想得出。的的确确把人

弄昏了。随你们怎么办吧！我去——搬马铃薯去。

马特廖娜　（抓住他的胳膊）我叫你等着。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她登场)。

阿尼西娅　（对安纽特卡）唔，怎么样？

安纽特卡　姑妈在表姐的菜园子里，马上就来。

阿尼西娅　她来了，可怎么办？

马特廖娜　（对阿尼西娅）赶快，照我的话办去。

阿尼西娅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头都昏了。安纽特卡！好孩子，去看看小牛去；也许都跑了。唉，我的胆子真是太小了。

马特廖娜　去吧，我想茶炊已经开了。

阿尼西娅　唉，真要命！（退场）

第十八场

〔马特廖娜和尼基塔。

马特廖娜　（走近儿子）我说，儿子呀！（和他并排坐在土墩上）你也得想想自个儿的事。什么也不管是不行的。

尼基塔　什么事？

马特廖娜　还不是你在世上怎么过活的事。

尼基塔　在世上怎么过活？人家怎么过，我就怎么过。

马特廖娜　老头子今天大概就要死了？

尼基塔　死了，愿他早升天堂！跟我什么相干？

马特廖娜　（一面说话，一面不断地瞧着台阶）　唉，儿子呀！活人就得想着过活的事。宝贝儿，这就该多动动脑子。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了你的事，东奔西跑，腿都快跑折了，就为了替你忙。你得记住：到时候可别忘了我。

尼基塔　你忙什么？

马特廖娜　忙你的事呀，忙你的将来呀。要不趁早安排，那将来就什么也捞不着了。你知道伊万·莫谢伊奇吗？我也去看过他。前几天去的。你知道，我跟他还有件事。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儿。我就说："伊万·莫谢伊奇，请您决定一件事，怎么样？比方说，"我说，"有个庄稼人，原配死了，娶了个填房；比方说，"我说，"他只有俩孩子，一个是前房生的闺女，另一个是填房生的闺女，那么，"我说，"要是那个庄稼人死了，这个寡妇，"我说，"可不可以嫁给另外一个庄稼人？这个庄稼人，"我说，"可不可以把俩闺女嫁出去，自己作这个家里的主人？"他说，"可是可以，只是很费劲。"他说，"这件事有钱才好办。没钱呢，"他说，"那就难办了。"

尼基塔　（笑）这是用不着说的，只要给他们钱就行了。谁都要钱。

马特廖娜　所以说，宝贝儿，我就把一切事情都跟他说明了。他说，"头一件，你儿子得在那个村上报户口。这得要钱，请老人们喝一杯。那样，他们才肯用力。一切事情，"他说，"必须慎重处理。"瞧瞧，（从手巾包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他写的。念念吧，你是喝过墨水的。（尼基塔念，马特廖娜听着）

尼基塔　这张纸上都是空话，没什么了不起。

马特廖娜　可是你得听听伊万·莫谢伊奇的话。他说："大婶，最要紧的是：你要留神，别让钱飞了。要是她没把钱抓到手，"

他说，“那她就招不到人。钱，”他说，“简直就是命。”所以你得留神。儿子呀，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尼基塔　跟我什么相干？钱是她的，让她去张罗吧。

马特廖娜　唉，儿子呀，你得想想！娘儿们怎么能作主呢？就是她把钱抓到了手，她也是作不了主的，谁都知道，娘儿们是怎么回事；你呢，总是个男子汉。这就是说，你可以把钱藏起来，或是什么的。万一有什么事，你总聪明点儿。

尼基塔　嘿！你们这些女人的头脑简直不通。

马特廖娜　怎么不通！你抓住钱。女人就在你手里。如果她要哼哼或是什么的，你就可以惩治她。

尼基塔　唔，你们简直……我走了。

第十九场

〔尼基塔、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她脸色发白，从屋里跑到拐角上向马特廖娜）

阿尼西娅　还是在他身上。瞧，在这儿。（指指围裙下面）

马特廖娜　给米基塔，他会给藏起来。米基塔，拿去，藏到什么地方去。

尼基塔　好吧，交给我。

阿尼西娅　哎哟，真要命！还是我自个儿藏去吧。（朝大门走去）

马特廖娜　（抓住她的手）上哪儿去？人家会看出来的，他妹妹打那边来了。给他，他知道。唉，真糊涂！

阿尼西娅　（犹豫不决地站住）哦，要命！

尼基塔　喂，给我。我把钱藏起来。

阿尼西娅　你藏到哪儿去？

尼基塔　你还不放心吗？（笑）

第 二 十 场

〔前场人物和阿库林娜（她带着小褂儿登场）

阿尼西娅　哎哟哟，真要命！（交钱）米基塔，小心点儿！

尼基塔　怕什么呢？我会把它塞到连我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退场）

第 二 十 一 场

〔马特廖娜、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

阿尼西娅　（恐怖地站着）唉，唉！……要是他……

马特廖娜　怎么样，死了吗？

阿尼西娅　是的，好象死了。我拿下钱来，他一动也没动。

马特廖娜　到屋里去，阿库林娜从那边来了。

阿尼西娅　哦，我犯了罪，可是钱却让他给拿走了……

马特廖娜　得了吧，到屋里去，瞧，马尔法也来了。

阿尼西娅　嗳，我托付给他，总不会怎么样吧。（退场）

第 二 十 二 场

〔马尔法、阿库林娜和马特廖娜。

马尔法　（从这一边登场，阿库林娜从另一边登场。对阿库林娜）我本来早就到了，可是去看了看闺女。喂，老人家怎么样了？是不是快死了？

阿库林娜　(放下小褂儿)谁知道他。我到河边上去了。

马尔法　(指着马特廖娜)这是谁家的?

马特廖娜　我是祖耶沃村的，祖耶沃村里米基塔的妈，亲爱的。你好。你哥哥瘦得真可怜哪。他自己刚才出来了。他说，"给我把妹妹叫来，"他说，"因为……"哦！说不定已经咽气了?

第二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她从屋里跑出来，扯着嗓子抱着柱子大号)。

阿尼西娅　噢，噢，噢，你把我交给谁—谁—谁呀，噢—噢—噢，你把我扔给谁—谁—谁呀，噢—噢—噢……我这个可怜的寡妇……要苦一辈子了，你倒是永远闭上眼睛了……

第二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大婶。大婶和马特廖娜搀着阿尼西娅。阿库林娜和马尔法走进屋里。人群登场。

人群里的一个声音　把老大娘们叫来，要料理后事了。

马特廖娜　(挽起袖子)锅里有水没有?不然，茶炊里也许有。别倒。我也来帮帮忙。

——幕落

第 三 幕

第三幕登场人物

阿基姆。

尼基塔。

阿库林娜。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

米特里奇——年老的长工，退伍兵士。

阿尼西娅的教母。

〔彼得的家。冬天。离第二幕已经九个月了。阿尼西娅穿着粗布衣服，坐在织布机前织布。安纽特卡坐在火炕上。米特里奇，年老的长工。

第 一 场

米特里奇 （慢慢地登场，脱掉大衣）哦，主啊，请发发慈悲吧！怎么啦，东家还没回来吗？

阿尼西娅 什么？

米特里奇 米基塔还没从城里回来吗？

阿尼西娅　没有。

米特里奇　大概是喝酒寻乐去了吧。哦，主啊！

阿尼西娅　打麦场收拾好了吗？

米特里奇　不收拾怎么办？该拾掇的都拾掇好了，都用麦秸盖上了。我不喜欢敷衍了事。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①啊！（撕手上的老茧皮）这会儿，他该回来了。

阿尼西娅　他着什么急？有的是钱，大概跟大姑娘一块儿去寻欢作乐去了……

米特里奇　有的是钱，为什么不寻欢作乐呢？阿库林娜进城去干吗？

阿尼西娅　鬼支使她进城去干什么，你去问她吧。

米特里奇　干吗要进城去吗？只要有钱，城里有的是东西。哦，主啊！

安纽特卡　妈，我亲耳听见爸爸说。他说，"我给你买一条小披巾。"真的。他说，"我给你买，你自己挑。"姐姐打扮得可漂亮哪：穿着天鹅绒大坎肩儿，还戴着法国头巾呢。

阿尼西娅　常言说得好："姑娘在家知羞耻，一出大门——就忘了这回事。"真不要脸！

米特里奇　算了吧！要羞耻干什么？有钱，就可以寻欢作乐。哦，主啊！吃晚饭还早吧，是不是？我这会儿烤烤火。（爬上火炕）哦，主啊！最神圣的圣母马丽亚啊，圣米古拉啊！

〔阿尼西娅没作声。

① 即圣尼古拉。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教母。

教母　（登场）你们当家的大概还没回来吧？

阿尼西娅　没有。

教母　是时候了。他没上我们那边的酒馆去吗？我妹妹费奥克拉说，大姉，有好多从城里来的雪橇都停在那儿了。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喂，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什么事？

阿尼西娅　好孩子，你跑到酒馆里去看看，是不是他喝醉酒上那儿去了？

安纽特卡　（从火炕上跳下，穿上衣服）好吧。

教母　他是带阿库林娜一块儿去的吗？

阿尼西娅　要不然，还不去呢。什么事都是她弄出来的。他说该到银行里去取利钱了，可是，全是她把他弄昏了。

教母　（摇摇头）怎么说好呢。

〔沉默。

安纽特卡　（在门口）要是在那儿，我说什么呢？

阿尼西娅　你只要去看看是不是在那儿。

安纽特卡　好，我马上就回来。（退场）

第　三　场

〔阿尼西娅、米特里奇和教母。长久的沉默。

米特里奇　（咆哮）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教母 （打哆嗦）哎哟，吓我一大跳。这是谁？

阿尼西娅 米特里奇，长工。

教母 哟，好大嗓门儿！我都忘了。对啦，大嫂，听说有人来给阿库林娜做媒了。

阿尼西娅 （从织布机上下来，走近桌前坐下）杰德洛沃村有人来提了提，可是，那边大概听了闲话，只来提了提，就没信儿了，所以这事就吹了。谁要她？

教母 那么祖耶沃村的利祖诺夫家呢？

阿尼西娅 派人来提过。可是也没说成，他连见都不肯见。

教母 倒是该出嫁了。

阿尼西娅 早就该出嫁了。我真不知道，大嫂，怎么才能把她赶出门去。事情真不好办。他不乐意。她呢，也一样。你知道，他跟美人儿还没玩够呢。

教母 咦—咦—咦！罪过。真想不到！他不是她的继父吗？

阿尼西娅 唉，大嫂，他们骗我骗得可高明极了，我就没法说。我傻呼呼的什么也没注意到，什么也没想到，就这么跟了他。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可是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教母 哦—哦，有这种事！

阿尼西娅 越来——越糟糕，我看出来他们在躲我。唉，大嫂，我真腻了，我真活腻了。我要是不爱他多好。

教母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阿尼西娅 大嫂，他这么欺负我，我真受不了。唉，我真受不了！

教母 怎么，听说他还动手打你来着？

阿尼西娅 可不是么。从前他喝醉了，规规矩矩。虽然他老是打我，可是他总还疼我。现在呢，一不称心，就拿我出气，恨不得拿脚踢我。前几天，他用手揪着我的头发，我好容易才

挣脱出来。可是那个死婊子呢，比蛇还毒，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泼妇呢。

教母　哦—哦—哦！大嫂，我看你呀，真是可怜！怎么受得了呢。你收留了叫化子，他反而来这样侮辱你。你为什么饶了他呢？

阿尼西娅　哎哟，我的好大嫂，我拿我的心有什么办法呢。以前我那个死鬼男人凶是凶，可是我还是可以随意摆布他，而这个呢，大嫂，我就拿他没法办。一看见他，我的气就全消了。我一点儿也不敢跟他作对。我在他跟前就象只落汤鸡似的。

教母　哦—哦，大嫂，你大概是让什么妖法给镇住了。听说马特廖娜就会干这一手。准是她。

阿尼西娅　是的，大嫂，我自个儿也这么想。有时候我气极了，恨不得把他撕个粉碎。可是一看见他，——我就没气了。

教母　看得出，你是叫妖法镇住了。大嫂啊，久了就会害死人的。真的，我刚一看见你，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阿尼西娅　我的腿瘦得简直就跟麻秆似的。可是再瞧瞧那个傻东西阿库林娜。这个死婊子本来又脏又懒，可是，这会儿你瞧瞧她看！完全变了样了。因为他打扮她。穿得讲究，又大模大样的，就跟水泡似的。还有，她虽是个傻瓜，可是她脑袋里却有一个念头："我是东家奶奶，"她说。"这个家是我的，爸爸本来就想把我嫁给他。"天知道，她真是毒极了。一发起脾气来，恨不得把草屋顶都给掀了。

教母　唉，大嫂，我才知道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还有人羡慕你哪！他们说你是财主；可是看起来，大嫂，眼泪掉在黄金上。

阿尼西娅　有什么可羡慕的呢。财产全都象烟似的散光了。他乱花钱，真可怕。

教母　可是，大嫂，你为什么要这么轻易给他呢？钱是你的呀。

阿尼西娅　你要是知道底细的话呀……我走错了一步。

教母　我要是你呀，大嫂，我就直接见官去。钱是你的。他怎么可以乱花？没这种道理。

阿尼西娅　这年头谁管这个。

教母　唉，大嫂，我看你越来越虚弱了。

阿尼西娅　虚弱了，好朋友，真是虚弱了。他把我累苦了。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哦—哦，真要命！

教母　好象有人来了？（倾听着。门开了，阿基姆登场）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阿基姆。

阿基姆　（画十字，掸掸草鞋，脱大衣）府上好。大家都好？大嫂，你好。

阿尼西娅　老爷子，你好。你是从家里来吗？请进来脱吧。

阿基姆　我想，这个这个，来看看，这就是说，来看看，这个这个儿子，来看看儿子。我动身晚了，这就是说，吃了午饭才动身的；可是雪下得，这个这个，很紧，走着费劲，所以，这个这个，就来晚了。我儿子在家吗？我儿子在家吗？

阿尼西娅　不在，到城里去了。

阿基姆　（在长凳上坐下来）我找他有点事，这个这个，有点事。这就是说，前几天我跟他说过，这个这个，这就是说，说过我的难处。家里马死了，这就是说，马死了。所以，这个这个，无论如何，总得买匹马，买匹马。所以，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我来了。

阿尼西娅　米基塔跟我说过。等他回来，你跟他谈谈吧。(起身，走近火炕)请吃晚饭吧，他就快回来了。米特里奇，来吃晚饭吧。喂，米特里奇！

米特里奇　(一面咆哮，一面醒过来)什么？

阿尼西娅　吃晚饭。

米特里奇　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阿尼西娅　来吃晚饭吧。

教母　我走了。再见。(退场)

第　五　场

〔阿基姆、阿尼西娅和米特里奇。

米特里奇　(爬下来)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哦，主啊，圣米古拉啊！阿基姆大叔，你好。

阿基姆　嗳！米特里奇！你为什么，这就是说，这个这个？……

米特里奇　是的，我给你儿子米基塔作长工。

阿基姆　啊呀！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给我儿子作长工。啊呀！

米特里奇　我本来在城里一个买卖人家里，可是在那儿喝酒，把什么都喝光了。所以我就回到乡下来了。我无家可归，所以我就找活干。(打呵欠)哦，主啊！

阿基姆　什么，这个这个，难道，这个这个，米基塔在干什么？这就是说，他还有别的什么事，要一个长工，这就是说，这个这个，非雇个长工不可吗？

阿尼西娅　他有什么事？以前他还管管家，可是，现在，他心里想别的事，所以就雇了个长工。

米特里奇　有的是钱，那他为什么……

阿基姆　这个这个，不对。这是完全，这个这个，不对。这不对。这就是说，太娇惯了。

阿尼西娅　是呀，娇惯，娇惯，真不得了。

阿基姆　真的，这个这个，乍看，好象还不错，可是事情，这个这个，这就是说，反而糟了。财产把人娇惯坏了，娇惯坏了。

米特里奇　狗吃肥了还要发疯，人吃胖了怎么会不娇呢！我吃胖了的那会儿是怎么荒唐来着。三个星期喝得昏迷不醒。临了剩一条衬裤也让我给喝掉了。等什么都没了，我才不喝了。现在我发誓戒酒。他妈的。

阿基姆　那么，你的老伴儿，这就是说，到哪儿去了？……

米特里奇　老兄，我的老伴儿找着合适的地方了。在城里各家小酒馆混。她也是个漂亮娘儿们，一只眼给打出来了，另一只给打青了，嘴朝一边歪。她从来没清醒过，真是他妈的混账王八蛋。

阿基姆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

米特里奇　一个小兵的老婆有什么去处呢？她找着合适的事情了。

〔沉默。

阿基姆　（对阿尼西娅）对啦，尼基塔，这个这个，带东西进城了吗？这就是说，带东西去卖吗？

阿尼西娅　（摆好桌子，端上食物）空手去的。去取钱，到银行里取钱。

阿基姆　（吃晚饭）怎么，你们这个这个，又要拿钱，拿钱有什么用项吗？

阿尼西娅　不，我们并没动。只不过二三十个卢布，到期了，非取不可。

阿基姆　非取不可？为什么要取，这个这个，钱呢？今天，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取；明天，这就是说，又取，那么，所有的钱，就这个这个，都取光了，这就是说。

阿尼西娅　这是额外的收入。本儿完全不动。

阿基姆　不动？怎么，这个这个，不动呢？你取出钱来，可是，钱，却这个这个，不动。比方说，你，这个这个，把面粉，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倒在大柜里，或是这个这个，仓库里，然后，你从那儿把面粉取出来，那它怎么会，这个这个，不动呢？没有，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么回事。他们骗你。你问问清楚，不然，他们会骗你。怎么会不动呢？你，这个这个取出来，可是钱还不动。

阿尼西娅　我也弄不清楚。这是那会儿伊万·莫谢伊奇教给我们的。他说把钱存在银行里，钱又安全，还可以得到利钱。

米特里奇　（吃完饭）这是不错的。我在买卖人家里呆过。他们都这么办。把钱存进去，然后躺在火炕上收利钱。

阿基姆　你的话，这个这个，真奇怪。你，怎么能，这个这个，收利钱，这个这个，收利钱呢，可是他，这就是说，向谁，这个这个，收利钱？收钱呢？

阿尼西娅　银行里给钱。

米特里奇　这是什么话？女人根本就不懂。喂，您瞧这儿，我来给你说说明白。你记住。比方说，你有钱，而我呢，比方说，春天到了，地荒着，没种子，或是没钱交税。于是我，这就是说，来找你。我说："阿基姆，借十个卢布给我，等我田里收割完了，到圣母节的时候，我就还你这十个卢布，再替你收十俄亩地的庄稼。"你呢，比方说，知道我有一匹马，或是一条牛可以作抵押，你就说："给我两三个卢布的利钱就

行。”我脖子上套着索子，实在没办法。我就说，“好吧，给我十个卢布。”到了秋天，我把欠你的债还清了，你还从我身上盘剥了三个卢布。

阿基姆　可是，要知道，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瞒心昧己的庄稼人，才这个这个，干这种事。因为他，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忘了上帝。这就是说，这是不对的。

米特里奇　你别忙。现在要说说这个不对的地方了。你记住。好，这就是说，你那么办的话，你就是盘剥我。再比方说，阿尼西娅有一笔闲钱。她不知道把这笔钱怎么办。而且这不是女人们的事，所以她不知道把钱放在哪儿好。她去看你，她说，“你能不能拿我的钱去放些利钱？”你就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着。”快到夏天的时候，我又来了。我说，“再借十个卢布给我，我给利钱……”于是，你就看看：要是我的皮还没剥光，还可以剥，你就把阿尼西娅的钱借给我。可是比方说，要是我一无所有，无血可挤了，你就想想，看看，没有什么可盘剥的了，你马上就说：“走吧，老兄，上帝保佑你。”于是你就去找别人，把你自己的钱和阿尼西娅的钱借给他，盘剥他。这就是银行干的事儿。它就这样把钱滚来滚去。老兄，这玩意儿有学问哪。

阿基姆　（激动）这算怎么回事？这是，这个这个，这就是说，下流。有的庄稼人，虽然这个这个，这么干，可是有的庄稼人，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认为这是作孽。这是，这个这个，犯法的，这就是说，犯法的。这是下流。怎么有学问的人，也这个这个……

米特里奇　老兄，他们最爱的就是这种事。你记着。有个笨蛋或是娘儿们，自己不会支配钱，就把钱送到银行里，而银行

里呢，认为好买卖上门了，就抓住这些钱，用来盘剥人。这玩意儿有学问哪！

阿基姆　（叹息着）唉，我看，这个这个，没钱，这个这个痛苦，而有了钱呢，却这个这个，更痛苦。怎么会这样呢。上帝叫人干活。可是你，这就是说，却这个这个，把钱存在银行里，而去睡觉。钱呢，这就是说，就这个这个，不断养活你。这是下流，也就是说，这是犯法的。

米特里奇　犯法吗？老兄，这年头就没人想到这回事。还恨不得怎么把你剥光哪。就这么回事。

阿基姆　（叹气）是的，时候，好象，这个这个，已经到了。我在城里，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也看见过毛厕。那是些什么样的毛厕啊。都粉刷了，粉刷了，这就是说，可漂亮着哪。就跟酒店似的。可是有什么用，根本就没用。唉，忘了上帝。这就是说，忘了。我们忘了上帝，忘了上帝。谢谢，亲爱的，我吃饱了，够了。（离开桌子；米特里奇爬到火炕上去）

阿尼西娅　（收拾食具，吃饭）但愿父亲劝他改过才好，可是我不好意思张嘴。

阿基姆　什么？

阿尼西娅　没什么，不过自言自语罢了。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安纽特卡登场。

阿基姆　啊！乖孩子。老是忙来忙去的！大概冻坏了吧？

安纽特卡　冻死了。爷爷，你好。

阿尼西娅　唔，怎么样？在那儿吗？

安纽特卡　没有。只有从城里回来的安德里扬在那儿。他说他在城里的酒馆里看见他们了。他说爸爸喝得醉极了。

阿尼西娅　要吃东西吗？吃吧。

安纽特卡　（走近火炕）真冷。手都冻僵了。

〔阿基姆脱草鞋，阿尼西娅洗勺子。

阿尼西娅　爸爸！

阿基姆　什么事？

阿尼西娅　怎么样，马林娜过得好吗？

阿基姆　不错，能过下去。这小丫头，这个这个，又聪明，又温柔。她会过日子，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很勤俭。不错。这小丫头，这就是说，又守本份，还又这个这个，勤快，还又，这个这个，顺从。这小丫头，这就是说，不错，这就是说。

阿尼西娅　据说，你们村上马林娜的男人的亲戚想娶我们阿库林娜。你听说了没有？

阿基姆　是米罗诺夫家吗？娘儿们闲谈起过这回事。可我没在意，这就是说。真的，这就是说，这个这个，我不知道。老婆子们谈起过这回事。可是我不记得了，这就是说，不记得了。对啦，米罗诺夫家里的，都是这个这个，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好庄稼人。

阿尼西娅　我恨不能赶紧把她嫁出去。

阿基姆　为什么？

安纽特卡　（听）回来了。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尼基塔。（酩酊大醉的尼基塔，腋下夹着口袋和

包裹，以及用纸包着的买来的东西登场，推开门，站在那儿）

阿尼西娅　哼，管他呢。（当门开时，她继续洗勺子，头也不回）

尼基塔　阿尼西娅，老婆！是谁来了？

〔阿尼西娅瞧瞧，回过脸去。沉默。

尼基塔　（威胁地）是谁来了？难道你忘了吗？

阿尼西娅　别得意了。进来吧。

尼基塔　（越发威胁地）是谁来了？

阿尼西娅　（走近他，拉着他的手）好了，老爷回来了。到屋里来吧。

尼基塔　（拒绝）对了，老爷。可是老爷叫什么名字呢？说得对点。

阿尼西娅　你真是的，叫米基塔。

尼基塔　哼，不懂规矩的家伙，要叫父名。

阿尼西娅　阿基米奇。好了吧！

尼基塔　（还在门边）对了。不，你说说，姓什么？

阿尼西娅　（笑，拉他的手）奇利金。嘿，好大派头！

尼基塔　对了。（扶着门框）不，你说说，奇利金先把哪只脚迈进屋来？

阿尼西娅　喂，得了吧，把凉气都放进来了。

尼基塔　说，迈哪只脚？不管怎么，非说不可。

阿尼西娅　（自言自语）真讨厌。好吧，迈左脚。进来。

尼基塔　这才对啦。

阿尼西娅　你瞧瞧谁在屋里哪。

尼基塔　父亲？嗳，我又没怠慢父亲。我是尊敬父亲的。爸爸，你好。（对他鞠躬，伸出手去）我给你请安。

阿基姆　（不回答）酒，酒，这就是说，喝酒的结果。下流！

尼基塔　酒？为什么喝酒呢？这的的确确太不对了，我跟朋友喝酒，干杯来着。

阿尼西娅　去躺下吧，怎么样？

尼基塔　老婆，说，我站在哪儿呢？

阿尼西娅　好，得了，去躺下吧。

尼基塔　我还得跟父亲喝杯茶。预备茶炊吧。阿库林娜，怎么不进来？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盛装，带着买来的东西进来。走向尼基塔）你干吗把东西都乱扔一气？线呢？

尼基塔　线吗？线在那儿。喂，米特里奇！你在哪儿？睡着了吗？把马牵进去。

阿基姆　（不看阿库林娜，瞧着儿子）你是干什么的！这老头子，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已经累极了，这就是说，他打麦子来着；而你呢，却这个这个，摆臭架子。"把马牵进去！"呸！下流！

米特里奇　（从火炕上爬下来，穿上毡靴）哦，慈悲的主啊！马在院子里吗？它们也许累坏了。咄，见他的活鬼，吃得多饱。顶着嗓子眼儿了。哦，主啊！圣米古拉啊。（穿上皮袄，到院子里去）

尼基塔　（坐下）爸爸，你原谅我吧。不错，我喝了酒，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就是母鸡也要喝水，是不是？嗳，你原谅我吧。至于米特里奇，他不会见怪，他会去牵的。

阿尼西娅　真要预备茶炊吗？

尼基塔　预备吧。父亲来了，我要陪他谈谈，喝杯茶。（对阿库林娜）买的东西都拿进来了吗？

阿库林娜　买的东西？我只拿了我自个儿的，其余的全在雪橇上。喏，这不是我的。（把一小包东西扔在桌上，把买来的东西放进箱子里。安纽特卡看着她放。阿基姆不看儿子，把包脚布和草鞋放在火炕上。）

阿尼西娅　（端着茶炊退场）箱子都填满了，还买。

第　九　场

〔阿基姆、阿库林娜、安纽特卡和尼基塔。

尼基塔　（装清醒的样子）爸爸，你别生我的气。你当我喝醉了。其实，我什么都干得了。因为酒醉三分醒。爸爸，这会儿，我可以跟你谈谈了。我什么事都记得。你提起过钱，马死了，我记得。这都好办。这都是我的力量能办到的。如果需要一大笔钱，那就得过些日子，这几个是不成问题的！喏，钱在这儿呐！

阿基姆　（继续弄草鞋带）唉，孩子，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春天的道路，这个这个，不是路……

尼基塔　你这是什么意思？跟喝醉了的人谈话不算谈话吗？你可别操心。喝杯茶吧。我什么都干得了，的确，我什么事情都办得了。

阿基姆　（摇头）嗳，唉—唉—唉！

尼基塔　钱，在这儿。（把手放进口袋里，掏出皮夹子，翻弄钞票，取出一张十卢布的纸币）拿去买马吧。拿去买马，我不

会忘了父亲。我决不会不顾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亲。喏，拿去吧。很简单。我不在乎。（走过去，把钱塞给阿基姆。阿基姆不肯收钱）

尼基塔　（抓住他的手）喂，拿去吧，既然要给你，我就不在乎。

阿基姆　不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不能收；也不能，这个这个，跟你说了。因为你，这个这个，没人味儿，这就是说。

尼基塔　不成。拿去。（把钱塞在阿基姆手里）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登场，站住）你还是拿去吧。你知道，他不会罢手的。

阿基姆　（收下，摇头）唉，酒！这就是说，简直不是人……

尼基塔　这就好了。还——就还，不还——也没关系。我这人就这样儿！（看着阿库林娜）阿库林娜，把礼物给他们瞧瞧。

阿库林娜　什么？

尼基塔　把礼物给他们瞧瞧。

阿库林娜　礼物？为什么要给他们瞧？我已经收起来了。

尼基塔　我叫你拿出来，安纽特卡爱看。我叫你拿给安纽特卡瞧瞧。把小披巾打开。拿到这儿来。

阿基姆　唉—唉，看见就恶心！（爬到火炕上去）

阿库林娜　（拿出来，放在桌上）唔，喏，有什么可看的？

安纽特卡　真漂亮！不比斯捷潘妮达的差。

阿库林娜　斯捷潘妮达的？斯捷潘妮达的哪儿比得上这条。（兴

致勃勃，摊开）你瞧质料……这是法国货。

安纽特卡　这印花布可真美！玛舒特卡也有一块这样的料子，就是蓝底浅点儿。这条简直漂亮极了。

尼基塔　对啦！

〔阿尼西娅气冲冲地到堆房里去，带着茶炊的烟囱和桌布回来，走到桌前。

阿尼西娅　你们真是的，全摊满了。

尼基塔　你瞧瞧这儿！

阿尼西娅　我瞧什么呀！难道我没见过吗？拿开！（用手把披巾拂到地下）

阿库林娜　你干吗乱扔……要扔扔你自个儿的。（拾起来）

尼基塔　阿尼西娅！小心点儿！

阿尼西娅　有什么可小心的？

尼基塔　你当我忘了你了。瞧！（拿一个小包给她看，接着塞在屁股底下）这是给你的礼物。可是不能无功受禄。老婆，我坐在哪儿？

阿尼西娅　别作威作福了。我不怕你。你喝酒取乐，买东西送你那个胖婊子，使的是谁的钱？是我的。

阿库林娜　怎么着，你的！你想偷，可是没偷着。你走开！（想走过去，推她）

阿尼西娅　你推什么？我也会推你。

阿库林娜　推我？好，试试看。（推她）

尼基塔　喂，这些娘儿们。算了吧！（站在她们中间）

阿库林娜　还想找岔儿。最好是少说话，自己放明白点儿。你当人家不知道吗？

阿尼西娅　知道什么？说，说，知道什么？

阿库林娜　你的事我全知道。

阿尼西娅　你这个臭婊子，跟别人的男人私通。

阿库林娜　你毒死亲夫。

阿尼西娅　（朝阿库林娜扑过去）胡说！

尼基塔　（拦住）阿尼西娅！你忘了吗？

阿尼西娅　你想吓唬我？我不怕你。

尼基塔　滚！（把阿尼西娅拉过来，推她出去）

阿尼西娅　我上哪儿去？我不能离开自个儿的家。

尼基塔　我叫你滚。你敢进来。

阿尼西娅　我就不走。（尼基塔推她。阿尼西娅又哭又叫，抓住门）这叫干吗，把我从自己家里哄出去？坏蛋，你这算干什么？你以为没王法管你吗？你等着吧！

尼基塔　行，行！

阿尼西娅　我找村长去，找警察去。

尼基塔　我叫你，滚！（推她出去）

阿尼西娅　（在门后）我上吊去！

第 十 一 场

〔尼基塔、阿库林娜、安纽特卡和阿基姆。

尼基塔　别怕！

安纽特卡　哦—哦—哦！亲妈呀，娘呀。（哭）

尼基塔　什么话，我会怕她。你哭什么？别怕，她会回来的。瞧瞧茶炊去。

〔安纽特卡退场。

第十二场

〔尼基塔、阿基姆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收集买来的东西，叠好）瞧，这个贱货，弄得多乱！你等着吧，我要把她的坎肩儿铰碎了。真铰。

尼基塔　我已经把她哄出去了，你还要怎么样？

阿库林娜　新披巾给弄脏了。真的，这只母狗，她要是不走的话，我就把她的狗眼挖出来。

尼基塔　别生气了。你为什么生气呢？要是我爱过她呢？

阿库林娜　爱过？谁爱那个大胖脸。当初你要是丢了她，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早就该叫她滚蛋。反正家是我的，钱也是我的。她说，她还是女东家呢。女东家，她对丈夫算个什么女东家？她是个凶手，这就是她。她也会这样待你。

尼基塔　唉，娘儿们的嘴就没个完。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唠叨什么！

阿库林娜　不，知道。我不要跟她在一块儿过日子。我要把她赶出去。不许她跟我住在一块儿。她也算是女东家！她不是女东家，是囚犯。

尼基塔　得了吧。你跟她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瞧她。瞧我。我是东家。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再也不爱她了，我爱上你了。我要爱谁，就爱谁。这是我的权利。我要把她捆起来。我要把她放在这儿。（指脚底下）唉，没有手风琴！

炉灶上有面包，

桌子上有稀饭，

咱们快快活活过，

咱们舒舒服服玩；
死要来时让死来，
死了以后进棺材。
炉灶上有面包，
桌子上有稀饭……

第 十 三 场

〔前场人物。和米特里奇（他登场，脱掉大衣，爬到火炕上去）。

米特里奇　女人们大概又吵架了！彼此乱抓乱打的。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阿基姆　（坐在火炕边上，拿起包脚布和草鞋来穿）爬上来，爬到角落里去。

米特里奇　（爬上去）好象还没讲和呢。哦，主啊！

尼基塔　把露酒拿出来。对茶喝。

第 十 四 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登场，对阿库林娜）姐姐，茶炊开啦。

尼基塔　你妈呢？

安纽特卡　她站在过道里哭哪。

尼基塔　对了，叫她把茶炊端来。阿库林娜，端茶具来。

阿库林娜　茶具吗？好吧。（预备茶具）

尼基塔　（拿出露酒、面包圈、腌青鱼）这是给我自己的，这线是

给老婆的，煤油在外头过道里。这是钱。慢着。（拿算盘）现在来算算看。（算）白面八十戈比，素油……给了爸爸十个卢布。爸爸！来喝茶。

〔沉默。阿基姆坐在火炕上，弄好草鞋带子。

第 十 五 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把茶炊端进来）放在哪儿？

尼基塔　放在桌上。怎么样，去找村长了没有？对了，说过就算了。好吧，别生气了。坐下来喝吧。（给她倒一小杯酒）这是给你的礼物。（把坐在屁股底下的小包给她。阿尼西娅悄悄地接过去，摇摇头）

阿基姆　（爬下来，穿上皮袄，走近桌子，把那张钞票放在桌上）喏，这是你的钱。拿去。

尼基塔　（没看钞票）你穿衣服上哪儿去？

阿基姆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这就是说，看基督的面，再见。（拿起帽子和腰带）

尼基塔　唉呀！这么晚上哪儿去？

阿基姆　我不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在你们家里，这个这个，不能待下去了，不能待下去了，再见。

尼基塔　您不喝茶就走吗？

阿基姆　（紧紧腰带）我走了，因为，这就是说，你家里，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不成话。米基什卡，你家里，这个这个，真不成话。这就是说，米基什卡，你的生活，很糟，很糟。我走了。

尼基塔　喂，别提了。坐下喝茶吧。

阿尼西娅　爸爸，这么一来，我们可没脸见人了。你干吗生气呢？

阿基姆　我一点儿也不，这个这个，生气，这就是说，并不生气。不过，这个这个，我看出，这就是说，我儿子毁了，我儿子毁了，这就是说。

尼基塔　什么毁了？你说吧。

阿基姆　毁了，毁了，你完全毁了。夏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尼基塔　你跟我说的话多着呢。

阿基姆　我跟你说过，这个这个，孤女，你糟蹋过的，糟蹋过的孤女马林娜，这就是说。

尼基塔　嘿，又来了。别提这些长了毛的旧事吧。这事已经过去了……

阿基姆　（激动）过去了？不，老弟，没过去。罪恶，这就是说，连着罪恶，而且引起无穷的罪恶；米基什卡，你陷在罪恶里了。我看，你陷在罪恶里了。你陷进去了，这就是说，你掉下去了。

尼基塔　坐下来喝茶吧，话已经说够了。

阿基姆　我不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喝茶。因为你的丑恶行为，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叫我讨厌，讨厌极了。我不能，这个这个，跟你在一块儿喝茶。

尼基塔　咦，尽说废话。到桌子这边来吧。

阿基姆　你掉在钱里，这个这个，就象掉在网里一样。这就是说，你掉在网里了。唉，米基什卡，重要的是灵魂！

尼基塔　你有什么权利在我家里责备我？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罗唆个没完？难道我是小孩子，可以让你揪着头发吗？这

年头这一套过时了。

阿基姆　不错，我听说这年头，这个这个，儿子要揪老子的胡子了。这就是说，毁了，这就是说，毁了。

尼基塔　（气愤地）我们过日子并没求你，是你有困难来找我们。

阿基姆　钱吗？你的钱在那儿。哪怕是，这就是说，去要饭，我也不，这个这个，不要你的钱，这就是说。

尼基塔　算了吧。生什么气呢，弄得茶都喝不成了。（拉住他的胳膊）

阿基姆　（锐声）松手，我绝不留下来。与其待在你这个脏地方，我情愿在篱笆下面过夜。呸，上帝原谅我吧！（退场）

第十六场

〔尼基塔、阿库林娜、阿尼西娅和米特里奇。

尼基塔　唉呀！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和阿基姆。

阿基姆　（开门）米基塔，醒醒吧。重要的是灵魂。（退场）

第十八场

〔尼基塔、阿库林娜、阿尼西娅和米特里奇。

阿库林娜　（端着茶杯）怎么样，斟茶不斟？

〔大家沉默。

米特里奇　(吼叫)哦，主啊，请怜悯怜悯罪恶深重的我吧！

〔大家都打哆嗦。

尼基塔　(躺在长凳上)唉，无聊，真无聊，阿库林娜！手风琴呢？

阿库林娜　手风琴？瞧，倒想起来了。你拿去修了。我倒好茶了，喝吧。

尼基塔　我不想喝。把灯熄了吧……唉，我觉得无聊，真无聊呀！(哭)

——幕落

第　四　幕

第四幕登场人物

尼基塔。
马特廖娜。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
米特里奇。
女邻居。
教母。
亲家公——阴沉的庄稼汉。

〔秋天，晚上，月光照耀着。院子的内部。中央是过道，右边是有火炕的木房和大门，左边是夏天住的木房和地窨。从木房里传出谈话声和醉语喊声。女邻居从过道里出来，对阿尼西娅的教母招手。

第　一　场

〔教母和女邻居。

女邻居　为什么阿库林娜不出来？

教母　为什么不出来吗？本来想出来的，可是听说，没空。亲家公亲家母来相新人来了，而她呢，我的老大娘，却躺在夏屋里不肯露面，真是。

女邻居　为什么要这样呢？

教母　据说遭了凶眼，肚子疼。

女邻居　真的吗？！

教母　不然是为什么呢。（对她耳语）

女邻居　是吗？真罪过。难道两位亲家看不出来吗？

教母　他们怎么会看出来呢。全喝醉了。况且，他们所贪图的主要是嫁奁。老大娘，女家给姑娘的东西可不少呀。两件皮大衣、六件绸衣裳、一条法国披肩，还有好多麻布，还有钱，听说是二百卢布。

女邻居　嗳，就是有钱也快活不了。多丢脸呀！

教母　嘘……好象是亲家公。

〔停止说话，走进过道里。

第　二　场

〔亲家公独自从过道里出来，打着嗝。

亲家公　浑身是汗，真热。也许着了点儿凉。（站着，呼气）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事情有点儿不大对，不痛快。唔，看老太婆怎么样……

第　三　场

〔亲家公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从同一个过道里出来)我正在想：亲家公哪儿去了？亲家公哪儿去了？哟，亲爱的，原来你在这儿……嗳，可不是吗，乡亲，谢天谢地，体面真是够体面的了。说媒是不能说瞎话的。说瞎话我也不在行。你既然找着了这门好亲事，那么，说真的，你真得感谢我一辈子了。你知道，新人可真绝了。这样的姑娘，附近就找不着。

亲家公　错是不错，可是钱也不能不在乎。

马特廖娜　钱是不用说的。所有她父亲给她的东西，都让她随身带着。照这年月说，三五一百五十个卢布可不少呀！

亲家公　我们并没埋怨，不过，这是自己孩子的事。总想尽量多争点儿。

马特廖娜　亲家公，我跟您直说吧：要不是我呀，你决找不到这么好的姑娘。科尔米林家也派人来跟他们提过亲，我把这事给顶住了。说到钱，我老实对你说：当初死人咽气的时候，愿他早登天堂，留下遗嘱说，寡妇应该把米基塔招在家里。是我儿子把情况告诉我的。钱呢，就给阿库林娜。别人也许会私自留下，可是米基塔却把钱都交出来了。真不易呀，那么多钱！

亲家公　人家都说留给她的钱比这还要多呢。那小伙子也聪明着呢。

马特廖娜　咦，这是什么话。别人手里的一小块面包也是大的；她有什么，就给她什么。我对你说，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打定主意吧。姑娘真标致，就跟颗小豆粒儿一样。

亲家公　错是不错，不过我跟我老伴儿有点不明白这位姑娘。她为什么不露面？我们纳闷，说不定是有病吧？

马特廖娜　咦，咦……她有病？附近就没人能跟她比。这姑娘

跟铁打的一样，捏都捏不动。前几天你看见过她。干活能干着呢。她有点儿聋，这倒是真的。可是，红苹果上有个虫眼儿算不了毛病。她为什么不露面，你知道，这是因为遭了凶眼。她中了邪。而且我知道，这是谁家母狗干的。你瞧，他们知道给她提亲，所以他们就使妖法。可是我懂念咒治病，明天姑娘就可以起床。你甭为姑娘操心了。

亲家公　那么，事情就这么决定吧。

马特廖娜　对啦，不过，你可别变卦呀。可别忘了我。我也出了不少力。你别搁下……

从过道里传出女人的声音　要回去就该回去了。伊万，走吧。

亲家公　好吧。（退场）

〔客人们聚集在过道里，预备回家。

第　四　场

〔阿尼西娅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从过道里跑出来，对阿尼西娅招手）妈！

阿尼西娅　（也从过道里）什么事？

安纽特卡　妈，到这儿来，不然，人家就要听见了。（跟她一同走到堆房下）

阿尼西娅　到底什么事？阿库林娜在哪儿？

安纽特卡　她到谷仓里去了。她在那儿的样子可怕极了！真的，她说，“不成，我受不了啦。”她还说，“我要使劲大声嚷嚷了。”真的。

阿尼西娅　也许她还得等等。我们要送客。

安纽特卡　唉，妈，她痛苦极了。还发脾气来着。她说，“她们喝

我的定婚酒算白费，我呀，”她说，“偏不嫁。我呀，”她说，“要死了。”妈，要是她死了怎么办！真可怕，我害怕极了！

阿尼西娅　别怕，死不了；可是你别到她跟前去。来。

〔阿尼西娅和安纽特卡退场。

第　五　场

米特里奇　（独自；从大门进来，拾起散乱的干草）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喝光多少酒啊。所以这么臭气熏天的。连院子里都有臭味。不，我可不喝，去它的吧。瞧，那些牲口把干草撒了一地！吃又不吃，只是乱拱一气。瞧，这捆。这股子酒味！就象在鼻子跟前一样。他妈的！（打呵欠）该睡了！我可不想到屋里去。酒气扑鼻。这味儿真冲，他妈的！（听得见客人散了）不错，他们走了。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他们互相拉拢，又互相欺骗。可是，真没意思。

第　六　场

〔米特里奇和尼基塔。

尼基塔　（登场）米特里奇！你到火炕上去，我来收拾。

米特里奇　好，你喂喂羊吧。怎么样，都走了吗？

尼基塔　都走了，可是事情并不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米特里奇　屁，有什么了不起。有的是育婴堂。谁高兴就可以往那儿扔，他们全捡起来。爱扔多少都听便，他们并不问。甚至还给钱。只要作母亲的肯去当奶妈。这年头这种事就

算不了什么。

尼基塔　米特里奇，你要小心。要是有什么事，可别乱说啊。

米特里奇　与我有什么相干。你尽量灭迹得了。嘿，你身上的酒味多冲啊！我到屋里去了。（打着呵欠退场）哦，主啊！

第　七　场

〔尼基塔沉默了很久，在雪橇上坐下来。

尼基塔　真难办！

第　八　场

〔尼基塔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登场）你在哪儿哪？

尼基塔　这儿。

阿尼西娅　你坐在那儿干什么？不能再等了。马上就得拿走。

尼基塔　怎么办呢？

阿尼西娅　我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好了。

尼基塔　要说呢，你们还是送到育婴堂去吧。

阿尼西娅　你要是愿意，你就送去好了。有本事干坏事，可是等到要收场了，又没胆子。我看透了。

尼基塔　那怎么办呢？

阿尼西娅　我跟你说，到地窖里去，挖个坑。

尼基塔　你们倒是想点别的法子呀。

阿尼西娅　（学他）别的法子呀。恐怕没别的法子了。你早该想到的。叫你到哪儿去，你就去吧。

尼基塔　唉，真难办，真难办！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妈，奶奶叫你哪。准是姐姐养了小娃娃了，真的，还哇哇哭呢。

阿尼西娅　死鬼，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小猫叫。回屋睡觉去。要不然，我打死你！

安纽特卡　妈，真的，我真没有……

阿尼西娅　（对她扬手）我打死你！滚，别让我瞧见你。

〔安纽特卡跑着退场。

阿尼西娅　（对尼基塔）照我的话办去。不然，你小心！（退场）

第　十　场

〔尼基塔一个人，沉默了半天。

尼基塔　唔，真难办！唉，这些娘儿们。真麻烦！说什么，你早该想到的。我早哪有工夫想到呢？哪有工夫想到呢？可不是吗，去年夏天这个阿尼西娅死缠着我。我有什么法子？难道我是修士吗？东家死了，没法子，我照理把罪恶给遮掩了。这不能怪我。这种事不是很多吗？再说那些药面。难道是我叫她这么干的吗？当时我要是知道的话，那我早就把她这个婊子给宰了。真的，把她给宰了！她让我成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同谋者，这个害人精！从那时候起，我就讨厌她了。当时母亲一告诉我，我就讨厌，讨厌她了。一

见着她我就受不了。那么，我怎么能跟她在一块儿过下去呢？因此我们就闹翻了！……于是这个姑娘就来勾搭我。我有什么法子呢？我要不下手，别人也会下手的。结果弄成这样！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怪我。唉，真难办！（坐下沉思）这些娘儿们的胆子真大，什么都想得出。不，这种事我可不干。

第十一场

〔尼基塔和马特廖娜（她提着小灯笼，拿着铁锹，急忙地登场）。

马特廖娜　你跟母鸡抱窝似的坐着干什么？你媳妇叫你干什么来着？快动手吧。

尼基塔　你们打算怎么办？

马特廖娜　我们知道怎么办。你干你的得了。

尼基塔　你们要拖我下水。

马特廖娜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想溜吗？到了这个地步，你想溜。

尼基塔　那样做太狠了！那也是个活人啊。

马特廖娜　嗳，活人！没有的事，连气都快没了。你打算把他放在哪儿呢？送到育婴堂去，还是一样死，而且闲话就出来了，马上就传出去，那样，这个姑娘就要连累咱们一辈子。

尼基塔　可是，要是人家知道了呢？

马特廖娜　这件事不是在自己家里干的吗？一点儿痕迹也不露的。只要照我的话办去。我们都是妇道人家，要没男人，我们办不了。喏，拿铁锹去，爬下去，在那儿干吧。我拿灯

照着。

尼基塔　怎么干哪？

马特廖娜　（低声）挖个坑。然后我们就去拿了来，赶快扔进去就完了。她又在那儿喊了。你去干吧！我去那边看看。

尼基塔　怎么，死了吗？

马特廖娜　当然死了。不过你得快点儿。人们还没睡呢。他们会听见，会看见，那些无赖什么都想知道。昨天晚上警察还路过呢。那么，你就这么办吧。（给他铁锹）爬到地窖里去。在角落里挖个坑，土是松的，然后再把坑填平。土地奶奶不会对人说，就象牛舌头舔净了似的。去吧，好孩子，去干吧。

尼基塔　你们要拖我下水。你们简直该死。真的，我要走了。随你们怎么办吧。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从门里）怎么样，他挖了没有？

马特廖娜　你跑出来干什么？把它搁在哪儿了？

阿尼西娅　用粗布盖上了。声音听不见的。他怎么样，挖了没有？

马特廖娜　他不干。

阿尼西娅　（狂暴地跳出来）不干！难道他想到大牢里去喂虱子吗？！那我马上就去把什么话都跟警察说了。要完一块儿完。我马上就去都说了。

尼基塔　（惊慌失措）说什么？

阿尼西娅　说什么？什么都说！钱是谁拿了？你！（尼基塔沉

默）毒药是谁下的？是我下的！可是你知道，知道，知道！我跟你是同谋共犯！

马特廖娜　好了，好了。米基什卡，你为什么死心眼儿呢？唔，有什么法子呢？必须辛苦一下。宝贝儿，去吧。

阿尼西娅　哼，多干净啊！不肯干！你欺侮我也欺侮得够了。你一直都骑着我走，这回该轮到我了。我跟你说，去，要不然，我说得出就做得出！……喏，铁锹拿去！去吧！

尼基塔　真是的，有什么可罗唆的呢？（拿着铁锹，可是犹豫不决）我不愿干就不去。

阿尼西娅　不去吗？（喊起来）街坊们！喂，喂！

马特廖娜　（捂住她的嘴）你怎么啦！疯了吗？他会去的……好儿子，去吧，亲儿子，去吧。

阿尼西娅　我这就喊救命了。

尼基塔　得了吧！唉，有这种人！你们快点好吗。反正一样。（向地窖走去）

马特廖娜　对啦，宝贝儿，事情就是这样：会寻欢作乐，就会销声灭迹。

阿尼西娅　（还是激动）他跟他那个臭婊子作践我，可真够了！现在不光是我自个儿了。让他也作个杀人犯。尝尝这个滋味儿。

马特廖娜　好了，好了，真急了。少奶奶，你别生气吧。最好是冷静点儿，宽心点儿。到姑娘那儿去。他会干的。（打着灯笼跟着尼基塔。他爬到地窖里去）

阿尼西娅　我要叫他勒死他那可恶的小杂种。（还是激动）想起彼得的骨头，我一个人简直苦恼透了。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不在乎自己，我说了我不在乎自己。

尼基塔　（从地窖里）拿灯照照，好不好！

马特廖娜　（举灯照着，对阿尼西娅）在挖哪。去拿吧。

阿尼西娅　你看着他。不然，他会跑掉的，这个无赖。我去拿来。

马特廖娜　记住，别忘了给那东西受洗。要不然我去办。有十字架没有？

阿尼西娅　我去，我会办。（退场）

第十三场

〔马特廖娜（一个人）和尼基塔（在地窖里）。

马特廖娜　这个女人的话多刻毒啊。可也难怪她发脾气。嗳，谢天谢地，这件事就可以掩盖过去了，罪迹也都消灭了。姑娘可以毫不费事地打发出去。只剩下我儿子安安乐乐地过日子。家里呢，谢天谢地，又挺富裕。他们也忘不了我。要是没我马特廖娜，他们会怎么样呢？那他们就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对着地窖）孩子呀，好了没有？

尼基塔　（爬上来，光看得见头）你在那儿干什么？快抱来，好不好？干吗那么磨蹭？要干就干。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马特廖娜向过道走去，和阿尼西娅相遇。阿尼西娅登场，抱着用破布裹住的婴儿。

马特廖娜　喂，施了洗礼没有？

阿尼西娅　不施怎么行？我好容易才夺过来了，她不肯给。（走

过去递给尼基塔）

尼基塔 （不接）你自己抱去。

阿尼西娅 喂，拿去。（把婴儿扔给他）

尼基塔 （接着）活的！亲妈，还动呢！活的！我把他怎么办……

阿尼西娅 （从他手里把婴儿夺过去，往地窖里一扔）快掐死他，那他就活不了啦。（推尼基塔下去）你的事，你自己了。

马特廖娜 （在台阶上坐下）他心软。可怜的孩子，他下不了手。可是，有什么法子呢！这也是他自己作孽。（阿尼西娅站在地窖上。马特廖娜坐在台阶上，一面望着她，一面说）哎一哟一哟，他吓成那个样子！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不下手不行啊，实在没法子呀！想想看，还常常有人求孩子！可是，瞧，老天爷偏不给，老让他们生死孩子。瞧，神父娘子就是这样。这儿呢，不想要孩子，却生下个活的来。（朝地窖张望）准是干完了。（对阿尼西娅）怎么样？

阿尼西娅 （注视着地窖）盖着块板子，他坐在板子上。准是干完了。

马特廖娜 唉，唉！谁也不愿意犯罪，可是有什么法子呢？

尼基塔 （爬出来，浑身发抖）还活着呢！不行！活着呢！

阿尼西娅 要是活着，那么你上哪儿去？（想拦住他）

尼基塔 （向她扑过去）你滚！我宰了你！（抓住她的胳膊，她挣脱开了；他拿着铁锹追她。马特廖娜迎面冲到他跟前，拦住他。阿尼西娅跑上台阶。马特廖娜想夺下铁锹。尼基塔对母亲）宰，我也要宰了你，滚！（马特廖娜向站在台阶上的阿尼西娅跑去。尼基塔站住）宰。把你们都给宰了！

马特廖娜 这是因为他吓坏了。不要紧，一会儿就好！

尼基塔 她们这是干什么？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它是怎样啼

哭的啊……它在我脚底下是怎样嘎吱嘎吱地响着啊。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还活着呢，真活着呢！（不出声，听着）在哭……喏，在哭！（向地窖跑去）

马特廖娜　（对阿尼西娅）去了，大概去埋了。米基塔，你还是拿灯笼去吧。

尼基塔　（不理睬，在地窖旁边听着）听不见。瞎想。（走开又站住）那些小骨头在我脚底下嘎吱嘎吱响着啊。嘎……嘎……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又听）还在叫唤，真在叫唤。这是干什么呢？妈，喂，妈！（向她走去）

马特廖娜　乖儿子，怎么啦？

尼基塔　我的亲妈，我再也不行了。什么也不行了。我的亲妈，您可怜可怜我吧！

马特廖娜　唉，心肝，你吓坏了。去，去。喝盅酒壮壮胆子。

尼基塔　我的亲妈，大概我的劫数到了。你们叫我干的是什么？那些小骨头嘎吱嘎吱响，他还叫唤啊！……我的亲妈，你叫我干的是什么！（走开，坐在雪橇上）

马特廖娜　亲儿子，去喝一杯吧。的确，晚上干这种事真是可怕。等天亮了，那么，你知道，过上一两天，这种事也就想不起来了。等到姑娘出了嫁，这种事也就想不起来了。你去喝一杯，喝一杯吧。我自己到地窖里去收拾就是了。

尼基塔　（打起精神）那儿还有剩酒吗？我是不是喝得下去呢？！

（他退场。一直站在过道里的阿尼西娅，默默地让开）

第 十 五 场

〔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

马特廖娜　去吧，去吧，宝贝儿，我去干；我亲自爬下去埋。他把铁锹扔到哪儿去了？（找到铁锹，下到地窖的半中间）阿尼西娅，到这儿来，拿灯照一照，好不好？

阿尼西娅　他怎么啦？

马特廖娜　吓坏了。你逼得他太厉害了。别理他，就会清醒过来的。随他去吧，我自个儿干去。把灯笼放在这儿。我就看得见了。（马特廖娜走进地窖里）

阿尼西娅　（对着尼基塔进去的门说）怎么样，玩够了吗？你老是东招西惹的，现在，好，你自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泄气了吧。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从过道里向地窖跳过去。

尼基塔　妈，喂，妈！

马特廖娜　（从地窖里伸出头来）乖儿子，什么事？

尼基塔　（倾听）别埋了，他还活着呢！难道你没听见吗？活着呢！听……在叫唤呐。听，声音清楚极了……

马特廖娜　怎么会叫唤呢？你已经把他压成肉饼了。整个脑袋都压碎了。

尼基塔　这是怎么回事？（掩耳）还在哭！我这辈子算毁了。毁了！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我上哪儿去呢？（坐在台阶上）

——幕落

换　　景

〔代替第四幕的第十三场、第十四场、第十五场和第十六场，可以读下面的换景。

第　二　景

〔第一幕的木房。

第　一　场

〔安纽特卡穿着衬衫，盖着大衣，躺在长椅上。米特里奇坐在火炕边上抽烟。

米特里奇　唉呀，一股子酒味，他妈的！钱就这么喝光了。就是抽烟也没用。好象要钻进鼻子里去一样。哦，主啊！似乎该睡了吧。（走到小灯跟前，想要捻熄它）

安纽特卡　（跃起，坐着）好爷爷，别熄灯吧。

米特里奇　为什么不熄？

安纽特卡　院子里在嚷嚷什么呀。（倾听）你听见吗，他们又到谷仓里去了！

米特里奇　干你什么事！又没人问你。躺下睡吧。我来把灯捻捻小吧。（捻灯）

安纽特卡　爷爷，好爷爷！别全熄了。哪怕留得跟耗子眼似的也好，要不然害怕。

米特里奇　（笑）嗯，好吧，好吧。（挨着她坐下）有什么可怕的？

安纽特卡　爷爷，怎么能不怕呢！姐姐多难受啊。脑袋往箱子上直撞。（小声）我知道……她要养小娃娃了……好象已经养了……

米特里奇　嘿，淘气鬼，你讨厌。你什么都想知道。躺下，睡觉。

〔安纽特卡躺下。

这就对啦。（给她盖好）这就对了。要是知道得多，就老的快。

安纽特卡　你到火炕上去吗？

米特里奇　不然，上哪儿去？我看，你真是个小傻瓜。什么你都想知道。（又给她盖好，起身要走）就这么躺着睡吧。（向火炕走去）

安纽特卡　只叫了一声，这会儿已经听不见了。

米特里奇　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听不见什么？

安纽特卡　小娃娃。

米特里奇　根本没有，所以就听不见了。

安纽特卡　可是我听见了，真的，听见了。这么挺尖一尖的声音。

米特里奇　你什么都听见了。那么，你准也听见了妖怪把一个象你这样的小姑娘，装在口袋里给带走了。

安纽特卡　什么样的妖怪？

米特里奇　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爬上火炕）今儿晚上火炕真好，真暖和。舒服！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安纽特卡　爷爷，你要睡了吗？

米特里奇　不睡干什么，你以为我要唱歌吗？

〔沉默。

安纽特卡　爷爷，喂，爷爷！在挖！真的，在挖！在地窖里挖，你听！真的，在挖！

米特里奇　什么也别想。晚上哪有人挖？谁在挖？这是老牛在蹭痒痒，你却说——在挖！我跟你说，睡吧，要不然，我马上就把灯给熄了。

安纽特卡　好爷爷，别熄吧。我不了。真的，我不了。真的，我不了。我怕。

米特里奇　怕？你什么也不要怕，那就不怕了。人家说，自己怕才怕。既然你怕，又怎么能不怕呢？真是个小傻姑娘！

〔沉默。蟋蟀唧唧地叫。

安纽特卡　（小声）爷爷！喂，爷爷！你睡着了吗？

米特里奇　唔，还有什么事？

安纽特卡　是什么样的妖怪？

米特里奇　是这样的。他一发现象你这样——不睡觉的小姑娘，他就带着口袋来了，把那个小姑娘装进口袋里，然后，把自己的脑袋钻进去，撩起她的小褂儿抽她。

安纽特卡　他用什么抽呢？

米特里奇　鞭子。

安纽特卡　可是他在口袋里看不见。

米特里奇　恐怕看得见吧。

安纽特卡　那我就咬他。

米特里奇　不行的，你咬不了他。

安纽特卡　爷爷，有人来了！谁？哎哟，不得了！谁？

米特里奇　谁来让谁来好了。你怎么啦？也许是你妈来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她登场)。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安纽特卡装睡)米特里奇！

米特里奇　什么事？

阿尼西娅　点着灯干什么？我们到夏屋里睡去。

米特里奇　刚拾掇完了。我会熄的。

阿尼西娅　(一面翻箱子，一面嘟哝)要用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

米特里奇　你找什么？

阿尼西娅　找十字架。应该施施洗礼。真可怜，快要死了！不施洗礼就死嘛，那可罪过！

米特里奇　那当然，总得照规矩办……怎么样，找着了吗？

阿尼西娅　找着了。(退场)

第　三　场

〔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

米特里奇　嗳，要不然，就拿我的给她。哦，主啊！

安纽特卡　(惊跳起来，直打哆嗦)哦—哦，爷爷！请你别睡吧！多可怕！

米特里奇　有什么可怕的呀？

安纽特卡　小娃娃一定快死了吧？阿林娜婶婶家里，也是奶奶施过洗礼，那小娃娃就死了。

米特里奇　死了会有人埋的。

安纽特卡　也许，他不会死的，可是马特廖娜奶奶在那儿。你知

道，我听见奶奶说的话了，真的，我听见了。

米特里奇　听见什么？我叫你快睡。把脑袋蒙上，那就没事了。

安纽特卡　要是他活着，我就带他。

米特里奇　（吼叫）哦，主啊！

安纽特卡　他们把他放在哪儿呀？

米特里奇　该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你甭管。我叫你快睡。你妈来了会揍你！

〔沉默。

安纽特卡　爷爷，你说过的那个姑娘，让人给弄死了没有？

米特里奇　那个姑娘吗？哦，她的情况好着呢。

安纽特卡　爷爷，你说找着她了？

米特里奇　是的，找着了。

安纽特卡　可是，在哪儿找着的呢？你告诉我吧。

米特里奇　就在她家里找着的。我们这些士兵到了村上，开始挨户搜查，一眼就看见这个姑娘在地上爬。大伙儿都想打死她。可是我心里不忍，便把她抱起来。她死不让抱。弄得她好象有五普特重似的；她手碰到什么就抓住什么，死不肯放。于是，我就摸她头，摸她头。她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象刺蝟一样。我摸呀，摸呀——她就安静下来。我把一小块面包干泡湿了给她。她懂得。咬着吃了。把她怎么办呢？带着她吧。带在身边养着，养着吧；后来也就熟了，行军也带着她一块儿走，我们到哪儿，她也到哪儿。她是个好姑娘。

安纽特卡　怎么，没受过洗吗？

米特里奇　谁知道呢。据说，根本不受。因为不是咱们这一国的人。

安纽特卡　德国人吗？

米特里奇　你说什么：德国人。不是德国人，是亚细亚人。他们跟犹太人一样，可又不是犹太人。是波兰人，可又是亚细亚人。他们被称作克鲁德尔人，不，克鲁格尔人。不过，我已经忘了。我们管那个小姑娘叫萨什卡。萨什卡，真是个好姑娘。你知道，我现在全忘了；可是那个小姑娘，真是见它的活鬼，这会儿就象在我眼前似的。当兵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就记得怎么挨打，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她常常搂着我的脖子吊着，让我抱她。真是个好姑娘，哪儿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了。后来送给人了。连长太太收她做了干女儿。于是她就走运了。弟兄们真是不舍得！

安纽特卡　哦，对啦，爷爷，爸爸死的事，我还记得呢。那会儿，你还没到我们家来呢。他把米基塔叫到跟前说："米基塔，原谅我……"说着，自己就哭了。（叹气）这也多伤心啊。

米特里奇　嗳，事情就是这样……

安纽特卡　爷爷，喂，爷爷！不知道为什么又在地窖里嚷嚷起来了。哎哟，不得了，怎么办！哦，爷爷，他们在收拾他。他们要弄死他。他多小啊……哦—哦！（蒙上头哭了）

米特里奇　（倾听）真的下毒手了，该死的东西！这些娘儿们简直是害人精！男人们不好，娘儿们呢……就象森林里的野兽。天不怕地不怕。

安纽特卡　（起来）爷爷，喂，爷爷！

米特里奇　嗯，还有什么事？

安纽特卡　前几天，有个过路的在这儿过夜了。他说小娃娃死了，——他的灵魂就直升天堂。这是真的吗？

米特里奇　谁知道呢，也许是的吧。那怎么样？

安纽特卡　那我不如死了倒好。（哽咽）

米特里奇　要是死了，那就从世上一笔勾消了。

安纽特卡　十岁以前还是孩子，灵魂还可以去看上帝，要不然，灵魂就要沾上污点了。

米特里奇　当然沾上污点了！你们女人怎么能没污点呢？谁教你们？你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不过是肮脏的事情罢了。尽管我没多大学问，可是多少还懂得点儿。无论如何，总不致于跟乡下女人一样。乡下女人是什么？就是烂泥。象你这种女人在俄国就有成千上万，都象瞎眼的田鼠，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用血避邪法呀、求来的各式各样的仙丹呀、把孩子放在鸡窝里呀。

安纽特卡　妈也放过。

米特里奇　是，正是这样。虽然有千千万万的娘儿们和姑娘们，可是，你们大家都象森林里的野兽。生下来是什么样，到死还是什么样。什么也没看见过，什么也没听说过。男人呢，尽管上酒馆子，有时候进城去，或是，象我一样，当兵，多少总知道点儿。可是，女人怎么样呢？不知道上帝是什么，甚至连星期五是什么也不知道。星期五，星期五，可是，问问她什么是星期五，她就不知道。就象小瞎狗似的满处乱爬，拿脑袋往牛粪里钻。就知道唱莫名其妙的歌：咯一咯、咯一咯。至于什么是咯一咯，连她自己也不懂……

安纽特卡　爷爷，《天主经》啊，我可知道一半。

米特里奇　你知道的多！可是也怪不了你们。谁教你们？只有喝得烂醉的庄稼人时常拿鞭子教。这就是你们的教育。我不知道谁该对你们负责。新兵呢，有新兵管理员或是村长负责。可是对你们女人呢，就没人负责。所以这些女人就

象没有牧人看管的顶脏的牲口。你们这帮子人最笨！你们这帮子人最没出息！

安纽特卡　那么怎么办呢？

米特里奇　管它呢。蒙上脑袋睡吧。哦，主啊！

〔沉默。蟋蟀唧唧地叫。

安纽特卡　（跳起）爷爷，谁在嚷嚷，谁出事儿了！真的，在嚷嚷。好爷爷，到这儿来了。

米特里奇　我告诉你，把头蒙上。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和马特廖娜。

尼基塔　（登场）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呀?!

马特廖娜　喝吧，宝贝儿，喝点酒吧。（拿出酒来摆好）你怎么啦？

尼基塔　拿过来。难道不能喝个痛快吗？

马特廖娜　嘘！还没睡着呢。喏，喝吧。

尼基塔　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想出这种主意来呢？送出去就好了。

马特廖娜　（小声）坐坐，在这儿坐坐；再喝点儿，不喝就抽烟。这样心就定了。

尼基塔　我的亲妈，我大概算完了。他叫唤得多惨啊，那些小骨头嘎吱嘎吱地响着啊—嘎……嘎……我已经不是人了。

马特廖娜　咦，咦！简直胡说八道。真的，晚上干这种事是会害怕的。可是等天亮了，过上一两天，也就想不起来了。（走

近尼基塔，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尼基塔　给我滚！你们叫我干的是什么？

马特廖娜　乖儿子呀，真的，你怎么啦？（拿着他的手）

尼基塔　你给我滚！我要宰了你！我现在全不在乎。我宰了你！

马特廖娜　唉，唉，真吓坏了！睡去吧，好不好？

尼基塔　我没处去。我完了。

马特廖娜　（摇头）唉，唉，我要去收拾了，他呢，坐一会儿，心也就定了。（退场）

第　五　场

〔尼基塔、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

尼基塔　（坐着，两手捧着脸。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屏着气）叫唤呢，真的在叫唤呢，听，听……很清楚。她要埋他了，真要埋了！（跑到门边）妈，别埋，他活着呢……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回来，小声）我的天哪，你说的是什么呀！别胡思乱想吧。怎么会活着呢！骨头都压碎了。

尼基塔　再给我点儿酒。（喝）

马特廖娜　乖儿子，去吧。这会儿睡得着了，没关系。

尼基塔　（站着听）还活着呢……听……在叫唤。难道你没听见吗？听！

马特廖娜　（小声）没有的事！

尼基塔　我的亲妈！我把自己的一生都断送了。你们叫我干的是什么！我上哪儿去呢？（从屋里跑出去，马特廖娜跟着他）

第　七　场

〔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好爷爷，亲爷爷，他们闷死他了！

米特里奇　（生气）我叫你睡觉！嘿，你真讨厌！我拿扫帚揍你！我叫你睡觉！

安纽特卡　爷爷，好爷爷。谁抓我的肩膀了，谁来抓了，用爪子来抓了。好爷爷，真的，我现在就去。爷爷，好爷爷，你让我到火炕上来吧！可怜可怜，让我上来吧……抓了……抓了……啊—啊！（向火炕跑去。）

米特里奇　看看把这个姑娘吓成什么样了。他们真讨厌，该死！嗯！爬上来吧。

安纽特卡　（爬上火炕）你可别走啊。

米特里奇　我上哪儿去？爬上来，爬上来！哦，主啊！圣米古拉啊！喀山圣母马利亚啊……把这小姑娘吓成什么样了！（抱住她）你这个小傻瓜，真是个小傻瓜……真给吓坏了，这些祸害精，简直是混账王八蛋！

——幕落

第　五　幕

第五幕登场人物

尼基塔。
阿尼西娅。
阿库林娜。
阿基姆。
马特廖娜。
安纽特卡。
马林娜。
马林娜的丈夫。
少女甲。
少女乙。
警察。
马车夫。
傧相。
媒婆。
阿库林娜的丈夫。
村长。
参加婚礼的客人们、妇女们、姑娘们、人们。

第　一　景

〔打谷场。台前是干草堆，左边是谷仓，右边是堆房。堆房的门开着；门口四散着麦秸。舞台的深处现出院子，传出歌声和鼓声。两个少女经过堆房沿着小路向木房走去。

第　一　场

〔两个少女。

少女甲　你瞧，来的时候短靴一点也没弄脏，可是这个村子真糟！净是泥……

〔站住，用麦秸擦脚。

少女甲　（注视着麦秸，忽然看见什么）那是什么呀？

少女乙　（仔细看看）那是米特里奇，他们的长工。瞧，喝得醉醺醺的。

少女甲　他大概是不喝酒的吧？

少女乙　看来有人劝酒他就喝。

少女甲　瞧，他准是到这儿来抱麦秸的。你看，手里拿着绳子，就那么睡着了。

少女乙　（听）还在唱赞美诗呢。大概还没祝福。听说，阿库林娜连哭都没哭呢。

少女甲　我妈说她不肯嫁。她后父逼来着，要不然，她死也不会去。你知道人家说她什么闲话！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马林娜追上少女们。

马林娜　两位大姑娘，你们好！

少女们　大婶，你好！

马林娜　好姑娘，去喝喜酒吗？

少女甲　已经完事了。不过去瞧瞧罢了。

马林娜　请你叫我们老头子一声，就是祖耶沃村的谢苗。大概认识吧？

少女甲　怎么不认识？他好象是新郎的亲戚。

马林娜　是呀，新郎是我们当家的侄子。

少女乙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有喜酒不喝。

马林娜　懒得去，大姑娘，也没工夫。该回家了。我们并没打算来喝喜酒。我们是送燕麦进城去的。停下来喂马，我们老头子就被请进去了。

少女甲　你们在谁家歇脚来着？费奥多罗奇家吗？

马林娜　对啦。那么，我在这儿等着，请你去叫我们老头子一声。宝贝儿，把他叫出来吧。就说："你老婆马林娜说该走了，同伴的都在套马哪。"

少女甲　既然你不进去的话，那么，好吧。

〔少女们沿着小路往院子里退场。传来歌声和鼓声。

第　三　场

〔马林娜一个人。

马林娜　（沉思）进去也没关系，可是我懒得去，因为从他丢了我以后，我就没见过他。快两年了。不过，我倒想瞧瞧他跟阿尼西娅过日子的情形。人家都说他们不和睦。她是个粗暴固执的女人。我想，他会常常想起我的。一心想过舒坦日子，就把我扔了。嗳，望老天爷保佑他，我并不恨他。那时候真是伤心。唉，多痛苦啊！可是现在全过去了，忘了。我倒是想见见他……（望望院子，看见尼基塔）瞧！他干吗出来了？难道那两位姑娘告诉他了吗？他为什么不陪客呢？我走了。

第　四　场

〔马林娜和尼基塔（他登场，起先垂着头，挥着手，嘟哝着）。

马林娜　多阴沉啊！

尼基塔　（看见马林娜，认出来）马林娜！亲爱的朋友，亲爱的马林娜啊！你怎么样了！

马林娜　我来找我们老头子。

尼基塔　为什么不去喝喜酒？该看看，讥笑讥笑我。

马林娜　我为什么要讥笑呢？我来找我们当家的。

尼基塔　唉，亲爱的马林娜！（想拥抱她）

马林娜　（气冲冲地避开）米基塔，你别来这一套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来找当家的。他在你们家里没有？

尼基塔　这就是说，往事不能提了？你不答应？

马林娜　往事有什么可提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尼基塔　这就是说，不能挽回了吗？

马林娜　挽回不了。对啦，你出来干什么？主人怎么退席了？

尼基塔　（坐在麦秸上）为什么出来吗？唉，你要是知道的话！

……我苦闷，马林娜，苦闷得不愿让我的眼睛看见任何东西。我站起来就退了席，扔下客人就出来了，只想谁也不要看见。

马林娜　（向他走近几步）为什么要这样呢？

尼基塔　我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睡不能睡。唉，我厌烦，厌烦极了！最使我厌烦的是，亲爱的马林娜，我就一个人，没人分担我的忧愁。

马林娜　米基塔，活着没有不忧愁的。我也为自己的忧愁哭过，总算过去了。

尼基塔　这是往事，是旧事。唉，朋友，你哭过了，现在，可轮到我了。

马林娜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尼基塔　为什么这样？我憎恨我整个的生活。憎恨我自己。唉，马林娜，你没有好好抓住我，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个儿！难道这是生活吗？

马林娜　（站在堆房旁边哭，马上就忍住了）尼基塔，我不抱怨我的生活。但愿上帝赐给大家的生活，都跟我的生活一样。我不抱怨。那时我对我们老头子忏悔过了。他原谅了我。并没责备我。我不抱怨我的生活。老头子又温存又爱我，我给他的孩子缝缝洗洗。他也疼我。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大概这是命里注定的。那么你的生活怎么样呢？你有钱……

尼基塔　我的生活！……只是不想把这场喜事弄得没趣，不然，我就要拿起绳子，就这根（从麦秸上拾起绳子），把它扔过这条横梁。好好绾个套儿，然后，爬到梁上，把脑袋伸进去。这就是我的生活。

马林娜　得了吧，你真是！

尼基塔　你当我开玩笑呢？当我喝醉了吗？我没醉。现在我就醉不了。苦闷，苦闷极了。心烦得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唉，亲爱的马林娜，只有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才算真正过了生活。你记得在铁路上度过的那些晚上吗？

马林娜　米基塔，你别碰我的伤疤吧。我嫁了，你也娶了。我的罪过已经得到了宽恕，别提旧事了吧……

尼基塔　那么，把我的心怎么办呢？我到哪儿去安身呢？

马林娜　怎么办？你有媳妇，不要追求别的女人，体贴体贴自己的媳妇。你是爱阿尼西娅的，那么，就爱下去吧。

尼基塔　唉，我觉得，这个阿尼西娅就是苦艾。她简直象乱草似的绊住我的两脚。

马林娜　不管她象什么，总是你的媳妇。多说也没意思！你还是去陪客人吧，还请你叫我丈夫一声。

尼基塔　唉，要是你知道所有的事情的话……可是说又能怎么样呢？

第　五　场

〔尼基塔、马林娜、她丈夫和安纽特卡。

马林娜的丈夫　（从院子里登场，脸红红的，醉醺醺的）马林娜！东家奶奶！老伴儿！你在这儿，是不是？

尼基塔　你们当家的来了，叫你呐。去吧。

马林娜　那么，你怎么样？

尼基塔　我？我在这儿躺一会儿。（躺在麦秸上）

马林娜的丈夫　她在哪儿？

安纽特卡　她在那儿，叔叔，在堆房那边呢。

马林娜的丈夫　你站着干什么？去喝喜酒吧！主人们都请你去，要你赏赏脸。这会儿正入席哪，咱们去吧。

马林娜　（向丈夫走去）我不愿去。

马林娜的丈夫　喂，走吧。喝一杯，给彼得鲁什卡这个捣乱鬼道个喜。不然，主人要见怪的，咱们来得及办事。（马林娜的丈夫搂着她，踉跄地和她一块儿退场）

第　六　场

〔尼基塔和安纽特卡。

尼基塔　（起来，坐在麦秸上）唉，我见了她，就更厌烦起来了。只有跟她在一块儿，我才算过了真正的生活。我平白无故毁了自己的一生，把自己毁了！（躺下）我上哪儿安身呢？哦，润湿的大地啊，你开个口子吧！

安纽特卡　（看见尼基塔，跑近他）爸爸，喂，爸爸！找你呢。大伙儿，还有教父，都给姐姐祝福过了。真的，都祝福过了。都在生气哪。

尼基塔　（自言自语）上哪儿安身呢。

安纽特卡　你怎么啦？你说什么？

尼基塔　我什么也没说。干吗这么罗唆？

安纽特卡　爸爸！走吧，好不好？（尼基塔沉默。安纽特卡拉着他的手）爸爸，去祝福吧！真的，都在生气，在骂哪。

尼基塔　（挣开手）走开！

安纽特卡　真是的！

尼基塔　（拿缰绳吓唬她）我叫你滚！看我揍你！

安纽特卡　那我去叫妈来。（跑下场）

第七场

〔尼基塔一个人。

尼基塔　（起来）我怎么能去呢？我怎么能捧神像呢？我怎么能看她的眼睛呢？（又躺下）唉，要是有地缝的话，我就钻进去。没人看见我，我也看不见人。（又起来）不，我不去……随他们怎么样。我不去。（脱靴取绳，用它绾个套儿，套在脖子上）就这样吧！

第八场

〔尼基塔和马特廖娜。尼基塔看见母亲，便从脖子上取下绳子，又躺在麦秸上。

马特廖娜　（急急忙忙地走过去）米基塔！喂，米基塔！瞧，一声也不言语。米基塔，你怎么啦，是不是喝醉了？去吧，亲爱的米基塔，去吧，去吧，宝贝儿。人家都等急了。

尼基塔　唉，你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我都不是人了。

马特廖娜　你这是什么话？去吧，亲儿子，去祝福祝福，撑个面子，事情就了啦。人家都等着哪。

尼基塔　我怎么祝福呢？

马特廖娜　就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你难道不知道吗？

尼基塔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祝福谁呢？我把她弄成什么样了啊？

马特廖娜　干的是什么？嘿，忽然想起这事来了！没人知道，人不知，鬼不觉。而且是大姑娘自个儿要嫁人的。

尼基塔　为什么要嫁人？

马特廖娜　当然是因为害怕才嫁人呀。不过，她总是要嫁人的。有什么法子呢？当初就该想到啊。这会儿她可不能拒绝了。就是两位亲家也不能抱怨。来相过两回亲，而且还有钱陪送她。一切都遮盖的天衣无缝。

尼基塔　那么，地窖里是什么？

马特廖娜　（笑）地窖里是什么？大概是白菜呀，香菇呀，马铃薯吧。干吗想过去的事？

尼基塔　要能不想那倒快活。可是，我办不到。只要一想起来，我就听见那个声音了。唉，你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

马特廖娜　真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死心眼儿呢？

尼基塔　（脸朝下翻过身去）妈，你别折磨我吧！我再也受不了啦。

马特廖娜　还是非去祝福不可。人家已经在说闲话，要是忽然父亲跑了，不回来了，不敢祝福了，他们马上就会交头接耳地乱说。你一胆怯，他们立刻就会胡疑乱猜。走路不慌张，没人当贼防。要不然，就是刚离虎口，又落狼窝。最要紧的是，别露马脚，孩子，别胆小，不然，他们更会知道了。

尼基塔　唉，你们害了我了！

马特廖娜　得了，去吧。去祝福吧。一切都按规矩办，撑撑面子，事情也就完了。

尼基塔　（脸朝下趴着）我办不到。

马特廖娜　（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本来一点没事，一点没事，忽然出事了。准是中了邪。米基塔，起来！瞧，阿尼西娅扔下客人不管，来了。

第 九 场

〔尼基塔、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盛装，脸醉得红红的）妈，多好啊！真是好极了，体面极了！大家多满意啊。他在哪儿？

马特廖娜 在这儿，宝贝儿，在这儿。躺在麦秸上，一直躺着，不肯去。

尼基塔 （望着妻子）嘿，也喝醉了！看见她，就恶心。怎么能跟她过下去呢？（脸朝下翻过身去）总有一天我要弄死她。那就更糟了！

阿尼西娅 喂，在哪儿呀，钻到麦秸里去了。醉得难受吗？（笑）我本想跟你在这儿躺一躺的，可是没空。走吧，我搀着你。家里真是有趣极了！看着都是高兴的。还有手风琴！妇女们唱的好听极了。全喝醉了。真体面，真好！

尼基塔 什么好？

阿尼西娅 这场喜事呀，这场热闹的喜事呀。人家都说这场喜事真是绝了。什么都那么体面，那么好。走吧。一块儿走吧……我虽是喝醉了，可是我能搀你。（拉他的手）

尼基塔 （厌恶地缩回去）你一个人去。我就来。

阿尼西娅 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一切烦恼都过去了，挑事精也走了，咱们就可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了。样样事都办得这么体面，合法。我乐得没法说。好象我又跟你办了回喜事似的。嘻，嘻！大家多满意啊！大伙儿都感谢咱们。客人又都是些上等人。有伊万·莫谢伊奇，还有警察老爷。也都致过颂词了。

尼基塔　那么，你去陪他们好了。来干什么？

阿尼西娅　你总得去呀。要不然，这成什么话？主人们走了，扔下客人不管了。客人们又都是些上等人。

尼基塔　（起来，掸身上的麦秸）你先走，我马上就来。

马特廖娜　老婆比娘亲。我的话他不听，可是马上就跟着媳妇走了。（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准备走）你就来吗？

尼基塔　我马上就来。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我会来祝福的……（女人们站住）去吧，我跟着就来。去吧！

〔女人们退场。尼基塔以沉思的眼光目送着她们。

第　十　场

〔尼基塔一个人，然后米特里奇登场。

尼基塔　（坐下，脱靴子）我就去！干吗去！不，你们还是到梁上来找吧。等我把套放大了，从梁上跳下去，然后，再来找我吧。好在这儿有缰绳。（深思）一切都可以忘了。任何悲哀都可以忘了！可是，它就在这儿，在我心里，怎么也赶不走。（向院子里望望）好象她又来了。（学阿尼西娅）"好呀，真好呀！我跟你一块儿躺躺！"啾！丑八怪！你呀，等从梁上把我放下来，再来抱我吧！只有这条路。（抓住绳子拉它）

米特里奇　（醉醺醺地坐起来，不放绳子）不给。谁也不给。我自己会抱。我说过来抱麦秸，我会抱！米基塔，是你吗？（笑）嘿，见鬼！来抱麦秸吗？

尼基塔　把绳子给我。

米特里奇　不，你别忙。老乡们叫我来抱的。我会抱……（站起身来开始收集麦秸，但是身子摇摇晃晃，竭力支持，终于倒

下）酒占了上风。我打败了……

尼基塔　把绳子给我。

米特里奇　说了不给。哎，米基什卡，你笨得就象猪肚脐似的。（笑）我喜欢你，可是你笨。你看我喝醉了。去你妈的吧！你当是我需要你……你瞧瞧我！我是个下士军官！傻瓜，你就说不上来：近卫掷弹兵第一团的下士。我曾为皇上和祖国尽过忠。可是我是谁？你当我是军人吗？不，我不是军人，而是最没出息的人。我是孤儿，我是流浪汉。我发过誓戒酒。可是，现在我又喝起来了！……怎么，你当我怕你吗？屁！我谁也不怕。喝开了，就喝！现在，我要一股子臭劲儿喝它两星期。喝掉十字架，喝掉帽子，当掉身份证。我谁也不怕！我在团部里挨鞭子，就是为了不让我喝。他们抽了又抽。然后，他们说："怎么样？还喝吗？"我说："喝。"为什么我要怕那些废物？我就是这种人！我天生就是这种人。我发过誓不喝。不喝。现在我又喝了——喝。我谁也不怕。因为我不吹牛皮，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为什么我要怕那些废物？跟你说吧，我就是这种人！有位牧师告诉过我。魔鬼是个最爱吹牛皮的角色。他说："只要一吹牛皮，你就马上胆怯了。一见着人胆怯，那他，魔鬼，就马上抓住你，把你藏到他所想的地方去。"我不怕人，所以我很踏实！我当面呸他——滚你娘的狗蛋！他拿我毫无办法。我说，喂，你吃吃看！

尼基塔　（画十字）真的，我这算干什么？（扔下绳子）

米特里奇　什么？

尼基塔　（站起来）你不是说不要怕人吗？

米特里奇　怕那些废物干什么。你到澡堂子里去瞧瞧他们看。

都是一样的面捏成的。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就差这么点儿。屁！有什么可怕的，这群混帐王八蛋！

第十一场

〔尼基塔、米特里奇和马特廖娜（从院子里登场）。

马特廖娜　（叫）怎么样，你来吗？

尼基塔　咳！是的，这样更好。我来了。（向院子里走去）

——幕落

第二景

〔换景。第一幕的木房。挤满了人，有的坐在桌子对过，有的站着。在前边的角落上，阿库林娜和新郎坐着。桌上摆着神像和面包。客人中有马林娜、她丈夫和警察。女人们唱着歌。阿尼西娅在倒酒。歌唱停了。

第一场

〔阿尼西娅、马林娜、她丈夫、阿库林娜、新郎、马车夫、警察、媒婆、傧相、马特廖娜、客人们和人们。

马车夫　要走就得走了。教堂不近哪。

傧相　别忙，后父要来祝福的。可是他上哪儿去了？

阿尼西娅　来了，马上就来了。诸位，再喝一杯，别见怪。

媒婆　干吗这么慢呢？我们等得工夫不小了。

阿尼西娅　来了，马上就来了。说话就来了。诸位，请吧。(敬酒)马上就来了。美人们，现在请再唱个歌吧。

马车夫　等这么半天，所有的歌都唱过了。

〔女人们唱。唱到半中间，尼基塔和阿基姆登场。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和阿基姆。

尼基塔　(揪住阿基姆的手，推他在头里走)去吧，爸爸，没你是不行的。

阿基姆　我不喜欢，这就是说，这个……，

尼基塔　(对女人们)好了，别唱了。(环视屋子里所有的人)马林娜，你在这儿吗？

媒婆　去，捧起神像祝福吧。

尼基塔　待一会儿，别忙。(向四周看看)阿库林娜，你在这儿吗？

媒婆　你挨个儿叫人干什么？她不在这儿，在哪儿呢？真是个怪人……

阿尼西娅　我的天呀！他光着脚干什么！

尼基塔　爸爸！你在这儿吗？瞧着我！诸位正教信徒，你们都在这儿！我也在这儿！我就是这种人！(跪下)

阿尼西娅　亲爱的米基塔，你怎么啦？哦，真要命！

媒婆　唉呀！

马特廖娜　我告诉你们：他喝法国酒喝多了。醒醒吧，你怎么啦？(想扶起他来。他不注意任何人，只朝前望着)

尼基塔　诸位正教信徒！我犯了罪，想忏悔。

马特廖娜　（摇他的肩膀）你怎么啦，疯了吗？诸位，他的神志昏迷了。应该把他带走。

尼基塔　（用肩膀推开她）不要管我！爸爸，你听我说。首先，马林娜，瞧这儿。（在她脚前跪下，起来）我对不起你，我答应了娶你，勾引了你。骗了你，丢了你，请你饶恕我吧！（又在她脚前跪下）

阿尼西娅　干吗这么胡说八道的？简直不成样子。又没人问你。你起来，胡闹什么呀？

马特廖娜　哎—哎哟，他中了邪了。这是怎么回事哪？他不行了。起来。干吗说这些废话？（拉他）

尼基塔　（摇头）别碰我！马林娜，我对你犯了罪，饶恕我吧。请你饶恕我吧。

〔马林娜用手捂着脸，沉默。

阿尼西娅　我说，起来吧，胡闹什么呀。忽然想起从前的事来了。别翻腾了。丢人！哦，要命！他真疯了。

尼基塔　（推开妻子，转身对着阿库林娜）阿库林娜，现在我要跟你说了。诸位正教信徒，请听着！我是个万恶的罪人。阿库林娜！我对不起你。你父亲是横死的。他是被毒死的。

阿尼西娅　（急叫）要命！他怎么啦？

马特廖娜　这人疯了。你们把他带走吧。

〔人们走过去，想拉他走。

阿基姆　（用手搪开）慢着！小伙子们，你们，这个这个，慢着，这就是说。

尼基塔　阿库林娜，我毒死了他。请饶恕我吧！

阿库林娜　（跳起来）他胡说！我知道是谁。

媒婆　你干什么呀？你坐下吧。

阿基姆　哦，主啊！罪孽，罪孽。

警察　把他押起来！叫村长和证人来。要写封公文。你起来，到这儿来。

阿基姆　（对警察）你，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带亮钮扣的，这个这个，这就是说，请等一等。让他，这个这个，把话说完，这就是说。

警察　（对阿基姆）老头儿，你小心点，别打岔。我得写公文。

阿基姆　你，这个这个，我说，请等一等。公文，这个这个，不用说。这是，这个这个，上帝的事……这就是说，有个人正在忏悔，你呢，却这个这个公文……

警察　叫村长来！

阿基姆　等上帝的事完了，这就是说，然后，这就是说，你就，这个这个，办公事，这就是说。

尼基塔　还有，阿库林娜，我对你犯了大罪，我勾引了你。请你饶恕我吧！（在她脚前跪下）

阿库林娜　（离开桌子）让我走，我不嫁了。是他叫我嫁的，可是现在我不嫁了。

警察　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尼基塔　警察老爷，请等一等，让我说完。

阿基姆　（狂喜地）说吧，孩子，全说出来，那就踏实了。对上帝忏悔，不要怕人。上帝，上帝！他在这儿！……

尼基塔　我毒死了她父亲，我这狗，又毁了女儿。我逼迫她，我还害了她和她的孩子。

阿库林娜　这是真的，真的。

尼基塔　我在地窖里用板子压死了她的婴儿。我坐在它上面……压……它那小骨头嘎吱嘎吱地直响。（哭）我把它埋

在土里。我干的，我一个人干的！

阿库林娜　胡说。我叫他干的。

尼基塔　别护着我。现在我谁也不怕了。诸位正教信徒，请饶恕我吧！（跪在地下）

〔沉默。

警察　把他捆起来。这场喜事取消了吧。

〔人们拿着腰带走过去。

尼基塔　别忙，有的是工夫……（在父亲脚前跪下）亲爸爸，请你也饶恕我这个万恶的罪人吧！当初我干这种无耻勾当的时候，你就对我说："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就算完了。"我这条狗，没听你的话，结果，完全和你所说的一样。请你饶恕我吧！

阿基姆　（狂喜地）我的亲儿子，上帝会饶恕你的。（拥抱他）你没怜惜自己，他会怜惜你的。上帝，上帝！他在这儿！……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村长。

村长　（登场）这儿有很多证人。

警察　马上开始讯问。

〔尼基塔受缚。

阿库林娜　（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我会说实话。也审问我吧。

尼基塔　（被缚）用不着审问了。全是我一个人干的。主意是我出的，事情是我干的。任凭把我带到哪儿去。我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剧终

教育的果实

（四幕喜剧）

白嗣宏 译

人　物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兹韦兹金采夫——退役的骑兵近卫军中尉，在几个省拥有共二万四千俄亩[1]土地，是一位面色红润、年近六十的男子，温和、可爱的绅士。他相信招魂术，喜欢讲些故事来使大家惊诧不已。

安娜·帕夫洛夫娜·兹韦兹金采娃——他的妻子，一位爱往年轻里打扮的胖太太，十分注意社交风度，瞧不起自己的丈夫，盲目地信任大夫，爱发脾气。

贝特西——他们的女儿，社交界女郎，二十岁左右。举止象男子那样放荡不羁，戴一副夹鼻眼镜，喜欢打情卖俏、高声大笑。说话非常快、非常清晰，而且象外国女人那样瘪着嘴唇。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他们的儿子，二十五岁，法学副博士，没有固定职业，是自行车协会、赛马协会、猎狗奖励协会会员。他身体硕壮，坚定自信，说话声音大，而且断断续续；要么十分严肃，近乎阴沉；要么兴高采烈，大声狂笑。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克鲁戈斯韦特洛夫——教授，学者，五十岁左右，举止庄重，令人愉快地自信，语调款款动听。他十分健谈，对待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

---

① 1俄亩约合1.09公顷。

态度温和而又含着轻蔑。吸烟很多。是个瘦削、好动的人。

大夫——四十岁左右，是个健康、肥胖、满面红光的人。说话声音洪亮、粗鲁。经常洋洋自得地微微一笑。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郎，音乐学院学生，教授音乐，额前留着短发，穿着过于时髦，善于奉承而又忸怩作态。

彼得里谢夫——二十八岁左右，语文学副博士，正在寻找工作。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是同一些协会的会员，此外还是印花布裙和细棉布裙舞会组织协会的会员。他已经谢顶，但动作言谈十分敏捷，而且彬彬有礼。

男爵夫人——一位傲慢的太太，五十岁左右。呆板、语调平庸。

公爵夫人——社交界女士，女客。

公爵小姐——社交界女郎，喜欢挤眉弄眼。女客。

伯爵夫人——老太太，行动困难，戴假卷发、假牙。

格罗斯曼——犹太型的乌发男子，非常活跃，神经质，说话声音非常洪亮。

胖太太——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托尔布欣娜，非常庄重、富有、和善，认识以往的和现在的一切名流。她非常胖，说话急匆匆地，总想压过别人的声音。吸烟。

克林根男爵（科科）——彼得堡大学副博士，皇室侍从，在使馆供职。十分文雅，因此心安理得，快活，而且沉静。

贵妇

老爷（不说话）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萨哈托夫——五十岁左右，前任次

长，是一位挺洋气的绅士，受过广博的欧洲教育，无所事事，但对一切都感兴趣。举止庄重，甚至有点严厉。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近侍，年近六十，是个受过教育并爱好教育的人，过分爱用夹鼻眼镜和手帕，用手帕时总是缓缓将它展开。关心政治，聪明、善良。

格里戈里——仆人，二十八岁左右，美男子，放荡，好妒忌，胆子大。

雅科夫——四十岁左右，餐室仆人。忙忙碌碌，心地和善，只关心农村的家庭利益。

谢苗——管餐室的乡下人，二十岁左右，是个身体健康、朝气蓬勃的农村小伙子，有一头淡黄色头发，尚未留胡须，性情文静，笑容可掬。

马车夫——三十五岁左右，喜欢打扮，只蓄唇髭，做事粗鲁、果断。

老厨子——四十五岁左右，头发乱蓬蓬的，不刮脸，浮肿，脸色泛黄，混身颤抖不止。穿一件破烂的黄色土布夹大衣，一条脏裤子，一双破烂不堪的鞋。说话声音嘶哑，语句仿佛越过障碍从他口中冲出来。

厨娘——喋喋不休，一肚子不满意。三十岁左右。

门房——退役士兵。

塔尼娅——使女，十九岁左右，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坚强、快活、但心情变化极快的姑娘。在极度兴奋欢乐的时刻，常常会吱吱叫起来。

庄稼人甲——六十岁左右，曾任村长，认为自己能对付老爷们，喜欢听自己高谈阔论。

庄稼人乙——四十五岁左右，粗鲁但正派，不喜欢多嘴。是

谢苗的父亲。

庄稼人丙——七十岁左右，穿一双树皮鞋，神经质，心情不安，总是匆匆忙忙的，表现胆怯，并且尽量用谈话来掩饰自己的胆怯。

伯爵夫人的跟班甲——旧派老头，具有一种仆人的自豪感。

跟班乙——高大，健壮，粗鲁。

时装店伙计——穿一件蓝色束腰外衣，面孔清秀，呈绯色。谈吐坚定、动听、清楚。

〔剧情发生在首都，兹韦兹金采夫家里。

第　一　幕

〔舞台现出莫斯科某富家的前厅。三扇门：一扇通向外面，一扇通向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书房，一扇通向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房间。楼梯向上通往各间内室，楼梯后面是通向餐室的走道。

第　一　场

〔年轻而漂亮的仆人格里戈里，对着镜子打扮。

格里戈里　小胡子太可惜了！她说仆人不能留胡子！为什么不能留？为了让人看出你是一个仆人。无论如何不能胜过她心爱的宝贝儿子。我能胜过别人！我就是不留胡子也比他强得多呢……（微笑着照镜子）多少姑娘追求我啊！可是，除了这个塔尼娅以外，我谁都不喜欢！普普通通的使女！是啊！可她比小姐还标致。（微笑）还挺可爱！（细心听）说着她就来啦！（微笑）你瞧，高跟鞋踩得笃笃响……真动听极啦！……

第　二　场

〔格里戈里；塔尼娅捧着皮大衣和高腰皮鞋上。

格里戈里　我向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致敬！

塔尼娅　哟，您还在照镜子呀？您觉得自己漂亮得很吧？

格里戈里　怎么，我不好看吗？

塔尼娅　一般，不美也不丑。中不溜。您这儿怎么到处挂的都是皮大衣啊？

格里戈里　女士，我这就收起来。（取下一件皮大衣，披在塔尼娅身上，一边搂住她）塔尼娅，你听我告诉你……

塔尼娅　瞧您的德性！干吗缠着我！（生气地挣脱出来）我不是说了嘛，别碰我！

格里戈里　（环顾）亲亲我吧。

塔尼娅　您怎么缠个没完呀！我要这样狠狠地亲您！……（挥手打他）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后台传来铃声，然后是叫声）格里戈里！

塔尼娅　瞧，您去吧，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在叫您呐。

格里戈里　让他等一会儿。他才睁开眼。听我说呀，你为什么不爱我？

塔尼娅　亏您想得出！我什么人也不爱。

格里戈里　瞎说。你爱肖姆卡①。你竟然找了一个笨头笨脑的管餐室的乡下人！

塔尼娅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就是要叫您羡慕。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来得及！……是值得羡慕！要知道，你才开始长大成人，却和什么样的人鬼混在一起？要爱上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塔尼娅……

① 谢苗的卑称。

塔尼娅　（生气而严厉地）我说了，您什么也得不到。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您的举止太严肃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固执地、平稳地、放开喉咙叫）格里戈里！格里戈里！格里戈里！

〔塔尼娅和格里戈里笑。

格里戈里　可多好的姑娘爱过我啊！

〔铃响。

塔尼娅　那您去找她们吧，别来碰我。

格里戈里　我看你真是个小傻瓜。我可不是谢苗。

塔尼娅　谢苗是要娶我，不是瞎闹。

第　三　场

〔格里戈里、塔尼娅；伙计捧着装有连衣裙的大纸盒子上。

伙计　早上好！

格里戈里　您好。谁派您来的？

伙计　布尔德派我送连衣裙来。这是给太太的帐单。

塔尼娅　（接过帐单）您在这儿坐一会儿，我送去。（下）

第　四　场

〔格里戈里、伙计；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穿着睡袍和便鞋，从门里伸出头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就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格里戈里！难道说你没听见？

格里戈里　我刚到。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倒点温水和茶来。

格里戈里　谢苗这就送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这是什么？是布尔吉耶[1]送来的？

伙计　是。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格里戈里下。铃声。

第　五　场

〔伙计；塔尼娅听见铃响跑进来，打开门。

塔尼娅　（对伙计）您等一等。

伙计　我是在等呀。

第　六　场

〔伙计、塔尼娅；萨哈托夫走进门。

塔尼娅　请原谅，仆人刚出去。您请进来。请宽衣！（侍候他脱下皮大衣）

萨哈托夫　（整整衣服）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在家吗？起床了吗？

〔铃响。

塔尼娅　早就起床了！

---

① 布尔吉耶是布尔德的法语读音。

第 七 场

〔伙计、塔尼娅和萨哈托夫。大夫上。

大夫 （寻找仆人。看见萨哈托夫后，非常随便地）是您啊！向您致敬！

萨哈托夫 （仔细审视）好象是大夫？

大夫 我还以为您在国外呢。来找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吗？

萨哈托夫 是啊。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人生病吗？

大夫 （冷笑）倒不是有人生病。可是您知道，这些太太们真难伺候。天天打牌打到三点钟，太太本人还要喝酒。她又肥又胖，精神不济。再说年岁也不小了。

萨哈托夫 您就这样把自己的诊断告诉安娜·帕夫洛夫娜？我想她不会高兴。

大夫 （笑着）是啊，是真的。净干这些玩意儿。过后呢，消化器官功能紊乱，肝脏的负担加重，神经烦躁不安。这样下去，你就去给她治病吧。真拿她们没办法。（嘲笑）您怎么样啊？您好象也是一位行招魂术的人？

萨哈托夫 我吗？不，我可不是……好啦，再见！（想下，但大夫阻止他）

大夫 不，要是象克鲁戈斯韦特洛夫这样的人也参加的话，我并不全盘否定。不能全盘否定啊！他是教授，闻名欧洲。总有点道理。我很想有机会去看一看，可总是没时间。事情多呀。

萨哈托夫 是呀，是呀，再见！（微微欠了欠身，下）

大夫　（对塔尼娅）起床了？

塔尼娅　在卧室里。您请进。

〔萨哈托夫和大夫各走一边下。

第　八　场

〔伙计，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拿着报纸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伙计）您来干什么？

伙计　布尔德派我送连衣裙和帐单来。叫我等着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哦，是布尔德派来的！（对塔尼娅）走过去的人是谁？

塔尼娅　是萨哈托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大夫。他们在这儿待了一会儿，谈了几句话。全是谈叫魂儿的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纠正她）是谈招魂术。

塔尼娅　我说的就是叫魂儿术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听说没有？上回可成功啦。（笑）有人敲来着。东西也飞来飞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怎么知道？

塔尼娅　丽莎韦塔·列昂尼多夫娜说的呀。

第　九　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伙计；餐室仆人雅科夫端着一杯水跑步上。

雅科夫　（对伙计）您好！

伙计　（伤心地）您好。

〔雅科夫敲敲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门。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给我。

雅科夫　昨天用的茶杯您还没有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屋里拿回来，还有托盘。我要负责的。

格里戈里　托盘在他那里放着雪茄呢。

雅科夫　那您就给腾一下吧。我要赔的。

格里戈里　我送来，一定送来！

雅科夫　您说送来，可我这儿没有。前两天就找不到了，没办法送茶。

格里戈里　我不是说了就送来嘛。真罗唆！

雅科夫　您说起来容易，我已经第三次送茶了，还要准备早饭呢。天天忙得马不停蹄。这一家有谁比我活儿多？还总说我不好！

格里戈里　又能好到哪儿去？你瞧，你多好啊！

塔尼娅　您觉得谁都不好。只有您一个人……

格里戈里　（对塔尼娅）没人问你！（下）

第 十 一 场

〔塔尼娅、雅科夫、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伙计。

雅科夫　唉，我并没有生气呀，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昨天的事，太太没说什么？

塔尼娅　你是说灯的事？

雅科夫　天知道那灯是怎么从手里突然滑掉的。我刚动手擦，正想接住，谁知怎么会滑掉了……摔得粉碎！算我倒霉！格里戈里·米哈伊雷奇说起来倒轻松，他光棍一条。可拉家带口的该怎么办？也得考虑考虑怎么养家啊。我不怕活儿多。这么说，她什么也没说？那就谢天谢地！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那儿是一把勺儿还是两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一把，一把。（看报）

〔雅科夫下。

第十二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伙计。传来铃声。端着托盘的格里戈里和门房上。

门房　（对格里戈里）请向老爷禀报：村里的庄稼人来了。

格里戈里　（指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你向管家禀报吧，我没时间。（下）

第十三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门房和伙计。

塔尼娅　哪里来的庄稼人？

门房　好象是库尔斯克省来的……

塔尼娅　（兴奋地叫一声）原来是他们……是谢苗的父亲来谈土地的事。我去接一下。（跑步下）

第 十 四 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门房和伙计。

门房　您说该怎么办：是放他们进来，还是怎么办？他们说是谈土地的事。老爷知道。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的，是谈买地的事。这样吧。他现在有客人。你这样办吧，就说让他们等一会儿。

门房　在哪儿等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叫他们在院子里等一会儿。到时候我派人来。

〔门房下。

第 十 五 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她身后是三名庄稼人；格里戈里和伙计。

塔尼娅　向右拐。这边来，这边来！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没有吩咐过放人进来呀。

格里戈里　是啊，淘气鬼！

塔尼娅　没关系，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他们在一边待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会把地板踩脏的。

塔尼娅　他们擦过鞋子了。我会把地板擦干净。（对庄稼人）你们就站在这个地方吧。

〔三名庄稼人上，捧着用方巾包的礼物：大圆面包、鸡蛋、手巾，寻找画十字的神像，然后面对楼梯在胸前画十字，向费

奥多尔·伊万内奇鞠躬，接着坚定地站住。

格里戈里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说皮罗内做的皮鞋样子挺时兴；可是，这个人穿的鞋子漂亮多啦！（指着穿麻鞋的庄稼人丙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您就知道挖苦人！

〔格里戈里下。

第十六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三名庄稼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站起来，走到庄稼人面前）你们就是库尔斯克省的，来谈买地的事，是吗？

庄稼人甲 是。俺们来嘛，比方说，就是商量买地的事。怎样才能禀告上去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就去禀告。（下）

第十七场

〔塔尼娅、三名庄稼人、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在台后）。庄稼人四顾室内，不知该把礼物放到哪儿去。

庄稼人甲 咳，就是说，俺不知道该怎样叫那个献上礼物的东西。怎样办才算好呢？能有个盘子就好了。

塔尼娅 我就去，就去拿。先放到这里吧。暂时先这样放一下。（放到小沙发上）

庄稼人甲 比方说，刚才走到俺们跟前的那位先生是什么

等级？

塔尼娅　他是近侍。

庄稼人甲　正好要找他，近侍。就是说，他也管事。（对塔尼娅）您呢，比方说，也伺候老爷？

塔尼娅　我是当使女的。我也是杰门村的呀。我认识您，也认识您。只有这位大伯我不认识。（指庄稼人丙）

庄稼人丙　他们俩你都认出来了，没认出俺来？

塔尼娅　您是叶菲姆·安东内奇吗？

庄稼人甲　是哇。

塔尼娅　扎哈尔·特里福内奇，您就是谢苗的父亲吗？

庄稼人乙　是啊！

庄稼人丙　告诉你吧，俺就是米特里·奇利金。现在认出来了？

塔尼娅　现在我也认识您了。

庄稼人乙　你是谁家的丫头？

塔尼娅　我是去世的士兵老婆阿克西尼娅的孤女。

庄稼人甲和丙　（惊奇）真的吗？

庄稼人乙　难怪人家说，把花一文钱买来的小猪崽放到燕麦地里，也会长得漂漂亮亮肥肥胖胖的。

庄稼人甲　是哇。真象是一位小姐呢。

庄稼人丙　真是这样。天啊！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揿铃，然后喊）格里戈里！格里戈里！

庄稼人甲　比方说，那是什么人在闹呀？

塔尼娅　是少爷。

庄稼人丙　天啊！俺不是说过嘛，还是在外边等一会儿好。

〔静场。

庄稼人乙　谢苗要讨你吗？

塔尼娅　难道说他写信告诉您了？（用围裙遮住脸）

庄稼人乙　是写过呀！这事他想的不对。俺看这孩子给宠坏了。

塔尼娅　（活跃地）不，他一点也没给宠坏。叫他来看您吗？

庄稼人乙　用不着叫他。等一会儿吧。俺们来得及见面！

〔传来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绝望的叫声："格里戈里！你见鬼去啦？！"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穿着睡袍从门里走出来，一边戴夹鼻眼镜。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都死光了吗？

塔尼娅　他不在，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我就去叫他来。（朝门口走去）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可是，我听见有人在说话呀。这都是哪儿来的丑八怪？说呀？

塔尼娅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是从库尔斯克省乡下来的庄稼人。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指着伙计）这是什么人？哦，对了，是布尔吉耶派来的！

〔庄稼人鞠躬。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不理他们。格里戈里与塔尼娅在门口撞见，塔尼娅留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对你说过，要那一双皮鞋。我不能穿这一双！

格里戈里　那一双也放在那儿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到底放在哪儿？

格里戈里　就放在那儿。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胡扯！

格里戈里　您瞧好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格里戈里下。

第二十场

〔塔尼娅，三名庄稼人和伙计。

庄稼人丙　俺看眼下来的不是时候，还是先回住处等吧。

塔尼娅　不用，没关系，你们等一会儿。我这就给你们去拿几个盘子来放礼物。（下）

第二十一场

〔前场人物；萨哈托夫、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在他们后面。庄稼人们捧起礼物，立正站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庄稼人）就来，就来。你们先等一

等。（指伙计）这是什么人？

伙计　布尔德派来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哦，是布尔吉耶派来的！

萨哈托夫　（微笑着）我并不否定。不过，您该承认，不亲眼看一下您见过的事，我们这些外行人难以相信。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说您不能相信。不过我们并不要求相信。我们只要求研究一下。因为我总不能不相信这个戒指吧。这个戒指我是从那儿得到的。

萨哈托夫　怎么，是从那儿来的？从哪儿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从阴间。是的，从阴间。

萨哈托夫　（微笑着）很有趣，很有趣！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过，我看您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入迷、容易想入非非的人。可是要知道，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克鲁戈斯韦特洛夫好象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位教授。瞧，连他也承认。不仅他一个人。不是还有克鲁克斯，还有瓦拉斯吗？

萨哈托夫　哎，我并不否定呀。我只是说，这事很有趣。真想知道克鲁戈斯韦特洛夫是怎样解释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嗯，您今天晚上来吧，他是一定来的。首先由格罗斯曼表演……您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思想破译家。

萨哈托夫　是的，我听说过，不过没有机会见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您就来吧。开头是格罗斯曼，然后是卡普奇奇表演；还有我们的一场招魂会……（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派去给卡普奇奇送信的人还没回来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没回来。

萨哈托夫　那我怎么知道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就直接来吧。不管三七二十一，您就来。即使卡普奇奇不来，我们会找一个自己的神巫。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就是一位神巫。虽说不象卡普奇奇那样出色，不过还可以……

第二十二场

〔前场人物；塔尼娅端着准备盛礼物的盘子上，倾听谈话。

萨哈托夫　（微笑着）是的，是的。不过有一个情况：为什么神巫总是出自所谓受过教育者的圈子？卡普奇奇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都是。要知道，假如这是一种特殊的力量，那么它应当到处可见，在老百姓中间，在庄稼人中间都应当有。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常常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甚至连我家的一个庄稼人也是神巫。前些天我们举行招魂会的时候，曾经叫他来。需要把沙发移动一下——把他给忘了。他大概睡着了。您想想看，我们的招魂会已经结束。卡普奇奇也醒过来了。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在房间的另一角，这个庄稼人身边开始出现招魂现象：桌子动起来朝前走。

塔尼娅　（旁白）那是我从桌子下面钻出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很明显，他也是一个神巫。再说他的相貌很象尤姆。您记得尤姆吗？那个浅黄色头发、举止幼稚的人。

萨哈托夫　（耸肩）竟有这种事。这很有趣！那你们正好去试一

下他。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们是要试验他。而且不止他一个人。神巫多得数不清。只不过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情况罢了。例如前些天一个有病的老婆子移动了一堵砖墙。

萨哈托夫　移动了一堵砖墙？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对。她躺在床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神巫。她用手紧紧扶住墙，墙就移动了。

萨哈托夫　没有倒塌？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有倒塌。

萨哈托夫　真奇怪！好吧，晚上我一定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一定来，一定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肯定有招魂会。

〔萨哈托夫穿外衣。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送他走。

第二十三场

〔前场人物，缺萨哈托夫。

伙计　（对塔尼娅）您去禀告太太呀！怎么，还要我在这里过夜？

塔尼娅　您等一等。她老人家要陪小姐出门，很快就会来的。（下）

第二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塔尼娅。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走到庄稼人面前，他们鞠躬，献上礼物）不必客气！

庄稼人甲　（微笑着）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全村人叫我们这样做的。

庄稼人乙　这是规矩呀。

庄稼人丙　您别推辞！因为俺们大家心甘情愿……比如说，就象俺们的父母侍候您的父母一样，俺们也是全心全意的，不是为了……（鞠躬）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哪儿的话？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庄稼人甲　就是说，来求您大人的。

第二十五场

〔前场人物；彼得里谢夫身穿大衣迅速跑步上。

彼得里谢夫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睡觉了吗？（看见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后，向他点头鞠躬）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找我儿子？

彼得里谢夫　我吗？是的。我找沃沃有点小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进，请进。

〔彼得里谢夫脱下大衣，快步走去。

第二十六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里谢夫。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庄稼人们）嗯。那么你们有什么事？

庄稼人乙　请收下这点小礼。

庄稼人甲　（微笑着）这是俺们村的一点意思。

庄稼人丙　别推辞了——不用客气！俺们就象对亲爹一样，祝您大安。别推辞啦。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既然这样……费奥多尔，收下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吧，递过来。（接过礼物）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有什么事吗？

庄稼人甲　俺们是来找您大人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看出来是找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要求？

庄稼人甲　办一办卖地的事。现在情况是……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你们想买地？

庄稼人甲　是哇。情况是……就是说，关于买土地所有权的事。比方说吧，全村委托俺们全权办理，按规矩通过国家银行贴上规定数目的印花税。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就是说，你们想通过银行买地。是不是这样？

庄稼人甲　是这样哇。按夏天您向俺们建议的那样办。情况是，总共缴三万二千八百六十四卢布买土地所有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这样。那欠款怎么办呢？

庄稼人甲　村里人建议象夏天谈妥的那样，分期补付欠款。照规定，先付现款总共四千卢布。

庄稼人乙　就是说，眼下先付四千卢布，其余的请等一等。

庄稼人丙　（打开钱）这可要请您相信，俺们就是当了自个儿，也不会欠帐，不管怎么说，俺们一定……按规矩办。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们了嘛，只有把钱收齐，我才同意。

庄稼人甲　是哇，那当然好。可是没有力量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该怎么办呢？

庄稼人甲　村里人都指望象夏天您建议的那样，分期付……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是去年的事呀。当时我同意，可现在不行……

庄稼人乙　怎么变卦了呢？您给了俺们指望，俺们就办了文书，钱也收齐了……

庄稼人丙　大人，您开恩吧。俺们的地太少，比方说，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鞠躬）大人，您别坑害人了！（鞠躬）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去年我同意缓期付款是真的，不过这里出现了新情况……眼下这种办法对我来说不合适。

庄稼人乙　没有这块地，俺们就活不下去了。

庄稼人甲　是哇。没有地，俺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苦。

庄稼人丙　（鞠躬）大人！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大人，开开恩吧。大人，收下钱吧。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这时翻阅文书）我能理解。我本人也很想为你们做件好事。你们等一等。半小时以后我给你们答复。费奥多尔，你去说一下，不见任何客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下。

第二十七场

〔前场人物，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庄稼人心情沮丧。

庄稼人乙　你瞧这事儿！他说得交齐。上哪儿拿这么多钱哇？

庄稼人甲　要是去年夏天他没给俺们指望也就罢了。俺们还指望真象夏天谈妥的那样呢。

庄稼人丙　天啊！我都把钱打开了。（包上钱）这下俺们怎么办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们的问题在哪儿？

庄稼人甲　俺们的事，比方说吧，是这样的：夏天他叫俺们分期付款。村里大伙都同意，全权委托俺们了。如今呢，他叫俺们把全部款子一次付清。这事儿实在办不到。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要许多钱吗？

庄稼人甲　这次总共先付四千卢布。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没关系。你们紧紧裤带，再凑点。

庄稼人甲　这些就是千方百计凑来的。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庄稼人乙　没钱，用牙也逮不来啊。

庄稼人丙　俺们倒是一心一意的，就连这些钱也是把家里扫净了才凑上的。

第二十八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彼得里谢夫站在门口，两人都夹着烟卷。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已经说过了，一定尽力去办。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尽力办。怎么啦？

彼得里谢夫　你明白吗，要是你弄不到，那可真要命！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已经说过了——我会尽力的，一定会尽力的。怎么啦？

彼得里谢夫　没什么。我只是说，你一定要弄到。我等一等。(下，关门)

第二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里谢夫。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挥手)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庄稼人一齐鞠躬。

(望着伙计，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为什么不放布尔吉耶派来的人回去？他简直是搬到我们这儿住下来了。您看，他睡着了。怎么啦？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帐单交上去了，吩咐等一会儿。等安娜·帕夫洛夫娜出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望着庄稼人，盯着钱)这是什么东西？钱？给谁的钱？给我们的钱？(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这是些什么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是库尔斯克省的农民，他们买地呢。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么地卖了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没有呐。没谈妥。他们舍不得花钱。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是吗？这就要劝劝他们罗。(对庄稼人)你们怎么样，买吗？

庄稼人甲　是哇。俺们建议买下土地所有权。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你们就不要舍不得花钱。你们知道，我告诉你们，庄稼人多么需要土地！是不是啊？很需要。

庄稼人甲　是哇。庄稼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土地。是这样的。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你们就别舍不得花钱。土地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可以在上面种小麦，一行一行的，可以收三百普特①粮食，每普特一个卢布，就是三百卢布。是不是啊？……要是种薄荷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俄亩就能剩下来一千卢布！

庄稼人甲　是哇，一点不错。只要懂行，什么粮食都能生产。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一定要种薄荷。这事我可学过。书上印着呢。我指给你们看。怎么样？

庄稼人甲　是哇，这些事您看书知道得更清楚。这是您脑子灵。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所以说，你们买吧。不要舍不得花钱。交款吧。（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爸爸在哪儿？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在家。他老人家请求现在不要去打扰他。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好吧，他大概是要问问神灵，卖土地不卖。是不是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我可不敢说。我只知道他拿不定主意。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你看他是不是有钱？呃？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可不知道。未必有。您问这个干吗？上星期您可是弄到了一笔不小的款子。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可是我把钱都用去买狗了。你知道眼下我们有一个新协会。彼得里谢夫当选了。我呢，借过彼得里谢夫的钱。现在要替他和我自己缴会费。怎么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又是什么新协会？自行车协会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不是。我这就告诉你：这是一个新协会。我告诉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协会。你知道谁是主席吗？

---

① 1普特约合16.38公斤。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个新协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奖励喂养古俄罗斯长毛狗协会。怎么样？我还要告诉你：今天举行首次大会和早餐会。可是没钱啊！我找他去，试试看。（经门口下）

第三十场

〔庄稼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伙计。

庄稼人甲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请问，这位老爷是什么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微笑着）是少爷。

庄稼人丙　就是说，是继承人。天啊！（藏钱）看来暂时得收起来。

庄稼人甲　人家告诉俺们说，他是军人。比方说，是在骑兵部队服务。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他是独子，免服兵役。

庄稼人丙　就是说，留下来养活父母的。这样做对哇。

庄稼人乙　（摇头）没话说，这个能养活。

庄稼人丙　天啊！

第三十一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三名庄稼人、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他身后是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站在门口。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事情总是这样。真奇怪。本来总说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等我找到事情干了，而且干得挺起劲，建立了一个严肃的协会，抱着高尚的目的，却又舍不得区区三

百卢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说过我不能给，就是不能给。我没钱。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您不是把地卖了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第一，还没卖掉。而主要的是——别打扰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我没有时间。（用力关上门）

第三十二场

〔前场人物，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对您说过，现在不是时候。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您看这事儿！真是进退两难啊。我去找妈妈，唯一的救星。他摆弄招魂都摆弄疯了，把大家全忘了。（上楼）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正要坐下看报。

第三十三场

〔前场人物；贝特西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从楼上下来。格里戈里跟在她们后面。

贝特西　马车备好了吗？

格里戈里　来了。

贝特西　（对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们走吧，走吧！我看见了，是他。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他是谁？

贝特西　您很清楚，是彼得里谢夫。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他到底在哪儿呀？

贝特西　在沃沃的房间里。您瞧好了。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万一不是他呢？

〔庄稼人和伙计鞠躬。

贝特西　（对伙计）是布尔吉耶派您送连衣裙来了？

伙计　是的。请放我回去吧。

贝特西　这我可不知道，归妈妈管。

伙计　我不知道该谁管。叫我送来，领钱回去。

贝特西　那您就等一会儿吧。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还是那一件表演画谜的服装吗？

贝特西　是的。服装漂亮极了。妈妈不要，也不想付钱。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为什么呢？

贝特西　您去问妈妈吧。花五百卢布给沃沃买狗不嫌贵，一百卢布的连衣裙倒嫌贵了。我总不能当丑八怪呀！（指庄稼人）这是些什么人？

格里戈里　庄稼人，来买地。

贝特西　我还以为是猎人呐。你们不是猎人？

庄稼人甲　不是，夫人。俺们是来找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办买地的手续。

贝特西　是吗？有几个猎人要来找沃沃。你们大概不是猎人吧？

〔庄稼人沉默不语。

真蠢！（走近门口）沃沃！（哈哈笑）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我们刚刚不是遇见他了吗？

贝特西　您记得真清楚！……沃沃，你在这儿吗？

第三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彼得里谢夫。

彼得里谢夫　沃沃不在，不过我甘愿代他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您好！您好，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久久用力摇贝特西的手，然后摇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

庄稼人乙　瞧，就象在摇抽水机一样。

贝特西　您代替不了他。不过总比没有好。（哈哈笑）您找沃沃有什么事啊？

彼得里谢夫　什么事？财政上的事，就是说我们的事糟糕透了！既是莫名其妙的事，又是财政上的事。

贝特西　莫名其妙的事是什么意思？

彼得里谢夫　您还问呐！问题就在于什么意思也没有！

贝特西　哼，这回不成功，完全不成功！（哈哈笑）

彼得里谢夫　可是总不能每回都成功呀。就象是当场开奖的彩票。开呀，开呀，接着就中奖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向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书房走去。

第三十五场

〔前场人物，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贝特西　嗯，这回没成功。请问，您昨天去看梅尔加索夫夫妇了吗？

彼得里谢夫　没看梅尔加索夫妇，而是看梅尔加索夫夫，甚至也

没看梅尔加索夫夫，而是看了梅尔加索夫子。

贝特西　您能不玩 jeu de mots 吗？①这是一种病。吉卜赛人去了吗？（笑）

彼得里谢夫　（唱）围裙上绣着大公鸡，金色的大鸡冠！……

贝特西　真走运！我们却在福福家里闲着无聊。

彼得里谢夫　（继续唱）你向上帝许过愿，你向老天发过誓——到我家里来……下面的词怎么唱？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下面的词怎么唱？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到我家里来一会儿……

彼得里谢夫　怎么唱，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怎么唱呀？（哈哈笑）

贝特西　Cessez, vous devenez impossible!②

彼得里谢夫　J'ai cessé, j'aibé bé, j'ai dédé……③

贝特西　我看有一种方法能避开您的俏皮话：强迫您唱歌。我们到沃沃房里去吧。他还有一把吉他呢。走吧，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走吧。

〔贝特西、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彼得里谢夫下，走进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房间。

第三十六场

〔格里戈里、三位庄稼人和伙伴。

庄稼人甲　这是谁家的人？

---

① 法语：文字游戏。

② 法语：别胡闹了，您变得叫人讨厌了！

③ 法语：j'ai cessé——我不闹了。接着是谐音文字游戏。

格里戈里　一位是小姐，另一位是家庭教师，教音乐的。

庄稼人甲　这么说，是教学问的。打扮得多干净漂亮啊。简直跟画儿似的。

庄稼人乙　干吗不嫁出去呢？年纪到了吧？

格里戈里　难道说都象你们乡下，十五岁就嫁出去？

庄稼人甲　那个男人，比方说，也是一个音乐人？

格里戈里　（学舌）音乐人！……你们真是一窍不通！

庄稼人甲　俺们就是笨头笨脑，就是说，没受过教育。

庄稼人丙　天啊！

〔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房间里传来由吉他伴奏的吉卜赛歌曲。

第三十七场

〔格里戈里、三名庄稼人、伙计；谢苗上，随着他上场的是塔尼娅。塔尼娅观察父子相会的情景。

格里戈里　（对谢苗）你在干什么？

谢苗　老爷派我到卡普奇奇先生家去。

格里戈里　怎么样？

谢苗　他老人家吩咐说，今天无论如何不能来。

格里戈里　好吧。我去禀报。（下）

第三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

谢苗　（对父亲）你好哇，爹！叶菲姆大伯，米特里大伯，你们好！

家里人身体都好吗？

庄稼人乙　你好，谢苗。

庄稼人甲　你好，老弟。

庄稼人丙　你好，孩子。活着吗？

谢苗　（微笑着）爹，咱们是不是去喝杯茶呢？

庄稼人乙　等一等，办完事再说。难道你没看见，现在没时间？

谢苗　嗯，那好吧，我在门口等一会儿。（下）

塔尼娅　（跟着他跑）你怎么一句都没提呀？

谢苗　不能当着大伙面说啊。等一等，等咱们去喝茶的时候，我就说。（下）

第三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谢苗。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上，拿着报纸在窗口坐下。

庄稼人甲　老兄，俺们的事办得怎么样啦？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们等一等，他快办完了，马上就出来。

塔尼娅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怎么知道快办完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知道，他要解决完问题的时候，就会大声念一遍问题和答复。

塔尼娅　听人说能用盘子跟鬼神谈话，这是真的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想必是可以。

塔尼娅　这么说，要是他们叫他签字，他就会签字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

塔尼娅　可他们不会用词儿说话。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用字母说。在哪个字母前停下来，就做个记号。

塔尼娅　哦，要是在招魂会上呢？……

第四十场

〔前场人物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喂，朋友们，我不能同意。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全部付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庄稼人甲　当然，那样更好。可是老百姓太穷，实在办不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行，我实在不能同意。这是你们的文书。我不能签字。

庄稼人丙　你可怜可怜我们吧，大人。开开恩吧！

庄稼人乙　干吗要这样办呢？这样太欺负人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乡亲们，这里没有什么欺负人的事。夏天我对你们说过：既然你们愿意，你们就办吧。当时你们不愿意；现在我不能办了。

庄稼人丙　大人！开开恩吧。眼下怎么过日子啊？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下，在门口停住。

第四十一场

〔前场人物；太太和大夫从楼上下来。瓦西里·列昂尼德奇跟在他们后面，心情十分轻松愉快，开心地把钱放进钱包。

太太　（腰束得紧紧的，戴着小帽子）这么说，得吃药？

大夫　要是再犯的话，一定得吃药。主要的是要注意保养。您想让浓浓的果汁流过象头发一样细的小管子，而且把小管子还压得紧紧的，那怎么成呢？不行吧？胆管也是这样的。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

太太　哦，那我吃，我吃。

大夫　这就好了。否则还是老样子；太太，这样下去不行，不行啊。好吧，别了！

太太　不能说别了，要说再见。我还是等您晚上再来。没有您我下不了决心。

大夫　好吧，好吧。要是有时间，我来一趟。（下）

第四十二场

〔前场人物，缺大夫。

太太　（看见庄稼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啦？这是些什么人？

〔庄稼人鞠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是从库尔斯克省来的农民，找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谈买地的事。

太太　我知道是农民。谁放他们进来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老爷吩咐放进来。刚才老爷跟他们谈了卖地的事。

太太　卖什么地？根本用不着卖地。要紧的是怎么能把人从街上放进屋里来。怎么把街上的人放进屋里啦！不能放他们进来，天知道他们在哪儿过的夜……（火气越来越大）我看，他们的衣裳里每一条缝都爬满了细菌！猩红热、天花、

白喉！他们是从库尔斯克，库尔斯克省来的，那里全省的人都害白喉！……大夫，大夫，快叫大夫回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下，随手关上门。格里戈里出去追大夫。

第四十三场

〔前场人物，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格里戈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把烟圈吐到庄稼人身上）没关系，妈妈，要不要我把烟吐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身上的细菌全熏死？怎么样？

〔太太严肃地沉默着，等大夫回来。

（对庄稼人）你们养猪吗？那才上算呢！

庄稼人甲　是哇，有时候俺们也养点猪。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这么大的……哟，哟！（学小猪哼哼）

太太　沃沃！沃沃，别学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象吗？怎么样？

庄稼人甲　是哇，有点象。

太太　沃沃，我跟你说！别闹了，

庄稼人乙　这是怎么啦？

庄稼人丙　我不是说过吗，不如先回住处好。

第四十四场

〔前场人物；大夫和格里戈里。

大夫　唉，还有什么事？又怎么啦？

太太　您叫我别激动。您瞧，我怎么能平静呢？我有两个月不见我妹妹了，我怕见任何可疑的客人。突然从库尔斯克来了一大帮人，直接从库尔斯克来的。那里到处是白喉，现在却到我家里来了！

大夫　是指这些汉子吗？

太太　就是呀，直接从白喉病区来的！

大夫　啊，既然是从白喉病区来的，那当然是不够谨慎的罗　。不过，也不必太激动。

太太　您本人不是规定要谨慎吗？

大夫　是啊，是啊，不过也不必太激动。

太太　怎么办呢？得全部消毒。

大夫　不必，用不着全部消毒，那样太费钱了，要三百卢布呢，也许还不够。我想办法处理得又好又便宜。您拿一大瓶水来……

太太　凉开水？

大夫　都行。凉开水最好……瓶里放上一勺水杨酸，叫人把他们接触过的东西全都洗一遍，这些汉子嘛当然要赶出去。这就成了。没事了。再用同样成份的药水喷洒一下，两三杯就行了。您看吧，效果准好。百分之百安全！

太太　塔尼娅在哪儿？叫塔尼娅来！

第四十五场

〔前场人物和塔尼娅。

塔尼娅　您有什么吩咐？

太太　你知道洗手间里那个大瓶子吗？

塔尼娅　是洗衣女工昨天拿去洒地的那一个？

太太　就是那一个。还能是哪一个呢！你把那个瓶子拿来，先把他们站过的地板用肥皂洗干净，然后用这个……

塔尼娅　是，我知道怎样办。

太太　然后你拿喷雾器……不过，还是等我回来自己喷吧。

大夫　就这样办，不要怕。好吧，晚上见。（下）

第四十六场

〔前场人物，缺大夫。

太太　把他们都赶出去，都赶出去，连影子也不要留。滚，滚！走呀，你们还看什么？

庄稼人甲　是啊，是俺们太笨，谁叫俺们……

格里戈里　（赶庄稼人出去）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庄稼人乙　把俺的手帕给俺呀！

庄稼人丙　天啊！我说过——还是先回住处好。

〔格里戈里把他推出去。

第四十七场

〔太太、格里戈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伙计。

伙计　（几次试图开口说话）有没有回话啊？

太太　哦，这是布尔吉耶派来的人？（发火）没有回话，没有回话。拿回去！我跟她说过了，我订做的可不是这种服装，也不许我女儿穿。

伙计　我不知道情况，他们派我来送衣服的。

太太　走吧，走吧，把衣服拿回去。以后我亲自去一趟。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隆重地）布尔吉耶的使臣，请您走吧！

伙计　早就该说这话了。干吗让我在这儿坐等五个小时啊？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布尔吉耶的使臣，走吧！

太太　别胡闹了。

〔伙计下。

第四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伙计。

太太　贝特西！她在哪儿？总是要等她！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扯开喉咙大喊）贝特西！彼得里谢夫！快来呀！快点！快点呀！怎么啦？

第四十九场

〔前场人物、贝特西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太太　每次都要等你。

贝特西　相反，我在等您。

〔彼得里谢夫点头致意，吻太太的手。

太太　您好！（对贝特西）你总是回嘴！

贝特西　妈妈，要是您心情不好，我最好不去。

太太　我们到底去不去？

贝特西　去呀。有什么办法？

太太　你见到布尔吉耶派来的人吗？

贝特西　看见了，而且非常高兴。我订做了一套衣服，等付了帐，我就穿上。

太太　我决不付钱，也决不允许穿不成体统的衣服。

贝特西　怎么会是不成体统的？原来挺体面，现在您又 pruderie① 起来了。

太太　不是 pruderie，只有把胸衣全部改做，才穿得出去。

贝特西　妈妈，那实在是办不到的。

太太　唉，快穿衣服呀。

〔她们坐下来。格里戈里给她们穿皮鞋。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您看见没有，前室里空空荡荡？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怎么啦？（事先笑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布尔吉耶派来的人走了。怎么样？妙不妙？（大声哈哈笑）

太太　得了，我们走吧。（从门口出，立即又返回）塔尼娅！

塔尼娅　您有什么吩咐？

太太　我不在的时候，别让菲夫卡着凉。要是它一定要出去，那就一定给它戴上小黄帽。它身体不大舒服。

塔尼娅　是。

〔太太、贝特西和格里戈里下。

第五十场

〔彼得里谢夫、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塔尼娅和费奥多尔·

---

① 法语：过于腼腆。

伊万内奇。

彼得里谢夫　怎么样，到手没有？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告诉你，费了好大劲。起先我去找父亲，他大骂了一通，把我赶出门来。我又去找母亲——嘿，总算弄到了。在这儿！（拍拍衣袋）既然我决心去办，就别想躲开我……我揪住不放。怎么样？今天我的捕狼犬要送来了。

〔彼得里谢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穿外衣，下。塔尼娅跟着他们下。

第五十一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个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全是不愉快的事。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呢？说实在的，年轻一代可真不怎么样。女人们不也是那样吗？前几天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正想开口说话，一见她又发作了，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少见的和气人！是的，少见的和气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塔尼娅又把他们带回来了。

第五十二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和三名庄稼人。

塔尼娅　走吧，走吧，大伯们，没关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干吗又把他们带回来？

塔尼娅　没办法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得给他们求求

情啊。我把地板擦干净就是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可是事情谈不成，我可看准了。

庄稼人甲　老爷您看我们的事该怎么办啊？麻烦您老人家想想办法。俺们呢，代表全村谢谢您操心。

庄稼人丙　亲爱的，您想想办法呀，俺们没法活了。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他们鞠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真可怜你们，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乡亲们。我很明白。不过他已经拒绝了。现在怎么办呢？再说太太也不同意。未必能办成！唉，把你们的文书交给我，我去试试，求求他。（下）

第五十三场

〔塔尼娅，三名庄稼人在叹气。

塔尼娅　大伯们，告诉我吧，该怎么办？

庄稼人甲　只要他伸手签个字儿。

塔尼娅　只要老爷在文书上签字，是不是？

庄稼人甲　就是这点事。签个字，收下钱事情就办好了。

庄稼人丙　只要他写上：我同意庄稼人的意见。就这么点事：签个字就完事了嘛。

塔尼娅　只要签个字？只要老爷在文书上签个字就行？（沉思）

庄稼人甲　是哇。就这么点事嘛。就是说，只要签个字，没别的事。

塔尼娅　你们等一下，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怎么说。要是他说服不了老爷，我就去试一试。

庄稼人甲　你想骗他一下？

塔尼娅　我试试看。

庄稼人丙　哎，这姑娘愿意为俺们张罗。要是你能把事办成，比方说，俺们全村保证养你一辈子！就这样！

庄稼人甲　要是能把这事办妥，真该给你一座金山。

庄稼人乙　那还用说！

塔尼娅　我可不敢打包票。常言道，试一试，不是小事儿……

庄稼人甲　问一问也不会吃亏嘛。是哇。

第五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行，伙计们，你们的事办不成。他说了不同意，也不会同意的。把文书拿去。走吧，走吧。

庄稼人甲　（接过文书，对塔尼娅）这么说我们只好指望你了。

塔尼娅　我就去办，就去办。你们走吧，在街上等一等，我这就出来把结果告诉你们。

〔庄稼人们下。

第五十五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塔尼娅。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亲爱的，请您向老爷禀报一声，让他出来见我。我有句话要跟他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又是什么新玩意儿？

塔尼娅　有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请您去禀告一下，没什么

坏事，真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什么事？

塔尼娅　一个小小的秘密。以后我再向您坦白。您先禀报一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微笑着）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鬼！好吧，我去说，我去说。（下）

第五十六场

〔塔尼娅一个人。

塔尼娅　真的，我能办到。他说过，谢苗身上有一股力量。我知道是怎么弄的。当时谁也没猜出来。现在我再去教给谢苗。要是办不成，也没什么可怕。难道是罪过吗？

第五十七场

〔塔尼娅、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在他们后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微笑着）原来是你求见呀！你有什么事？

塔尼娅　一个小小的秘密，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请允许我单独禀报给您。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得这样吗？费奥多尔，你先出去一会儿。

第五十八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塔尼娅。

塔尼娅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我在府上住，在府上长大成人。我非常非常感激您。我要象对亲生父亲一样向您说说心里话。府上有个谢苗，他想娶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原来是这样！

塔尼娅　我要象在上帝面前一样，向您坦白。我是个孤儿，没人好商量。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行啊，没什么！他好象是一个好小伙子。

塔尼娅　这倒是真的，他各方面都不错，只有一点我觉得没把握。所以我想问问您，他有一件事我总不明白……千万别是坏事才好。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他酗酒吗？

塔尼娅　不，谢天谢地！我知道，有一种叫魂术……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你知道？

塔尼娅　当然知道呀！我非常明白。别人因为没学问，不明白这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又怎么样呢？

塔尼娅　瞧，我替谢苗担心。他有时候也出这种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出什么事？

塔尼娅　就象……叫魂……术那样的事。这事您问问大家好了。只要他在桌子边打瞌睡，桌子就会摇晃起来，吱吱响。吱吱……吱！大伙都听得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这就是早上我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的情况。还有什么？……

塔尼娅　是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是的，是星期三。大伙坐下来吃午饭。他在桌子边坐下，勺子自己跳到他手里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吗，这真有趣！跳进手里？他怎么，在打瞌睡吗？

塔尼娅　这我没注意到。好象是在打瞌睡。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吗？……

塔尼娅　是呀，所以我才担心，想问一问，这事有没有害处？要跟他过一辈子啊，他身上却有这回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微笑着）不要紧，你别怕。这没什么害处。这只是说，他是一个神巫——是个神巫而已。我早先就知道他是一个神巫。

塔尼娅　原来是这样！我可一直担心来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事，别怕，没关系。（自言自语）好极啦。卡普奇奇不来，我们今天就试试他……没事，亲爱的，你别怕。他会是一个好丈夫的，没事……这是一股特殊力量，人人身上都有。只不过在一些人身上弱一点，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强一点。

塔尼娅　衷心感谢您。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这事了。我原来害怕着呢……这是我们没有知识的结果！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事，没事，不用怕。费奥多尔！

第五十九场

〔前场人物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出去一下。黄昏之前，你安排好招魂会的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可是卡普奇奇不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关系，照常进行。（穿大衣）试验性招魂会用自家的神巫。（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送他）

第六十场

〔塔尼娅一个人。

塔尼娅　他信啦，他信啦！（尖声叫，一边跳）真的，他信啦！真是奇迹！（尖声叫）现在我一定能办到，只要谢苗不害怕就行了。

第六十一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返回。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样，秘密说出来了？

塔尼娅　说了。我也会向您坦白的，不过要在事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对您也有一个请求。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我有什么请求呀？

塔尼娅　（不好意思地）您对我来说，就象干爹。我要象对上帝一样，向您坦白。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唉，你别绕圈子了，直说吧。

塔尼娅　什么事呢？就是谢苗想娶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发现……

塔尼娅　用不着瞒您。我是个孤儿，您自己了解本地城里的风气：什么人都要来纠缠，就拿格里戈里·米哈伊雷奇来说，他也缠住我不放。这位也是一样……您知道吗？他们以为我没有感情。我只是给他们开心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很聪明，值得夸奖！嗯，怎么办呢？

塔尼娅　谢苗写信告诉父亲了。他父亲今天也见着我了，还说：宠坏了——说他儿子呢。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鞠躬）请您权当我父亲，跟谢苗的父亲他老人家谈谈。我把他带到厨房来，您也到那儿去一下，劝劝老人家。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微笑着）就是说，叫我当媒人罗？行啊，可以。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亲爱的，您就当我亲爹，我一辈子都要向上帝祷告，祝福您。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吧，好吧。我一定去。我答应了，就一定办到。（拿起报纸）

塔尼娅　您做我的再生父亲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吧，好吧。

塔尼娅　那我就指望您啦……（下）

第六十二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独自一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点头）是个温柔的小姑娘，好姑娘。想

想看，有多少这样的姑娘都给毁了。一失足就掉进了火坑……以后就别想在风尘中找到她。她不比可爱的纳塔利娅差，……也是一个好姑娘，也是母亲生养的，掌上明珠似的养育成人……（拿起报纸）嗯，还是来看看咱们的费迪南，看他如何摆脱困境？……

（幕　落）

第 二 幕

〔舞台现出下人厨房的内部情况。三个庄稼人脱掉了外衣，浑身冒汗，坐在桌边喝茶。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叼着雪茄烟坐在舞台的另一侧。老厨子坐在炉炕上，前四场看不见他。

第 一 场

〔三名庄稼人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劝你别阻挠他。要是他愿意，她也愿意，那就让上帝保佑他们吧。她是个好姑娘，诚实的姑娘。别怪她爱打扮。城里人都这样。不打扮不行。姑娘聪明伶俐。

庄稼人乙　既然他情愿，行啊。是他去跟她过日子，又不是俺。不过她可是太干净了，怎么能让她进屋啊？她决不会让婆婆亲热地摸一下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与干净不干净没关系，要看脾气怎么样。如果脾气好，那就会听话，尊敬老人。

庄稼人乙　既然孩子乐意，一定要娶她，俺就要她。跟不爱的人过日子，也是一件苦事啊！俺跟老太婆商量商量，就让上帝保佑他们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呀,就这样击掌为定罗。

庄稼人乙　是啊,看来就是这样了。

庄稼人甲　扎哈尔,你真走运呀! 你来办事,瞧,却给儿子说了个多好的丫头当媳妇啊。不过要喝上三杯,要按规矩办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就不必了。

〔尴尬的静场。

我非常理解你们农民的生活。老实对你们说吧,我本人也在考虑,在哪儿买点地。盖一幢小房子,当个农民。就在你们那里也行啊。

庄稼人乙　这可是件好事啊!

庄稼人甲　是哇。有钱的话,可以在农村尽情享受。

庄稼人丙　那还用说! 比方说吧,乡下嘛,任何时候都是自由自在的,跟城里不一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要是我到你们那里落户,你们会接受我吗?

庄稼人乙　一定会接受的。只要你请老头们喝上三杯,他们马上就接受你。

庄稼人甲　比方说,您开个酒馆客店什么的,日子一定好过,不想死了。你就自由自在地过吧,没有任何麻烦。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到时候看情况吧。只是想安安静静地过个晚年。我在这儿过得也挺好——怪舍不得撂下的,要知道,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是少有的善人。

庄稼人甲　是哇。可俺们的事他干吗不肯办呢? 难道说就这样白跑一趟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倒是高兴办的呀。

庄稼人乙　看来他是怕老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怕。不过没她的同意也不行。

庄稼人丙　老爹，还是你给想想办法，要不然俺们怎么活呀？地太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咱们看看塔尼娅能忙出个什么结果来。她去办了呀。

庄稼人丙　（喝茶）老爷，行行好！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要是由我定就好办多了。（对庄稼人乙）不管怎么说，伙计，咱们俩要当媒人了。塔尼娅的事谈成了吗？

庄稼人乙　俺既是说了，不说好媒俺不回家。但愿俺们的事能办妥！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厨娘上，看看炉炕，向炉炕上打手势，同时开始兴奋地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交谈。

厨娘　老爷刚才把谢苗从主人厨房里叫上楼去了。老爷和那个请来的人，就是那个秃顶，叫他坐下来代替卡普奇奇行动。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胡说什么？

厨娘　真话！是雅科夫刚才告诉塔尼娅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真古怪！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马车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来干什么？

马车夫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就这样去说吧：雇我来不是跟狗住在一起的。让别人去住好了，我不同意跟狗住。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跟什么狗住在一起？

马车夫　就是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那儿牵来了三条公狗到我们车夫房里。到处拉屎撒尿，一屋子臭气，又不能靠近它们，因为它们咬人。凶着呢，鬼东西！不小心就会被它们吃了。我真想使棍子敲断它们的腿。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马车夫　是今天从展览会上牵来的，说是价钱挺贵的，一种常毛狗[1]，鬼才知道！要么让狗在车夫房里待着，要么让马车夫住在那儿。您就这样去说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这是胡闹。我去问问。

马车夫　是不是把它们牵到卢克里娅这儿来？

厨娘　（急躁地）这儿是人吃饭的地方，你想把狗关在这儿。这里本来就已经够……

马车夫　我那儿存着出客的呢袍、车毯、马具。老爷要我收拾得干干净净。唉，只好住到扫院工的屋里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要告诉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马车夫　（生气地）他应当把这些公狗挂到脖子上去，带着它们到处走。可他还喜欢骑马出去。无缘无故就毁了美人儿。那可是一匹好马呀！……唉，这日子真难呀！（下，砰的一声带上门）

---

① 应是“长毛狗”，马车夫说错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马车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乱了套啦，乱了套啦！（对庄稼人们）唉，就是这么回事儿，伙计们，再见吧！

庄稼人们　上帝保佑你！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刚走，炉炕上就传来哼哼声。

庄稼人乙　真够肥的，简直象个将军哇。

厨娘　那还用说！专用的上房，跟老爷一样，有人给洗衣服，茶呀，糖呀，全跟老爷用的一样，饭菜也是老爷桌上的。

老厨子　鬼也能这样活着，全是偷来的！

庄稼人乙　炉炕上躺着的是谁家的人呀？

厨娘　没什么，一个人。

〔静场。

庄稼人甲　嗯，前两天我看见你们这儿吃晚饭的情况，真有钱啊！

厨娘　这事没什么可抱怨的。在伙食上她肯花钱。每逢礼拜天是白面包，斋戒期间逢节日上鱼，谁愿意的话，可以吃荤菜。

庄稼人乙　斋戒期也有人吃大鱼大肉吗？

厨娘　唉，差不多都吃。只有马车夫，不是刚才来过的那一个，是

老车夫，还有肖马①，我，管家婆，我们几个人斋戒，别的人都吃荤。

庄稼人乙　哦，老爷本人呢？

厨娘　唉，问到哪儿去了！他早就把斋戒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啦。

庄稼人丙　天呀！

庄稼人甲　那是老爷们的事，读书读出来的。这样才有学问啊！

庄稼人丙　俺想，天天吃细面面包吧？

厨娘　哎，还说细面面包呢！他们才不吃什么细面面包！你能看看他们的饭菜就好了：样样全有！

庄稼人甲　老爷们吃的自然都是细菜细点。

厨娘　细菜细点倒是细菜细点，可是他们吃起来也狼吞虎咽似的。

庄稼人甲　这么说，胃口好得很呀。

厨娘　因为是就着酒吃的啊。各种各样的甜酒、伏特加、冒泡的果子露。每一道菜配一种。边吃边喝，边喝边吃。

庄稼人甲　这么说，菜饭是大盆大盆往上端。

厨娘　他们狼吞虎咽的劲儿真厉害！要知道，他们不是坐下来，吃饱了，画个十字，祷告一下，站起来就完事；而是吃个没完没了。

庄稼人乙　象猪一样，连蹄子也放到食槽里。

〔庄稼人们笑。

厨娘　上帝赐福！他们刚扒拉开眼睛，就叫上茶炊，茶，咖啡，苏

---

① 谢苗的爱称。

克力①。才喝完两茶炊，就叫上第三个。接着是早饭，午饭，然后又是咖啡。刚吃饱饭离开桌子，又是要茶。这时候还要上点心：糖果、薄荷饼——没完没了。躺在床上还吃个没完。

庄稼人丙　原来是这么回事哇。（哈哈笑）

庄稼人甲和乙　你怎么了？

庄稼人丙　能这样过上一天也好呀！

庄稼人乙　唉，他们什么时候干正事啊？

厨娘　他们有什么正事？打牌、弹琴——就这么些正事。小姐她有时候扒开眼睛，马上坐到钢琴前头，胡弹一气。住在这儿的女教师，常常站在一边等钢琴空下来；一个刚摆弄完，这个就大弹起来。有时候放两架钢琴，两个人弹一架，四个人一齐叮叮咚咚起来。响极了，连这儿都听得见。

庄稼人　唉，天啊！

厨娘　哎，就这么些正事：弹琴，要么打牌。只要聚到一起，马上就坐下来打牌，喝酒，吃烟——就这样通宵地干。刚起来又要吃的！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谢苗。

谢苗　请用茶！

庄稼人甲　你也请坐吧。

谢苗　（走近桌子）十分感谢。

---

① 即巧克力。

〔庄稼人甲给他倒茶。

庄稼人乙　你到哪儿去啦？

谢苗　到楼上去了。

庄稼人乙　那儿有什么事？

谢苗　弄不清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庄稼人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谢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试验我身上的一股力量。我不懂。塔季扬娜说，你干吧，咱们能给乡亲们求一点地，他会卖的。

庄稼人乙　那么，她是怎么办的啊？

谢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又不说。她只是说，你照我说的办就行！

庄稼人乙　到底干什么呀？

谢苗　现在没干什么事。他们叫我坐下，熄了灯，就吩咐我睡觉。塔季扬娜接着就藏起来了。他们看不见，我看得清。

庄稼人乙　这是怎么回事？

谢苗　天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庄稼人甲　清楚得很，为了消磨时间。

庄稼人乙　唉，看来咱们不懂这些事。你还是说说看：你支过不少钱吗？

谢苗　我没支过。大概总共攒了二十八个卢布。

庄稼人乙　这样还行。嗯，要是上帝保佑，土地的事能谈妥，肖姆卡，我就把你带回家去。

谢苗　我愿意。

庄稼人乙　俺想你已经给宠惯了。还想不想种地啊？

谢苗　种地吗？我随时能种。割草，耕地，这些活都没忘记。

庄稼人甲　比方说，过惯了城里生活，不想回乡下去了。

谢苗　没什么，乡下也能过日子。

庄稼人甲　瞧，米特里大伯想来顶你的差使，过阔日子呢。

谢苗　唉，米特里大伯，过上几天就腻了。看起来日子轻松，可是跑来跑去吃不消。累得不行。

厨娘　米特里大伯，要是你看看他们的舞会，那你才觉得好玩呢！

庄稼人丙　怎么样呢？一直吃吗？

厨娘　你哪行呢？你要能看见那样子就好了！我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带进去的。我看了看：太太们都漂亮极啦！个个打扮得花花绿绿，你哪有福气呀！到这个地方全是光光的，两只胳膊也是光光的。

庄稼人丙　天啊！

庄稼人乙　呸！真不要脸！

庄稼人甲　就是说，气候允许这样做。

厨娘　大伯，我呀也是这样看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全都光着身子。信不信由你：老太太们，你瞧，象我们家的太太，都有孙子了，也露出一大截。

庄稼人丙　天啊！

厨娘　还有呢！音乐突然一响，吹打起来，先生们马上就走到自家的舞伴面前，搂住腰，转开了。

庄稼人乙　老太婆们也这样吗？

厨娘　老太婆们也这样。

谢苗　不对，老太婆们坐在那儿。

厨娘　瞧你说的，我亲眼看见的！

谢苗　不是那回事儿。

老厨子　（探出头来，嘶哑地）那是波尔卡和马祖尔卡舞。唉，傻丫头，你不知道！就是这样跳的……

厨娘　哼，你这个跳舞行家，少说两句。瞧，有人来啦。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老厨子急忙隐去。

格里戈里　（对厨娘）来点酸白菜！

厨娘　我刚从地窖里上来，又要钻下去。是谁要？

格里戈里　小姐们要。快点！叫谢苗送来，我没时间。

厨娘　瞧，他们吃那么多的甜食，再也吃不下了，于是就想吃点白菜。

庄稼人甲　就是说，那是为了清扫清扫肠胃。

厨娘　是呀，把地方空出来，再往里塞！（端起茶杯下）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缺厨娘。

格里戈里　（对庄稼人们）哼，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里。您们小心点！太太听说了，她一定会教训你们，比早上还厉害。（笑着下）

第　九　场

〔三名庄稼人、谢苗，老厨子待在炉炕上。

庄稼人甲　是哇。刚才闹的那一场真够厉害的！

庄稼人乙　他正想过问这事呢，后来一看，她在火头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随你去吧。

庄稼人丙　（挥手）都是一路货色。俺老婆子也是这样。有时候发起火来，简直怕人！俺就赶快从家里跑出去。叫她见鬼去吧！说不定她会用炉叉揍人。天啊！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雅科夫持药方跑步上。

雅科夫　肖马，到药房去跑一趟，快点。给太太买点药面来！

谢苗　可是老爷吩咐我不要离开。

雅科夫　你来得及。也许用了茶点以后你才有事呢……请喝点茶吧！

庄稼人甲　请！

〔谢苗下。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缺谢苗。

雅科夫　我没空。不过还是倒上一杯吧，凑个热闹。

庄稼人甲　是呀，我们正在谈你们家太太，刚才的样子真傲气啊。

雅科夫　唉，这一位火气大的怕人！发起火来就没完。有时还哭呢。

庄稼人甲　俺正想问问呢！刚才她老说细军的事。她说，细军，把细军带进来了。这细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雅科夫　噢，那是细菌。他们说，这是一种小虫子，说百病都来自这些小虫子。就是说，你们身上有这种小虫子。你们走了以后，把你们站过的地方洗了又洗，洒了又洒。有一种药剂，能杀死各种小虫子。

庄稼人乙　它们，这些小虫子，在俺们身上的什么地方呀？

雅科夫　（喝茶）据说，这种虫子小得很，戴上玻璃眼镜也看不见。

庄稼人乙　她怎么会知道俺身上有？也许她身上的这种脏东西比俺身上还多呢。

雅科夫　那你去问她！

庄稼人乙　俺觉得这是扯淡。

雅科夫　都知道是扯淡。大夫们总得想点花样出来，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你瞧，他天天到我们家来。来啦，说上几句，就给他十个卢布。

庄稼人乙　你别是胡说吧？……

雅科夫　有一个还要拿一百卢布呢。

庄稼人甲　是吗！还拿一百卢布？

雅科夫　一百卢布？你还说一百卢布。要是到城外出诊，得要一千。他说，给一千卢布，不给的话——你就咽气吧！

庄稼人丙　天啊！

庄稼人乙　怎么回事呢？他知道什么秘诀吗？

雅科夫　大概知道吧。从前我住在一位将军家里。在莫斯科郊外。那是一个脾气很凶、傲气十足的将军，真厉害！有一次他女儿病倒了。马上就派人请大夫。给一千卢布我就来……嗯，谈妥啦，他来了。不知什么事不中他的意。他就对将军大声嚷嚷开了，我的天呀！哼，他说，你原来是这

样表示尊敬我的吗？那我就不治病！有什么办法呢！将军把傲气也忘了，千方百计地拍他马屁，求他：天啊！别扔下不管啊！

庄稼人甲　一千卢布给他了没有？

雅科夫　能不给吗？……

庄稼人乙　这钱真是来得快呀。庄稼人用这些钱办不少事啊！

庄稼人丙　俺想这都是扯淡。俺的脚以前烂过。治了又治，治病花了五个来卢布。后来不治了，脚也好啦。

〔老厨子在炉炕上咳嗽。

雅科夫　又待在那儿啦，亲爱的！

庄稼人甲　这个汉子是什么人？

雅科夫　做过我们家老爷的厨子，现在常到卢克里娅这儿来。

庄稼人甲　那么说是厨师罗。怎么，他住在这儿？

雅科夫　不……不准他住这儿。他只好在这儿混一天，在那儿混一夜的。手上有三戈比，就到夜店去住；要是都喝光了呢，就到这儿来。

庄稼人乙　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雅科夫　就是那么回事，身体太弱了。当年也是一表人材，象老爷一样！戴着金表，每个月挣四十卢布薪水。现在要不是卢克里娅，他早就饿死啦。

第 十 二 场

〔前场人物；厨娘端着白菜上。

雅科夫　（对卢克里娅）我看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又到这儿来了？

厨娘　他又能上哪儿去呢？——总不能冻死吧！

庄稼人丙　全是酒的罪过！就是说，全怪酒……（同情地啧啧舌头）

庄稼人乙　常言道，人身体好——就比石头还硬；人身体弱——就比水还软。

老厨子　（从炉炕上爬下来，胳膊腿都在颤抖）卢克里娅！我说，给一小杯酒！

厨娘　你往哪儿钻！我给你那么一小杯！……

老厨子　你怕不怕上帝？我要死啦。伙计们，给五戈比吧！……

厨娘　我说，你爬到炉炕上去吧。

老厨子　厨娘！给半小杯吧。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明白吗？——我用上帝的名义求你！

厨娘　去吧，去吧。给你一杯茶。

老厨子　茶有什么味道？茶有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水，没有劲。来点酒就好了。只要一小口……卢克里娅！

庄稼人丙　唉，亲爱的，多受罪呀。

庄稼人乙　唉，还是给他一杯吧。

厨娘　（从矮酒柜中取出酒瓶，倒一杯酒）请吧，多了没有。

老厨子　（一把夺过来，颤抖着喝）卢克里娅！厨娘！我喝完了，你要明白……

厨娘　喂，喂，少废话！爬到炉炕上去，老老实实待在那儿别动。

〔老厨子乖乖地爬上去，一边不停地嘟哝着。

庄稼人乙　人老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庄稼人甲　是哇。人老了就没用啦。

庄稼人丙　这倒是真的。

〔老厨子躺下，一直嘟哝不止。静场。

庄稼人乙　喂，我想问一下：俺们家乡有一个叫阿克辛茵娜的姑娘住在你们这儿。她怎么样？还好吧？就是说，过日子老实吗？

雅科夫　是个好姑娘，值得夸奖呢。

厨娘　大伯，我对你说实话吧，这里府上的事我一清二楚。你想给儿子娶媳妇儿，那你就快办，趁她现在还没有变坏，要不然就难免罗。

雅科夫　是啊，这是实情。去年夏天有一个姑娘纳塔利娅，在我们这儿住过一阵子。也是个好姑娘。胡里胡涂就完啦，跟这个人差不多……（指着老厨子）

厨娘　我们的姐妹在这里遭难的多得数不清。那是因为谁都想挑个轻松的活，吃好穿好。可是你瞧，就因为吃得甜甜的，一下子就学坏了。一学坏，人家就甩下不要。马上换一个新鲜的姑娘。亲爱的纳塔莎就是学坏了马上被赶出大门的。她生了孩子，又得了病，去年春天死在医院里。原来是多好一个姑娘啊！

庄稼人丙　噢，天呀！老百姓无权无势。应当可怜可怜。

老厨子　当然罗，会可怜的，该死的东西！（从炉炕上放下腿来）我围着炉台转三十年，结果用不着我了：你去咽气吧，跟狗似的！……那还用说，会可怜的！

庄稼人甲　是哇，这事嘛，大伙都知道的。

庄稼人乙　吃着，喝着，叫你小卷毛；吃完了，喝完了，再见吧，小癞子！

庄稼人丙　天啊！

老厨子　就你聪明。索泰阿拉巴蒙是什么意思？巴瓦萨里是什么意思？你懂吗？什么菜我做不出来呀？我有头脑！皇上

吃过我做的菜！如今鬼东西们不需要我了。我绝不罢休！

厨娘　喂，喂，说个没完没了。瞧我整你！……你爬到角落里去吧，别叫人看见你。万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或者别的什么人进来，会连我一块赶走的。

〔静场。

雅科夫　这么说，您知道我的老家——耶稣升天村罗？

庄稼人乙　当然知道啦。离俺村十七俄里，不会多。顺着浅滩走，还要近一点。你怎么，有地吗？

雅科夫　哥哥有地。我呢，汇钱去。我人在这儿，可想家想死了。

庄稼人甲　是哇。

庄稼人乙　这么说，阿尼西姆是你哥哥罗？

雅科夫　是啊，是我亲哥哥！就住在村头。

庄稼人乙　当然知道，是第三家院子。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塔尼娅跑步上。

塔尼娅　雅科夫·伊万内奇！您怎么在这儿消闲自在啊？叫您呢。

雅科夫　我就去。那儿有什么事？

塔尼娅　小狗菲夫卡汪汪叫，要吃东西。太太在骂您呐，说：他真是个狠心的人；还说，他没有同情心，早就该吃饭，可他就是不送来！……（笑）

雅科夫　（想下）哎呀，她生气了？千万别出事呀！

厨娘　（对雅科夫）您把白菜带上。

雅科夫　给我，给我！（接过白菜，下）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雅科夫。

庄稼人甲　谁现在要吃午饭？

塔尼娅　小狗。太太的那条小狗……（坐下来，提茶壶）还有没有茶？我又带来一点茶叶。（添茶叶）

庄稼人乙　狗要吃午饭？

塔尼娅　当然啦！特地给它做煎肉饼。还不要肥的。我呢，还要给它，就是这条狗，洗衣裳。

庄稼人丙　天啊！

塔尼娅　就象那位埋了狗的老爷。

庄稼人乙　那是怎么一回事？

塔尼娅　听一个人说，他的，就是老爷的狗咽气了。大冷天的，老爷出门去埋狗。埋好以后坐在车上边走边哭。天寒地冻的。马车夫的鼻涕流个不停。他就擦鼻涕。……我给你们倒点茶。（倒茶）鼻涕一直流，他就一直擦。老爷看见了，说："喂，你哭什么？"马车夫说："老爷，怎么能不哭呢，那是多好的一条狗啊！"（哈哈大笑）

庄稼人乙　俺看他大概在想：就是你自己咽气了，俺也不会哭你的……（哈哈大笑）

老厨子　（在炉炕上）这话说得对，是这样的！

塔尼娅　好，老爷回到家里，马上跑去对太太说："我们家的马车夫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一路上都在哭，他真可怜我那条名叫小友的狗。把他叫来！喂，喝杯伏特加，再奖给他一个卢

布。”她也是这样的，说雅科夫不可怜她的小狗。

〔庄稼人哈哈大笑。

庄稼人甲　妙极啦！

庄稼人乙　真有意思啊！

庄稼人丙　哎哟哟，姑娘，你把我们逗乐啦！

塔尼娅　（再倒茶）请再喝点！……是啊，看起来好象日子挺美的，可有时候跟着他们屁股后头打扫这些脏东西，真恶心。呸！乡下比这儿好。

〔庄稼人把茶杯翻过来。①

（倒茶）请随便喝吧，叶菲姆·安东内奇！我来倒，米特里·弗拉西耶维奇！

庄稼人丙　好吧，那你就倒点，倒点。

庄稼人甲　聪明的孩子，俺们的事办得怎么样？

塔尼娅　没什么，正在办……

庄稼人甲　谢苗说……

塔尼娅　（急忙）他说什么？

庄稼人乙　可是弄不懂他的意思！

塔尼娅　现在我不能说，只有尽量想办法，尽力去办。瞧，你们的文书在这儿！（把塞在围裙里的文书指给他们看）只希望把这件事能办成……（兴奋地尖声叫）那就好极啦！

庄稼人乙　你小心点，别把文书弄丢了。写文书也花了钱的。

塔尼娅　你们放心。是不是只要他签个字就行？

庄稼人丙　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比方说，他签个字，就完事啦。（翻过茶杯）不喝了。

---

① 俄俗，表示不喝了。

塔尼娅　（自言自语）会签字的，你们瞧着吧，他会签字的。请再喝点。（倒茶）

庄稼人甲　只麻烦你能把卖地的事办成，全村人都来给你办喜事。（谢绝喝茶）

塔尼娅　（倒茶，递给他）请喝吧。

庄稼人丙　只要你能办成，俺们一定给你办喜事。比方说，俺还要到婚礼上跳舞呢。虽说一辈子没跳过舞，可是一定要跳！

塔尼娅　（笑）我可指望着你们。

〔静场。

庄稼人乙　（上下打量塔尼娅）很好，很好。不过你干不了庄稼活。

塔尼娅　我吗？怎么，你们以为我没力气吗？要是你们能看看我是怎么把太太勒紧的就好了。连庄稼汉也勒不了那么紧。

庄稼人乙　你把她往哪儿勒呀？

塔尼娅　一个骨头做的东西，象一件小褂子，一直穿到这儿。嗯，用带子勒紧，就象给马套輓具一样。还要往手心吐唾沫呢。

庄稼人乙　这么说。你就象勒紧马輓上的带子？

塔尼娅　是啊，是啊，就是勒紧马輓上的带子。可是不能用脚去顶她呀。（笑）

庄稼人乙　你干吗要勒紧她呢？

塔尼娅　就是为了这个。

庄稼人乙　怎么，她是自愿吃苦头的？

塔尼娅　不，是为了漂亮。

庄稼人甲　就是说，为了身段给她勒的。

塔尼娅　勒的时候真紧呀，紧得她直翻眼睛。可是她还说："再紧一点。"两只手都勒得发烫，您还说没力气。

〔庄稼人笑，一边摇头。

不过我聊得太久了。（笑着跑步下）

庄稼人丙　这姑娘真行，把大伙都逗乐啦。

庄稼人甲　多利落！

庄稼人乙　不错。

第 十 五 场

〔三名庄稼人，厨娘，老厨子躺在炉炕上；萨哈托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上。萨哈托夫手持一只茶匙。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与其说是正餐，倒不如说是 a déjeuner dînatoir[①]。早餐味道十分鲜美。我对您说，乳猪火腿妙极啦！鲁利耶菜烧得很好。我才从那儿回来。（看见庄稼人）庄稼人又到这儿来了？

萨哈托夫　是啊，是啊，这一切都好极了。不过我们是来藏一样东西的。那么，藏到哪儿去呢？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对不起，我就来。（对厨娘）狗都在哪儿？

厨娘　狗都在车夫房里。难道说能到仆人房里去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噢，在车夫房里？嗯，可以。

萨哈托夫　我等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对不起，对不起。哦，你说什么？藏东西？是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听我说，就藏到这些庄

---

① 法语：厚实的早餐。

稼人中某一个人的衣袋里。就藏到这个庄稼人身上吧。喂，怎么回事？你的衣袋在哪儿？

庄稼人丙　你要衣袋干吗？瞧你？要衣袋！俺的衣袋里放着钱呐。

萨哈托夫　那么钱包在哪儿？

庄稼人丙　你要钱包干什么？

厨娘　瞧你！这是少爷。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哈哈大笑）您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害怕吗？现在我就告诉您：他有许多许多钱。喂，是不是啊？

萨哈托夫　是啊，是啊，我明白。嗯，那就这样办吧，您同他们谈谈；我呢，趁机悄悄放到这个袋子里——不让他们发现，叫他们没法指给他看。您同他们说说话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就谈，就谈。喂，伙计们，情况怎么样啊？买不买地呀？喂，怎么回事？

庄稼人甲　俺们诚心诚意提出买地。可还没办成。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们不要小气嘛。地是件大事。我对你们说过，可以种薄荷，还可以种烟草嘛。

庄稼人甲　是哇，各种粮食都可以。

庄稼人丙　少爷，您向老爷求个情。要不然怎么活啊！地太少，比方说，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萨哈托夫　（把茶匙放到庄稼人丙的袋子里）C'est fait.① 放好了，我们走吧。（下）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们不要太小气。怎么样？好，再见。（下）

---

① 法语：放好了。

第十六场

〔三名庄稼人，厨娘，老厨子躺在炉炕上。

庄稼人丙　俺说过，租间房子住好。唉，比方说，出几个钱，至少可以安安静静。这里嘛，老天爷饶了吧。他说，缴钱。这是怎么一回事？

庄稼人乙　大概是喝多啦。

〔庄稼人翻过茶杯，站起来，在胸前画十字。

庄稼人甲　你记得他顺便提到种薄荷的事吗？这事要懂才行。

庄稼人乙　当然啦，瞧他说的，种薄荷。你来试试瞧，低头弯腰地干活——恐怕那时候你就不要薄荷糖吃了……唉，衷心感谢！……好孩子，你说我们该睡在哪儿呢？

厨娘　一位躺到炉炕上，其他的人躺到长椅上吧。

庄稼人丙　上帝保佑。（祈祷上帝）

庄稼人甲　上帝保佑事情办成。（躺下）明天下午能坐上车就好了。礼拜二能到家。

庄稼人乙　你们吹灯吗？

厨娘　不能吹灯！总有人要进来的，不是要这，就是要那……你们躺下睡吧。我遮着点灯光。

庄稼人乙　在一小块土地上怎么活呢？今年打圣诞节起俺就买粮食吃。燕麦草料也用完啦。要是能弄到四俄亩地，俺就把肖姆卡带回家。

庄稼人甲　你那是家务事，不要紧。给你多少地，你都能收割完。只要事情能办成就行了。

庄稼人丙　应当求求圣母娘娘。万一她大发慈悲呢。

第十七场

〔沉寂。叹气声。然后传来脚步声，说话的嘈杂声。门大开，急急奔上台来的人有：格罗斯曼，蒙着眼睛，拉着萨哈托夫的手；教授和大夫、胖太太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贝特西和彼得里谢夫，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太太和男爵夫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塔尼娅。三名庄稼人，厨娘和老厨子（看不见他）。庄稼人跳起身来。格罗斯曼快步上，然后停下来。

胖太太　您不用操心：我在注意观察。我既然承担注意观察的任务，一定严格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谢尔盖·伊万内奇，不是您在主持吗？

萨哈托夫　不是。

胖太太　既然不是您主持，那您就不要反对。（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我知道这些试验。我亲手做过。过去我常常有一种东西外流的感觉。一旦我感觉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允许我求您注意安静。

胖太太　哎呀，这我明白！我亲身体验过。一旦注意力分散开，我就无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嘘……

〔他们走来走去，在庄稼人甲和庄稼人乙身边寻找，又走到庄稼人丙跟前。格罗斯曼被长椅绊了一跤。

男爵夫人　Mais dites moi, on le paye?①

---

① 法语：请问，付钱给他吗？

太太　Je ne saurais vous dire. ①

男爵夫人　Mais c'est un monsieur?②

太太　Oh, oui. ③

男爵夫人　Ça tient du miraculeux. N'est-ce pas? Comment est-ce qu'il trouve?④

太太　Je ne saurais vous dire. Mon mari vous l'expliquera.⑤（发现庄稼人以后，又四顾房内，看见厨娘）Pardon……⑥这是怎么一回事？

〔男爵夫人走到人群跟前。

（对厨娘）是谁放庄稼人进来的？

厨娘　雅科夫领来的。

太太　是谁命令雅科夫领来的？

厨娘　我不知道。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见过他们。

太太　列昂尼德！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听不见她的话，忙于寻找，作嘘嘘声。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你们没看见我已经把前室全部消毒一遍，现在你们又把厨房给传染上了，黑面包，格瓦斯……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以为这没有危险，人家是来办事的，要走很远的路，从自家村里来。

---

① 法语：我无法告诉您。

② 法语：他是一位绅士吗？

③ 法语：哦，是的。

④ 法语：这是超自然的。是不是呀？他怎么能找到呢？

⑤ 法语：我无法告诉您。我丈夫会向您解释清楚的。

⑥ 法语：请原谅……

太太　问题就在他们是从库尔斯克农村来的。那里死于白喉的人象苍蝇一样多。更主要的是——我已经多次命令不让他们待在家里！……我是不是命令过？（走近聚集在庄稼人面前的人群）小心点！别挨着他们，他们都得了白喉传染病！

〔谁也不听她的话；她自尊地走开，纹丝不动地站在一边，等待。

彼得里谢夫　（发出隆隆的鼾声）白喉病——我不知道。不过空中有另外一种传染病。您没闻到吗？

贝特西　别胡扯啦！沃沃，在哪个袋子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个，在那个里面！到跟前啦，到跟前啦。

彼得里谢夫　这里是怎么一回事？是香水还是鬼神？①

贝特西　您吸香烟正是时候。吸吧，吸吧，靠我近一点。

〔彼得里谢夫弯腰，向四处喷烟。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对您说，他会找到的。怎么样？

格罗斯曼　（在庄稼人丙身边不安地摸索）在这儿，在这儿。我有感觉，是在这儿。

胖太太　您觉得有东西流出来吗？

〔格罗斯曼弯腰，从小袋子里取出勺子。

全体　棒极啦！

〔全体欢欣鼓舞。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怎么样？瞧，我们的勺子在哪儿找到了！（对庄稼人）你怎么样啊？

---

①　是两个俄语同音字构成的文字游戏。

庄稼人丙　什么怎么样？俺没拿过你的勺子。干吗要错怪俺呢？俺没拿过，就是没拿过。俺的良心知道。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俺看见他来就没有好事。他说，把你的钱包交出来。俺可没拿过。瞧，基督作证，俺没拿过。

〔青年人围着他，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生儿子的气）总是胡来！（对庄稼人丙）朋友，别担心！我们知道你没拿过。这是一种实验。

格罗斯曼　（解开蒙眼布，装出清醒过来的样子）可以的话，请给我一点水喝……

〔大家围着他忙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让我们离开这儿到车夫房去。我给你看看那儿有我一条多好的公狗。Epatant![1] 怎么样？

贝特西　多难听的词儿。难道不能说：一只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不行。因为说到你，总不能说：贝特西是多么 épatant 的人吧？应当说姑娘。情同此理。喂，是不是啊？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对不对？说得好吗？（哈哈大笑）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唉，我们走吧。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贝特西、彼得里谢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下。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贝特西、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彼得里谢

---

[1] 法语：惊人的。

夫、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胖太太 （对格罗斯曼）怎么样？好吗？休息好了？（格罗斯曼不应声。对萨哈托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外流的感觉？

萨哈托夫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啊，好极啦，好极啦。非常顺利。

男爵夫人 Admirable! Ça ne le fait pas souffrir?①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Pas le moins du monde.②

教授 （对格罗斯曼）请允许我劳您驾。（递给他体温计）实验开始时，三十七度二。（对大夫）好象是这样的吧？劳驾，量一下脉搏。体力消耗是不可避免的。

大夫 （对格罗斯曼）喂，先生，请允许量一下您的脉搏。我们来量一下，量一下。（掏出怀表，抓住他的手）

胖太太 （对格罗斯曼）请允许问一下。要知道，您当时所处的状态不能称作梦境吧？

格罗斯曼 （疲倦地）同样的催眠状态。

萨哈托夫 就是说，应当这样理解：您是自己给自己施催眠术了？

格罗斯曼 就是呀。催眠状态的到来，不仅可以象沙尔科那样，借助联想或者当当鼓声，而且只要进入催眠区就会出现。

萨哈托夫 假如说是这样的，不过最好还是更准确地下一个定义，催眠术是什么？

教授 催眠术是一种能量变成另一种能量的现象。

格罗斯曼 沙尔科不是这样下定义的。

---

① 法语：妙极啦！他不觉得痛吗？

② 法语：一点也不。

萨哈托夫　对不起，对不起，您的定义是这样的。可是利博亲口对我说……

大夫　（放下脉搏）哦，好啊，好啊，现在只要量一下体温就行了。

胖太太　（打断谈话）不，对不起。我同意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看法。请看我举一个最好的证据。有一次病后我失去知觉躺在那里，我忽然想说话。一般来说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不停地说啊、说啊的要求。人家对我说，我的话使大家都感到诧异。（对萨哈托夫）不过我好象打断了您的话？

萨哈托夫　（庄重地）一点也没有。请吧。

大夫　脉搏八十二次，体温升高了零点三度。

教授　嗯，这就是证据！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掏出记事本，记录）八十二次，是吗？三十七度五？催眠状态一出现，心脏的跳动必定加剧。

大夫　我作为医生可以证明，您的预言完全证实了。

教授　（对萨哈托夫）您是这样说的吗？……

萨哈托夫　我想说，利博亲口对我说过，催眠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促进暗示的心理状态。

教授　是这样的，不过主要的是当量定律。

格罗斯曼　此外，利博远不是权威，而沙尔科全面研究过并且证明，由打击、外伤引起的催眠……

萨哈托夫　我并不否定沙尔科的著作。我也认识他。我说的只是利博亲口告诉我的话。

格罗斯曼　（激动地）萨尔彼特里耶尔有三千名病人，我听完了全部课程。

教授　对不起，先生们，问题不在这里。

（同时说）

胖太太　（插话）我用两句话给你们解释清楚。我丈夫得病以后，大夫们都拒绝……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过我们还是进屋吧。男爵夫人，请！

〔全体下，一边争先恐后地谈话。

第十九场

〔三名庄稼人、厨娘、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老厨子待在炉炕上；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太太。

太太　（拉住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袖子，要他停下来）我多次请求您不要在家里发号施令！您只知道自己的那些蠢事，家务都要我来管。您会把病传染给大家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谁呀？什么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太太　什么？那些得白喉病的人在厨房里过夜，家里人不断进出厨房。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我……

太太　“我”什么？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我什么也不知道。

太太　应当知道，既然您是一家之长。不能这样干。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我没想到……我想……

太太　听您说话叫人厌烦！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沉默不语。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马上赶出去！叫他们离开我的厨房！这太可怕了。谁也不听话，全是作对……我从那边把他赶走，他们又把这些人放进这里来。（越说越激动，甚至

流下眼泪）全是同我作对！全是同我作对！我痛得很……大夫！大夫呀！彼得·彼得罗维奇！……连他也走了！（抽泣着下，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跟着她下）

第二十场

〔三名庄稼人、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厨娘；老厨子待在炉炕上。大家久久无言地站着，如同一幅画。

庄稼人丙　让他们都见上帝去吧！在这里一不留神还会落到警察局里呢。我一辈子没吃过官司。伙计们，咱们还是到客店去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塔尼娅）怎么办呢？

塔尼娅　没关系，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他们领到车夫房里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能领到车夫房里去呢？车夫已经抱怨过了，说是屋里全是狗。

塔尼娅　唉，那就领到扫院工的屋里。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塔尼娅　什么也不会知道。您放心吧，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怎么能半夜里把他们赶走？再说他们现在也找不到地方过夜。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随你怎样办，只要他们不待在这儿就行。（下）

第二十一场

〔三名庄稼人、塔尼娅、厨娘和老厨子。庄稼人们收拾包袋。

老厨子　瞧，该死的鬼东西！吃饱饭没事干！鬼东西！……

厨娘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没让太太发现你就谢天谢地啦。

塔尼娅　大伯们，咱们到扫院工屋里去吧。

庄稼人甲　唉，俺们的事办得怎样了啊？比方说，签字画押的事怎么个情况？怎么样，俺们还有指望吗？

塔尼娅　过一小时咱们就能知道。

庄稼人乙　你能骗过他们？

塔尼娅　（笑）上帝保佑吧。

（幕　落）

第　三　幕

〔剧情发生在当天晚上，小客厅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实验通常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第　一　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教授。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办呢，是不是冒险试一下，用我们的新神巫举行一次招魂会？

教授　一定举行。毫无疑问，神巫强而有力。最主要的是希望这场招魂会最好今天就举行，而且是同上次一样的人参加。格罗斯曼必然会响应神巫能量的影响。那样现象的联系和统一将更加清楚。您一定会看见，如果神巫能象现在一样强而有力，那么格罗斯曼一定会颤动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好吧，我就派人去叫谢苗来，同时邀请愿意参加的人。

教授　好，好。我只需要给自己做一点札记。（掏出记事本，记录）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萨哈托夫。

萨哈托夫　他们在安娜·帕夫洛夫娜房间里坐下来玩文特牌，我是多余的人……再说，我对招魂很感兴趣，于是就到你们这儿来了……怎么样，要举行一场招魂会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举行，一定举行！

萨哈托夫　怎么，没有卡普奇奇先生的神巫力也举行？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Vous avez la main heureuse.① 请您设想一下，我对您提到过的那个庄稼人原来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神巫。

萨哈托夫　原来如此！噢，这就更加有意思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啊，是啊。午饭后我们用他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预备性实验。

萨哈托夫　已经做过而且确信无误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完全可信，而且是一个具有杰出力量的神巫。

萨哈托夫　（不信任地）原来如此！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原来在仆人房间里早就有人发现了。他一坐到茶杯跟前，小调羹就自动跳到他手里。（对教授）您听见过吗？

教授　没有，说实在的，我没听见此事。

萨哈托夫　（对教授）不过您还是认为这种现象是可能的？

教授　什么现象？

萨哈托夫　哎，一般来说，招魂的，降神的，或者一般超自然的现象。

教授　问题在于我们把什么事情称作超自然的？不是一个活

① 法语：您的手气很好。

人，而是一块石头，把钉子吸引到自己身边，那么这种现象对观察者来说是什么现象呢？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

萨哈托夫　是啊，那当然啦。不过象磁石吸铁这种现象，经常重复发生。

教授　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现象重复发生，于是我们对它进行研究。此外，我们还要把所研究的现象归总到其他现象共有的定律之下。现象看起来是超自然的，仅仅因为它们产生在神巫身上。可是，这不对。现象不是由神巫造成的，而是精神通过神巫造成。这中间区别很大。整个事情在于当量定律。

萨哈托夫　是的，当然，不过……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塔尼娅上，站在门帘后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过有一点您不知道，无论是用尤姆或者卡普奇奇，还是用现在的这个神巫，事先是不能有所指望的。可能失败，也可能会有全盘的物化。

萨哈托夫　甚至能物化？会是什么样的物化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这样的：一个亡故的人来了，比如说，您的父亲或者祖父，他拉起您的手，给您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突然升到空中，就象上一次我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看到的情况。

教授　那自然啦，自然啦。但主要的事情是解释各种现象，并且把它们归纳成一般的定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胖太太。

胖太太　安娜·帕夫洛夫娜让我到你们这儿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欢迎之至!

胖太太　不过，格罗斯曼累坏了。他连茶杯都端不住。您（对教授）发现没有，当他走近的时候，脸色非常苍白？我立即发现了，并且头一个告诉安娜·帕夫洛夫娜。

教授　毫无疑问，消耗了生命能量。

胖太太　所以我说，不能滥用这个。当然，催眠师曾经暗示我的一位女朋友——韦罗其卡·孔申娜。你们认识她，——叫她戒烟，可她的脊背却痛起来了。

教授　（想开口说话）测试体温和脉搏清楚地说明……

胖太太　对不起，我就说完。我对她说：还是吸烟好，省得这样犯神经，吃苦头。当然，吸烟有害。我也希望戒掉。不过，随您怎么说，我做不到。有一次我两星期没吸烟，后来还是忍不住，又吸起来。

教授　（再次试图说话）毫无疑问地说明……

胖太太　对不起，我还没说完！我两句话就完。您说消耗体力？我也想说，当年我乘驿站的马车旅行……那时候道路太差，这事您不记得，可是我注意到了，不管您怎样，我们犯神经全是铁路造成的。比如我吧，在路上无法睡觉，无论怎样也睡不着。

教授　（又要开始说，但胖太太不让他开口）消耗体力……

萨哈托夫　（微笑着）是啊，是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打铃。

胖太太　一夜，两夜，三夜我不睡觉，可是仍然睡不着。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告诉费奥多尔，让他把招魂所需要的一切都安排好。您把谢苗叫来——就是管餐室的男仆谢苗。听见没有？

格里戈里　是！（下）

第　六　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教授、胖太太；塔尼娅藏起来。

教授　（对萨哈托夫）测试体温和脉搏表明了生命能的消耗。同样情况也将表现在招魂中。能量守恒定律……

胖太太　是啊，是啊。我只是还想说一句。我非常高兴的是，一个普通庄稼人原来是一个神巫。这事妙极啦。我一向说过，斯拉夫主义者……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们暂时到客厅去吧。

胖太太　对不起，我只有两句话……斯拉夫主义者是正确的，不过我一向对自己的丈夫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夸大。您知道，这就是中庸之道呀。否则的话，怎么能断言说老百姓身上一切都好，我本人就看见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到客厅里去好不好？

胖太太　瞧，这样一个小孩就已经喝起酒来了。我立刻把他痛骂了一顿。后来他对我非常感激。他们是孩子，而孩子们呢，我一向说过，需要爱也需要严格管束。

〔全体下，一边谈话。

第　七　场

〔塔尼娅独自一人，从门后走出来。

塔尼娅　哎，只要能成功就行啦！（系线扣）

第　八　场

〔塔尼娅；贝特西急急忙忙上。

贝特西　爸爸在这儿吗？（仔细端详塔尼娅）你在这儿干什么？

塔尼娅　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我是顺便进来的。我想……顺便进来……（难为情）

贝特西　要知道现在这儿就要举行招魂会，是吗？（注意到塔尼娅在收拾线头，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突然哈哈大笑）塔尼娅！这些本来都是你干的？你别抵赖啦。上一次也是你？是你，是你，对吗？

塔尼娅　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亲爱的！

贝特西　（非常高兴地）哎呀，这多好啊！我可真没料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塔尼娅　小姐，亲爱的，您可别告发我呀！

贝特西　不会的，决不会。我高兴死啦！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塔尼娅　我这样办：我躲起来，等他们熄灯后我就钻出来行动。

贝特西　（指着线）这是干什么用的？嘿，不用你说，我明白，你用线擦过……

塔尼娅　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亲爱的，我只对您坦白承认。以前我这样干是淘气，现在我想干一件事。

贝特西　怎么？什么？什么事？

塔尼娅　是这样的。您已经看见了，庄稼人来，想买地，可是您爸爸不卖，也没在文书上签字，就把文书又还给了他们。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说，是神灵禁止的。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贝特西　哎哟，你真是个聪明人！干吧，干吧，不过你到底怎么干呢？

塔尼娅　我想出来了这样一个办法：等他们把灯熄了，我就开始敲打，扔东西，用线头擦过他们的脑袋，最后把卖地的文书（文书在我身上）扔到桌子上。

贝特西　接着怎么样呢？

塔尼娅　这样就行啦。他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文书本来在庄稼人手里，怎么突然一下子跑到这儿来了。这时我就命令……

贝特西　是啊！今天是由谢苗当神巫呀！

塔尼娅　于是我就命令他……（笑得无法说话）命令他用手去掐身边的人。只不过不能掐您爸爸，这事他决不敢干——让他在没有签署文书以前，一直掐别的人。

贝特西　（笑）可是不能这样干呀，因为神巫本人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

塔尼娅　哎，没什么。全是一回事。万一能办成呢。

第 九 场

〔塔尼娅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贝特西给塔尼娅打手势，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塔尼娅）你在这儿干什么？

塔尼娅 我是来找您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有什么事？

塔尼娅 我找您就是为了我求您那件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笑着）我做了半天大媒，总算定下来。只不过没有喝定亲酒罢了。

塔尼娅 （兴奋地尖叫）是真的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不是在对你说嘛。他说：我跟老婆子商量商量，上帝保佑吧，

塔尼娅 他是这样说的吗？……（兴奋地尖叫）哎呀，亲爱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一生一世都要为您祈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哎，好啦，好啦。现在没时间。吩咐我收拾举行招魂会的事呢。

塔尼娅 让我来帮帮您。怎么收拾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收拾？就这样收拾：把桌子放到屋子中间，还有椅子、吉他、手风琴。不要点灯，要点蜡烛。

塔尼娅 （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共同安放一切）是这样放吗？吉他放在这儿，墨水瓶放在这儿……（放置）是这样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真的派谢苗吗？

塔尼娅 会派的。因为已经派过他一次。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真有意思！（戴上夹鼻眼镜）他身上干净

不干净？

塔尼娅　我打哪儿知道！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你就这样办吧……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什么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去把洗指甲的小刷子和特里达斯牌香皂拿来——把我的拿来就行……你给他把指甲都剪一剪，洗洗干净。

塔尼娅　他自己会洗干净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你就告诉他一声。还有，叫他穿上干净的内衣。

塔尼娅　好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下）

第　十　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个人，坐进圈手椅中。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都说有学问，有学问。就拿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来说吧，他是大教授，可有时候却叫人十分怀疑。老百姓的迷信是粗俗的，要消灭，例如家神、巫师、女妖的迷信……可是，假如仔细想想，这同样是一种迷信。哎，难道说，死人的灵魂能说话，还会弹吉他，这可能吗？其实是有人在耍弄他们，或者他们自己耍弄自己。就拿谢苗来说，你就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翻阅相册）瞧，这就是他们的招魂相册。哎，给神灵照相，这事可能吗？瞧，这幅相片——土耳其人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坐在一起。人的弱点真是叫人惊讶！

第十一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上）怎么样，准备好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准备好啦。（微笑着）但愿您的新神巫别拆您的台就好了，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会的，我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试验过了。是个非常有才能的神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我就不知道了。只不过他身上是不是干净？瞧，您没关照他把手洗干净。毕竟不大好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手吗？哦，对呀。你认为不干净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当然啦，是个庄稼人呀。这里有女士们，还有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这好的很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还有事想禀报您：车夫季莫费抱怨说，由于一群狗待在屋里，他无法保持清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在桌上排列招魂用具，心不在焉地）什么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今天给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牵来的三只灵猩，安顿在车夫房里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烦恼地）你告诉安娜·帕夫洛夫娜，看她的意思怎么办。我没时间管。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可是您知道她老人家偏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唉，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净给我找麻烦……再说我也没有时间。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谢苗穿着带褶的外衣，微笑着上。

谢苗　您叫我来有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啊，是啊。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嗯，好极啦，好极啦。朋友，是这么回事，你就象上次那样，坐下来就去感觉。自己呢，什么事也不要想。

谢苗　有什么好想的？越想越糟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呀，对呀，对呀。越是无意识，就越有力。你别去想事情，只要一心一意地去随着情绪办：想睡觉，你就睡；想走动，你就走。你明白吗？

谢苗　有什么不明白的？没什么复杂的学问。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主要的是你不要不好意思。否则的话，你自己会感到奇怪的。你要明白，就象我们活着一样，无形的神灵世界也在这儿活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改正）看不见的生灵，你明白吗？

谢苗　（笑）有什么不明白的？照您说的，这事很简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你可能升高，或者还有什么其它情况发生，你不必胆怯。

谢苗　有什么好胆怯的？这些事都能办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喂，那我就去叫大家来了。全准备就绪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象全部准备好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石板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在楼下，我就取来。（下）

第十三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谢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嗯，这样很好。你别不好意思，要放松一些。

谢苗　是不是把外衣脱下来，那样就会更松快一些。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外衣吗？不行，不行，不能脱。（下）

第十四场

〔谢苗一个人。

谢苗　她又吩咐我照老样子干。她呢，又在玩自己的把戏。她怎么不害怕呢？

第十五场

〔谢苗；塔尼娅光着脚，穿一件贴墙布色的连衣裙上，谢苗哈哈大笑。

塔尼娅　（作嘘声）嘘……嘘！会听见的！喂，你把火柴贴到手指头上，象上次一样。（贴）怎么样，全记得？

谢苗　（弯手指）头一件事，把火柴弄湿。挥手，这是一；另外一件事——把牙咬得咯吱响，就是这个样……这是二。第三件事我忘啦。

塔尼娅　第三件事最要紧。你记住：等文书一掉到桌上，——我还要打一下铃——你马上就用两只手这样办……尽量伸开两只手抓就是。谁坐在你身边，你就抓谁。抓住以后就掐紧。（哈哈笑）无论是老爷还是太太，你掐紧就是，一直掐着，不要放手，就好象在梦中，同时把牙咬得咯吱响。一边还要吼着，就象这样……（吼）等我弹起吉他，你就好象是睡醒一样，伸伸懒腰，你知道，就是这样，接着就醒过来……记得住吗？

谢苗　我记得住，不过实在太滑稽了。

塔尼娅　你别笑。万一你笑了，也没什么。他们以为是在梦中。不过，等他们吹灭蜡烛以后，你千万不要真的睡着了。

谢苗　你别担心，我会揪自己的耳朵的。

塔尼娅　肖马奇卡①，亲爱的，你注意啊。你大胆干吧，不要怕，他一定会签文书的。你看好了。他们来啦……（钻到沙发下面去）

第十六场

〔谢苗和塔尼娅；格罗斯曼、教授、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胖太太、大夫、萨哈托夫、太太上。谢苗站在门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欢迎一切不相信的人！尽管神巫是新人，偶然发现的，今天我期待着非常引人入胜的显现。

萨哈托夫　非常非常有趣。

胖太太　（指谢苗）Mais il est très bien.②

---

① 谢苗的爱称。

② 法语：他真是一表人才。

太太　象一名掌管餐厅的仆人，是的，不过……

萨哈托夫　妻子们总是不信任丈夫们的事。您认为完全不可能吗？

太太　自然不可能。当然，卡普奇奇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不过上帝知道那是什么！

胖太太　不，对不起，安娜·帕夫洛夫娜，这事不能这样决定。在我还没有出嫁时，我做过一个美妙的梦。您知道，常常有一些梦使你弄不清楚，从何开始又在何时结束。我正是做了一场这样的梦……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彼得里谢夫上。

胖太太　这场梦给我很多启示。如今这些年轻人（指着彼得里谢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竟然否定一切。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对您说，我从来都不否定任何东西。对不对啊？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贝特西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上，同彼得里谢夫交谈。

胖太太　怎么能否定超自然现象呢？据说，它同理性不协调。而理性可能是愚蠢的。那时候怎么办呢？例如在花园街——您听说过吗？每天晚上都有显现。我丈夫的弟弟——怎么称呼呢？……不是用beau-frère①，而是用俄语说……不是

① 法语：夫兄或夫弟。

公公，还可以怎么称呼呢？我从来都记不住这些俄国称呼。他连着三个夜晚坐车去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我就说……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到底，谁愿意留下来呀？

胖太太　我，我！

萨哈托夫　我！

太太　（对大夫）难道您也留下来么？

大夫　是的。总该看一看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没有证据就否定也是不行的。

太太　那么今天晚上一定要用了？

大夫　用谁？……哦，原来是说药面。是的，务必请您服用。是的，是的，服用……我一定来看看您。

太太　那好吧，请您来。（大声）等诸位结束以后，messieurs et mesdames，请到我房间里来休息一下，摆脱一下各种情绪，打完那场文特牌。

胖太太　一定来。

萨哈托夫　是的，是的！

〔太太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太太。

贝特西　（对彼得里谢夫）我对您说，留下来吧。我答应让您看见一些非同一般的东西。您愿意打赌吗？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难道说您信吗？

贝特西　今天我信。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对彼得里谢夫）您相信吗？

彼得里谢夫　“我不信，我不信狡猾的誓言。”嗯，如果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吩咐的话……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们留下来，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喂，是不是啊？我一定想出一些 épatant 的东西来。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不，您别逗人发笑了。因为我会忍不住的。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大声）我——留下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严厉地）不过我请求留下来的诸位不要把这事当玩笑。这是严肃的事情。

彼得里谢夫　听见没有？喂，我们留下来。沃沃，坐到这儿来。注意，别胆怯啊。

贝特西　是啊，您在笑。可是您瞧好了，一定会发生什么事的。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那才带劲呢！喂，是不是啊？

彼得里谢夫　（颤抖）哎哟，我怕，我真怕。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我害怕呀！……

贝特西　（笑）小声点！

〔全体坐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坐，请坐。谢苗，坐下！

谢苗　是。（坐在椅子边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你坐好。

教授　您按规矩坐下，坐到椅子中间，完全放松。（扶谢苗坐下）

〔贝特西、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哈哈大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抬高嗓门）我请留下的诸位不要淘

气，态度要严肃。可能会出现恶劣的后果。沃沃，你听见吗？要是你不能规规矩矩地坐着，那你就走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是，规规矩矩！（躲到胖太太背后）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来催眠。

教授　不。安东·鲍里索维奇在座，我就不必了。他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力量……安东·鲍里索维奇！

格罗斯曼　先生们！其实我不是神巫。我只研究过催眠术。是的，我对催眠术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所谓招魂术，我一点也不了解。从主体的催眠中我只能期待我所熟悉的催眠现象，如昏睡、意志缺乏、麻痹、失去痛感、强直性昏厥与各种类型的暗示。这里打算研究的不是上述现象，而是另外一些现象。因此，最好能知道这些要发生的现象是什么类型的，它们有什么学术价值。

萨哈托夫　我完全同意格罗斯曼先生的意见。这样的解释必然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教授）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想您不会拒绝扼要解释一下的。

教授　可以呀。如果诸位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解释一下。（对大夫）您请量一下体温和脉搏。我的解释必然是表面的和简短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扼要的，扼要的……

大夫　我立刻就量。（取出体温表，递给谢苗）喂，小伙子！……（放好体温表）

谢苗　是，老爷。

教授　（站起来对胖太太说，然后坐下）诸位！一般认为我们所

研究的现象，从一方面来说，是一种新事物；从另一方面来说，是超出自然条件的事物。这两种观点都不对。这种现象不是新事物，而是象世界一样古老。也不是超自然的现象，而是遵循一切存在物共同遵循的永恒定律。通常把这种现象看成同精神世界的交流。这个定义不确切。根据这条定义，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对立，但这不正确，这种对立并不存在。这两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画一条隔开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我们说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

彼得里谢夫　枯燥无味的物质！

〔低语声、哈哈笑声。

教授　（停了停，然后又继续说下去）分子由原子构成，而原子是没有引力的，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些着力点。严格地讲，不是着力点，而是着能点。这种能量象物质一样，是统一的和不可消灭的。凡物质都是一回事，但可以有各种形态，能量也是这样。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了解四种互相变换的能量形态。我们知道的能有四种：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但是，这四种能量远远不能包括它的一切表现形态。能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所研究的正是这些新的、罕见的能的形态中之一种。我指的是招魂能。

〔从青年人所在的角落里又传来一阵低语和笑声。

（停下来，严厉地环视四周，继续说）招魂能早就为人类了解了。预言、预感、幻象，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是招魂能的表现。它所产生的现象早已为人所知。然而直到最近，直到认识产生招魂现象的介质之前，能量本身没有被承认。这就象在认识到超重物质即以太的存在之前，发光现象是不

可解释的一样；也完全象在认识到以太的粒子之间存在另一种比以太还细小的、不遵循三维定律的超重物质之前（今天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一样，我们觉得招魂现象是极其神秘的……

〔又是一阵低语、哈哈笑声和吱吱叫声。

（再次严厉地环视四周）也正如数学运算不可辩驳地证实，产生光和电现象的超重的以太是存在的，正如天才的格尔曼·施米特和约瑟夫·什马佐芬一系列光辉的、最准确的实验毫无疑问地证实，确实存在着一种充满宇宙和可以称作精神以太的物质。

胖太太　是的，现在我明白了。我真感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不过，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能不能……压缩一点？

教授　（没理睬）总之，我有幸奉告诸位的一系列严格的科学实验和研究向我们表明了招魂现象的定律。这些实验向我们表明，某些人陷入催眠状态，这种状态与普通睡眠的区别仅仅在于此时的生理活动不仅不减弱，反而总是加强，就象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样，结果是无论什么主体，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必然要在精神以太方面引起某些骚动，同固体沉入流体时产生的骚动完全一样。这些骚动实质上就是我们称之为招魂的现象……

〔一阵哈哈笑声和低语。

萨哈托夫　这一点完全正确，完全清楚。不过请问，如果象您所说的，神巫陷入睡眠状态会产生精神以太的骚动，那么，为什么这些骚动在招魂会上，通常总是表现为死者灵魂的活动？

教授　那是因为这个精神以太的粒子就是活着的、死去的和尚未出世的人的灵魂。所以这个精神以太的各种震动必然会引起它的粒子的一定运动。这些粒子不是别的，正是通过这种运动进行相互交流的人的灵魂。

胖太太　（对萨哈托夫）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多简单啊……非常非常感激您！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大夫　小伙子的身体情况很正常：体温三十七度二，脉搏七十四。

教授　（掏出记事本，记录）现在我们就要看见，神巫陷入睡眠状态必然引起体温与脉搏的上升，就象在催眠状态中一样。这一点足可证实我有幸向诸位报告的内容。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是的，对不起，我正想回答谢尔盖·伊万内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是死人的灵魂在同我们交流呢？我们所以能知道，是因为降临的神灵直接对我们说，就象我说话这样对我们说，他是谁，为什么要来，他在哪儿，他的处境好吗？最近一次招魂会是西班牙人堂·卡斯蒂利奥斯主持的。他全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什么时候死的，并且还说，因为参加了严刑拷问而觉得非常痛心。此外，他还通知我们，在他同我们谈话时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要重新降生在大地上。因此他无法结束已经开始的同我们的谈话。瞧，诸位自己就会看见的……

胖太太　（打断他的话）哎哟，多有意思啊！也许西班牙人已经降生在我们家里，如今还是个小孩子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非常可能。

教授　我想可以开始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只想说……

教授　已经晚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嗯，那好吧，我们可以开始了。安东·鲍里索维奇，请让神巫入睡……

格罗斯曼　您愿意让我怎样使这个人入睡呢？有许多可以使用的方法。有布雷德法，有埃及象征法，有沙尔科法。

列昂尼德　费奥多罗维奇　（对教授）我想都一样。

教授　都可以。

格罗斯曼　那我就用自己的方法，我在敖德萨表演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吧！

〔格罗斯曼在谢苗头上挥动双手，谢苗闭上眼睛，伸懒腰。

格罗斯曼　（仔细审视）正在入睡，睡着了。催眠状态极为出色地快速到来。很明显，主体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妙极啦，正是异常敏感的主体才可以接受有趣的实验！……（坐下，站起来，又坐下）现在可以刺一下他的手。如果诸位愿意……

教授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看到没有，神巫的入睡对格罗斯曼发生的作用？他开始振荡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是的……现在可以熄灯吗？

萨哈托夫　为什么要在黑暗中进行呢？

教授　黑暗中？那是因为黑暗是招魂能出现的条件之一，正如一定的温度是化学能或者动力能显现的条件一样。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但不总是如此。它在烛光下和阳光下也曾显现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面前。

教授　（打断他的话）可以熄灯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以，可以。（吹熄蜡烛）诸位！现在请大家注意。

〔塔尼娅从沙发下爬出来，拉住系在壁灯上的线头。

彼得里谢夫　真的，我喜欢上那个西班牙人啦。他在谈话时头朝下……所谓piquer une tête.①

贝特西　别闹，您等一等，瞧后面的！

彼得里谢夫　我只担心一点：沃沃可千万别象猪崽一样哼哼起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您想要吗？我能抓住……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诸位！请不要谈话……

〔静场。谢苗舐手指，用指关节磨擦手指，然后挥动手。

亮光！你们看见亮光吗？

萨哈托夫　亮光！是啊，是啊，我看见了，不过……

胖太太　在哪儿？在哪儿？哎哟，真没见过！瞧，就在这儿。哎哟！……

教授　（低声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指着正在做动作的格罗斯曼）请您注意他是怎样振荡的。双份的力量。

〔亮光再次出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教授）要知道，就是他。

萨哈托夫　他是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希腊人尼古拉。是他的亮光。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对不对呀？

萨哈托夫　希腊人尼古拉是怎么一回事？

教授　某一个希腊人，他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帝都做过僧人。

① 法语：头朝下滚。

不久前到我们这里来过。

胖太太　他到底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我看不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暂时还看不到他。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他对您一向特别青睐。您问问他吧。

教授　（用一种特殊的嗓音）尼古拉！是你吗？

〔塔尼娅敲墙两次。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高兴地）是他！是他！

胖太太　哎哟，哎哟，我要走了。

萨哈托夫　怎么能认为这就是他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因为敲了两下。这是肯定的答复。否则就是沉默。

〔静场。青年人所在的一角传出勉强压住的哈哈笑声。塔尼娅把灯罩、铅笔、擦墨水笔的布扔到桌子上。

（低声地）诸位请注意，这是灯罩。还有几样东西。铅笔！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铅笔。

教授　好的，好的。我正在注视着他和格罗斯曼。您在注意观察吗？

〔格罗斯曼站起来，扫视落在桌上的物品。

萨哈托夫　对不起，对不起。我很希望能看一看，这一切是不是都由神巫本人干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这样认为吗？那您就坐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只手。不过，请您相信，他在睡觉。

萨哈托夫　（走近，头碰到塔尼娅放下来的线，恐慌地弯下腰来）是啊……很奇怪，很奇怪。（走近，拉住谢苗的肘部。谢苗吼叫）

教授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听见没有，格罗斯曼在

场的效果？这是新现象。应当记录下来……（跑出来，记录，然后返回）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啊……但总不能撂下尼古拉不管呀，应当开始……

格罗斯曼　（站起来，走到谢苗跟前，抬起他的手又放下）现在进行一次收缩必然十分有趣。主体处于彻底催眠状态。

教授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格罗斯曼　如果您愿意的话……

大夫　老兄，您还是让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主持吧。这玩意非常严肃呀。

教授　别碰他，他已经是在睡梦中说话。

胖太太　现在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下了决心出席观看。虽说可怕，但我仍然十分高兴，因为我一向对丈夫说……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大家不要说。

〔塔尼娅用线擦过胖太太的头。

胖太太　哎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胖太太　他抓住了我的头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低声）不要怕，没关系。您把手递给他。手掌冰凉，不过我喜欢这样。

胖太太　（藏起手来）决不递给他！

萨哈托夫　是啊，很奇怪，很奇怪！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在这里，正在寻求交流。谁想问点什么？

萨哈托夫　对不起，我来问。

教授　欢迎。

萨哈托夫　我信不信？

〔塔尼娅敲两下。

教授　答复是肯定的。

萨哈托夫　对不起，我还要问一下。我口袋里有没有一张十卢布的票子？

〔塔尼娅敲了许多下，用线在萨哈托夫头上擦过。

哎哟！……（抓住线并扯断它）

教授　我想请在座的诸位不要提模棱两可或者开玩笑的问题。他感到不愉快。

萨哈托夫　不过，对不起，我手里有一根线。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线？抓住它。这种情况经常有。不仅有线，而且有丝带，最古老的。

萨哈托夫　对不起，这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塔尼娅把枕头朝他扔去。

对不起，对不起！一样软东西砸到我头上了。请点上灯。这里有点……

教授　我们请您不要破坏显示。

胖太太　看在上帝面上，您别破坏呀！我也想问一下，可以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以，可以。您问吧。

胖太太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的胃，可以吗？我想问的是，我应当服用哪一种药，乌头还是颠茄？

〔静场。青年人一角在低语。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突然象婴儿一样叫起来："哇！哇！"姑娘们捂着鼻子和嘴巴，一边吃吃笑着同彼得里谢夫跑出去。

哎哟，这是对的。这个僧人又生下来了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极度生气，怒气冲冲地低语说）你

就会胡闹！假如你不会规规矩矩地待着，那你就走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下。

第二十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教授、胖太太、萨哈托夫、格罗斯曼、大夫、谢苗和塔尼娅。一片漆黑，沉默无语。

胖太太　哎呀，多可惜！现在可没办法问了。他已经出世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根本没有。这是沃沃在胡闹。他在这里。您问吧。

教授　这种情况常有。这些玩笑，讥讽——是最普通的现象。我认为他还在这里。不过，我们可以问一问。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请。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还是您请吧。这事弄得我心情不好。太不愉快了！这种不知分寸的行为！……

教授　好吧，好吧！……尼古拉！你还在这里吗？

〔塔尼娅敲两下，打铃。谢苗开始吼叫，伸开双手，抓住萨哈托夫和教授，掐他们。

多么出人意料的表现！作用到神巫本人身上了。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观察呀，我不方便。他在掐我。您瞧一瞧格罗斯曼的情况怎么样？现在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

〔塔尼娅把庄稼人的文书扔到桌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有东西落到桌子上了。

教授　您看一看落下来的是什么东西？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纸！一张叠起来的纸。

〔塔尼娅扔旅行用墨水瓶。

墨水瓶！

〔塔尼娅扔墨水笔。

墨水笔！

〔谢苗吼叫，掐人。

教授 （被掐住了）对不起，对不起，完全崭新的现象！不是激发出来的招魂能在发挥作用，而是神巫本人。还是把墨水瓶打开，把墨水笔放在纸上，他一定会写下的，一定会写下的！

〔塔尼娅从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身后走过来，用吉他敲他的脑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用吉他敲我的脑袋！（望着桌子）墨水笔还没有写字，纸也叠着。

教授 您快看看是什么纸，快点。很明显，是双份力量：他的加上格罗斯曼的！——在产生骚动。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拿起纸走出门外，随即返回）真稀奇！这张纸是同农民签署的文书，今天早上我拒绝签字，退给了农民。很可能是他要我签字？

教授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您再问问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尼古拉！也许你希望……

〔塔尼娅敲两下。

教授 您听见吗？很清楚，很清楚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拿起笔，走出来。塔尼娅敲打，弹吉他，拉手风琴，然后又钻进沙发底下。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返回。谢苗伸懒腰，咳一声清嗓子。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睡醒了。可以点上蜡烛。

教授　（急忙）大夫，大夫，请量一下体温和脉搏。您瞧吧，现在就会发现已升高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点蜡烛）怎么样啊，不相信的先生们？

大夫　（走到谢苗跟前，塞给他体温表）喂，好样的。怎么样，睡了个好觉？喂，把这个塞进去，再把双手伸出来。（看表）

萨哈托夫　（耸耸肩膀）我可以断言，神巫无力做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可是线呢？……我希望能解释一下线的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线，线！这里发生过更重要的事。

萨哈托夫　我不知道。至少 je réserve mon opinion①。

胖太太　（对萨哈托夫）不对。您怎么能说 je réserve mon opinion 呢？那么带翅膀的婴儿呢？难道说您没看见？起先我以为是假象，但后来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活生生的……

萨哈托夫　我只能说我看见的东西。那个我没看见，没看见。

胖太太　怎么会呢！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呀。左面呢，是一个黑衣僧人，还弯下腰对他……

萨哈托夫　（退开一步）真会夸大！

胖太太　（对大夫说）您是应当看见的。他从您那边升空的。

〔大夫不听她的，继续数脉搏。

（对格罗斯曼）还有亮光呢，还有他发出的亮光，特别是在小脸蛋的四周。还有那么温顺、温柔的表情，真是天神似的！（自己温柔地笑）

格罗斯曼　我看见一簇磷光，东西变换了位置。其他我就没看

---

① 法语：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见什么了。

胖太太　哼，算了吧！您说这些话是因为你们沙尔科派的学者们不相信来世。如今谁也不能，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我对来世生活的信念。

〔格罗斯曼从她身边走开。

不，不，不管您怎么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一次是听萨拉萨蒂演奏；另一次就是此时此刻……是的！（无人听她的话。她走到谢苗跟前）喂，你告诉我，朋友，你当时有什么感觉？你当时觉得很沉重吗？

谢苗　（笑）是。

胖太太　不过还是能忍受得了？

谢苗　是。（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请问可以走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去吧，去吧。

大夫　（对教授）脉搏与原来一样。不过体温下降了。

教授　下降了？（沉思；突然醒悟）正该如此啊！正该出现降温的！双份能量交叉应当产生某种类似干扰的作用。是的，是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胖太太、格罗斯曼、萨哈托夫全体边说边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没有彻底物化。不过……诸位，请到客厅去。

胖太太　使我特别感到惊奇的是，他挥动一下小翅膀，可以看得见他升空的样子。

格罗斯曼　（对萨哈托夫）如果只进行催眠术，就会发生完全的癫痫病。那就会取得十全十美的成绩。

萨哈托夫　有趣，但不完全令人信服！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第二十一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拿着文书；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喂，费奥多尔，多有趣的招魂会呀！真有趣！原来是要把土地按照农民的条件让给他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原来如此！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不是嘛！（给他看文书）你想想看，我交给他们的文书，竟然出现在书桌上。我签了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它怎么会落到这儿来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瞧，就是落到这儿了。（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着他下。

第二十二场

〔塔尼娅一个人，从沙发下钻出来，笑。

塔尼娅　我的老天爷呀！他抓到线的时候，我真吓坏啦。（兴奋地吱吱叫）好，总算成功了——他签上字啦！

第二十三场

〔塔尼娅和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这么说，是你耍了他们？

塔尼娅　关你什么事？

格里戈里　你以为太太会为了这事夸奖你吗？不行，办不到。

现在你落到我手里啦。要是你不依我，我就把你的鬼把戏报告上去。

塔尼娅　我就不照你的意思办，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幕　落）

第　四　幕

〔舞台现出第一幕的布景。

第　一　场

〔两名穿着镶金边制服的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格里戈里。

跟班甲　（长着花白的连鬓胡须）今天到府上是第三家。幸亏拜客的日子都在这一带转。以前府上是逢星期四接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后来改成星期六，为的是大家都在同一天：戈洛夫金家、格拉德·冯·格拉贝家……

跟班乙　谢尔巴科夫家招待的不错，每次舞会都赏饭给跟班的。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从楼上下来。贝特西送她们。公爵夫人看看小记事本，看看表，然后坐到大木箱上。格里戈里给她穿上套靴。

公爵小姐　请你务必来。要是你不来，多多不来，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贝特西　我不知道。舒宾家是一定要去的。然后是排练。

公爵小姐　你来得及。不，你一定来。Ne nous fais pas faux bond.① 费佳和科科都要来的。

贝特西　J'en ai par dessus la tête de votre Coco.②

公爵小姐　我原来想我在这里能找到他。Ordinairement il est d'une exactitude…③

贝特西　他一定来的。

公爵小姐　当我看见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好象觉得他刚刚求过婚或者就要求婚。

贝特西　唉，看来是一定要经过这一步的。多讨厌啊！

公爵小姐　可怜的科科哟！他多爱你呀。

贝特西　Cessez, les gens.④

〔公爵小姐在小沙发上坐下来，一边低声谈话。格里戈里给她穿套靴。

公爵小姐　那就晚上见。

贝特西　我尽量来。

公爵夫人　请转告令尊，我什么都不相信，不过我一定要来看看他的新神巫。请他通知我。再见，ma toute belle.⑤（吻她，与公爵小姐一起下）

〔贝特西上楼。

---

① 法语：别让我空等。

② 法语：您的科科让我讨厌死了。

③ 法语：通常他总是守时的。

④ 法语：别说啦，有仆人在。

⑤ 法语：我的美人儿。

第　三　场

〔两名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我不喜欢给老太婆们穿鞋子，她们怎么也弯不下腰来，因为肚子大，看不清，乱伸脚。给小娘儿们穿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手里握着她们的小脚儿心里才舒坦呢。

跟班乙　他还挑挑拣拣呢！

跟班甲　咱们这种人是不该挑三拣四的。

格里戈里　为什么不能挑呢？难道咱们不是人？那是他们以为咱们一窍不通。刚才谈得正痛快，瞅了我一眼就说：勒让。

跟班乙　这是什么意思？

格里戈里　用俄国话来说，就是：你别说啦，他们听得懂。午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我真懂。你们说有区别，什么区别也没有。

跟班甲　对懂的人来说，区别大着呢。

格里戈里　根本没有区别。今天我是佣人，明天也许我日子过得不比他们差。不是有人嫁给佣人吗？难道没有过？我去吸会儿烟。（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

跟班乙　府上这位青年人胆子可不小。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没出息的小子。不会当差。以前当过管事，惯坏了。我原来劝老爷别要他，可是太太看上啦，说他

仪表堂堂，出门体面。

跟班甲　要是我呀，就把他送到我们伯爵那儿，他会把他整得规规矩矩的。哼，他才不喜欢这种不守本份的人。听差就该是听差，别辜负自己的身份。这种傲气要不得。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彼得里谢夫从楼上跑步下，取出一支香烟；科科·克林根戴着夹鼻眼镜迎着他上场。

彼得里谢夫　（若有所思地）是啊，是啊。我的第二个音节是"卡"，卡尔—托日—卡。我的整个字……是啊，是啊……哦，是科科沙-卡尔托沙！从哪儿来？

科科·克林根　从谢尔巴科夫家来。你总是胡闹……

彼得里谢夫　不，你听我说，有一个字谜：我的第一个音节是"金"，第二个音节是"卡"，我的整个词儿把小牛赶得远远的。

科科·克林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没有时间猜。

彼得里谢夫　你还要上哪儿去？

科科·克林根　上哪儿去？到伊万诺夫家，排练合唱，一定要去的。然后去舒宾家，接着去参加排练。你好象也应当去的？

彼得里谢夫　当然啦，一定去。大萝卜排练要参加；胡萝卜排练也要参加。因为以前我是一个野蛮人；现在呢，我既是一个野蛮人，又是一个将军。

科科·克林根　喂，昨天的招魂会怎么样？

彼得里谢夫　滑稽戏！来了个庄稼人，不过主要的是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沃沃学婴儿啼哭。教授作解释。玛丽亚·瓦

西里耶夫娜作阐述。好玩极啦！可惜你没来。

科科·克林根　我真担心，mon cher①。你总是善于用玩笑敷衍过去。可我总觉得，只要我说一句话，就有人曲解成我求婚了。Et ça ne m'arrange pas du tout, du tout. Mais du tout, du tout! ②

彼得里谢夫　你求婚时要用谓语，那样就不会成功啦。总之，你到沃沃那里去，咱们一块去参加小萝卜排练。

科科·克林根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这种笨蛋交朋友？太愚蠢啦，真是个地地道道的二流子！

彼得里谢夫　可我喜欢他。我喜欢沃沃。不过"那是一种奇特的爱"，"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③……（走进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房间里）

第　六　场

〔两名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科科·克林根。贝特西送一位贵妇人下楼。科科意味深长地鞠躬。

贝特西　（同他握手，侧身对着贵妇人）你们不认识吗？

贵妇人　不认识。

贝特西　这位是克林根男爵。您昨天怎么没来呀？

科科·克林根　实在来不了，没赶上。

贝特西　真遗憾。很有趣呢。（笑）您本来会看见非常有趣的 manifestations④。怎么样啊，我们的字谜有进展吗？

---

① 法语：我亲爱的。

② 法语：这事我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也不，一点也不！

③ 出自普希金《我为自己竖起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一诗。

④ 法语：显现。

科科·克林根　噢，对啦！mon second① 要求的诗句已经想好啦。尼克写的诗，我作曲。

贝特西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说说看。

科科·克林根　对不起，怎么说呢？……有了！骑士对南娜唱道：（唱）

多么美丽的性情啊，

给我的心灵带来希望……

南娜，南娜！娜，娜，娜！

贵妇人　这是 mon second 娜，mon premier② 是什么呢？

科科·克林根　mon premier 是阿勒，一个蛮女的名字。

贝特西　您瞧，阿勒是一个想吞掉自己情人的蛮女……（哈哈大笑）她一边走，一边发愁，一边还在唱：

唉，想吃呀……

科科　（打断她）我要呕吐……

贝特西　（接过来）

我想吃一个人，

我走了又走，游了又游……

科科·克林根

我找不着……

贝特西

我不知该去吃谁……

科科·克林根

瞧，远处有一只木筏……

---

① 法语：我的第二首。

② 法语：我的第一首。

贝特西

向这里游来；

筏上站着两名将军……

科科·克林根

我们是两名将军，

命运把我们联在一起，

送到了孤岛之上。

然后又是 refrain①：

命运把我们联在一起，

送到了孤岛之上。

贵妇人　Charmant!②

贝特西　您明白这有多蠢！

科科·克林根　妙就妙在这里。

贵妇人　阿勒是谁？

贝特西　是我。我连礼服都做好了。可是妈妈说："不规矩。"比起舞会礼服来，一点也没有什么不端庄的。（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喂，布尔吉耶时装店的伙计在这儿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在这儿，坐在厨房里呢。

贵妇人　嗯，那么阿勒娜③呢？

贝特西　您一定会看见的。我不想叫您扫兴。Au revoir④.

贵妇人　再见！（互相鞠躬告别。贵妇人下）

贝特西　（对科科·克林根）我们到 maman 那儿去吧。

---

① 法语：副歌。

② 法语：妙极啦。

③ 文字游戏，俄语 арена 意为舞台，竞技场，与阿勒前两个音节一样。

④ 法语：再见。

〔贝特西和科科·克林根上楼。

第七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两名跟班；雅科夫端着托盘、茶、点心从餐厅里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穿过前厅上。

雅科夫　（对跟班们）你们好！你们好！

〔跟班们鞠躬。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请您吩咐格里戈里·米哈伊雷奇，叫他帮帮忙。我要累死啦……（下）

第八场

〔前场人物，缺雅科夫。

跟班甲　府上这个人倒挺勤快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个好小伙子。可是太太不喜欢，说他长相不行。这里昨天还有人告他状，说他把庄稼人放进厨房了。但愿别把他开销了才好！是个好小伙子呀。

跟班乙　什么庄稼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从我们库尔斯克省农村来买地的。天黑了，又是同乡。其中一个人是管餐厅的仆人的父亲。所以就把他们领到了厨房。这时候忽然玩起猜东西的游戏。东西就藏在厨房里。老爷太太们都来了，太太看见了他们——真倒霉！太太说，也许这些人都有传染病，竟然把他们带进了厨房！……她被传染病吓坏啦。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格里戈里，去帮帮雅科夫·伊万内奇，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格里戈里　笨手笨脚的，所以才忙不过来。（下）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

跟班甲　如今怎么会出了这种新的时髦事——这些传染病！……府上的太太也害怕？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胜过怕失火！我们整天忙的就是熏呀，洗呀，喷呀的。

跟班甲　所以嘛，我闻见了这样难闻的味儿。（活跃地）简直是胡来。这些传染病真造孽。可恶极啦！人们把上帝都忘了。我们老爷的妹妹莫索洛娃公爵夫人有个女儿快要死了，怎么样呢？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进房去看一眼，结果就没说声告别的话。女儿一直哭，叫他们来最后见上一面，他们就是没进屋！大夫发现了一种什么传染病。可是，她的贴身丫头和看护一直在照料她。什么事没有，两个人都活着。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彼得里谢夫从房门上场，手持烟卷。

彼得里谢夫　我们还是去吧。我只需要把科科沙—卡尔托沙带上。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的科科沙是个蠢驴！我对你说，我最讨厌他。真是个大草包，货真价实的废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喂，是不是啊？

彼得里谢夫　哎，稍等一下，我还是去告别一下。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唉，那好吧，我先去车夫房里看一看我的狗。有一条公狗凶极了。马车夫说，差点没吃掉他。怎么样？

彼得里谢夫　谁吃掉谁呀？难道是车夫吃了公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唉，你总是……（穿外衣，下）

彼得里谢夫　（沉思地）马—金—托日，卡尔—托日—卡……是啊，是啊。（上楼）

第十二场

〔两名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雅科夫在本场开始和结束时，跑步穿过舞台。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雅科夫）还缺什么？

雅科夫　缺夹心面包片！我说过嘛……（下）

跟班乙　我们家小少爷生病了。立刻就把他送进旅馆，还跟去

一名保姆。结果小少爷就死在那儿了，连娘也不在身边。

跟班甲　不怕造孽呀！我认为，谁也躲不开上帝。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也是这样想的。

〔雅科夫端着夹心面包片跑步上楼。

跟班甲　还要请您注意，要是现在什么人都怕，那就只好关在四堵墙里，就象在大牢里，坐在那儿别动。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塔尼娅，然后雅科夫上。

塔尼娅　（向跟班们鞠躬）你们好！

〔跟班们鞠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有两句话要对您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哦，什么事？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庄稼人又来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有什么事要办呢？文书我已经交给谢苗了呀……

塔尼娅　文书我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现在他们只要求收下他们的钱。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在哪儿？

塔尼娅　就在这儿。在门口台阶旁边站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好吧，我去对他们说。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大爷，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有什么事？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您去求求太太放了我。

〔雅科夫跑步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雅科夫）你怎么啦？

雅科夫　还要一只茶炊和凳子。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去找女管家。

〔雅科夫跑步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塔尼娅　没有办法呀！现在我的事情只有这样办了。

雅科夫　（跑步上）凳子太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有多少就上多少。

〔雅科夫跑步下。

你选的时候不对。你瞧，忙忙乱乱的……

塔尼娅　可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自己知道，不管等多少时候，这样忙忙乱乱的情况也不会结束。您自己知道，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大爷，您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您就是我的亲爹。请您抽点时间说一说。否则太太会生气的，会扣住居留证不给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怎么这样着急呀？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怎么能不着急呢？如今事情已经办成……我要到教母家去，准备一下。复活节后就办喜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大爷，您一定说一说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走吧，这儿不是地方。

第十四场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爷从楼上下来，默默无声地同跟班乙下。塔尼娅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班甲；雅科夫上。

雅科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为什么这样欺负人呀！太太现在要辞退我。她说，你总是砸东西，还忘了喂菲弗卡，违反我的命令带庄稼人去厨房。您是了解的呀，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塔季扬娜对我说：带到厨房去。我也不知道是按照谁的命令。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她说过吗？

雅科夫　她刚才说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一定要替我说说情！家里刚开始恢复元气，要是丢掉差事，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呢。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求求您！

第 十 五 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班甲；太太送戴假发、镶假牙的老伯爵夫人。跟班甲伺候伯爵夫人穿外衣。

太太　请您一定光临呀！真的！我真是非常感动呢。

伯爵夫人　要不是身体欠佳，我会多到府上来的。

太太　真的，请带上彼得·彼得罗维奇。他有点粗鲁，不过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安慰人。他的话都非常简朴，非常明了。

伯爵夫人　不，我已经习惯啦。

太太　请留意。

伯爵夫人　Merci mille fois merci.①

第 十 六 场

〔前场人物；格里戈里激动得披头散发，从餐室里跳出来上

① 法语：谢谢，非常感谢！

场。在他身后可以看见谢苗。

谢苗　你别去欺侮她。

格里戈里　你这个混蛋，我要教会你怎样打架！哼，你这个恶棍！

太太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是在下等酒馆里吗？

格里戈里　这个粗暴的庄稼汉不让我活了。

太太　（烦恼地）你们发疯了，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对伯爵夫人）Merci, mille fois merci. A mardi.①

〔伯爵夫人和跟班甲下。

第十七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太太、格里戈里和谢苗。

太太　（对格里戈里）这是怎么一回事？

格里戈里　我虽说是个跟班，可是我也有自尊心，决不允许任何庄稼人推搡我。

太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格里戈里　就是您的谢苗，因为跟老爷们在一起坐过，竟然大胆妄为，老是要打架。

太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样？

格里戈里　上帝知道。

太太　（对谢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谢苗　他为什么要欺负她呢？

太太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谢苗　（微笑着）是这样的。他老是对塔尼娅，就是您的贴身丫

① 法语：谢谢，非常感谢。星期二再见。

头，动手动脚。可她不愿意。我就用手把他拉开了……只用了一点点劲。

格里戈里　拉得不错，差点儿把肋骨给拉断了。燕尾服也扯破了。他还说："象昨天一样，我忽然冒出一股力量。"就动手掐我。

太太　（对谢苗）你怎么敢在我家里打架？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安娜·帕夫洛夫娜，请允许向您禀报。应当告诉您的是，谢苗对塔尼娅有感情，现在他们已经订婚了。格里戈里呢，说实话吧，表现不好，不光采。所以嘛，我想谢苗就生他的气。

格里戈里　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是因为他们恨我揭发了他们的鬼把戏。

太太　什么鬼把戏？

格里戈里　就是招魂的事。昨天那些玩意儿不是谢苗，全是塔尼娅干的。我亲眼看见她从沙发底下出来。

太太　从沙发底下钻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里戈里　我对天发誓。文书也是她拿来扔到桌子上的。要不是她的话，文书也不会签字，地也不会卖给庄稼人。

太太　您亲眼看见的？

格里戈里　我亲眼看见的。请您吩咐叫她来。她赖不掉。

太太　叫她来。

〔格里戈里下。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台后传来嘈杂声、门房的话声："不

行，不行！”门房上场，三名庄稼人从他身边夺路冲上舞台。庄稼人乙在前面；庄稼人丙绊一跤，倒在地上，捂着鼻子。

门房　不行，走吧！

庄稼人乙　不会倒霉吧。俺们又不是在干坏事。俺们是来送款子的。

庄稼人甲　是哇，画了押签了字，事就办成了。俺们只是抱着感激的态度来缴钱的。

太太　等一等，等一等表示感谢。这全是骗局。事情还没有了结呢。还没有卖出去。列昂尼德！叫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来。

〔门房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上，看见太太和庄稼人以后，就想返回去。

太太　别走，别走，请到这儿来！我几次对您说过，地不能赊出去。大家都对您说过。您象个大傻瓜，受骗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受什么骗？我不明白，有什么骗局。

太太　您不害羞吗？您的头发都花白了，可还象小孩一样受骗，叫人家嘲笑您。您舍不得花三百卢布替儿子保住社会地位，可自己却叫人家骗了成千上万的卢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Annette，你别着急呀。

庄稼人甲　俺们只是想把钱缴清……

庄稼人丙　（取出款子）看在上帝的面上，放俺们走吧！

太太　等一等，你们等一等。

第二十场

〔前场人物，格里戈里和塔尼娅。

太太 （严厉地对塔尼娅）昨天招魂会时，你在小客厅里吗？

〔塔尼娅叹口气，回头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谢苗。

格里戈里 用不着绕圈圈了，我亲眼看见的……

太太 你说，你在不在小客厅里？我会了解到的，你坦白承认吧。我不处罚你。我只想揭露他（指着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这位老爷……是你把文书扔到桌子上的吗？

塔尼娅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有一个要求：能不能放我回家？

太太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瞧，在拿您开心呢。

第二十一场

〔前场人物。这一场开始时，贝特西上，悄悄地站在一边。

塔尼娅 安娜·帕夫洛夫娜，放我走吧！

太太 不行，亲爱的！要知道，也许你使我们损失了几千卢布呢。不该卖的地卖掉了。

塔尼娅 安娜·帕夫洛夫娜，放我走吧。

太太 不，你要负责。胡来是不行的。我要告到调解法庭去。

贝特西 （走上前）妈妈，您放了她吧。您要是想审判她，那就连我一块审判吧，昨天是我跟她一块干的。

太太 哼，有你掺和，肯定没好事。

第二十二场

〔前场人物和教授。

教授　您好，安娜·帕夫洛夫娜！您好，小姐！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我是来给您送芝加哥第十三次唯灵论者代表大会总报告的。施米特的发言极其有趣。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哦，很有意思！

太太　我可以对您说一说更有趣的事。原来是这个丫头拿您和我丈夫开心的。贝特西拉到自己身上，不过这是为了气我。是一个文盲小丫头拿你们开心，你们却相信她！昨天你们的那些招魂显现根本就不存在，全是她（指塔尼娅）干的。

教授　（脱大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太太　是这样的。她趁黑弹吉他，也是她敲我丈夫的脑袋。你们那些蠢事也是她干的。她刚才坦白承认了。

教授　（微笑着）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太太　证明您的招魂术是胡说八道！证明的就是这一点。

教授　因为这个姑娘想骗人，因为这一点招魂术就象您说的，成了胡说八道吗？（微笑）奇怪的结论！很可能这个姑娘想骗人，这事常有；也许她干出了什么事，但是，她所干的事，是她干的；招魂能的显现是招魂能的显现。甚至很可能是这个姑娘干的事引起了，就是说诱发了招魂能的显现，赋予它一定的形式。

太太　又在做报告了！

教授　（严厉地）安娜·帕夫洛夫娜，您说这个姑娘，也许还有这位可爱的小姐，做了些事。然而亮光我们大家都看见了。第

一次体温降低，第二次体温升高，还有格罗斯曼的激动和振荡。怎么，难道这一切也是这位姑娘干的？这些都是事实，安娜·帕夫洛夫娜，都是事实！不，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事物需要研究，需要全面彻底去理解，然后再去谈论它们，这些事物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还有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看见的孩子呢？还有，我也看见了……这事嘛，这个姑娘也是办不到的呀。

太太　您总以为自己是聪明人，其实您是一个大傻瓜。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唉，我走。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到我房间里去。（走进书房，下）

教授　（耸着肩，跟他走）是啊，我们比欧洲差远罗。

第二十三场

〔太太、三名庄稼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贝特西、格里戈里和谢苗；雅科夫上。

太太　（对着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背后）把他象傻瓜一样骗了，他却视而不见。（对雅科夫）你有什么事？

雅科夫　请问要不要给许多人摆上餐具？

太太　要不要给许多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接管他手上的银餐具！马上滚！坏事都是他干的。这个人要把我赶进棺材。昨天差一点饿死小狗。小狗一点也没碰他。这还不算，昨天又是他把害传染病的庄稼人领进了厨房，现在他们又待在这儿。坏事都是他干的。滚，马上滚！算工钱给他，算工钱给他！（对谢苗）要是你今后还敢在我家撒野，我

就要教训你这个混帐东西！

庄稼人乙　没什么！既然他是一个混帐东西，就没有必要卡住他不放，算工钱吧。不用多说了。

太太　（听他说话，一边端详庄稼人丙）你们看呀，这个人鼻子上有疹子，疹子！他是个病人，他带有传染病菌！！昨天我已经说过，不要放他们进来。瞧，他们又站在这儿了。把他们赶走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您吩咐不收他们的款子？

太太　款子？款子您收下吧，不过立即把他们，特别是这个病人，赶出去！他已经烂完了！

庄稼人丙　你这是冤枉人，太太。真的，冤枉人。比方说吧，你问一下俺的老婆子。俺怎么会烂完了？俺，比方说吧，象玻璃一样光溜。

太太　还回嘴吗？……滚，滚！还要作对！……不，我受不了，受不了！快去找彼得·彼得罗维奇来。（跑步下，一边抽泣）

〔雅科夫和格里戈里下。

第二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太太、雅科夫和格里戈里。

塔尼娅　（对贝特西）小姐，亲爱的，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贝特西　没关系，没关系。你跟他们走吧，我来解决。（下）

第二十五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三名庄稼人、塔尼娅和门房。

庄稼人甲　怎么办啊，老兄？眼下缴不缴款子？

庄稼人乙　你放俺们走吧。

庄稼人丙　（不知如何处理钱）要是俺知道，俺一辈子也不会管这事。这比害一场大病还要坑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门房）送他们到我房里去，那儿有算盘。我就在那儿收款子。去吧，去吧。

门房　走吧，咱们走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们要谢谢塔尼娅。要不是她，你们别想弄到地。

庄稼人甲　是哇。她想出了个由头，就办成啦。

庄稼人丙　她把俺们弄成人啦。要不然是什么样呢？地太少，别说大牲口了，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餵啊。再见哇，聪明的丫头！等你回到乡下，来俺家喝蜜呀。

庄稼人乙　俺一回到家，立刻动手准备办喜事，酿啤酒。一定要来啊。

塔尼娅　一定来，我一定来！（兴奋地吱吱叫）谢苗！那就好了！

〔庄稼人们下。

第二十六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和谢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上帝保佑！喂，塔尼娅，你记着，等你有了家，我一定上你家作客呀。你招待吗？

塔尼娅　亲爱的，我们要象招待亲生父亲一样招待你呀！（拥抱并吻他）

——幕落

光在黑暗中发亮

（五幕正剧）

白嗣宏译

人　　物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伦采夫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萨伦采娃——他的妻子

斯乔帕
万尼亚　}他们的儿子

柳芭
米西　}他们的女儿
卡佳

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万尼亚的教师

萨伦采夫家的家庭女教师

萨伦采夫家的保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科霍夫采娃——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姐姐

彼得·谢苗诺维奇·科霍夫采夫——她的丈夫

丽赞卡——他们的女儿

切列姆沙诺娃公爵夫人

鲍里斯——她的儿子

东尼娅——她的女儿

小女孩——她的女儿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年轻的司祭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塔尔科夫斯基——柳芭的未婚夫

格拉西姆神父——司祭
公证人
伊万·贾布列夫——庄稼汉
玛拉什卡——他的女儿，带一个孩子
村妇——他的妻子
叶尔米尔——庄稼汉
另外一名庄稼汉
谢瓦斯季扬——庄稼汉
彼得——庄稼汉
村妇——他的妻子
百夫长
手持大草镰的庄稼汉们；手持耙子的村妇们
细木工
将军
将军的副官
上校
团部文书
哨兵
两名押解兵
宪兵军官
宪兵军官的文书
团部司祭
军医院精神科主任大夫
上述精神科助理大夫
上述精神科看守
患病军官

舞会钢琴伴奏师

伯爵夫人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萨伦采夫家的仆人们

大学生们、女士们

几对跳舞的人

第　一　幕

〔舞台现出乡间富宅一个带顶的露台。露台前是几个花坛、草地网球场和一处槌球场。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在槌球场上打球。露台上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萨伦采娃，四十岁，是个漂亮、优雅的女人；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科霍夫采娃，四十五岁，是个肥胖、果断、愚蠢的女人；她的丈夫彼得·谢苗诺维奇·科霍夫采夫，穿着夏季服装，身体肥胖，皮肤松弛，戴一副夹鼻眼镜。他们坐在铺着桌布、摆着餐具的桌旁，桌上放着茶炊和咖啡。他们在喝咖啡，彼得·谢苗诺维奇在吸烟。

第　一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彼得·谢苗诺维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你不是我的妹妹而是外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不是你的丈夫而是熟人，那么我会觉得这事很古怪，也很讨人喜欢，也许我自己也会附和他的。J'aurais trouvé tout ça très gentil. ① 可是我看见你丈

① 法语：我会觉得这事非常讨人喜欢。

夫胡来，简直是胡来，我不得不把心里话告诉你。我也要告诉他，你的丈夫。Je lui dirai son fait, au cher.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什么人也不怕。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自己也看见了。不过我认为这事没什么了不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啊，你不这样想。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任其下去，那么你们就会一贫如洗，du train que cela va②。

彼得·谢苗诺维奇　哎，他们那样大的家产，穷不了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的，一贫如洗。我亲爱的，你别打断我的话。你总是认为男人们的所作所为全是好的……

彼得·谢苗诺维奇　哎，我并不知道呀，我是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一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假如你们男人开始胡来，il n'y a pas de raison que ça finisse③。我只是说，我处在你的地位就不允许这样干。J'aurais mis bon ordre à toutes ces lubiès.④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丈夫，一家之主，竟然无所事事，扔下家不管，把产业全都给了别人，et fait le généreux à droite et à gauche⑤。我知道这事的结局。Nous en savons quelque chose.⑥

彼得·谢苗诺维奇　（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Marie，请您给我

---

① 法语：我要把实话都告诉他，告诉亲爱的。

② 法语：从事情的发展来看。

③ 法语：那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的理由了。

④ 法语：我要结束这一切胡作非为。

⑤ 法语：到处慷慨解囊。

⑥ 法语：对这种事我们略知一二。

解释解释，那是一种什么新的流派。哎，自由派，象地方自治局、宪法、学校、阅览室，以及 tout ce qui s'en suit①，这些我都明白。哎，还有社会主义者：les grèves②，八小时工作制，这我也理解。可那到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说一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昨天已经告诉您了呀。

彼得·谢苗诺维奇　老实说，我没弄懂。《福音书》、登山宝训、教会不要……那祈祷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怎么办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只破不立，这就是最主要的。

彼得·谢苗诺维奇　这些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去年开始的，自他姐姐死后。他很爱姐姐，姐姐的死对他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他就非常忧郁，总是在谈论死的事，自己也病倒了，这你们是知道的。瞧，害过伤寒以后他就彻底变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春天他还到莫斯科来看过我们，很讨人喜欢，而且还玩过文特牌。Il était très gentil et comme tout le monde.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的，可是他已经变了一个人。

彼得·谢苗诺维奇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家庭漠不关心，简直是得了 idée fixe.④ 他整天念《福音书》，夜里不睡觉，起来读，做笔记，抄录，接着开始访问高级僧侣、长老，都是去请教宗教问题。

---

① 法语：由此而引出的种种。

② 法语：罢工。

③ 法语：他非常讨人喜欢，象大家一样。

④ 法语：偏执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样呢，他斋戒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从结婚以来，他还没斋戒过，就是说有二十五年了。现在呢，在修道院斋戒过一次，接着又决定不需要斋戒，不需要上教堂。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正是说他朝三暮四。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一个月前，他没放过一次礼拜，遵守所有的斋期。后来这一切突然都没必要了。真拿他没办法。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说过他，以后还要说他。

彼得·谢苗诺维奇　是啊。不过这还没什么了不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对你来说，什么事都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男人什么教都不信。

彼得·谢苗诺维奇　请允许我说一句。我是说问题不在这里。假如他反对教会，那还要《福音书》干什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那是因为得照《福音书》，照宝训的话去生活，把一切都献出来。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总是走极端。

彼得·谢苗诺维奇　要是把一切都献出，那么靠什么生活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他在宝训里找到哪一条要求跟仆人shake hands[1]？那里说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2]根本没说Shake hands的事。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自然，还是他着迷了，他一贯爱着迷，有一段时间迷音乐，迷打猎，迷办学校。可我并不因此就觉得轻松一些。

---

① 英语：握手。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彼得·谢苗诺维奇　他到城里去干什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没告诉我，不过我知道他是去谈在我们这里伐木的事。庄稼人砍了我们的树林。

彼得·谢苗诺维奇　就是那片人工栽的云杉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的。法院判他们赔款、坐牢。他对我说，这案子今天要由会审法庭审理，我相信他是为这事去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宽恕这批人，明天这批人就会来砍园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所有的苹果树都被折断了，所有的草地也被踩烂了。他什么都宽恕。

彼得·谢苗诺维奇　真奇怪。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因此我才说，对这事绝不能不管。要是这样继续下去，那么 tout y passera①。我想，你作为母亲，应当 prendre tes mésures②。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有什么办法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办法？阻止他，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你有儿女，叫他们怎样仿效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自然令人难堪。可是我总是逆来顺受，指望这事会过去的，就象他以往着迷的事都过去了一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过aide-toi, et dieu t'aidera③。应当让他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不能这样过日子。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最糟糕的是他不再管儿女们的事了。全

---

① 法语：他会把家产挥霍一空。

② 法语：采取自己的措施。

③ 法语：人要自助，上帝才助人。

要我一个人拿主意。可是，我有一个吃奶的孩子，还有一群女孩和男孩需要照管，督促。事事都是我一个人过问。从前他是一个那么温柔、体贴的父亲。现在呢，什么都无所谓。昨天我对他说，万尼亚不念书，考试肯定通不过；他却说，要是他干脆退学，那倒要好得多。

彼得·谢苗诺维奇　那么，上哪儿去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哪儿也不去。最可怕的就是他认为什么都不好；怎么才好呢他又不说。

彼得·谢苗诺维奇　奇怪。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是你们惯常的作风：批判一切，可又什么都不干。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现在斯乔帕已经毕业了，要选择出路，可是父亲什么也不对他说。他想到大臣办公厅去工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这没有用处。他想入近卫骑兵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本不赞成。他问：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去种地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竟说：为什么不能去种地？比坐办公室强多了。唉，他怎么办呢？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全要我拿主意。可是权都在他手上。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应当把这些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应当这样办，我同他谈谈。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在尽自己的责任，他也应当尽自己的责任。要是他不干，那就叫他全都交给你。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这真叫人难受。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如果你愿意，我去对他说。Je lui

dirai son fait.①

〔年轻的司祭上。他有些受窘和激动，拿着一本小书，同大家握手。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年轻的司祭。

司祭　我是来拜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就是说，送书来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进城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您借了一本什么书呀？

司祭　勒南②先生的著作，就是说，《耶稣传》。

彼得·谢苗诺维奇　什么！您读这种书！

司祭　（激动地点燃香烟）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人借给我看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轻蔑地）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借给您看的。怎么样，您同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勒南先生的意见吗？

司祭　当然不同意。就是说，如果我同意，那么我就不会象人们所说的是教会仆人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您象人们所说的是教会的忠实仆人，那您为什么不说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呢？

司祭　可以说，每一个人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有许多正确的论点，但在主要问题上有失误，就是关于教会的问题。

① 法语：我把实话都告诉他。

② 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基督教起源史》的作者。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轻蔑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底有哪些正确的论点呢？怎么，照登山宝训去做，把自己的家产统统分给外人，叫自己家里人去讨饭，这也正确吗？

司祭 怎么说呢？教会使家庭变得神圣，就是说，教会的神父为家庭祝福，但是，至善的境界要求放弃尘世的享乐。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的，苦行者是这样做的，可是我想凡人应当做平凡的事，每一个好基督徒都该这样。

司祭 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喂，您自然是结过婚了？

司祭 是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也有儿女？

司祭 两个。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么您为什么不放弃尘世的享乐呢？瞧，您在抽香烟。

司祭 因为意志薄弱，就是说，不称职。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啊，我看见了，您不是去开导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而是支持他。我老实对您说吧，这不大好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保姆。

保姆 （上）怎么，您没听见？小尼古拉在闹呢。请您去喂奶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就去，就去。（站起来，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保姆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太可怜我妹妹了。我看得出，她多么痛苦。管这个家可不是闹着玩的。七个孩子，一个奶娃娃，再加上那些想入非非的东西。我简直觉得这里事情不妙。（指着脑袋）我问您：你们发现的新宗教是怎么一回事？

司祭　我不明白，就是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请您别对我耍滑头了。您很清楚我问什么。

司祭　对不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想问，这是什么信仰？竟然主张握庄稼人的手，让他们砍树林，还给钱买伏特加酒，可自己的家庭撂下不管？

司祭　这事我不知……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说这是基督教。您是东正教的司祭，因此应当知道并且应当告诉大家，基督教是不是叫人奖励偷窃？

司祭　可是我……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否则的话，您还算什么司祭，留什么长发，穿什么法衣呢？

司祭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可没人问我们……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没人问？我就在问。昨天他对我说，《福音书》里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可是，应当怎样去

理解呢？

司祭　我想是从简单的意义上去理解。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可是我认为不是从简单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照我们学过的去理解，每个人的命都是上帝指定的。

司祭　当然。不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瞧，很清楚，人家告诉我了，您站在他那一边。我干脆告诉您吧，这很不好。假如是一个女教师或者一个小孩子支持他，那还罢了。您身为司祭就应当记得自己的责任。

司祭　我尽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不上教堂，不承认圣礼，这算什么宗教呢？您呢，不是去开导他，却跟他一起读勒南的书，按自己的意思解释《福音书》。

司祭　（激动地）我无法回答。就是说，我被击中了要害，因此无言以对。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唉，假如我是高级僧侣，我就教您怎么读勒南的书，怎么吸香烟。

彼得·谢苗诺维奇　Mais cessez au nom du ciel. De quel droit?①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别来教训我。我相信神父不生我的气。得了，我全说出来了。如果我把怨气都积在心里，那更不好。

司祭　请您原谅，如果我的说法不对，请您原谅。

---

① 法语：看在上帝面上，别说了。你有什么权利？

〔尴尬的静场。司祭走到一旁，打开书，阅读。柳芭和丽赞卡上。柳芭是一个二十岁的、精力充沛的漂亮姑娘，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女儿。丽赞卡比她年长，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女儿。她俩都系着头巾，提着小篮子，准备出门去采蘑菇。她们问了好，柳芭向姨妈和姨父问好，丽赞卡向父母问好，同时都向司祭问好。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柳芭和丽赞卡。

柳芭　妈妈在哪儿？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刚刚出去喂奶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喂，你们可得多采些回来。今天一个小姑娘采来了极好的白蘑菇。我本想跟你们一起去的，可是天太热了。

丽赞卡　爸爸，咱们一起去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去吧，去吧，否则你更得发胖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那好吧，不过我要带上烟卷儿。（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谢苗诺维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年轻人都到哪儿去了？

柳芭　斯乔帕骑车去车站，米特罗凡·叶尔米雷奇和爸爸进城了，几个小的在打槌球，万尼亚就在这儿，在台阶上逗小狗玩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样，斯乔帕做出什么决定没有？

柳芭　他亲自把要求当志愿兵的申请书送去了。昨天他对爸爸非常无礼，真讨厌。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他自己也不好过啊。Il n'ya pas de patience qui tienne. ①小伙子需要开始生活，可是人家对他说：你去种地吧。

柳芭　爸爸不是这样对他说的。他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唉，反正都一样。只是斯乔帕需要开始生活，不管他有什么设想，总说不好。因此他才自作主张。

〔斯乔帕骑车上。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斯乔帕。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Quand on parle du soleil, on en voit les rayons. ②刚才我们谈到你。柳芭说，你同爸爸谈话的情况不佳。

斯乔帕　没那回事。没什么特别的。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我，我呢，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信念不一致，这不是我的过错。柳芭什么也不懂，却要大发议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斯乔帕　我不知道爸爸作了什么决定，恐怕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不过我私下决定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近卫骑兵队。只有我

① 法语：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② 法语：刚说到太阳，太阳就放光了。

们家凡事都要弄出一些特别的麻烦。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我毕业了，应当服兵役。我讨厌跟醉汉和粗鲁的军官们一起在军队里服兵役，因此我要加入近卫军，那儿有我的许多朋友。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嗯，可是爸爸为什么不同意呢？

斯乔帕　爸爸么？他的事真难说。他受到自己的idée-fixe的影响，除了他想看见的以外，什么都不闻不问。他说，军职是最卑鄙的职业，因此不要去服兵役，因此他就不给我钱。

丽赞卡　不对，斯乔帕，他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也在场。他说，假如不能不服兵役的话，那么就应当应征入伍，而当志愿兵就意味着自己选择这种职业。

斯乔帕　可去服兵役的是我，而不是他。他也服过兵役啊。

丽赞卡　是的，不过他说，他并不是不给钱，而是不能做违反他的信念的事。

斯乔帕　这里没什么信念可谈，而是应当服兵役，就是这么回事。

丽赞卡　我只不过说了我听见的话。

斯乔帕　我知道，你同意爸爸的一切意见。姨妈，您知道吗，丽莎① 完全站在爸爸一边。

丽赞卡　凡是正确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也知道丽莎一向赞成各种蠢事。她闻得出哪里有蠢事。Elle flaire cela de loin. ②

---

① 即丽赞卡。

② 法语：她老远就闻得出这种事。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万尼亚。

〔万尼亚穿着红衬衫，带着狗跑步上，手里拿着一封电报。

万尼亚　（对柳芭）你猜，谁要来？

柳芭　没必要猜是谁。把电报给我。（伸手要，万尼亚不给）

万尼亚　我不给你也不告诉你。就是叫你脸红的那个人。

柳芭　胡说！是谁打来的电报？

万尼亚　瞧，你脸红啦，脸红啦。阿林娜姨妈，她脸红了，对吗？

柳芭　别胡说啦！是谁打来的？阿林娜姨妈，是谁打来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切列姆沙诺夫府上。

柳芭　原来是他们！

万尼亚　是啊！那你干吗脸红啊？

柳芭　姨妈，给我看看电报。（读）"我们三人乘邮车到。切列姆沙诺夫家。"这么说，是公爵夫人、鲍里斯和东尼娅。好啊，我很高兴。

万尼亚　是很高兴呀！斯乔帕，你瞧，她的脸多红。

斯乔帕　哎，别老缠着她，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

万尼亚　是呀，因为你也在追求东尼娅啊。你们还是抓阄吧。要不然哥哥不能娶妹妹，妹妹也不能嫁给哥哥。

斯乔帕　别胡说了。最好别开口。对你说过多少次了。

丽赞卡　假如乘邮车来的话，现在他们就要到了。

柳芭　是呀。我们别出去了吧。

〔彼得·谢苗诺维奇拿着香烟上。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彼得·谢苗诺维奇。

柳芭　彼佳[1]姨父，我们不去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怎么回事？

柳芭　切列姆沙诺夫一家马上就要到了。最好还是先打一场网球吧。斯乔帕，你打吗？

斯乔帕　好呀。

柳芭　我和万尼亚对你和丽赞卡。同意吗？我去拿球，把孩子们也带来。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缺柳芭。

彼得·谢苗诺维奇　唉，我只好留下来。

司祭　（想下）再见！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您等一等，神父。我想同您谈谈。再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要来了。

司祭　（坐下来，又点烟）也许要等很久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瞧，有人来了。大概是他。

彼得·谢苗诺维奇　这是哪个切列姆沙诺娃？难道就是娘家姓戈利岑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就是她。就是在罗马和姑妈住在一起的那个切列姆沙诺娃。

① 彼得的爱称。

彼得·谢苗诺维奇　我真高兴见到她。离开罗马以后就没见过面。当时她同我一起唱二重唱来着。她唱得动听极啦。她好象有两个孩子？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她就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

彼得·谢苗诺维奇　我以前不知道他们同萨伦采夫一家这么亲近。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是亲近，去年他们在国外时住在一起。我觉得，la princesse a des vues sur Louba pour son fils. C'est une fine mouche, elle flaire une jolie dot.①

彼得·谢苗诺维奇　不过，切列姆沙诺夫一家自己就很有钱。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是过去。公爵健在，可是把家产挥霍光了，成了堕落的酒徒。夫人上诉到皇上御前，总算抢救出一点点家产，同时离开了他。不过夫人让儿女受到了极好的教育。Il faut lui rendre cette justice.②女儿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儿子已经大学毕业，非常讨人喜欢。我想，玛莎并不太高兴。让她现在招待客人不是时候。瞧，Nicolas③来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① 法语：公爵夫人打算让她儿子娶柳芭。她很精明，闻到有一大笔嫁妆。

② 法语：应当为她说句公道话。

③ 法语：尼古拉。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好，阿林娜，彼得·谢苗诺维奇。哦，（对司祭）是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握手寒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咖啡还有。给你倒一杯？有点凉了，不过可以热一热。（打铃）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用了，谢谢。我已经吃过饭了。玛莎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在喂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她身体好吗？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还好。怎么，你的事都办好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啊，办好啦。假如还有茶，或者咖啡，那就给我倒一点。（对司祭）哦，您把书送来了。看完了吗？路上我一直在考虑您的事。

〔仆人上，请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握他的手。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耸耸肩，同丈夫交换眼色。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和仆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请把茶炊热一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必啦，阿林娜。我不想喝了。要喝的话，我就随便喝一点。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米西。

米西　（看见父亲以后，从球场上跑过来，勾着他的脖子撒娇）爸

爸，跟我打球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亲切地抚摸她）就来，就来。让我先吃些点心。你去打球吧，我就来。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米西。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会审法庭认定农民有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桌旁坐下，狼吞虎咽地喝茶、吃点心。

到底怎么样，认定有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认定有罪，再说他们自己也服罪了。（对司祭）我想，勒南对您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不同意法庭的裁定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烦恼地）我自然不同意。（对司祭）您的问题不在于基督的神性，也不在于基督教的历史，而在于教会……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服罪，et vous leur avez donné un démenti①.他们不是偷的，而是拿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开始对司祭说话，但坚定地转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阿林娜，亲爱的，你别用冷嘲热讽的话纠缠我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一点也没有……

---

① 法语：你推翻了他们的证词。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要是你想认真地了解我为什么不能因为农民砍了他们需要的树而同他们打官司……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想连这个茶炊他们也需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要是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让这些人因为在算作我的树林里砍了十棵树就去坐牢、破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

彼得·谢苗诺维奇　唉，又要争论。我还是牵上小狗去花园里散散心吧。（走下露台）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即使大家公认，而我决不能认为，这座树林是我的。照这样说法，我们有九百俄亩森林，每亩约有五百棵树，总共四十五万棵（好象是这么多吧？）。他们砍了十棵，就是说四万五千分之一。请问，值不值得，可以不可以因此把这个人从家里拉走，关进大牢？

斯乔帕　是啊！但是，如果不要求赔偿这四万五千分之一的话，其余的四万五千分之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九也很快就会被砍光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这只是对你姨妈说的。实质上我根本无权占有这座树林，因为土地属于大家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属于某一个人。而且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花费过任何劳动。

斯乔帕　那是你积攒下来，保存下来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通过什么方法积攒下来的呢？再说森林也不是我本人保存下来的……哎，假如一个人不因为自己揍了别人而感到羞耻，那么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

斯乔帕　并没有人动手揍别人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劳动，却享用别人的劳动，不为此感到羞耻，这一点也是无法证明的。你在大学里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只是为了替我们的处境辩护而设。

斯乔帕　恰恰相反，科学粉碎任何偏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知道，假如我处在叶菲姆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干的。这样干了以后，假如我被关进大牢，我也会绝望的。因为我想要别人对待我象我对待别人那样，所以我不能怪罪他，同时尽一切努力救他。

〔*彼得·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斯乔帕同时说。

彼得·伊万诺维奇　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占有任何财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样的话，偷东西比干活有利。

斯乔帕　你一向不肯正面答复。我说的是，谁积攒下来，谁就有权使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微笑着）哎，我不知道回答谁好。（对彼得·谢苗诺维奇）什么也不应当占有。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如果说不应当占有任何东西，不能有衣服，面包，而应当全部献出去，那就没法活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能象我们这样生活。

斯乔帕　那就该去死。因此，这个学说不适用于生。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它正是生活所需要的。是的，应当全献出去。别说是把我们用不着而且也从来没见过的森林献出去。应当献出去，是的，连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面包也都献出去。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连孩子们的面包也献出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连孩子们的也献出去。不仅献出面包，连自身也要献出去。全部基督学说就在于此。要尽一切力量把自己献出去。

斯乔帕　那就意味着去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如果你为朋友而死，那么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问题不仅在于精神。精神存在于肉体。肉体追求为自己而生，而启蒙的精神追求为上帝、为他人而生。任何人的生活不单是肉的，而是灵肉调和而成的。越接近为上帝而生就越好。由于我们越努力为上帝而生越好，肉的生活就会自己为自己努力的。

斯乔帕　何必采取中间的、调和的态度呢。既然这样生活好，那就把一切都献出去，一死了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好极了。你尽量这样做吧。对你对别人都好。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这话不清楚，不好懂。C'est tiré par les cheveux.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没办法。这一点不可言传。看来说的不少了。

斯乔帕　确实不少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下）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缺斯乔帕。

---

① 法语：这是牵强附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对司祭)您对这本著作的印象如何？

司祭　(激动地)怎么说呢？当然，历史方面阐述得非常充分，不过说服力，就是说可靠性不足，也许是因为材料不足。无论是基督的神性，或者是非神性吧，都未能作历史的证明。只有一个证据是不可推翻的……

〔说话时，起先是女士们，然后是彼得·谢苗诺维奇下，只剩下司祭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就是说教会。

司祭　哎，自然是教会，也就是说，是可靠的、神圣的人物的证据。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可以理解的是，假如有这么一个一贯正确的教派，让我们可以信任它，那就好了。希望有这样一个教派。不过只有愿望还不能证明它存在。

司祭　我以为恰好证明它存在。哎，上帝不会给自己的律法留下曲解、歪曲的余地，而会安排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真理的捍卫者，在捍卫者手里，他的真理就不会被曲解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啊，很好。可是您本来应当证明真理本身的，现在呢，应当证明真理捍卫者的真实性。

司祭　哎，这里嘛，需要信仰。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信仰是得信仰，没有信仰不行。但是不能信仰别人对我说的话，而是信仰通过本人思想进程，通过自己的理智得到的信仰……信仰上帝，信仰真正的永恒生命。

司祭　理智可能欺骗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热烈地)这就是非常可怕的亵渎行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件认识真理的神圣工具，一件可以使我们

团结一致的工具。可是我们不信。

司祭　是啊，有分歧存在，怎么信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分歧在哪里呢？象二乘二等于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物有因之类的真理，我们大家都承认，因为它们都符合我们的理智。至于说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显灵，佛陀乘日光飞去，穆罕默德升天，基督也是升天而去。在诸如这类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就不同了。

司祭　不对，我们手持真理的人没有分歧，我们都信仰上帝，基督，因此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哎，在这方面也不一致，而是各持己见。再说，我为什么要更信您，而不是信佛教喇嘛？仅仅因为我生下来就属于您的信仰吗？

〔打球者之间又起了争论。

——出界了。

——没有，没出界。

万尼亚　我看见的。

〔谈话间，仆人们摆桌子，又端来茶、咖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说：教会使大家团结一致。恰恰相反，一向是教会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大分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象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①

司祭　这是基督诞生以前的事。是基督把大家聚集起来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基督聚集起来的，可是我们分散了，因为我们错误理解了他。他打破了各种教会。

司祭　那么，怎样去理解“告诉教会”②呢？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七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问题不在一句话，这话对教会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问题在于学说的精神。基督学说是世界性的，包含着一切信仰，而不允许存在任何导致分裂的例外，诸如基督复活、基督的神性、圣事等等。

司祭　这可就是您对基督学说的铨释了，而基督学说的基础正是他的神性与复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教会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断言，他们掌握着全部毋庸置疑的、一贯正确的真理。这就是他们造成分裂的原因。“这就让我们和圣灵喜欢了。”早在第一次使徒大会时就开始了。从那时候起他们就开始断言，他们掌握着全部绝无仅有的真理。因为假如我说，上帝是存在的，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承认上帝存在这一点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可是，假如我说，婆罗门神存在，或者说犹太神存在，或者说三位一体存在，那么这样的神就会分裂我们。人们希望团结一致，因此想出种种团结的手段，却忽视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团结手段——追求真理。就好象人们站在一座大房子里，光线从房顶中央照射下来。人们不是全体走向亮光，而是尽量在各个角落里聚集成一小堆一小堆。如果全体走向亮光，即使没有想到团结，却团结在一起了。

司祭　可是，假如没有一定的真理，那么怎样去领导人民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每个人本应当去拯救自己的灵魂，从事上帝的事业，可我们关心的却是拯救他人，教育他人。我们教给他们什么呢？想想也叫人害怕。如今，十九世纪末，我们教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

了世界，然后产生大洪水，把各种兽类引进方舟，还有《旧约》中的一切胡说八道和龌龊事。还教给人们说，基督命令所有的人用水施洗礼，或者相信荒唐可耻的赎罪，说不赎罪就得不到拯救。然后基督飞到天上，坐在那里，坐在子虚乌有的天上圣父的右边。这些话我们已经听惯了，可这太可怕了。一个天真的、相信真和善的儿童会问，世界是什么，它的律法是什么，我们不是把传给我们的爱和真理的纯朴学说告诉他，而是把各种可怕的荒唐和下流事灌输给他，还说是来自上帝。这真可怕呀。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丑恶的罪行。我们，还有您和您的教会在做这种事。请原谅。

司祭　是的，就是说，如果从纯理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学说，是这样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管怎样看，情况都一样。

〔静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上。

第 十 六 场

〔前场人物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司祭鞠躬告辞。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再见，神父，他会把你引上邪路，您别听他的。

司祭　请研究一下《圣经》吧。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不容忽视。（下）

第 十 七 场

〔前场人物，缺司祭。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Nicolas，你真不可怜他。虽说他是司祭，可还是个孩子，不可能有坚定的信念，还没有形成己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给他时间在虚伪的环境中形成己见，变得麻木不仁吗？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再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真诚的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他相信了你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用不着相信我。假如他看见了真理，那就很好，对于他，对于大家都好。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这很好的话，那么大家都会相信你了。可现在恰恰相反，谁也不相信你。你的妻子最不相信你，也不可能相信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谁对你说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把这些都向她解释解释。她永远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去关心别的人而把自己的孩子扔下不管。你就把这一点向玛莎①解释解释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一定会理解。还有，阿林娜，请你原谅，她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如果没有别人的影响，她会理解我，并且同我一起前进。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为了一个酒鬼叶菲姆而使自己的孩子失去生活保障，在这个问题上 et compagnie②？绝不会的。至于你生我的气这件事，请你原谅，我不能不直言

① 玛丽亚的小名。

② 法语：志同道合。

相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不生气。相反，我甚至很高兴你把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使我有机会亲自向她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今天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件事，现在就告诉她，你看着吧，她会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她既聪慧又善良。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这我可有点怀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我不怀疑。因为这不是我的胡思乱想，这只不过是人人皆知的，基督已经向我们揭示了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的，照你的看法，基督向我们揭示的是这层意思；而照我的看法，是另一层意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可能有另外一层意思。

〔传来打球人的呼叫声。

柳芭　Out（出界）。

万尼亚　没有，我们没看见。

丽赞卡　我看见了，球落在这儿。

柳芭　出界了，出界了，就是出界了。

万尼亚　瞎说。

柳芭　首先，讲“瞎说”是不礼貌的。

万尼亚　照我看，瞎说才是不礼貌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哎，你等一等，别争了，听完再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好吧，我听你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死去，或者变成虚无，或者到上帝身边去，上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索取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又怎么样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么在这一生中，我只能做我的灵魂的最高裁判者——良知、上帝要求于我的事。良知、上帝要求我承认人人平等，爱一切人，为一切人服务。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也为自己的儿女服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自然也为自己的儿女服务。不过我只能按良知行事。主要的是要理解，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而是属于上帝。是上帝差我们来，要求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做。而他的旨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能叫玛莎相信这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一定能。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她就不去好好教育子女，扔下他们不管……绝不可能！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仅她能理解，你也会理解，没有办法补救。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绝不可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上。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怎么样？今天早上我没把你吵醒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有，我已经醒了。怎么样，你办事顺利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很顺利。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为什么喝冷咖啡？正好该给客人们准

备点心了。你知道吗，切列姆沙诺娃要带着儿子和女儿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好呀，假如你觉得愉快，我很高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喜欢她和年轻人。只不过有点不合时宜。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起身）你就和他谈谈吧，我去看他们打球。（下）

第 十 九 场

〔前场人物，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静场。然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同时开口说话。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合时宜，因为我们需要谈一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刚才我对阿林娜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说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还是你先说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想谈谈斯乔帕的事。总得做个决定吧。他真可怜，心里苦闷，不知道前途如何。他来找我，可是我无法决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有什么好决定的。他可以自己拿主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是知道的，他想到近卫军去当志愿兵，为此他需要你写个证明，还需要生活费，可是你不给他。（激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激动，听听我的意见吧。我既不是什么都给，也不是什么都不给。我认为，自愿参军是野蛮人才采取的愚蠢、疯狂的行动，假如他

不明白这种事情丑恶到什么程度，还有所贪图，那就更卑鄙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现在对你来说什么都是野蛮的、愚蠢的。可是他得生活呀。你自己也是生活过来的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激怒）我是生活过，那时候我胡涂，那时候没人告诉我。现在问题不在我，而在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怎么会不在你呢？你不给他钱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不能把不属于我的东西给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怎么不属于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属于我。我给他的钱要从别人身上取来。我无权这样做，我做不到。只要我是家产的支配人，我只能按良知的要求支配。我不能把农民千辛万苦挣来的劳动果实拿去用在近卫骠骑兵们的寻欢作乐上。你们从我手里把家产拿去吧，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我应当管教，喂养，生育。这太残酷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亲爱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要跟我谈的时候，我也正好想跟你推心置腹地谈谈。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啊！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彼此不理解。有时候好象故意不理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想理解，可是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你。我不明白你出了什么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就弄明白呀。尽管现在不是时候。天知道什么时候合适。与其说你要理解我，不如说你要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生活。不能这样盲目地生活下去啊。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而且生活得很好。（注意到懊恼的表情）哎，好吧，我在听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以前我是这样生活的，是这样生活的，就是说，不考虑自己为什么活着。可是时间到了，我大吃一惊。嗯，好吧，我们靠别人的劳动果实生活，强迫别人为我们工作，为了同样目的生儿育女。等到上了年纪，要死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活了一辈子？是为了生养一大批象我这样的寄生虫吗？而主要的是，这种生活并不快乐呀。象万尼亚这样，青春年少，一时还可以让人容忍。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但是大家都不幸。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根本不是。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至少我看到我非常不幸，也使得你和儿女们不幸，因此我问自己：上帝创造我们难道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想到这一点，我立刻就觉得不对。我问自己：上帝创造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仆人上。

第二十场

〔前场人物和仆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听丈夫说话，转向仆人）拿点煮开的乳油。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在《福音书》里也找到了答案：我们活着绝不是为了自己。有一次我思索了关于葡萄园工人的圣经故事，我非常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知道，是雇工的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特别清楚地向我指明我的错误。那时我就象那些葡萄园工人一样，认为园子是他们的财产，认为我的生命是我的。真可怕。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我被差到世上来是为了替上帝行道。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什么，这一点我们大家过去都知道。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哦，既然知道，那我们就更不该象现在这样生活下去，现在我们的生活不仅不是在实现他的旨意，恰恰相反，一直违反他的旨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们活着，并没有害人，我们的生活在哪一点上违反他的旨意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怎么没有害人呢？这样理解生活就跟那些葡萄园工人一样。可是我们……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知道这个故事。嗯，他平分给了大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沉默片刻）不，不是这样。有一点，玛莎，你要想一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可以圣洁地度过一生，或者毁灭自己的一生。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无法考虑和评论。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我要喂奶，全部家务都要我来管，你不来帮助我，老是在说一些我不懂的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瞧，又来了这些客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我们能谈妥的。（吻她）是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的，不过你要恢复原来的样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做不到，不过你听我说。

〔传来铃鼓和马车驶近的声音。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现在没时间，他们来了。我去接他们。

（在房屋拐角处下；斯乔帕和柳芭也向那边走去）

万尼亚　（跳过长椅）我不能扔下。我们打完这一场。柳芭！喂，怎么啦？

柳芭　（严肃地）得了，别胡闹。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丈夫、丽赞卡登上露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若有所思地来回走动。

第二十一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彼得·谢苗诺维奇和丽赞卡。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样，说服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阿林娜！我们之间发生的是重大的事情。可不能开玩笑。不是我去说服她，是生活，是真理，是上帝在说服她，因此她不能不信服。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可怕的是大家都没有时间。这是谁来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切列姆沙诺夫一家，Catiche切列姆沙诺娃，我有十八年没见到她了。最后一次我见到她，是在我们一起唱«La ci darem la mano»① 的时候。（唱）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说丈夫）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别以为我会同Nicolas吵翻。我说的是实话。（对尼古拉·

① 意大利语：把您的手伸给我。

伊万诺维奇）我丝毫没有嘲笑的意思。我感到奇怪的是，正当她下决心同你谈谈的时候，你却要去说服她。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好吧，好吧。瞧，他们来了。请你告诉玛莎，我在自己房间里。（下）

（幕　落）

第　二　幕

〔还是在上一幕的乡下，一周之后。舞台现出一个大厅。餐桌已经摆好：茶炊、茶和咖啡。墙边放着一架三角钢琴，装满乐谱的小柜子。餐桌旁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和彼得·谢苗诺维奇。

第　一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彼得·谢苗诺维奇和公爵夫人。

彼得·谢苗诺维奇　是的，公爵夫人。好象不久以前您演唱罗西娜①，而我呢……如今我已经不能演堂·巴西利奥②了……

公爵夫人　如今孩子们可以演唱了。不过时代不同啦。

彼得·谢苗诺维奇　是啊，是求实的时代哟……不过您那位公爵小姐非常认真——她弹琴弹得好极啦。怎么，他们还在睡觉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昨天他们在月光下骑马游玩，很晚才回来。我当时在喂奶，听见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我那位贤内助什么时候回来？您派人去叫

①②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她了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还早着呢,已经去了。她这就该回来了。

公爵夫人　难道说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仅仅是为了把格拉西姆神父请来才去的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昨天她有了这个想法,立刻就急急忙忙去啦。

公爵夫人　Quelle énergie! Je l'admire.①

彼得·谢苗诺维奇　Oh, pour ceci ce n'est pas ce qui nous manque.②(取出一支雪茄)在年轻人起床以前,我还是先吸支烟,牵上小狗到花园里散散步。(下)

第　二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亲爱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我不大清楚,可是我觉得您过于操心了。我理解他。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情绪。即使他要分给穷人,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考虑自已太多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假如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可是您不了解他,不了解全部情况。这不是救济穷人,而是彻底的变更,是消灭一切。

公爵夫人　我本不想干预您的家务事,不过,假如您允许的话……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我把您看作自己的家人,特别是

① 法语:精力多充沛呀!我真钦佩她。

② 法语:别的东西我们没有,这倒是绰绰有余的。

现在。

公爵夫人　我想劝您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同他达成协议，到多大程度……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激动地）这里谈不到什么程度，他想把全部家产交出去。他想让我现在在我这把年纪去做厨娘，做洗衣女工！

公爵夫人　不可能！真奇怪！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取出一封信）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乐意把全部情况告诉您。昨天他给我写了这封信。我读给您听一听。

公爵夫人　怎么回事？他和您住在一幢房子里还要给您写信？太古怪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这一点我理解。他说话的时候太激动了。最近一个时期我总是为他的健康担忧。

公爵夫人　他写什么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请您听吧。（读）"你责备我破坏以往的生活，说我提不出新办法，又不肯说出我想怎样安排家庭。我们一开始谈话，就激动不已，因此我才写这封信。为什么我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我在信里也无法说服你相信不能这样生活，而应当象基督徒一样生活。你可以二者选一：或者相信真理，自由地随我前进，或者相信我听我的话，信任我而随我前进。"（中断读信）无论哪一点我都做不到。我不认为应当按他的意愿生活，我可怜儿女们，因此我不能信任他。（读）"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把我们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只留下五十俄亩土地和花园、菜园、浸水草地。我们自己努力工作，但不强迫自己或者孩子们。我

们留下来的东西，毕竟能给我们带来五百卢布左右的收入。”

公爵夫人　用五百卢布养活有七个子女的家庭！这是办不到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瞧呀，全计划好了：怎样把房子交出去办学校，自己住到花匠的小木房里，住两间房子。

公爵夫人　是啊，我也开始认为这里有点毛病。您是怎样答复的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说我办不到，我一个人可以跟他到天涯海角去，可是拖儿带女就……您只要想想，我还得给小尼古拉喂奶。我说：不能这样毁掉一切。我不同意。我已经年老体弱，要知道，生了九个孩子，还要喂养……

公爵夫人　是啊。我绝没想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我也不明白将来会怎么样。昨天他免除了德米特罗夫卡村庄稼人的地租，又想把土地彻底交给他们。

公爵夫人　我想您不应当允许这样做。您有责任保护儿女们。如果他管不好产业，就叫他交给您好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

公爵夫人　为了儿女们您应当这样做。叫他把家产转到您的名下。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萨莎姐姐对他说过。他说他无权这样做，说土地属于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还说他有责任把土地交给农民。

公爵夫人　嗯，如今我明白了，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司祭，连司祭也站在他一边。

公爵夫人　是的，昨天我注意到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姐姐已经到莫斯科去了，她想同公证人谈一谈，主要的是想把格拉西姆神父请来，叫他去说服他。

公爵夫人　我想，基督教不赞成毁灭自己的家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他也不会相信格拉西姆神父的。他的想法非常坚决。您知道吗，在他谈话的时候，我没法反驳他。可怕的是我觉得他是对的。

公爵夫人　那是因为您爱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是觉得真可怕，真可怕。一切问题都悬而未决。这就是基督教。

〔保姆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保姆。

保姆　请您去一下，小尼古拉睡醒了，在叫您。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就来。我心事重重，他又拉肚子了。我来了，来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拿着纸从另一扇门上。

第　四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叫人受不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怎么一回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为了我们家的一棵云杉要把彼得关进监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这样的。他砍了一棵树，被告到了调解法庭，调解法庭判定坐三个月牢。他的老婆来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能不能想想办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现在不行了。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不要树林。将来我就不要它。现在怎么办呢？我去看看他，能不能弥补一下我们自己干的错事。（走向露台，遇见鲍里斯和柳芭）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鲍里斯和柳芭。

柳芭　你好，爸爸！（吻）你到哪儿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从村里来，又到村里去。那里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被拖到监狱里去，因为他……

柳芭　啊，是彼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彼得。（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柳芭　（坐到茶炊边）您要咖啡还是茶？

鲍里斯　都行。

柳芭　又来了。没完没了。

鲍里斯　我不理解他。我知道老百姓穷，没有知识，应当帮助他们，可是总不能用奖励小偷的办法呀。

柳芭　那用什么办法呢？

鲍里斯　用我们的全部工作。用自己的全部知识为他们服务，但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献给他。

柳芭　可是爸爸说，正是需要这样做。

鲍里斯　我不明白。可以不毁坏自己的生活去为老百姓服务呀。我就想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只要你……

柳芭　我跟你的愿望一致，我什么都不怕。

鲍里斯　那么，耳环呢？连衣裙呢？

柳芭　耳环可以卖掉；不穿这件连衣裙也可以不当丑八怪。

鲍里斯　我想再同他谈谈。假如我到村里去找他，你看我是不是妨碍他？

柳芭　一点也不。我看出来了，他喜欢上你了，昨天一直在同你谈话。

鲍里斯　（喝完咖啡）那我就去一下。

柳芭　嗯，你去吧；我去叫醒丽赞卡和东尼娅。

〔他们两人分手下。

（幕　落）

〔舞台换景。街头。伊万·贾布列夫躺在小木屋门口，身上盖着一件皮袄。

第　一　场

〔伊万·贾布列夫一个人。

伊万　玛拉什卡！

〔小木屋里走出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叫。

第　二　场

〔伊万·贾布列夫和抱婴儿的玛拉什卡。

伊万　给我倒点水喝。

〔玛拉什卡走进小木屋，传来婴儿哭叫的声音。玛拉什卡端出一瓢水。

你干吗老是打孩子，他老是嚎叫。小心我告诉你娘。

玛拉什卡　你告诉娘好了，他肚子饿才闹呢。

伊万　（喝）你可以问焦姆金家要点奶呀。

玛拉什卡　我去过了，没有。他们家一个人也不在。

伊万　唉，早点死算啦。午祷的钟声已经敲过了？

玛拉什卡　早就敲过啦。瞧，老爷来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到这里干什么？

伊万　家里有苍蝇，热得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怎么，身子暖和啦？

伊万　我现在全身都象火一样烧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彼得在哪儿？在家吗？

伊万　这种天气，怎么会待在家里？到地里去运燕麦啦。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为什么别人告诉我说把他关到牢里去了？

伊万　是啊，百夫长到地里去找他了。

〔大肚子村妇扛着一捆燕麦和几把耙子上，立即朝玛拉什卡的后脑勺打了一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村妇。

村妇　你为什么把孩子扔下不管？你看，他在嚎呢。就知道往街上跑。

玛拉什卡　（大哭）我刚刚走出来。爹要水喝。

村妇　我揍你！（看见老爷）您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老爷。拖儿带女真作孽！事事都要我做，累死了。家里只有一个能干活的人，还要被关到牢里去。这个二流子躺在这儿不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照你说的，他有病啊。

村妇　他有病，我就没病吗？一说干活他就有病。玩起来就没病，揪我辫子就没病。叫他象条狗一样咽气吧。我才不管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不怕作孽？

村妇　我知道是造孽，可是气不过呀。要知道，我怀着肚子，还要干两个人的活。别人地里都收完了，我们还有半亩地没割呢。本该都捆好的，可是不行，要回家来看看孩子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燕麦能割完，我雇人来连割带捆。

村妇　这事不难，我自己能捆，只要快点割下来就行。您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会死的。病得太重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不知道。唉，确实病得很重。我想把他送到医院去。

村妇　天啊！（开始干嚎）你别把他送走呀，叫他死在这儿吧。（对丈夫）你怎么啦？

伊万　我想去医院。我在这里连狗都不如。

村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脑袋胡涂了。玛拉什卡，做午饭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午饭都吃什么？

村妇　有什么可吃的。只有土豆和面包。没吃的。（走进小木屋。传来猪嚎和孩子们的叫声）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缺村妇。

伊万　（呻吟）唉，老天啊，还是死了好。

〔鲍里斯上。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鲍里斯。

鲍里斯　我能为您出力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对别人是无能为力的。罪恶太重了。只能为自己出力，使自己看见我们的幸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例如这一家，五个儿女，老婆怀着大肚子，丈夫有病，除了土豆以外，没有吃的。眼下正在决定明年是不是吃得饱的问题。帮不上忙。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她雇一个工人。工人

的情况怎么样呢？同样是一个因为酗酒和穷困而扔掉家业的人。

鲍里斯　请原谅我，您在这里又干什么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了解一下自己的处境，了解一下是谁在给我们清扫花园，盖房子，给我们吃穿，养活我们。

〔手持大草镰的庄稼汉们和手持耙子的村妇们上，鞠躬请安。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庄稼汉、村妇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叫住一个庄稼汉）叶尔米尔，雇你给他们割麦子怎么样？

叶尔米尔　（摇摇头）我心里愿意，可是不行。自家的燕麦还没运完，现在就是急着去运的。怎么，伊万要死了吗？

另外一名庄稼汉　也许谢瓦斯季扬大叔愿意干。谢瓦斯季扬大叔，在找人干活呢。

谢瓦斯季扬　你自己去干吧。眼下一日值千金啊。

〔穿过舞台下。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缺庄稼汉和村妇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些人都是食不果腹，只靠面包和水过日子，个个疾病缠身，常常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例如那个老头，他害疝气，从早上四点干到晚上十点，勉强支撑着干

活。我们呢？明白了这些情况以后，难道还能心安理得地生活，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唉，根本不是基督徒，仅仅不是畜生而已。

鲍里斯　那怎么办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去做这种坏事，不要拥有土地，不吃他们的劳动果实。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这里的问题在于……至少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以前我活着而不明白我是怎样生活的，不明白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兄弟。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明白人人都有平等的生的权利，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现在我无法向您解释这件事。我只想说：以前我是个瞎子，就象我家里人目前都是瞎子一样，现在眼睛亮堂了。因此不能视而不见。看见这一切，我就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过，这些话以后再说。目前要尽量想想办法。

〔百夫长、彼得和妻子、儿子上。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百夫长、彼得、他的妻子和儿子。

彼得　（跪倒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跟前）看在上帝面上饶恕我吧。这下我要完啦。老婆管不了家呀。交保释放也行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一定去办，一定写信去。（对百夫长）目前能留下吗？

百夫长　我们接到命令押他到警察局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去吧，我雇一个工人，我尽量想办法。

这都是我造成的。怎么这样生活啊？（下）

（幕　落）

〔舞台换景。仍然在乡下。

第　一　场

〔东尼娅坐在钢琴旁弹奏舒曼的奏鸣曲。斯乔帕站在钢琴旁边。柳芭、鲍里斯、丽赞卡、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司祭坐在那里。演奏终了，除鲍里斯外，大家仍然十分激动。

柳芭　Andante① 美极啦！

斯乔帕　不，谐谑曲好。全都美极了！

丽赞卡　非常好听。

斯乔帕　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您是这样出色的艺术家。这是真正的、精湛的演奏。看来技巧上的困难已经没有了，您只考虑表现感情的方式，您表现得细腻极了。

柳芭　而且境界高。

东尼娅　可是我觉得未能尽如人意……有许多不足之处。

丽赞卡　已经到顶了，妙极啦！

柳芭　舒曼的作品很好，不过Chopin② 更能激动人心。

斯乔帕　抒情味更浓。

东尼娅　不能相比。

柳芭　你记得他的 Prélude③ 吗？

---

① 意大利语：行板。

② 法语：肖邦。

③ 法语：前奏曲。

东尼娅　就是那首称作乔治·桑前奏曲的。（弹出乐曲的起始句）

柳芭　不，不是这一首。这一首很动听，可是演奏得太多了。不过还是请你弹完吧。

〔东尼娅演奏，在弹不出的地方中断一下。

不对，是用 ré mineur①。

东尼娅　哦，原来是这一首。这是一首很有魅力的作品，一种混沌的、还在开天辟地之前存在的东西。

斯乔帕　（笑）对，对。请弹下去。不过您累了，还是别弹了。您已经使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上午。

东尼娅　（站起来，看着窗外）庄稼汉们又来了。

柳芭　音乐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我理解扫罗②。虽说我没有受到恶魔的折磨，但我理解他。任何一种艺术都不能象音乐那样使人忘却一切。（走到窗前）你们找谁？

庄稼汉们　派我们来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

柳芭　他不在，你们等一等吧。

东尼娅　你还要嫁给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

柳芭　不可能。

鲍里斯　（心不在焉地）音乐嘛……不，我喜欢音乐，更准确点说不是不喜欢。不过我更喜欢简单一点的——我喜欢歌曲。

东尼娅　你说说，这首奏鸣曲难道不迷人吗？

鲍里斯　主要的是这个并不重要。而且我有点为看重这个的那

---

① 法语：d小调。

② 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开了他。

种生活感到遗憾。

〔桌上放着糖果。众人吃糖。

丽赞卡　有未婚夫在场多好呀，还有糖吃。

鲍里斯　哎，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妈妈。

东尼娅　她做得好极啦。

柳芭　音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抓住人，动人心弦，使人离开现实。瞧，本来一切是那么阴沉，突然间你弹起琴来，就如豁然开朗一样。真的，豁然开朗。

丽赞卡　Chopin的华尔兹舞曲太陈腐了，不过嘛……

东尼娅　这一首……（弹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同东尼娅、同斯乔帕、丽赞卡、柳芭、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和司祭寒暄。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妈妈在哪儿？

柳芭　好象在儿童室。

〔斯乔帕叫仆人。

爸爸，东尼娅弹得多迷人呀。你到哪儿去啦？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到村里去了。

〔仆人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仆人。

斯乔帕　再拿一个茶炊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也向仆人问好，同他握手）你好！

〔仆人胆怯地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仆人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斯乔帕　不幸的阿法纳西呀！他太腼腆，我不明白。好象我们有错似的。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返回房间）我刚才已经回到自己屋里了，可是没有把自己的感触告诉你们。我想这样不好。（对东尼娅，假如我的话会使您感到羞辱，我请您原谅，但是我不能不说出来。柳芭，你说公爵小姐弹得很好。你们都在这儿，七八个健康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睡到十点钟才起床，喝过了吃过了，现在还在吃，还要弹琴，讨论音乐。可是我同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刚才去过的地方，人们清晨三点钟就起床了，也有一些人夜里根本没睡觉。那些年老、体弱、有病的人，那些孩子，怀抱婴儿的妇女和孕妇都在拚命地干活，让我们在这里花掉他们的劳动果实。不仅如此。现在要把他们中的一个，家里最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能干活的人关到牢里去，因为春天他在我的树林里砍了一棵云杉，而那里长着十万棵云杉。我们在这里呢，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

齐，把我们的脏东西扔在各个卧室里，让奴隶们来收拾。我们又吃又喝，还讨论舒曼和Chopin谁更能感动我们，给我们解闷。我从你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因此才对你们说了。你们好好想一想吧，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心情激动地站在那里）

丽赞卡　对啊，对啊。

柳芭　要是这样想，那简直没法活。

斯乔帕　为什么？我看不出为什么老百姓穷就不能谈论舒曼。这两件事互相不排斥嘛。假如人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生气地）如果一个人没有心肝，麻木不仁……

斯乔帕　好，我不说啦。

东尼娅　这是个可怕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问题，用不着怕它，应当面对现实，以便解决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没有时间等待用一般措施来解决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我怎样才能不受内心矛盾的煎熬度过一生呢？

鲍里斯　自然有方法：不参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要是我惹你们生气，请原谅我。我不能不把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谈出来。（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斯乔帕　怎么能不参与呢？我们的全部生活都联在一起的。

鲍里斯　因此他才说，首先要放弃私有财产，彻底改变自己的生

活，不要让别人为我服务，而是我去为别人服务，要这样生活才行。

东尼娅　嘿，我看你已经彻底站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边去了。

鲍里斯　是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还有我在村里见到的情景……只要摘下我们观察老百姓生活的眼镜，就可以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我们的欢乐之间的联系。这就够了。

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　是的，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在于毁坏自己的生活。

斯乔帕　真有趣。我和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站在两个不同的极端，然而意见却是一致的：我的话就是——不能毁坏生活。

鲍里斯　明白了。你们两位都想过快乐的日子，为此你们希望有一种能保障这种快乐日子的生活方式。您呢，（对斯乔帕）想保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想建立新的方式。

〔柳芭和东尼娅窃窃私语。东尼娅走到钢琴房，弹 Chopin 的夜曲。大家都沉默不语。

斯乔帕　多美啊。这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鲍里斯　是掩盖一切问题，推迟它们的解决。

〔弹琴期间，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公爵夫人悄悄上，坐下来听音乐。夜曲快结束时传来铃鼓的声音。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公爵夫人。

柳芭　这是姨妈来了。（走出去迎接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随着出去）

〔音乐在继续。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格拉西姆神父（胸前佩着十字架的司祭）和公证人上。全体起立。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格拉西姆神父和公证人。

格拉西姆　请继续弹吧，很动听。

〔公爵夫人走到他跟前接受祝福，司祭也走过去。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答应要做的事，都做到了。找到了格拉西姆神父，而且说服他来一趟。他正好要到库尔斯克去。我的任务完成了。公证人也在这里。文书他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签个字就行。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不是请您先用早餐？

〔公证人把文书放在桌上，下。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缺公证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非常感激格拉西姆神父。

格拉西姆　没办法。虽说不顺路，但作为基督徒，我认为有义务来拜访一下。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向年轻人悄悄说话。年轻人彼此商量，然后都走到露台上。鲍里斯没去。司祭也想下。

第 十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格拉西姆神父、司祭和鲍里斯。

格拉西姆 好吧，您就待在这儿。作为牧师和忏悔神父您可以受益同时带来益处。如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反对，您就留下来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反对。我喜欢瓦西里神父，象喜欢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也同他商量过了，可是他年轻，权威性不足。

格拉西姆 那当然，那当然。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走到他跟前）格拉西姆神父，您瞧，只有您能帮忙开导他。他是一个聪明的、有学问的人。可是您知道，有学问只能坏事。他有点糊涂了。他断言，按照基督教律法，人不应当有任何财产。这怎么行呢？

格拉西姆 诱惑、聪明人的骄傲、恣意妄为。教会的神父们已经把这问题解释清楚了。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让我把来龙去脉都告诉您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对宗教完全无动于衷。我们就这样生活，并且生活得很美好，那是最美好的年华，最初的二十年。后来他开始思考。也许姐姐或者读书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开始思考，阅读《福音书》，突然极端信仰宗教，开始上教堂，拜访僧侣们。然后呢，他突然抛弃了这一切，全面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干活，不让仆人服侍他。主要的是，他现在要把家产分出去。昨天他把树林和土地都交出去了。我很担

心，我有六个儿女。请您同他谈谈。我去问问他，看他愿意不愿意见您。（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格拉西姆　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背叛教会。请问，家产是他的还是他夫人的？

公爵夫人　他的。糟糕就糟糕在这儿。

格拉西姆　他有什么官衔？

公爵夫人　官衔不高。好象是骑兵大尉。他过去是个军人。

格拉西姆　许多人就是这样偏离教会的。敖德萨有一位女士迷上了招魂术，干出许多有害的事。到底还是上帝让她回归教会。

公爵夫人　主要的是，您得明白，现在我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我同意了，可是姑娘已经习惯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她的生活应当有保障，不能变成我儿子的沉重包袱。他可是一个勤劳的人，一个出色的青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好，公爵夫人。您好……请原谅，尊姓大名？

格拉西姆　您不愿意接受祝福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不愿意。

格拉西姆　我是格拉西姆·费奥多罗夫。非常愉快。

〔仆人送上早餐和酒。

天气真好。有利于收割粮食。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想您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请来的。目的是使我脱离迷津，引导我走上正道。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绕圈子了，还是直截了当谈吧。我不否认我不同意教会的教义，过去同意，后来不同意了。不过我全心全意想找到真理。如果您能告诉我，我立即接受它。

格拉西姆　您怎么能说您不信仰教会的教义呢？不相信教会，那么相信什么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信上帝和他的律法，《福音书》告诉我们的律法。

格拉西姆　教会就是传授这些律法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假如它传授这些律法的话，我会相信它的。可是它传授的东西完全相反。

格拉西姆　教会不可能传授相反的东西。因为它是主亲自建立的。《圣经》上说："我给你们权力……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句话不是针对那个情况说的。即使承认是基督建立了教会，可我又怎样知道，这个教会就是指您那个教会呢？

格拉西姆　因此才有一句话："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②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句话也不是针对那个情况说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格拉西姆　怎么能否定教会呢？只有它给人们带来神恩。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过去，在我没有确信教会支持一切违反基督教精神的东西以前，我并不否定教会。

格拉西姆　它不可能犯错误，因为只有它才掌握真理。偏离教会的人入了迷津。教会是神圣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不承认这一点。我之所以不承认，是因为《福音书》里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① 我了解到，教会祝福起誓、杀人、死刑。

格拉西姆　教会承认上帝建立的权力并使之神圣化。

〔谈话期间，斯乔帕、柳芭、丽赞卡、东尼娅、鲍里斯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渐渐依次上，分别或坐或站，听他们谈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知道，《福音书》上说：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动怒。可是教会却祝福军队。《福音书》上说："不可起誓！"② 可是教会却引导人起誓，《福音书》上说……

格拉西姆　对不起，彼拉多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③ 的时候，基督认可了起誓。他说："你说的是。"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瞧您说的，这太可笑了。

格拉西姆　教会不允许每一个人解释《福音书》，是为了不让他犯错误；象母亲关心孩子一样，教给他们能理解的解释。不，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四节。

③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三节。

④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四节。

请允许我说完。教会不给自己的儿女增添无力承担的重负，而是要求遵行诫命：要爱，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不可杀我，不可偷窃我偷来的东西。我们大家把老百姓偷个精光，偷了他们的土地，然后制订法律——禁止偷窃的法律。教会祝福这一切。

格拉西姆　这是诱惑、自恃聪明在您身上作祟。应当克服自恃聪明的想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我向您请教的是，在我认识到自己犯了掠夺老百姓和剥削他们的土地这个罪之后，按照基督教的律法我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占有土地，享用饥饿者的劳动果实，拿来干这个？（指着端来早餐和酒的仆人）还是把土地交还给我的祖先从其手中夺来的人？

格拉西姆　您应当象教会的儿子那样办。您有家庭，儿女，您应当按照适合他们的地位的要求，照料和教育他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为什么？

格拉西姆　因为是上帝使您处于这个地位。假如您想施舍，那就施舍吧，献出一部分家产，访问穷苦的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问，关于那个富有的青年，《圣经》上为什么说，财主是进不了天国的？①

格拉西姆　那是说，你要做一个完人的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正是要做一个完人。《福音书》上说：“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②

格拉西姆　但是要理解这些话是针对什么问题说的。

---

①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正是要努力认识清楚。登山训众说的话既简单又明了。

格拉西姆　还是自恃聪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谈不到什么自恃聪明。《圣经》上说："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①

格拉西姆　谦卑的人看得清；骄傲的人看不清。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到底是谁骄傲呢？是我——认为自己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因此应当和大家一样，靠自己的劳动果实生活，象自己的弟兄一样贫困；还是那些自认特殊、神圣，了解全部真理而不可能犯错误，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基督的言论的人呢？

格拉西姆　（生气）对不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不是来和您争谁正确，也不是来听训导的，而是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请求来谈谈心。您对一切问题了解得比我清楚，因此我最好还是不说吧。不过我最后一次以上帝的名义请求您：回心转意吧，您的错误很严重，您正在毁灭自己。（站起来）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请用一点饭？

格拉西姆　谢谢您。（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同下）

第十三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司祭和鲍里斯。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司祭）唉，以后会怎么样呢？

司祭 照我看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得对。格拉西姆神父没有提出任何论据。

公爵夫人 根本不让他说话，主要的是他不喜欢在这里争论问题。大家都在听。他出于谦虚才退场的。

鲍里斯 完全不是谦虚，他的话全都那么虚伪。很明显，他无话可说。

公爵夫人 是啊，我已经看出，你这个朝三暮四的人，已经在各方面开始同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意见。假如你是这样想的，那就别结婚了。

鲍里斯 我只是说，真理就是真理。我不能闭口不言。

公爵夫人 这话才轮不到你说呢。

鲍里斯 为什么？

公爵夫人 因为你一贫如洗，你没什么东西可以献出去。不过，这都不关我们的事。（下；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外，其余的人都随她下）

第十四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然后对自己的想法笑了笑）玛莎！这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请这个可怜的、迷途的人来？这个叽叽喳喳的女人和这个司祭为什么要干预我们的私生活呢？难道我们自己不能解决我们的事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想让儿女们一文不名，我还有什么办

法呢？我不能若无其事地忍受这一切。你要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什么也不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相信。不幸的是你不相信真理。我知道，你看得见真理，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去相信真理。你既不相信真理，又不相信我。你相信那一群人，相信公爵夫人和其他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相信你，从来都相信你，可是当你想让儿女们去讨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就说明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没斗争过，没担心过？但是后来我坚信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这也是儿女们唯一需要的，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你总是说，如果没有儿女的话，你可以跟我到天涯海角去。可是我说：如果没有儿女的话，我们倒可以象现在这样生活，我们毁灭的只是自己；可现在我们正在毁灭他们。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要是我不理解，我该怎么办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又该怎么办呢？因为我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可怜的、披着法衣挂着十字的人来，为什么阿林娜带来了公证人。你们想叫我把家产转到你的名下。我做不到。你是知道的，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年当中，我一直爱着你，我爱你，为你好，因此不能为你签字。如果需要签字的话，我只能为那些被夺去土地的农民签字。别的我做不到。我应当交给他们。我很高兴公证人来了，我应当这样做。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这样太可怕了！为什么这样残酷？唉，既然你认为这是罪孽，那就交给我吧。（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如果我交给你的

话，我就不能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下去了。我应当离开。我不能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下去。尽管不是用我的名义，而是用你的名义去压榨农民的血汗，把他们送进监牢，我也看不下去。你选择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太残酷了！这是什么基督教？这是刻薄。我不能按照你的想法生活，我不能把儿女的东西夺过来给别人。你因此要抛弃我。那你就抛弃吧。我看出你不再爱我了。而且我还知道是因为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好吧。我签字。不过玛莎，是你要求我勉为其难。（走到桌旁，签字）这是你的要求。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下）

（幕　落）

第 三 幕

〔剧情发生在莫斯科。一间大屋子，屋里有木工台、放文件的桌子、书橱、镜子和一幅画，到处都放着木板。

第 一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系着围裙，在木工台旁干活。刨木板。细木工师傅。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抽出木板）这样好吗？

细木工　（调整刨子）不怎么样。您大胆一些，就象这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能大胆一点就好了，可是总不顺手。

细木工　老爷学细木工干吗？我们这行人够多的，简直没法生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又在干活）闲待着良心上过不去，不……

细木工　您就该闲待着。是上帝给了您产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问题就在这儿。我认为上帝什么也没给，是人们自己夺来的，从自己的弟兄们手里夺来的。

细木工　（莫名其妙）是这样的。不过您还是不必干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明白。您看到这个家里东西有的是，我还想干活挣钱，您觉得很奇怪。

细木工　（笑）那儿的话。老爷们的事谁不知道，他们总想越多越好。现在请您用粗刨子刨一遍。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不会相信的，您准会笑我。不过我还是要说。从前我是这样生活的，也不觉得可耻。现在我信奉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这条律法，因此觉得这样生活太可耻。

细木工　觉得可耻，那就分了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是想分，可没办成。交给妻子了。

细木工　再说您也不能那样做。您已经习惯了。

〔门外传来说话声："爸爸，可以进来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可以，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柳芭。

柳芭　（上）您好，雅科夫。

细木工　祝您健康，小姐。

柳芭　鲍里斯到团队去了。我担心他在那里会干出什么事，说出什么话。你怎么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能怎么想呢？他会干出他想干的事。

柳芭　那就太可怕了。他在那边服役的期限很短了，千万别毁了自己。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他没来看我，做得很对。他知道，除了他自己知道的以外，我不会对他说别的。他本人对我说过，他想退役是因为他明白，凡是旨在杀人的活动都是最违法最残酷最兽性的行为，而且绝对服从偶然遇见的长官。也是

最低三下四、最卑鄙的行为。这些他都知道。

柳芭　我担心的就是他知道这些，因此会做出什么事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要由他的良知，由他心里的上帝来决定了。例如他来找我，我只劝他一点：不要按推论行事，只能在整个身心都有要求的时候去做。要不然就糟糕了。我本想按基督的吩咐去做：扔下父亲、妻子、儿女不管，跟随基督去，本来已经离开了，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我又回来了，和你们一起在城里过着奢侈的生活。因为我想超越自己的力量行事。结果我陷入这种有损人格的、毫无意义的处境。我想过简朴的生活，想干活，可是同仆人和门房在一起处在这种环境里，就象是装腔作势。你瞧，我看得出来，雅科夫·尼卡诺罗维奇在嘲笑我……

细木工　我嘲笑什么？您给我钱，给我茶喝。我感谢您。

柳芭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到他那儿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亲爱的小宝贝，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害怕，其实用不着害怕。我是个领悟了生活的人。不会出什么坏事。那些看上去象是坏事情却能使人心情愉快。有一点你要理解：走上这条路的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会出现上帝与魔鬼在天平上重量相等，因而使人摇摆不定的情况。在这种时候会成就上帝最伟大的事业，这时候任何外来的干预都是极其危险、极其令人痛苦的。这样说吧，一个人拚命想把一个重物拉过来，这时候用一个指头按一下也会弄断他的脊梁骨。

柳芭　何必吃这个苦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好比母亲说，何必吃苦呢？生孩子没有不吃苦的。精神生活也是这样。有一点我要告诉你：鲍

里斯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是自由的。假如你还做不到象他那样，不能象他那样信仰上帝，那就通过他去信仰上帝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在门外）可以进来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任何时候都可以。瞧今天我这里多热闹呵。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们的司祭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来了。他要去见主教，他放弃了小教区的职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可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就在这儿。柳芭，叫他来。他想见见你。

〔柳芭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柳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来找你也是想谈谈万尼亚的情况。他的品行很坏，学习成绩很差，升不了级。我一跟他说，他就撒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你知道，我不赞成你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受的教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问题，我是否有权看着人们在我面前毁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那就需要采取另外一种明确的办法，你能提出什么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提不出来。有一点我可以说，首先要摆脱这种使人腐化堕落的奢侈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叫他们去做庄稼汉，这我没法同意。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既然如此，那就别问我了。使你痛心的事是避免不了的。

〔司祭上，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接吻。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司祭和柳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真的不干了？

司祭　我再也干不下去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没料到这么快。

司祭　实在不行。过我们那种生活，不可能抱无所谓态度。你得听忏悔，接圣餐，一旦认识到这些都是虚伪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现在怎么办呢？

司祭　现在我到主教那儿去接受讯问。我担心他们会把我流放到索洛韦茨修道院去。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想逃亡国外，求您帮忙。后来改变了主意，都怪我优柔寡断。叫我放心不下的是妻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她在哪儿？

司祭　到她父亲那儿去了。岳母到我们家来过，把我儿子带走了。我非常难过。真想……（停下来，忍住泪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上帝保佑你。那么，您在我们家住

下了？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跑步进来）唉，大祸终于来临！他拒绝服兵役，被逮捕了。我刚刚去过，人家不放我进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去一趟吧。

柳芭　他怎么拒绝了？您怎么知道的？

公爵夫人　我亲自去过。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全告诉我了。他是军事法庭的成员。鲍里斯一进门就宣布说，他不服兵役，不宣誓。唉，这些都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教给他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公爵夫人！这是教得会的吗？

公爵夫人　我不知道。不过基督教不是这样的。难道说这就是基督教？神父，请您讲一讲。

司祭　我已经不是神父了。

公爵夫人　哼，反正一样。是啊，您也是这样的人。您觉得挺好。可我绝不能放任不管。使人痛苦，使人毁灭的基督教，算什么该死的基督教！我恨你们的这种基督教！你们知道没人碰你们，所以你们觉得挺好。可我只有一个儿子，你们还把他毁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哎，公爵夫人，您别激动呀。

公爵夫人　您，是您毁了他。您毁了他，您就该去救他。您去说服他别干这些蠢事。阔人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不行。

柳芭　（哭）爸爸，怎么办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一定去。也许我能帮上忙。（摘下围

裙)

公爵夫人　(帮助他穿衣)人家不放我进去，不过我们还是一起去，这回我一定要让他们放我进去。

〔他们下。

(幕　落)

〔舞台换景。办公室。一名文书坐在那里。哨兵在对面的门口来回走动。将军及副官上。文书跳起来，士兵敬礼。

第　一　场

〔将军，副官和文书。

将军　上校呢?

文书　大人，他看那个新兵去了。

将军　哦，好吧。请他到我这儿来。

文书　是，大人。

将军　您在抄什么东西?是新兵的供词吗?

文书　正是。

将军　拿过来。

〔文书呈上，下。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缺文书。

将军　(交给副官)请念一念。

副官　(念)"向我提出的问题：一、为什么我不肯宣誓；二、为

什么我拒绝执行政府的要求以及是什么促使我发表不仅对军界而且对最高当局不敬的言论？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肯宣誓是因为我信仰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直截明确地禁止宣誓，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至三十八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将军　也是瞎议论，按自己的想法作解释。

副官　（继续念）“《福音书》里说：‘什么誓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雅各书》里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不仅因为《福音书》里有这样不可起誓的指示。即使没有，我也不能起誓说我将执行人的旨意，因为我，按基督教的律法，应当永远执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可能与人的旨意不一致。”

将军　也是瞎议论。要是听我的话，绝不会出这种事。

副官　（念）“我拒绝执行自称是政府的人的要求，因为……”

将军　大胆！

副官　“……因为这些要求是犯罪，是作恶。要求我参军受训，训练好去杀人，而《旧约》和《新约》都禁止我这样做，主要的是，我的良心禁止我这样做。对第三个问题……”

〔上校及文书上。将军伸手给他。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上校及文书。

上校　您在听供词吗？

将军　嗯，言词太狂妄了，不可饶恕。喂，念下去。

副官　“对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我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不敬的言论？我的回答是：侍奉上帝和揭露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欺骗的愿望促使我这样做。我希望自己能终生坚持这种愿望。因此……”

将军　哼，够了够了，这些胡言乱语是听不完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根除这些东西，不要腐蚀人。（对上校）您同他谈过了吗？

上校　一直在同他谈。我想办法叫他感到内疚，使他相信这样做对他不利，而且也行不通。还谈到他的家庭。他非常激动，可他总是坚持己见。

将军　多说也是白费劲。我们军人不是发议论，而是执行命令。把他叫来。

〔副官及文书下。

第　四　场

〔将军和上校。

将军　（坐下来）不行，上校。这样不行。对这种坏小子用不着这样办。得采取坚决措施，切除染病的器官。这是害群之马。不能因为他是公爵、有母亲和未婚妻而姑息他。这些与我们不相干。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士兵。我们应当执行陛下的旨意。

上校　我只是以为用说服的方法更能动摇他。

将军　不可能。要坚决地干，只有坚决地干才行。我过去遇到过这样的人。要让他感觉到他是个渺小的人物，是战车下

的一粒细沙，阻挡不住战车的。

上校　是的，可以尽量试试。

将军　（开始发火）用不着试。我没什么可试的。我为皇上效力四十四年，献出了一生。这个小子突然冒出来要教训我，给我念《圣经》上的话。叫他去跟教士们胡扯吧。对我来说只有一条：他要么是士兵，要么是囚犯。就是这句话。

〔鲍里斯及两名押解兵上，随后副官和文书上。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鲍里斯及两名押送兵、副官和文书。

将军　（用手指着）叫他站在那儿。

鲍里斯　用不着叫我。我想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想坐在哪儿就坐在哪儿。因为我不承认您有权管我……

将军　住口！你不承认权力。我叫你承认。

鲍里斯　（坐到椅子上）您这样大声喊叫，太粗野了。

将军　把他拉起来，叫他站着。

〔士兵们把鲍里斯拉起来。

鲍里斯　这您能做到。您还能杀了我。可是强迫我服从您……

将军　我说过了，住口！你听我说。

鲍里斯　我根本不想听你要说的话。

将军　他真是个疯子。应当把他送到军医院去检查。没有别的办法。

上校　有命令送他到宪兵局审讯。

将军　好吧，把他送去。不过要给他穿好衣服。

上校　他不让穿。

将军　捆上。（对鲍里斯）请听我说一句。您将来怎么样，我无所谓。可是为您自己着想，我奉劝您：回心转意吧。在要塞里您会长蛆的。您不能把谁怎么样。别这么干了。好啦，您发了一通火，我也发了一通火。（拍拍他的肩膀）您去宣个誓，别再这么干了。（对副官）神父在这儿吗？（对鲍里斯）喂，怎么样啊？

〔鲍里斯沉默不语。

您为什么不回答呀？真的，这样做更好。胳膊拧不过大腿。您的这些想法就保留在您心里，服完役就行了。我们不会强迫您。怎么样？

鲍里斯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的话都说完了。

将军　您说，《福音书》里有这句话那句话。这个教士们懂。您跟神父谈一谈，然后再考虑考虑。还是这样好。再见吧，我希望再见时能祝贺您为沙皇效力。叫神父来。（下，随后上校和副官下）

第　六　场

〔鲍里斯、文书和士兵们。

鲍里斯　（对文书和士兵们）你们看，他们说些什么。连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在欺骗你们。你们别服从他们。扔下武器，离开这里。即使让他们把你们送到感化营里去挨鞭子，也比做这些骗子的仆人轻松。

文书　没有军界怎么行呢？不行呀。

鲍里斯　这事我们议论不了。我们要议论的是上帝希望我们做什么。上帝希望我们……

一名士兵　不是说:“基督军……”

鲍里斯　这话哪儿也没有记载,都是骗子们捏造出来的。

士兵　怎么会呢,主教们大概知道。

〔宪兵军官及文书上。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宪兵军官及文书。

宪兵军官　(对文书)新兵切列姆沙诺夫公爵关在这里吗?

文书　正是,大人。在这儿。

宪兵军官　请过这边来。您就是拒绝宣誓的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列姆沙诺夫公爵?

鲍里斯　我就是。

宪兵军官　(坐下,指着自己对面的位置)请吧,请坐。

鲍里斯　我认为我们的谈话是毫无用处的。

宪兵军官　我不这样想。至少对您来说不是毫无用处。请您注意。我接到报告,说您拒绝服兵役和宣誓,因此有人怀疑您是革命党。我就是要把这件事讯问清楚。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您开除军职,关进监狱或者流放,根据您参加革命的程度而定。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把您留交军事首长办理。请您注意,我是开诚布公地都告诉您了,希望您也以同样的信任态度对待我们。

鲍里斯　我不能信任。第一,我不能信任佩戴这些东西的人;第二,您的职务本身使我不仅不尊敬它,而且对它极为反感。不过我不拒绝回答您的问题。您想了解些什么呢?

宪兵军官　首先,请问您的姓名、军衔、宗教信仰?

鲍里斯　这些您都知道，因此我不回答。只有一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我不是所谓的正教教徒。

宪兵军官　那您信什么教？

鲍里斯　我怎么也说不清楚。

宪兵军官　到底是什么呢？

鲍里斯　这样说吧，我信仰以基督登山宝训的教义为准则的基督教。

宪兵军官　记下来。（文书记录。对鲍里斯）不过您总还承认自己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阶层吧？

鲍里斯　不，不承认。我承认自己是人，是上帝的奴仆。

宪兵军官　您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国家的一个成员？

鲍里斯　因为我不承认任何国家。

宪兵军官　不承认是什么意思？您想破坏？

鲍里斯　毫无疑问。我这样想，并且也为此工作。

宪兵军官　（对文书）记下来。您是用什么方法工作呢？

鲍里斯　揭露欺骗、虚伪，传播真理。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对士兵们说，叫他们不要相信他们陷入的骗局。

宪兵军官　除了这些揭露和说服的手段以外，您是否承认其他的手段呢？

鲍里斯　不承认。不仅不承认，而且认为暴力是最大的罪恶。不仅暴力，一切秘密活动、诡计……

宪兵军官　记下来。很好。现在请允许我了解一下您的熟人。您认识伊瓦申科夫吗？

鲍里斯　不认识。

宪兵军官　克莱因呢？

鲍里斯　听说过，不过从来没见过。

〔司祭上。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司祭。

宪兵军官　嗯，我想我可以结束了。我认为您不危险，不属我们这个部门管。祝您早日获释。再见。（握手）

鲍里斯　有一句话我很想对您说。请原谅我，我不能不说：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丑恶、凶残的职业呢？我劝您不要干。

宪兵军官　（微笑着）谢谢您的忠告。这是有各种原因的。再见。神父，我让位给您。（与文书一起下）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缺宪兵军官及他的文书。

司祭　您为什么要使上司痛心，不想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为沙皇和祖国效劳呢？

鲍里斯　（微笑着）我正是想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才不肯当兵。

司祭　您为什么不愿意呢？《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①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鲍里斯　是的，牺牲性命，但不能要别人的性命。我想的正是牺牲性命。

司祭　年轻人，您的话不对。施洗约翰曾经对士兵们说……

鲍里斯　（微笑着）这只能证明当时士兵们打家劫舍，而他不让

---

① 参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

他们这样干。

司祭　那么，您为什么不想宣誓？

鲍里斯　您知道，《福音书》里禁止宣誓。

司祭　根本不禁止。例如，彼拉多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耶稣基督回答说："你说的是。"① 这就说明，不禁止起誓。

鲍里斯　您不觉得惭愧吗？您是一位老者……

司祭　我劝您不要执迷不悟。我们是改变不了世界的。只要您宣誓，就会有平安。至于说，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交给教会去掌握吧。

鲍里斯　交给你们？你们不觉得可怕吗？能承担起这么多的罪？

司祭　什么罪？我受到坚定的信仰教育，做了三十年的司祭，我不可能有罪。

鲍里斯　你们欺骗着那么多的人，这罪算谁的呢？他们头脑里是怎么想的呢？（指指哨兵）

司祭　这个问题嘛，年轻人，不是我们能分清是非的。我们得服从长官。

鲍里斯　别管我了。我很可怜您，很抱歉，听您说话真叫人恶心。要是您象那位将军，倒也罢了。可是您戴着十字架，拿着《福音书》，以基督的名义来说服我背弃基督。您走吧。（激动地）您走吧，别管我。您走吧。请把我带走，别让我看见任何人。我累了。我累坏啦。

司祭　既然这样，那就再见吧。

〔副官上。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三、六十四节。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和副官。鲍里斯坐在舞台深处。

副官　怎么样？

司祭　太顽固了。倔强得很。

副官　因此他不同意宣誓和服兵役？

司祭　无论什么形式都不肯。

副官　这样就要把他送到军医院去。

司祭　怎么？把他当成病人？这样做自然方便一些。否则影响太大。

副官　送到精神病科去检查。上司命令这样做。

司祭　当然啦。再见。（下）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缺司祭。

副官　（走到鲍里斯跟前）请吧。我接到命令送您去。

鲍里斯　到哪儿去？

副官　暂时到军医院去。您在那儿会觉得安静一些，而且您会有时间全面考虑一下……

鲍里斯　我早就全面考虑过了。也好，我们去吧。

〔他们下。

（幕　落）

〔舞台换景。军医院的门诊室。

第 一 场

〔主任大夫和助理大夫，穿睡袍的患病军官，穿工作服的看守们。

患病军官　我跟你们说，你们把我害得更苦了。已经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

主任大夫　您别激动呀。我同意让您出院。不过您自己也知道，自由行动对您来说是危险的。如果我知道有人来照看您的话，那就好办了。

患病军官　您认为我又会去喝酒吗？不会了，我已经给训练好了。在这儿多待一天都对我有害。您做的事（发火）正好是不该做的。您太残酷了。可您觉得很好。

主任大夫　安静点吧。（向看守们打手势。他们从后面走上前来）

患病军官　您能自由行动，说什么都不要紧。可我们在一群疯子中间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喝止看守们）你们过来干什么？滚开！

主任大夫　我请您安静下来。

患病军官　而我请求您，我要求您让我出院。（尖声叫着扑上去。看守们抓住他。搏斗，然后带走）

第 二 场

〔主任大夫和助理大夫。

助理大夫　唉，又来了。他差点碰到您了。

主任大夫　酒鬼，……毫无办法。不过总算有点好转。

〔副官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副官。

副官　你们好。

主任大夫　早上好。

副官　我给您送来一个有趣的人物。一个叫切列姆沙诺夫公爵的人，他本应当去服兵役，可是却以《福音书》为理由拒绝了。我们把他送到宪兵队，他们认为不归他们管，没有什么不可靠的表现。神父开导过他，也没用。

主任大夫　（笑着）按照惯例，送到我们这儿来，最后的一关。好吧，带他进来。

〔助理大夫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助理大夫。

副官　据说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青年人。还有，他的未婚妻很阔。真奇怪。坦率地说，他就该到您这儿来。

主任大夫　是啊，是一种 mania① ……

〔鲍里斯被带进来。

---

① 躁狂症。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鲍里斯。

主任大夫　欢迎光临。请坐。我们来谈谈心吧。请您回避。

〔副官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缺副官。

鲍里斯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个请求，如果您要把我关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快点关进去，好让我休息。

主任大夫　对不起。我们必须遵守规则。只有几个问题。您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鲍里斯　没病。我完全健康。

主任大夫　嗯，可是您的表现与众不同。

鲍里斯　我是按照良知的指示行动的。

主任大夫　您拒绝执行义务兵役制。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鲍里斯　我是个基督徒，因此不能去杀人。

主任大夫　可是需要保卫祖国不受敌人侵犯，阻止破坏公共秩序的人作恶。

鲍里斯　没有人侵犯祖国。破坏秩序的人在政府里要比在受政府压迫的人中间多得多。

主任大夫　您这话怎么讲？

鲍里斯　是这样的。比方说，万恶之源——伏特加酒，是由政府

出售的；虚伪、骗人的信仰，是由政府传播的；再如要我执行的义务——当兵，也是政府要求的，而当兵是堕落的主要途径。

主任大夫　照您看来，就不需要政府和国家了？

鲍里斯　这一点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切地知道我不应当参与作恶。

主任大夫　那么世界怎么办呢？要知道，上天赋予我们良知是为了让我们有预见的能力。

鲍里斯　上天赋予我们良知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得见，社会制度不是靠暴力而是靠从善维持的。一个人拒绝参与作恶不会有任何危险。

主任大夫　现在请允许我对您进行一些检查。劳驾躺下来。（开始触诊）这儿没有痛感？

鲍里斯　没有。

主任大夫　这儿也没有？

鲍里斯　没有。

主任大夫　请吸一口气。别呼气。谢谢您。现在请让我量一下。（取出尺子，量额头、鼻子）现在劳驾闭上眼睛，请去吧。

鲍里斯　您干这个不觉得惭愧吗？

主任大夫　什么意思？

鲍里斯　我指这些蠢事。您明明知道我是健康的，我被送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拒绝和他们一起作恶，他们无法抗拒真理，因此他们才装作认为我是疯子，而您在这方面协助他们。要知道这是很卑鄙很可耻的。别干这种事了。

主任大夫　这么说，您不愿意去了？

鲍里斯　不，不愿意去。您可以随意折磨我，不过是您干的；而

我呢，不会帮助您。（激动地）算了吧。

〔大夫按铃，两名看守上。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看守们。

主任大夫　请您安静下来。我能理解，您的神经太紧张了。您愿意到自己的病区去吗？

〔助理大夫上。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助理大夫。

助理大夫　有人来探视切列姆沙诺夫。

鲍里斯　什么人？

助理大夫　萨伦采夫和他女儿。

鲍里斯　我很想见见他们。

主任大夫　那好吧，请他们进来。您可以在这里接待他们。（下；助理大夫和看守们在他之后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柳芭上；公爵夫人望着门说："你们去吧，我过后去。"

第　九　场

〔鲍里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柳芭。

柳芭　（径直走到他跟前，捧着他的头，吻）可怜的鲍里斯！

鲍里斯　别这样，别可怜我。我觉得好极了。非常高兴。非常轻松。您好！（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互相亲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来告诉你，最主要的是：第一，在这种事情上，做得过分要比做得不够更坏；第二，这件事要按《福音书》上的话去做，不要事先考虑：我这样做，我那样说，"人带你们到……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① 就是说，不是在分清是非之后再做，而是在全副身心感觉到你非这样做不可。

鲍里斯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没想到我会拒绝。当我发现这些虚伪的东西，这些守法镜、文件、警察局、吸烟的法官之后，我不能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当时我很害怕。可这只是在我开始做之前；后来就很简单，心里也很高兴了。

〔柳芭坐在那里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主要的是，你不要为了出名，为了让你所珍惜的人赞成你才这样做。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大胆地对你说，即使你现在宣誓，开始服兵役，我会同样地爱你，尊敬你，甚至比以前更爱你更尊敬你，因为可贵的不是世上已经成就的事，而是心灵中成就的事。

鲍里斯　那自然啦，因为，只要在心灵中成就了，世上就一定会有变化。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对你说的话就这些。你母亲在这里。她非常难过。如果你能做到她要求的事，你就做吧，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

①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十二节。

〔走廊里传来疯狂的嚎叫。患病军官冲进来，看守们跟着他进来，把他拖走。

柳芭　这太可怕了！你还要待在这种地方！（哭）

鲍里斯　我不怕这些，现在我什么也不怕。我觉得太好了！我只怕一点，就是你对这事的态度。你帮帮我吧。我坚信你会帮我的。

柳芭　难道说我会感到高兴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是高兴，这办不到，我也不高兴。我为他痛心，心干情愿代替他。不过我痛心，我知道这很好。

柳芭　很好。可是什么时候能放他出来呢？

鲍里斯　谁也不知道。我不考虑将来的事。现在多么好啊。你可以使它变得更好。

〔公爵夫人上。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怎么样，您说服他了？他同意吗？亲爱的鲍里斯，心肝儿。你要明白我的苦衷。一生三十年都是为了你。把你养育成人，为你高兴。现在一切都就绪，都成了，突然放弃一切！监狱，耻辱。不行，亲爱的鲍里斯！

鲍里斯　妈妈，你听我说。

公爵夫人　您为什么不说话？是您毁了他，您就应当说服他。您觉得很好。柳芭，你对他说呀。

柳芭　我能说什么呢？

鲍里斯　妈妈！你要明白，有些事是办不到的，就象人不能飞一样。因此我不能服兵役。

公爵夫人　你不能服兵役是你瞎想出来的。是胡说八道。过去大家都服兵役，现在还在服兵役。你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瞎想出来一个什么基督教。这不是基督教，是叫人吃苦的魔鬼邪说。

鲍里斯　《福音书》里是这样说的。

公爵夫人　没说过。要是说过，那也是蠢话。孩子，亲爱的鲍里斯，可怜可怜我吧。（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哭）我一生吃尽了苦。你还要把我唯一的一点快乐变成苦难。亲爱的鲍里斯！可怜可怜我吧！……

鲍里斯　妈妈，我难过极啦。可是我不能对您说。

公爵夫人　唉，你不要拒绝，你说你再考虑考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就说你再考虑考虑，你再考虑一下吧。

鲍里斯　唉，好吧。不过，妈妈，您也要可怜可怜我。我也很难受。

〔走廊上又传来嚎叫声。

我这是在疯人院里，真会发疯的。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主任大夫。

主任大夫　（一边上）太太，这样会产生很坏的后果。您的儿子处于亢奋状态。我想应当结束探视。请在探视的日子——每周星期四、星期日上午十二点钟以前来。

公爵夫人　唉，好吧，好吧，我就走。亲爱的鲍里斯，再见。你考

虑考虑，可怜可怜我，星期四就高高兴兴地迎接我吧。（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伸手）上帝保佑你好好考虑一下，就好象你明天要去死一样。那样你才能正确地作出决定。再见。

鲍里斯　（走到柳芭跟前）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柳芭　我不能撒谎。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折磨大家。我不明白，我没什么要说的。（哭着下）

第十二场

〔鲍里斯一个人。

鲍里斯　哼，真难呀！唉，真难呀！主啊，帮助我！（祈祷）

〔看守们拿着病人的长袍上。

第十三场

〔鲍里斯和看守们。

看守　请换一下衣服。

〔鲍里斯换衣服。

（幕　落）

第 四 幕

〔在莫斯科。在第三幕之后一年。萨伦采夫家的大厅已经收拾好，准备举行钢琴伴奏的舞会。仆人们在钢琴前摆花。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同上。

第 一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仆人们。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哪里是大舞会呢？不是大舞会，只不过是小晚会罢了。就象从前人说的，是为 adolescents① 举办的une sauterie②。我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们出去跳舞呀。他们在马科夫家看过戏，到别人家去跳过舞。我得答谢啊。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担心Nicolas对这事不高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办法呀！（对仆人）放到这儿来。上帝看得见我是多么不愿使他不愉快。不过我想，一般说来他现在已经不那么严格要求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不是那回事。他只不过不吭声

---

① 法语：青年们。

② 法语：小晚会。

罢了。午饭后他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心情很不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家都要过日子呀。八个孩子呀。要是不让他们在家里快活快活，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至少现在我真替柳芭感到幸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难道说他已经求婚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等于是已经求婚了。他同她谈过，她说同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可怕的打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不喜欢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水果放到餐柜上。不喜欢谁？不喜欢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自然不喜欢，因为这是对他的全部理论的否定！一个善于社交的、可爱的、招人喜欢的和气的人。唉，鲍里斯·切列姆沙诺夫真是一场可怕的梦！他的情况怎么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丽赞卡去看望过他。他还待在那里。据说瘦得可怕。大夫们很担心他的性命，担心他会发疯。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这就是他的思想的可怕的牺牲品。为了什么去毁了自己？我决不希望这样。

〔钢琴伴奏师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钢琴伴奏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他）您是来为跳舞伴奏的？

钢琴伴奏师　是的，我是钢琴伴奏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请坐吧，稍等一下。您想不想用茶？

钢琴伴奏师　不，谢谢您。（走到钢琴前）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绝不希望这样。我本来喜欢可爱的鲍里斯的，可是他同柳芭不般配。特别是在他迷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想法之后。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过信念的力量真叫人吃惊。他非常痛苦。人家对他说，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就把他留在那儿，或者关进要塞去。他总是回答那几句话。丽赞卡还说，他很高兴，甚至很快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一群狂热者。瞧，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来了。

〔光采照人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塔尔科夫斯基穿着燕尾服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斯塔尔科夫斯基　我来得早了一点。（吻两位女士的手）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样更好。

斯塔尔科夫斯基　柳博芙·尼古拉耶夫娜在哪儿？她打算跳许多许多舞，弥补放过的一切机会。我自愿帮助她。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她正在整理八人舞的奖品。

斯塔尔科夫斯基　我去帮帮她，可以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那好极啦。

〔斯塔尔科夫斯基下，柳芭迎着他上，手里捧着沙发软垫、星花、丝带。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柳芭。

柳芭　（穿着华丽的晚礼服，但不是袒胸露肩的）哦，您也来了。好极啦。来帮帮我。客厅里还有两个沙发软垫，请您都拿过来。您好，您好。

斯塔尔科夫斯基　我飞着去。（下）

第　五　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柳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柳芭）听我说，柳芭。今天要来许多熟人，他们会猜测，打听的。可以宣布吗？

柳芭　不行，妈妈，不行。何必呢？叫他们问好了。爸爸会觉得不愉快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他知道，也许猜得出，迟早要告诉他的。我想最好是今天宣布。因为c'est le secret de la comédie.①

柳芭　不行，不行，妈妈，请别宣布。否则会破坏晚会的气氛。不，不要宣布。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那就随你的便。

---

① 法语：这是喜剧的秘密（这是众所周知的）。

柳芭　这样吧，在晚会结束的时候，晚餐之前宣布。

〔斯塔尔科夫斯基上。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柳芭　哦，您拿来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好，我去看看娜塔莎。（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下）

第　七　场

〔柳芭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斯塔尔科夫斯基　（拿着三个垫子，用下巴颏顶住，可垫子仍然不断掉下来）柳博芙·尼古拉耶夫娜，您别动，我会拾起来的。是啊，您做了不少。只要会安排就行了。万尼亚，来。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万尼亚。

万尼亚　（又抱来一大堆垫子）现在全拿过来了。柳芭，我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打赌，看谁得的勋章多。

斯塔尔科夫斯基　你好办，你谁都认识，你已经先得到了。我呢，应当先博得小姐们的好感，然后才能得到奖赏。就是说，我要先输给你四十分了。

万尼亚　可你是未婚夫呀，我不过是个孩子。

斯塔尔科夫斯基　哪里，我也不是未婚夫，而且还不如孩子。

柳芭　万尼亚！到我房间里去，把书架上的胶水和针垫拿来。

〔万尼亚走去。

千万别把那儿的东西砸碎了。

万尼亚　我全砸碎！（跑下）

第　九　场

〔柳巴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斯塔尔科夫斯基　（拉着她的手）柳芭，可以吗？我太幸福啦。（吻手）马祖尔卡舞由我跟你跳，但我觉得太少。我的话在跳马祖尔卡舞的时间里说不完。可是我一定要说。我可以打电话给家里，说我已经得到了同意并且十分幸福吗？

柳芭　是的，今天晚上。

斯塔尔科夫斯基　还有一句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怎样对待这件事？您告诉他了吗？您告诉他了吗？说了？

柳芭　我没说。不过我会说的。他会同意的，就象他同意家里的各种做法一样。他会说：随便你怎么办。不过他心里会难受的。

斯塔尔科夫斯基　因为我不是切列姆沙诺夫？因为我是少年侍从，是贵族长吗？

柳芭　是的。不过我已经作过自我斗争，为了他而欺骗自己。并不是因为我爱他的程度不深才不照他的意思行事，是因为我不能说谎。他本人也这样说。我太想生活了。

斯塔尔科夫斯基　生活才是唯一的真理。哦，切列姆沙诺夫的情况如何？

柳芭　（激动地）别跟我提他。我真想责备他，而且要在他吃苦受难的时候责备他。我也知道，这是因为我对不起他。有一点我知道。存在着一种爱情，我想是真正的爱情，我从来没用这种爱情爱过他。

斯塔尔科夫斯基　柳芭，真的吗？

柳芭　您想让我说我是用这种真正的爱情爱您的……可是我不说。嗯，我爱您。

斯塔尔科夫斯基　您……

柳芭　用另外一种爱情爱你，不过这也不是那回事。那种爱情不是，这种爱情也不是。要是能把两种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斯塔尔科夫斯基　不，我满足于自己的爱情。（吻手）柳芭！

柳芭　（推开他）不行，我们还是来整理奖品吧。瞧，他们来了。

〔公爵夫人及东尼娅、小姑娘上。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公爵夫人及东尼娅、小姑娘。

柳芭　妈妈就来。

公爵夫人　我们是第一批？

斯塔尔科夫斯基　总该有人是第一批呀。我曾经建议做个胶木美人当第一位女士。

〔斯乔帕上，万尼亚送东西来。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斯乔帕和万尼亚。

斯乔帕　昨天我以为会在意大利歌剧院见到您。

东尼娅　我们在姨妈家，给穷人缝衣服来着。

〔大学生们、女士们、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上。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大学生们、女士们。

伯爵夫人　我们能见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见不着，他从来不出场。

斯塔尔科夫斯基　请跳舞吧，是卡德里尔舞。（拍手）

〔人群分开排列，跳舞。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走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跟前）他非常非常不安。他去看过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来以后发现开舞会，就想离开。我走到门口，听见了他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谈话。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说些什么？

斯塔尔科夫斯基　Rond des dames! Les cavaliers en avant!①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认为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要离开这里。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个人太折磨我了！（下）

〔舞台改换布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房间。远处传来

① 法语：女士们围成圈！男士们向前！

音乐声。他穿着大衣，正把一封信放到桌上。衣衫褴褛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同他在一起。

第　一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您放心好了。身无分文我们也能走到高加索。到了那儿以后，就由您来安排。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坐车到图拉，然后步行去。嗯，都准备好了。（把信放在桌子中央，走出来，碰见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第　二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来干什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干什么？不许你干出残酷无情的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为什么？因为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我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堕落的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太可怕了！我把一生都给了你和儿女们，突然说这是一种堕落的生活。（看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Renvoyez au moins cet homme. Je ne veux pas qu'il soit témoin de cette conversation. ①

---

① 法语：您至少要把这个人赶出去。我不愿让他做我们谈话的见证人。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孔普列涅，图热尔，姆阿，帕尔杰。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在那边等一等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就来。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下。

第　三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个人跟你能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对你来说，他比妻子还亲近？这是无法理解的。你到底要上哪儿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给你留了一封信。我不想当面说。我觉得太难受。不过，假如你愿意，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把这事告诉你。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我无法理解。你的妻子把一切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要仇恨她、残酷地折磨她？请问，我是不是经常参加舞会，打扮得花枝招展，打情卖俏呢？我的一生全献给了家庭。我自己哺育所有的孩子，教育他们，最近一年教育儿女、管理家务的重担全落在我的身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打断）因为你不愿意象我建议的那样生活，重担才落在你的身上。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要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你去问问大家看。不能象你想的那样，让孩子们做文盲。我也不能自己去洗衣服、做饭。

---

①　洋泾浜法语，意思是："知道。我总是要走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从来没有这种要求。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反正是这一类的想法。不，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想行善，你说你爱世人，那你为什么要残酷地折磨把毕生献给你的女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怎么残酷地折磨你？我是爱你的，不过……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要抛弃我，离家出走，这不就是残酷地折磨我吗？大家会怎么说呢？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是一个坏女人，要么你是一个疯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就算我是一个疯子吧，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一个冬天我才举办了这么一次活动，有什么不好呢……正因为担心你不高兴，才办成小晚会的。而且是一次简朴的，你问问玛尼亚和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吧，大家都对我说，不办不行，这事一定要办。这事竟然是犯罪，为了它我要忍受耻辱。而且不止是耻辱。最主要的是你不爱我了。你爱全世界，你爱酒鬼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可是我依然爱着你，没有你我没法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因为你不愿意理解我的生活，我的精神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想理解，可是我无法理解。我看到了，你的基督教使你痛恨家庭，痛恨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别人都能理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谁？向你讨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理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他，还有别的人，东尼娅和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我倒无所谓。即使没有人理解，也改变不了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悔悟了，又回到小教区去工作。东亚娅呢，现在正在跳舞，同斯乔帕调情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真可惜。不过这不能把黑的变成白的，也改变不了我的生活。玛莎！你不需要我。放我走吧。我也试过参加你们的生活，把构成我生命的东西补充进你们的生活。但是做不到。结果只是我折磨你们，也折磨自己。不仅折磨自己，而且毁了我做的一切。任何人，包括这个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权说，而且正在说，我是个骗子，我只说不做，我宣扬《福音书》提倡的贫穷，而自己呢，却在把全部家产交给妻子的幌子下过着奢侈的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在人前觉得羞愧吗？你就不能站得高一点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该感到羞愧的不是我。不过我也觉得羞愧，因为我破坏上帝的事业。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自己说过，尽管我们抵制，可上帝的事业还是在进行。问题不在这里。请问，你想要我干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已经说过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Nicolas，你知道那是做不到的。你想想看，眼下柳芭要出嫁，万尼亚考进了大学，米沙、卡佳在念书。怎么能中断这一切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就照你宣扬的话做：忍受，热爱。你有什么难处？只不过是忍受我们，不让我们失去你。唉，你有什么痛苦？

〔*万尼亚跑步上。*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万尼亚。*

万尼亚 妈妈，有人叫你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就说我不能去。你去吧，去吧。

万尼亚 你来呀。（下）

第 五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不愿意正视我，理解我。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是不愿意，而是做不到。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啊，你不想理解我。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你要谅解我。只要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理解我。比如，首先，这里的生活是彻头彻尾堕落的。你讨厌这个说法。可是我不能用别的说法来形容建筑在掠夺基础上的生活。因为你们赖以生活的钱是从土地上收来的，而这些地又是你们从老百姓手上夺来的。此外，我目睹这种生活使孩子们堕落："凡使这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人有祸了。"可是我眼看着他们在毁灭，在堕落。我无法看着成年人穿着燕尾服，象奴隶一样为我们服务。每顿午饭都使我痛苦。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这些都跟过去一样。要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外国是这样，处处都是这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自从我认识到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以后，我对这种状况就不能视而不见，不能不觉得痛苦。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何苦呢。什么事都可以臆造出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激昂地）这样不理解太可怕了。比如今天吧，我在勒然诺夫公寓的流浪汉中间度过了一个早晨。看见一个婴儿活活饿死了，一个小男孩成了酒鬼，一个生肺痨病的洗衣女工去给人家洗衣服。后来我回到家里，带白领结的仆人给我开门，我看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小家伙，叫这个仆人给他端点开水来，看见这样一大批为我们服务的佣人。后来呢，我去看鲍里斯，这个用生命的代价坚持真理的人，这样一个纯洁的、健壮的、坚定的人被故意逼到发疯和毁灭的地步，目的就是要除掉他。我知道，他们很清楚鲍里斯有心肌梗塞症，他们就刺激他，然后把他拖到精神病区去。不，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接着我回到家里，了解到，我们家的一个女儿，曾经理解，不是理解我，而是理解真理，可一下子就抛弃了未婚夫，尽管她答应爱他，又抛弃了真理，如今要嫁给一个奴仆，一个骗子……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算什么基督教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这很糟糕。是我的过错。可是，我只想让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只是说她抛弃了真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说抛弃了真理，而别人，大多数人都说是抛弃了错误。比方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吧，他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又回到了教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可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写了一封信给丽赞卡。丽赞卡会给你看这封信。这都是不可靠的。东尼娅也是这样。更不用提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了，他只觉得这是有利可图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生气）唉，反正都一样。我只求你们理解我。我还是认为真理就是真理。这使我非常痛心。家里也是这样。我一进家门就看见云杉、舞会，花费几百卢布，而与此同时，有人却饿死。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请你可怜可怜我，我痛苦极啦。放我走吧。永别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如果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如果不能跟你走，我就卧倒在你乘坐的火车轨道上。随他们，米沙也好，卡佳也好，流浪天涯吧。天啊！天啊！太折磨人了，太折磨人了。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对门口）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请回吧。我不走了。好吧，我留下来。（脱外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拥抱他）我们活的日子不长啦。我们不要在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之后，毁掉一切。我再不举办晚会了，你也别再惩罚我了。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万尼亚和卡佳。

万尼亚和卡佳　（跑步上）妈妈，快点去呀。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就来，就来。我们还是彼此原谅吧。（下）

第 七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孩子，完全是个孩子。或者是一个狡猾的女人。是的，一个狡猾的孩子。是的，是的。看来，上帝啊，你不要我为你的事业工作。你想叫我受辱，让别人指着我说：他只说不做。唉，只好这样了。你需要什么你更清楚。逆来顺受，狂信苦行。啊，要是我能达到那个高度就好了。

〔丽赞卡上。

第 八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丽赞卡。

丽赞卡　对不起。我给您送来一封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是要我转告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难道是真的？

丽赞卡　是真的。要念给您听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念吧。

丽赞卡　（念）“我给您写这封信，想请您转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犯了明显的偏离神圣东正教教会的错误。现在我又回到了东正教教会，很是高兴。愿您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也这样做。请原谅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他受尽了折磨，可怜的人。不过这太可怕了。

丽赞卡　我还要告诉您，公爵夫人来了，心情非常激动，到楼上

找我，说一定要见您。她刚刚去看过儿子。我想最好还是不见她。你们见面会有什么结果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您叫她来吧。看样子今天是一个经受重大考验的日子。

丽赞卡　那么我就去叫她。（下）

第　九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是的。我只需记住，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事奉你。我要记住，如果你要我经受考验，那是因为你认为我能经得住考验，我承受得起。否则就不是考验了……圣父啊，帮助我，帮助我实现你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志。

〔公爵夫人上。

第　十　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承蒙您接见我，非常荣幸。您好。我不伸手给您。因为我恨您，蔑视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公爵夫人　他要转到感化营去了。这都是您造成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公爵夫人，有什么要求，您就说吧。如果仅仅是为了骂我，那您只会害自己。您不可能使我受辱，因为我一心一意同情您。

公爵夫人　心肠多好啊！真是基督徒的崇高精神呀！不，萨伦

采夫先生，您是骗不了我的。现在我们把您看清楚了。您害了我的儿子，还觉得无所谓，在家里举办舞会。我儿子的未婚妻，您的女儿，现在要嫁人，嫁一个您喜欢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您还在这里装模做样，过俭朴的生活，干木工活。我真讨厌您和您这种新的蒙骗人的把戏！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公爵夫人，请别激动。您需要什么尽管说，恐怕不只是把我骂一通吧。

公爵夫人　骂也得骂。我要把心里的苦水都倒出来。我需要办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要调到感化营去，我受不了。是您使他落到这个地步的。是您干的，是您，您，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是我，是上帝这样做的。上帝为证，我是多么同情您。别违抗上帝的意志吧。他要考验您。您就驯服地接受吧。

公爵夫人　我不能驯服地接受。我的一生就是靠我这一个儿子。是您把他从我手上夺去的，又害了他。我不能心平气和。我来找您，想最后一次对您说，是您害了他，您就应当去救他。您去想办法把他放出来。您去找上司，找皇上，找您想找的人。您有责任这样做。假如您不这样做，那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这事您要对我负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您教我该怎么做。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公爵夫人　我再重复一次：您应当救他出来。如果您不把他救出来，您就等着瞧吧！再见。（下）

第十一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躺到沙发上。静场。门打开。音乐声更响一些。格罗斯法尔舞曲。斯乔帕上。

第十二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斯乔帕。

斯乔帕　爸爸不在，你们来吧。

〔一对对跳舞的人上，有少年，有青年。

第十三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乔帕和跳舞的人。

柳芭　（认出来）哎呀，你在这儿，对不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起身）没关系。

〔跳舞的人穿场而过。

第十四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回到教会去了，鲍里斯是我害的，柳芭要嫁人。难道我错了，错在我信仰你？天父啊，帮助我吧！

（幕　落）

活　　尸

六　幕　剧

（十　二　景）

芳　　信　译

白嗣宏　校

登场人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普罗塔索夫(小名费佳)。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普罗塔索娃(小名丽莎)——他的妻子。

米沙——男孩，他们的儿子。

安娜·帕夫洛夫娜——丽莎的母亲。

萨莎——丽莎的妹妹。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卡列宁。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他的母亲。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克留科娃——丽莎的女友。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玛莎——吉卜赛姑娘(小名玛申卡)。

伊万·马卡罗维奇——吉卜赛老人，玛莎的父亲。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吉卜赛老妇，玛莎的母亲。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阿夫列莫夫
斯塔霍维奇
布特克维奇
科罗特科夫
费佳的朋友们。

伊万·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

佩图什科夫——画家。

阿尔捷米耶夫。

沃兹涅先斯基——卡列宁的秘书。

法院侦查员。

侦查员的书记。

梅利尼科夫。

彼特鲁申——律师。

青年律师。

大夫。

在吉卜赛人那儿的军官。

乐师。

卡佳⎫
加莎⎭吉卜赛女人。

吉卜赛女人。

第一个吉卜赛人。

第二个吉卜赛人。

在法院旁听的某太太。

在法院旁听的军官。

法警。

普罗塔索夫家的保姆。

杜尼亚莎——普罗塔索夫家的女仆。

普罗塔索夫家的听差。

卡列宁家的听差。

在小酒店里的女人。

小酒店的侍者。

警察。

门警。

小酒店老板。

在法院旁听的某先生。

陪审员、听众、证人们。
吉卜赛合唱团的男女。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第　一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头发斑白的胖太太，穿着紧腰衣服，独自坐在茶桌跟前。

第　二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端着茶壶的保姆。

保姆　您给我点儿开水好吗？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小米沙怎么样了？

保姆　他直闹。太太自己喂奶最不好了。她很痛苦，孩子也遭罪。她晚上不睡觉，还哭，还会有什么奶水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　可是，这会儿她好象平静下来了。

保姆　那算什么平静。看着都叫人难受。她边写边哭。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萨莎。

萨莎　（登场。对保姆）丽莎在育婴室找你哪。

保姆　来啦，来啦。（退场）

第　四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萨莎。

安娜·帕夫洛夫娜　保姆说，她老是哭。为什么她不能把自己的心放宽呢。

萨莎　妈妈，您真奇怪。她跟丈夫，她孩子的父亲分手了，您倒想要她平静。

安娜·帕夫洛夫娜　不平静，可是事情已经做了。既然我作母亲的不但答应，而且高兴我女儿离开她丈夫，可见这是他罪有应得。能够摆脱这种坏人，摆脱这种宝贝，就该快活，而不是伤心。

萨莎　妈妈，您干吗这样说啊？您知道，这不是实话。他不坏，恰恰相反，他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人，尽管他有不少弱点。

安娜·帕夫洛夫娜　哼，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只要钱一到手——自己的也好，别人的也好……

萨莎　妈妈，他从来也没拿过别人的钱。

安娜·帕夫洛夫娜　拿妻子的，也一样。

萨莎　可是，他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妻子。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他知道他会花光才给的呢。

萨莎　不管花光不花光，我只知道，跟丈夫分手，尤其是跟费佳这样一个丈夫分手，是不应该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照你的意思，她得等到他把什么都花光，把

他的吉卜赛姘头带回家来吗？

萨莎　他没有姘头。

安娜·帕夫洛夫娜　真糟，好像你们大家全让他给迷住了。可是他迷不了我。不，他办不到。我看透了他，他知道。我要是丽莎，那我在一年以前就不要他了，才不等到这会儿呢。

萨莎　您说得多轻松！

安娜·帕夫洛夫娜　不，不轻松。就我作母亲的说，眼看着女儿离婚，心情并不轻松。老实说，很不轻松。不过，总比把青春断送了的好。感谢上帝，她现在下了决心，而且一切都完了。

萨莎　恐怕还没完吧。

安娜·帕夫洛夫娜　只要他答应离婚就行了。

萨莎　那有什么好处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处就是，她年轻，还可以过幸福的日子。

萨莎　哦，妈妈，您这话真可怕。丽莎是不可能爱别人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既然她自由了，为什么不能？比你们那个费佳强千倍的男人有的是，他们跟丽莎结婚。会觉得幸福的。

萨莎　妈妈，这可不好。我知道，您想的是维克托·卡列宁。

安娜·帕夫洛夫娜　为什么我不能想到他？他爱她有十年了，她也爱他。

萨莎　爱是爱，可是，并不象对丈夫那样。这是从小的友谊。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种友谊是什么我清楚。只要没有障碍就好了。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女仆登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什么事？

女仆　太太打发门房送了一个条儿给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

安娜·帕夫洛夫娜　哪个太太？

女仆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太太。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怎么样呢？

女仆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回话说，他马上就来。

安娜·帕夫洛夫娜　（惊讶）刚才我们还谈到他呐。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对萨莎）你不知道吗？

萨莎　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　老是守秘密。

萨莎　等丽莎来了，她会告诉您。

安娜·帕夫洛夫娜　（摇头，对女仆）茶炊得烧一烧。杜尼亚莎，端走吧。

〔女仆端着茶炊退场。

第　六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萨莎。

安娜·帕夫洛夫娜　（对站起来想走的萨莎）结果是，象我说的那样。她马上派人去请他了。

萨莎　她派人去请他，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那件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为了什么呢？

萨莎　现在这会儿，对她来说，卡列宁就跟保姆特里福诺夫娜一样。

安娜·帕夫洛夫娜　哼，你瞧着吧。我才了解她呢。她是需要安慰才叫他的。

萨莎　唉，妈妈，您这样想，说明您一点儿也不了解她。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吧，你瞧着吧。我高兴极了，高兴极了。

萨莎　咱们瞧着吧。（一面低声唱着一面退场）

第　七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一个人。

安娜·帕夫洛夫娜　（边摇头，边嘟哝）好极了。让他来吧……好极了，让他来吧……对啦……

第　八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女仆。

女仆　（登场）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来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吧。请他进来，再对太太说一声。

〔女仆从里门退场。

第　九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维克托·卡列宁。

卡列宁　（登场，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寒暄）亲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送了一个便条，叫我来。我呢，本来打算今

天晚上来拜访你们，所以我很高兴……亲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好吗？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她好，孩子有点闹。她马上就过来。（忧愁地）是呀，是呀，真为难……想必您都知道了吧……

卡列宁　我知道。前天接到他信的时候，我在这儿。难道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不能挽回了吗？

安娜·帕夫洛夫娜　当然，还用说吗。要是把这样的事情再来一遍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卡列宁　不过，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活生生地切断关系是很难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自然难哪。可是，您知道，他们的结合早就有了破绽，所以断绝关系比您看起来容易得多。他自己明白，在一切情形发生以后，他是不可能再回来的了。

卡列宁　为什么？

安娜·帕夫洛夫娜　在他胡作非为以后，在他起誓说决不再干这种事情，要是再干这种事情，那他就放弃丈夫的一切权利而让她完全自由以后，您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卡列宁　话虽如此，可是被婚姻束缚的女子能有什么自由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　所以要离婚。他答应了离婚，所以我们就该坚持。

卡列宁　是的，可是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非常非常爱他……

安娜·帕夫洛夫娜　唉，她的爱遭受了这样大的打击，就谈不到还有什么爱了。他又酗酒，又骗人，又没信义。她怎么能爱这样的丈夫呢？

卡列宁　为了爱一切都能做到。

安娜·帕夫洛夫娜　您说，爱。但是怎么能爱这种人，这种毫不可靠的没出息的东西呢？您知道，现在弄得……（回头看看门，便很快地继续说下去）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什么都抵押出去了，钱也没了。最后叔叔送来两千卢布让他付利息。他一拿到这笔钱就……不见了。妻子带着生病的孩子坐在家里老等，结果，收到一封短信——把他的衬衫和东西给他送去……

卡列宁　是的，是的，我知道。

第十场

〔前场人物。萨莎和丽莎登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　你瞧，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一听说你请，就来了。

卡列宁　是的，我来晚了点。（和姐妹俩打招呼）

丽莎　谢谢。我有件重要的事请求您。除了您，我再也找不到人了。

卡列宁　我能办得到的，一定办。

丽莎　其实一切事情您都知道。

卡列宁　是的，我知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我不打搅你们了。（对萨莎）走吧。让他们俩谈吧。（和萨莎同退场）

第十一场

〔丽莎和卡列宁。

丽莎　是这样的：他写信告诉我说，他认为一切都完了。他（忍住眼泪）……太欺负我了，真……哎，总而言之，我同意了断绝关系。我回答他说，我接受他的遗弃。

卡列宁　可是后来呢？……

丽莎　后来吗？后来我觉得这是我的不是，我不能这么办。不管怎么，都比跟他分手好。嗳，总而言之，把这封信交给他吧。维克托，请您……把这封信交给他，就说……还要带他回来。

卡列宁　好吧。（吃惊）是的，可是怎么带法呢？

丽莎　就说我求他忘记一切，忘记一切，回来。我本来可以直接把信寄去的。可是我知道他，他老是最初打算的很好，可是以后一受了人家的影响，就会改变主意，不照他的本意做了……

卡列宁　我会尽力办去。

丽莎　我求您办这件事，您觉得奇怪吗？

卡列宁　不……然而，老实说，是的，我觉得奇怪……

丽莎　可是，您不生气吧？

卡列宁　难道我会跟您生气吗？

丽莎　我所以求您，就因为我知道您爱他。

卡列宁　我爱他，也爱您。这是您知道的。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您才爱的。我很感激您相信我会尽力办去。

丽莎　我知道。我全告诉您吧。今天早上我到阿夫列莫夫家去了，去打听他在哪儿。那边告诉我，他们都到吉卜赛人那儿去了。我所怕的就是这个。我怕他着迷。我知道，要是不及时叫他回头的话，他就会着迷的。这是必须办到的。那么您去吗？

卡列宁　当然，马上就去。

丽莎　去吧，找着他，对他说一切都不提了，我在等他。

卡列宁　（站起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丽莎　他在吉卜赛人那儿。我自己去过。我走到了门口；想把信送进去，可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求您……这是地址。就请您告诉他说：请他回来，已经没事了，一切都不提了。为了爱他和我们的友谊，就这么办吧。

卡列宁　我会尽力办去。（稍停，然后鞠躬退场）

第十二场

〔丽莎一个人。

丽莎　我不能，不能。不管怎么都好……我不能。

第十三场

〔丽莎。萨莎登场。

萨莎　怎么样？让他去了？

〔丽莎点头承认。

萨莎　他竟然同意了吗？

丽莎　当然。

萨莎　干吗叫他去，我不懂……

丽莎　还能叫谁去呢？

萨莎　你不是知道他爱你吗？

丽莎　这一切早就过去了。可是，你让我叫谁去呢？你想他会回来吗？

萨莎　我相信会的，因为……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安娜·帕夫洛夫娜登场，萨莎不说下去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呢？

丽莎　走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怎么走了？

丽莎　我请他替我办件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什么事？又是守秘密吗？

丽莎　不是守秘密，我只不过请他亲自把信交给费佳罢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交给费佳？交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丽莎　对啦，交给费佳……

安娜·帕夫洛夫娜　我还以为，你们中间的一切关系都已经断了呢？

丽莎　我不能跟他分开。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什么，一切又从头来起吗？

丽莎　我本来想分开的，我试过，可是我办不到。随您怎么办，可是只要不跟他分开就行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么说，你想要他回来吗？

丽莎　是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又叫这个坏蛋回到你家里来吗？

丽莎　妈妈，我求您别这么说我的丈夫。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他从前是你的丈夫。

丽莎　不，他现在还是我的丈夫。

安娜·帕夫洛夫娜　败家子、酒徒、浪子，你竟然不能跟他分开吗？

丽莎　您干吗这么折磨我呢？我已经够受了，而您却好象故意要……

安娜·帕夫洛夫娜　我折磨你，那么我走好了。这种情形我看不下去。

〔丽莎沉默。

安娜·帕夫洛夫娜　我明白，你们希望我走，我碍你们的事。我真不打算活了。我简直不明白你们。全是新派作风。起先打定主意离婚，后来又忽然把爱你的人请来。

丽莎　没有的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　卡列宁对你求过婚……你却叫他去找丈夫。这算干什么？惹他吃醋吗？

丽莎　妈妈！您说的话真可怕。别管我吧。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把母亲赶出门去，让你那个堕落的丈夫回来好了。对，我何必等没趣呢。再见，望你们保重，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退场，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第十五场

〔丽莎和萨莎。

丽莎　（倒在椅子上）岂有此理！

萨莎　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咱们会让妈妈平静下来的。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和安娜·帕夫洛夫娜。

安娜·帕夫洛夫娜　（默默地走过）杜尼亚莎，拿我的手提箱来！

萨莎　妈妈！听我说！（跟着她退场，对姐姐使个眼色）

——幕落

第二景

第一场

〔吉卜赛人的一室。合唱队唱着《卡那委拉》。费佳没有穿上衣，在长沙发上趴着。阿夫列莫夫跨坐在椅子上对着合唱队的领唱者。一个军官坐在桌前，上面放着香槟酒和玻璃杯。就在这张桌上，一个乐师正在记谱。

阿夫列莫夫　费佳！睡着了吗？

费佳　（站起来）别说话。这是草原，这是十世纪的气氛，这不仅是自由，而且是自由自在……现在来唱《不是晚霞》吧。

吉卜赛　不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让玛莎独唱。

费佳　嗯，好吧。回头唱《不是晚霞》。（又躺下）

军官　唱《致命的时刻》。都赞成吗？

阿夫列莫夫　行。

军官　（对乐师）怎么样，记好了吗？

乐师　不可能呀。每回都不一样。而且音阶总是不同。就是这儿。（叫吉卜赛女人过来看，对看谱子的吉卜赛女人说）这

样行吗？（哼唱）

吉卜赛女人　就这样吧。妙极了。

费佳　（边坐起来边说）他记不了。要是他记下谱来，放到歌剧里去，那就完全糟了。喂，玛莎，还是来唱《致命的时刻》吧！拿起六弦琴来。（站起来，坐在她对面，凝视着她的眼睛）

〔玛莎唱。

费佳　好。嘿，玛莎真了不起。嗯，现在来《不是晚霞》吧。

阿夫列莫夫　不，别忙。先唱我的葬歌。

军官　干吗唱葬歌？

阿夫列莫夫　因为我死了的时候……你知道，死了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吉卜赛们就会来……你懂了吗？我是这样给妻子留下遗嘱的。于是他们就唱《我走了一俄里》，然后，我就从棺材里蹦出来，你懂了吗？（对乐师）把这个谱记下来吧。喂，唱吧。

〔吉卜赛们唱。

阿夫列莫夫　怎么样，了不起吧？现在——唱《我的勇敢的青年》吧。

〔吉卜赛们唱。阿夫列莫夫手舞足蹈。吉卜赛们微笑，继续边唱，边拍手。阿夫列莫夫坐下。歌唱完了。

吉卜赛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真了不起，他才是个真正的吉卜赛呢。

费佳　好吧，现在来《不是晚霞》吧。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一个吉卜赛人登场。

吉卜赛　（对费佳）有位老爷要见您。

费佳　什么老爷？

吉卜赛　我不认识。穿得很阔气。黑貂皮大衣。

费佳　一位阔人吗？好吧，叫他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没有那个吉卜赛人。

阿夫列莫夫　到这儿来看你的这个人是谁？

费佳　鬼知道他。谁会有事找我呢？（站起来，东倒西歪）

〔玛莎一面退场，一面用吉卜赛话和自己人说些什么。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没有玛莎。卡列宁登场。朝周围张望。

费佳　啊，维克托。真没想到。宽衣吧。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喂，坐吧。维克托，听听《不是晚霞》。

〔吉卜赛们唱。

费佳　正是。正是。妙极了，这支歌里所说到的一切，究竟是在哪儿发生的呢？唉，真美。为什么人们可以达到这种狂欢的境界，而不能把它保持下去呢？

乐师　（记谱）是的，很有特色。

费佳　不是特色，而是实情……

阿夫列莫夫　喂，歌手们，你们歇会儿吧。（拿起六弦琴，挨着费佳坐下）

乐师　其实，除了节奏，这很简单。

卡列宁　Je voudrais vous parler sans témoins.①

费佳　谈什么？

卡列宁　Je viens de chez vous. Votre femme m'a chargé de cette lettre, et puis…②

费佳　（接信，念信，皱眉，然后温存地笑笑）我说，卡列宁，这封信里所说的，你大概都知道吧？

卡列宁　我知道。而且我想说……

费佳　慢着，慢着。请你不要以为我喝醉了，我说话不负责任，就是说，我是不负责任的人。我喝醉了，可是这个问题我看得很清楚。好吧，她托你来说什么呢？

卡列宁　她托我来找你，对你说她……盼着你。她求你忘记一切，回去。

费佳　（一面默默地听着，一面注视着他的脸）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

卡列宁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叫我来，她并且请我……

费佳　所以……

卡列宁　可是，与其说以你妻子的名义，不如说是以我自己的名义，我求你回家去。

费佳　你比我好。这话多荒谬啊！比我好并不是件难事。我是个坏蛋，而你是个很好的好人。就为了这个理由，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也不光是为了这一点。而是因为我做不到，也不愿意。你说，我怎么能回去呢？

卡列宁　这会儿你到我家里去。我就去告诉她，你会回去的，等

---

① 法语：我想私自跟你谈谈。

② 法语：我从你家里来。你太太托我把这封信交给你，然后……

明天……

费佳　明天又怎么样？我，还是我，她呢，还是她。（走近桌前喝酒）最好是一刀两断。你知道，我对她说过，要是我再失信的话，那她就可以抛弃我。我失信了，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卡列宁　这是为你，可不是为她。

费佳　奇怪，你居然会担心我们的关系破裂。

〔卡列宁想说什么。玛莎登场。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玛莎。然后吉卜赛们上。

费佳　（打断他）你听听，听听吧。玛莎，唱。

〔吉卜赛们一同登场。

玛莎　（低声）该唱欢迎歌吧。

费佳　（笑）唱欢迎歌欢迎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吉卜赛们唱。

卡列宁　（窘困地听着，然后问道）给多少钱？

费佳　嗳，给二十五个卢布吧。

〔卡列宁给钱。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没有卡列宁。

费佳　妙极了！现在唱《亚麻》歌。（朝周围看看）卡列宁溜了。哼，去他的吧。

〔吉卜赛们散了。

费佳　（挥一挥手，走近玛莎，挨着她坐在长沙发上）哦，玛莎，玛莎，你简直弄得我心乱极了。

玛莎　喂，我问您要什么来着？……

费佳　什么？钱吗？（从裤袋里掏出来）真是，拿去吧。

〔玛莎笑，接过钱，揣在怀里。

费佳　（对吉卜赛们）简直不懂。她替我打开了天国之门，而又问我要钱买香水。你就根本不懂得你自己在搞什么鬼。

玛莎　怎么不懂得。我懂得，为了我所爱的人我要拚命努力，把歌唱得更好。

费佳　那么你爱我吗？

玛莎　大概爱吧。

费佳　妙极了。（亲她）

〔吉卜赛男女退场。剩下三对：费佳和玛莎，阿夫列莫夫和卡佳，军官和加莎。乐师在记谱，一个吉卜赛用六弦琴胡乱拨出华尔兹舞曲。

费佳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人，而合唱队呢，又不会答应你。你觉得好吗？

玛莎　要是有好客人的话，当然好。而且使我们很快乐。

费佳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玛莎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

费佳　这是个挺好的人。他来叫我回到我妻子那儿去。她爱我这样的一个傻瓜，而我在这儿干的是什么啊。

玛莎　这真不好，您应该回到她那儿去。您应该可怜她。

费佳　你认为应该吗？我可认为不应该。

玛莎　当然，要是您不爱她，那就说不上应该了。唯有爱情是最宝贵的。

费佳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

玛莎　就是知道嘛。

费佳　那么，亲亲我吧。歌手们！再来一遍《亚麻》歌，然后就结束吧。

〔吉卜赛们唱起来。

费佳　哦，好！要是不醒多好。就这样死去多好。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自第一幕以来，两星期过去了。丽莎的家。卡列宁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坐在饭厅里。萨莎开门登场。

第 一 场

卡列宁　喂，怎么样？

萨莎　大夫说现在已经没危险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真要谢天谢地。丽莎简直累坏了。

萨莎　他说，这或者是假性喉头炎，或者是很轻的……那是什么？（指着提篮）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是维克托带来的葡萄。

卡列宁　不吃点儿吗？

萨莎　对啦，她喜欢吃。她的神经兴奋极了。

卡列宁　有两夜没睡没吃了。

萨莎　（微笑）您也一样……

卡列宁　我不要紧。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大夫和丽莎登场。

大夫 （嘱付地）对啦，对啦。要是他不睡，就每半点钟换一次湿毛巾。要是睡了，就别惊动他。喉咙里不用抹药。屋子里的温度要保持像现在这样……

丽莎 要是再喘不出气来呢？

大夫 大概不至于。要是这样呢，就用喷雾剂吧。此外，还得吃点药粉，早上一种，晚上一种。现在我来开药。

安娜·帕夫洛夫娜 大夫，您不喝杯茶吗？

大夫 不，谢谢，还有病人等着哪。（走近桌前坐下）

〔萨莎拿纸和墨水来。

丽莎 那么，这确实不是喉头炎。

大夫 （微笑）一点不错。（写）

〔安娜·帕夫洛夫娜俯视大夫写处方。

卡列宁 来，现在喝点茶吧，要不然，最好还是去睡一会儿。瞧瞧，您成了什么样儿了。

丽莎 现在我活过来了。谢谢您。您真是个真正的朋友。（紧握他的手）

〔萨莎气冲冲地向大夫走去。

丽莎 我的朋友，我真感谢您。

卡列宁 我作了什么呢？您真是没有理由要感谢我。

丽莎 那么，几夜不睡的是谁呢？把这位名医请来的是谁呢？全是您……

卡列宁 小米沙没有危险了，我就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而

且，尤其是，您的亲切。（又握手，笑，发现捏在她手里的钱）

丽莎　（微笑）这是给大夫的。可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

卡列宁　是呀，我也不知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　（走过去）不知道什么？

丽莎　把钱给大夫。他救了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的孩子，我却拿钱给他。这总有点不大妥当似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让我来给吧。我知道的。简单极了……

大夫　（站起来，把药方递过去）那么，用一大调羹开水，把这些药粉调好，然后……（继续嘱付）

〔卡列宁坐在桌旁喝茶。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萨莎向台前走去。

萨莎　他们这副德行我真受不了。她就跟爱上了他似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有什么奇怪呢？

萨莎　恶心……

〔大夫跟大家告辞，退场。安娜·帕夫洛夫娜送他出去。

第　三　场

〔丽莎、卡列宁和萨莎。

丽莎　（对卡列宁）现在他真可爱。只要稍微好一点儿他就马上笑呀闹的。我要去看他。可是我又不愿意离开您。

卡列宁　您还是喝点茶，吃点东西吧。

丽莎　我这会儿什么也不需要。在经受了种种担心害怕以后，我真是高兴极了。（呜咽）

卡列宁　您瞧，您多么软弱啊。

丽莎　我高兴极了。您想去看看他吗？

卡列宁　当然。

丽莎　跟我一块儿去吧。

〔退场。

第　四　场

〔萨莎和安娜·帕夫洛夫娜。

安娜·帕夫洛夫娜　（回来）我给得巧极了，所以他收下了。你干吗板着脸？

萨莎　真恶心。她带他到育儿室去了。好像他是她的未婚夫或者丈夫似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干吗你这样激动？难道你打算嫁给他吗？

萨莎　我，嫁给这么个大高个儿？我虽然不知道嫁给谁，可是我知道，决不是他。这件事我就没想过。我只是讨厌，费佳走后，丽莎会跟一个陌生人这么亲热。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他怎么是陌生人呢？是小时候的朋友。

萨莎　可是，我从笑容和眼光里，看出他们爱上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有什么奇怪呢？人家关心她孩子的疾病，又同情，又帮忙，所以她很感激。再说——为什么她不该爱维克托，不该嫁给他呢？

萨莎　这太可怕了。真恶心，真恶心。

第　五　场

卡列宁和丽莎登场。卡列宁默默地告辞。萨莎气冲冲地退场。

第　六　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丽莎。

丽莎　（对母亲）她怎么啦？

安娜·帕夫洛夫娜　真的，我不知道。

〔丽莎不声不响地叹气。

——幕落

第　二　景

〔阿夫列莫夫的书房。有几只倒满酒的玻璃杯。客人们。

第　一　场

〔阿夫列莫夫、费佳、头发蓬松的斯塔霍维奇、刮过脸的布特克维奇和马屁精科罗特科夫。

科罗特科夫　我告诉你们，它会得锦旗的，拉伯尔布阿耶是欧洲最好的马。打赌吧。

斯塔霍维奇　别吹了。你知道，就没人信你的话。谁也不会打赌的。

科罗特科夫　我告诉你，你的卡尔图什会得锦旗的。

阿夫列莫夫　别抬杠了。我来给你们调解。问问费佳。他的话对。

费佳　两匹马都好。问题就在骑师。

斯塔霍维奇　古谢夫是个坏蛋。必须对他严加管束。

科罗特科夫　（叫起来）不对！

费佳　喂，别忙，我来给你们调解。大赛马是谁赢的？

科罗特科夫　他赢的，可是这毫无价值。这是偶然的机会。要是克龙普林茨不生病的话——瞧瞧吧。

〔听差登场。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听差。

阿夫列莫夫　什么事？

听差　有位女客来了，要见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阿夫列莫夫　什么人？是位太太吗？

听差　我不知道。不过她真是一位太太。

阿夫列莫夫　费佳，有位太太来看你。

费佳　（吃惊）这是谁呢？

阿夫列莫夫　他不知道是谁。（对听差）请她到客厅里去吧。

费佳　别忙，我去瞧瞧。（退场）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没有费佳和听差。

科罗特科夫　谁会来看他呢？准是玛莎。

斯塔霍维奇　哪个玛莎？

科罗特科夫　吉卜赛姑娘玛莎。她爱他，就跟猫的爱一样热烈。

斯塔霍维奇　她多可爱啊。而且唱得又好。

阿夫列莫夫　美极了！塔妞莎和她。昨天晚上她们跟彼得合唱来着。

斯塔霍维奇　这小子真走运……

阿夫列莫夫　因为娘儿们爱他吗，算了吧。

科罗特科夫　吉卜赛女人们简直让我受不了。她们太不雅致。

布特克维奇　得啦，你说的不对。

科罗特科夫　我宁可拿她们大伙儿去换一个法国娘儿们。

阿夫列莫夫　嗯，不错，你是个有名的唯美派。我要去看看到底是谁。（退场）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没有阿夫列莫夫。

斯塔霍维奇　要是玛莎，就把她带到这儿来，让她唱个歌儿。不，吉卜赛们现在已不象从前了。塔妞莎从前是……唉，妈的。

布特克维奇　我觉得她们还是老样子。

斯塔霍维奇　当她们用庸俗的情歌代替民谣的时候，怎么能说她们还是老样子呢？

布特克维奇　就是情歌也有好的。

科罗特科夫　那么，你打不打赌，我叫她们唱，你就不知道，这是民谣还是情歌？

斯塔霍维奇　科罗特科夫老是打赌。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阿夫列莫夫。

阿夫列莫夫　（登场）诸位，不是玛莎。除了这儿，就没地方招待她。咱们到弹子房去吧。

科罗特科夫　打赌吧。怎么样，害怕了吗？

斯塔霍维奇　打赌，打赌。

科罗特科夫　那你就要输一瓶酒罗。

斯塔霍维奇　不要紧。带酒去吧。

〔他们说着话退场。

第　六　场

〔费佳和萨莎登场。

费佳　到这儿来。唉，唉。你怎么啦？你说吧，你说吧……

萨莎　（发窘地）费佳，要是你觉得不快活，请你原谅我，但是，看上帝的面，听完我的话吧。（她的声音发颤）

费佳　（在屋子里踱步。萨莎坐下，瞧着他）你说吧。

萨莎　费佳，回家去吧。

费佳　我很了解你，萨莎，亲爱的，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也应该这么办，应该尽量设法都恢复原状。可是，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如果你这个聪明可爱的姑娘，这样说好像很奇怪，处在我的地位，那你准会像我这么办，就是说，会走掉，不再妨碍别人的生活……

萨莎　什么妨碍？难道丽莎没有你能活下去吗？

费佳　唉，亲爱的萨莎，宝贝儿，她能的，能的，而且会更幸福，比跟我在一块儿幸福得多。

萨莎　决不会。

费佳　这是你的错觉。（揉搓着手里的信）可是问题不在这里，就是说，不是问题在这里，而主要是我不能。你知道，人可以把一张厚纸叠来叠去折叠一百遍，它不破，可是叠到一百零一遍呢，那它就要破了。我和丽莎的关系也这样。看见她的眼睛使我太痛苦了。她也一样，真的。

萨莎　不对，不对。

费佳　你说"不对"，其实你自己知道，这是"对的"。

萨莎　我只能拿我自己来判断。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你把你刚才回答的话回答了我，那对我真是太可怕了。

费佳　是的，对于你。

〔沉默。两个人都窘了。

萨莎　（站起来）难道就这样下去吗？

费佳　大概是的。

萨莎　费佳，回去吧。

费佳　谢谢你，亲爱的萨莎。你会永远留给我一个珍贵的回忆……可是再见吧，宝贝儿。让我亲亲你。（亲她的前额）

萨莎　（激动）不，我不说再见；我不信，我决不信……费佳……

费佳　好，你听我说。可是你要答应我，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答应吗？

萨莎　当然。

费佳　好，那么，你听我说吧，萨莎。不错，我是她的丈夫，是她孩子的父亲，可是，我却是个多余的人。别忙，别忙，别插嘴。你以为我嫉妒吗？一点也不。第一，我没有权利，第

二，我没有理由。维克托·卡列宁是她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他爱她，她也爱他。

萨莎　不。

费佳　她爱的，就像一个除了丈夫以外谁也不爱的、贞洁贤慧的女人那样地爱着。可是她现在爱他，一旦把这个障碍物（指着自己）除掉，她就会爱他。所以我要把它除掉，那么，他们就可以幸福了。（声音发颤）

萨莎　费佳，别这么说吧。

费佳　你知道，这是实话，而且我为他们的幸福感到高兴。这就是我所能办到的最好的办法。我不回去，我给他们自由。你就这样说吧。不，别说了，别说了。再见。（亲亲她的头，把门打开）

萨莎　费佳，我真佩服你。

费佳　再见，再见。

〔萨莎退场。

第　七　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对啦，对啦，妙极了，好极了。（按铃）

第　八　场

〔费佳和听差。

费佳　请你们老爷来。

〔听差退场。

第 九 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不错，不错。

第 十 场

〔阿夫列莫夫登场。

阿夫列莫夫　办妥了吗？

费佳　妙极了。"她发誓，赌咒……"妙极了。都到哪儿去了？

阿夫列莫夫　在那儿打弹子。

费佳　好极了。咱们走吧……"到我这儿来待一会儿"。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景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六十岁的潇洒的独身汉。脸刮得很干净，留着小胡子。他是位年老的军人，很威严，神情忧郁。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维克托的母亲，打扮得十分年轻，是位五十岁的贵妇。谈话时夹着法语。丽莎、维克托、听差。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书房，简单华丽，满是纪念品。

第 一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正在写信。

第 二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听差。

听差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到。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自然请他进来。（转身，对着镜子整理衣服）

第 三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登场）J'espère que je ne force pas la consigne.① （吻手）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知道，vous êtes toujours le bienvenu.② 尤其是今天。您收到我的短信了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收到了，这就是我的回答。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唉，我的朋友，我开始完全绝望了。Il est ensorcelé, positivement ensorcelé.③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倔强，这么固执，这么狠心，对我这么冷淡过。自从那个女人把丈夫甩了以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他都要跟她结婚。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可是她丈夫怎么样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答应离婚。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原来这样。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连他，维克托，都过问起这件事来了，过问起律师呀、犯罪的证据呀——这一切丑恶的事来。Tout ça est dégoutant.④而且这并不使他感到厌恶。我真

---

① 法语：我希望我没有违背您的命令。

② 法语：您是永远受欢迎的客人。

③ 法语：他着迷了，完全着迷了。

不懂他。他向来又敏感、又胆小……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闹恋爱呀。唉，人要是真爱上了谁的话，那么……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可是为什么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可以有纯洁的爱情，一生都保持友爱的关系呢？这种爱情我才了解，才尊重哪。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现在年轻的一代，已经对理想的关系不能感到满足了。La possession de l'âme ne leur suffit plus. ⑤ 真没法子。可是你拿他怎么办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不能这样看他。可是，他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完全变了。您知道，我到过她家里。他求我去的。我去了，没碰见她，就留下一张名片。Elle m'a fait demander quand je pourrai la recevoir. ⑥ 今天（看看钟）一点多钟，就是说过一会儿，她就要来了。我答应维克托见见她，可是您得明白我的处境。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照老习惯，我把您请了来。您得帮帮我。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谢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想想看，她这次的拜访要决定一件大事——维克托的命运。我或许不该答应……可是我又怎么能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您完全不认识她吗？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从来没见过她。可是我怕她。好女人是不会同意离开丈夫的。何况他又是个好人。您知道，

---

④ 法语：所有这些都是讨厌的事。

⑤ 法语：灵魂的结合已经不能使他们满足了。

⑥ 法语：她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见她。

他是维克托的同学，以前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可是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Quels que soient les torts qu'il a eus vis-à-vis d'elle,① 抛弃丈夫总是不对的。她非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不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维克托是个有信念的人，他怎么会同意娶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有多少回——不久前，他曾当着我的面跟斯皮岑热烈地争辩过，证明离婚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不一致。而现在呢，他自己倒做起这种事来了。Si elle a pu le charmer à un tel point,② 那我真怕她。可是，我所以找您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现在，反而就我一个人说话了。您觉得怎么样？请说吧。您有什么意见？该怎么办呢？您跟维克托谈过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跟他谈过了。我觉得他爱她，爱她爱成习惯了。这种爱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而他又是个接受事情既慢而又坚决的人。他心里一想到什么，就再也改变不了。除了她，他是谁也不会爱的。不是她，而要他和别的人相处的话，他是不会幸福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瓦里娅·卡赞采娃会十分乐意嫁给他的。那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又那么爱他……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微笑）C'est compter sans son hôte.③ 现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想，最好是顺从他，帮助他结婚算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跟离了婚的女人结婚，为的是让他去

---

① 法语：不管他怎么对她不起。

② 法语：要是她能把他迷到这种地步的话。

③ 法语：这是错误的想法。

跟自己妻子的前夫见面吗？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坦然说出这种话来。难道做母亲的会愿意自己唯一的儿子，而且是这样出色的儿子，去娶这种女人作妻子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亲爱的朋友，那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假如他能跟一位您所认识和喜欢的姑娘结婚，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是既然做不到……再说，要是他娶了吉卜赛姑娘或是莫名其妙的女人呢……其实，丽莎·拉赫曼诺娃是个很好、很可爱的女人，我是由我侄女内莉那儿认识她的。真是个温柔、善良、多情、贤慧的女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决心甩掉丈夫的贤慧女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真不明白您。您又无情，又刻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她丈夫是个跟自己作对的人。而且，特别跟妻子作对。他是个懦弱的、完全堕落了的酒徒。他把自己的财产和她的财产全花光了，——她有一个孩子。您怎么能责备一个放弃这种男人的女子呢？再说，并不是她放弃他，而是他放弃她。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唉，真脏，真脏。连我都要给弄脏了。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您的宗教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是的，饶恕。“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Mais c'est plus fort que moi.①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她怎么能跟这种人一块儿生活呢？她就是不爱别人，她也不能不这么办。为了孩子也应该这么办。丈夫本人是个聪明善良的人，在他完全清醒的时候，也劝她这么办。

---

① 法语：我可办不到。

第四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卡列宁登场，吻母亲的手，问候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卡列宁　妈妈！我跟您说句话：可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马上就要来了，我请求您，只求您一件事：要是您仍然不同意我的婚事……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打断他的话）当然，还是不同意。

卡列宁　（继续说，皱眉）……既然这样，那我就求您，求您一件事：别说您不同意，别表示您有反对的意见。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想，我们不会谈到这件事。至少我决不会先提的。

卡列宁　那她更不会提了。我只希望您了解她。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有件事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让你自己和有个活丈夫的普罗塔索娃夫人结婚的欲望，跟你那离婚就是违反基督教精神的宗教信念调和起来呢？

卡列宁　妈妈！您真是太狠心了！难道我们大家真是这样洁白无瑕，就是在这样复杂的人生中，也能毫不违反我们的信念吗？妈妈，您干吗对我这么狠心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爱你，希望你幸福。

卡列宁　（对阿布列兹科夫公爵）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当然您希望他幸福，可是，我们这些头发斑白的人要了解年轻人，已经是很难的了。总想让儿子幸福的母亲，尤其困难。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好，好，真好。你们都反对我。当然，

你可以这么办，vous êtes majeur.①可是你简直要我的命。

卡列宁　我真不懂您。这比狠心还厉害。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对维克托）别说了，维克托。你母亲永远是说得出，做不出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会把我所想到的和我所感到的都告诉她，不过我说的时候，决不伤害她。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这是一定的。

第　五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和卡列宁。听差登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她来了。

卡列宁　我少陪了。

听差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普罗塔索娃到。

卡列宁　我走了，妈妈。请您……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也站起来。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请她进来。（对阿布列兹科夫公爵）请，您留在这儿吧。

第　六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想，你们en tête-à-tête②谈，更方便。

① 法语：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② 法语：单独。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我害怕。（慌乱）要是我想跟她 tête-à-tête 谈的时候，我会示意您的。Ça dépendra……①光留下我单独跟她在一块儿，这使我拘束极了。到时候我给您做个这样的暗号吧。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会明白的。我相信，她会招您喜欢的。只是要公正。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怎么你们大家都反对我呢。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丽莎戴着帽子，穿着拜客的衣服，登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稍微欠起身来）我很抱歉没能见到您，可是现在，又劳您驾来看我。

丽莎　我怎么也没料到，您愿意见我，我真是感激极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们认识吗？（指着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当然，我很荣幸我们早就见过面。（握手。坐下）我侄女内莉常常和我提起您。

丽莎　是的，我们以前很要好。（羞怯地瞧瞧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而且现在仍旧很要好。（对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怎么也没想到，您会愿意见我。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跟您丈夫很熟。他一向跟维克托很要好。在他没搬到坦波夫去以前，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好像他是在那儿跟您结婚的吧？

---

① 法语：这要看……

丽莎　是的，我们是在那儿结婚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可是后来，他再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再也没来看过我了。

丽莎　是的，他差不多哪儿也不去。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而且他也没介绍您跟我认识。

〔难堪的沉默。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最后我看见您的那次，是在杰尼索夫家里演戏的时候。您记得吗？演得好极了。您也演了。

丽莎　不……是的……当然……记得。我演了。

〔又沉默起来。

丽莎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要是我说的话使您不愉快，就请您原谅我。可是我不能装假，也不会装假。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说……因为他，也就是说，因为您想见我……可是有话还是说出来好……（呜咽）我真难……您心又好。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看来，我还是走好。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您走吧。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再见。（和两个女人告辞，退场）

第　八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丽莎。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听我说，丽莎，我不知道您的父称叫什么，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丽莎　安德烈耶夫娜。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嗯，叫丽莎也一样。我可怜您，我喜欢

您。可是我爱维克托。我在这个世界上就爱他一个人。我了解他的心情，就跟了解我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自豪的心情。甚至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就有了自豪感。不是因家世和财产而自豪，而是因自己的纯洁和高尚的道德而自豪，而且一直都保持着它。他象处女一样的纯洁。

丽莎　我知道。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他没爱过任何女人。您是头一个。我不能说我不嫉妒您。我嫉妒。可是我们做母亲的，您孩子还小，所以您还来不及知道，我们做母亲的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把他交给妻子，也不嫉妒。可是要交给象他一样纯洁的妻子。

丽莎　我……难道我……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请原谅，我知道您没有错，而且您很不幸。同时我了解他。现在他准备忍受一切，永远忍受下去，决不提起，可是他会痛苦的。他会因自豪感受了伤害而痛苦，他不会幸福。

丽莎　这一层我想过。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丽莎，亲爱的。您是个聪明贤慧的女人。您要是爱他，那您就该希望他比您自己更幸福。要是这样的话，那您就该想到不要拴住他，叫他后悔，虽然他不会说，决不会说的。

丽莎　我知道他不会说。这件事我想到过，也问过我自己。我想过，跟他说过。可是他说，没有我他就不想活，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做个朋友，您要建立您自己的生活，别把您那纯洁的生活和我的不幸的生活结合起来吧。"可是他不肯。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他是现在才不肯的呀。

丽莎　劝他放弃我吧。我赞成。我爱他是为了他的，而不是我自己的幸福。只求您帮助我，别恨我。我们一块儿来爱他，给他谋幸福吧。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是的，我爱上您了。（吻她。丽莎哭）不过还是，这还是可怕的。要是在您没结婚以前，他爱上您的话……

丽莎　他说那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了，但是他不愿妨害朋友的幸福。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唉，这多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相爱的，而且上帝会帮助我们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卡列宁。

卡列宁　（登场）妈妈，亲爱的。我全听见了。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您会爱上她。那么一切都好了。

丽莎　我真抱歉，您都听见了，我要不说就好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过，任何事情都还没决定。我只能说，要是没有这些困难的情形，那我就高兴了。（吻她）

卡列宁　只是请您别改变主意。

——幕落

第　二　景

〔简朴的屋子、床、书桌、长沙发。

第　一　场

〔费佳一个人。敲门声。门外有女人的声音:“你锁着门干什么，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费佳，开门吧。”

第　二　场

〔费佳和玛莎。

费佳　(站起来，开门。玛莎登场)我真谢谢你来了。怪闷的。闷极了。

玛莎　你干吗不到我们那儿去？又喝酒了吗？唉，你呀，答应不喝的。

费佳　你知道吗，我没钱了。

玛莎　为什么我要爱上你呢？

费佳　玛莎！

玛莎　老叫玛莎干什么。你要是爱我，你早就该离婚了。而且对方也要求过你。你说你不爱她，可是你还要钉着她。分明是你不愿意嘛。

费佳　为什么不愿意，你是知道的。

玛莎　简直胡说。大家都说你是个没出息的人，这话真不错。

费佳　我怎么跟你说呢？再说，你的话伤了我的心，这是你自己也知道的。

玛莎　你有什么伤心呢……

费佳　你自己知道，我在世上唯一的快乐就是你的爱。

玛莎　我的爱是我的。你呀，就没爱。

费佳　好吧，我不想说服你了。也没必要，你自己知道。

玛莎　费佳，你为什么折磨我呢？

费佳　谁折磨谁？

玛莎　（哭）你没良心。

费佳　（走过去搂抱她）玛莎！哦，你说些什么话？别哭了。我们应该生活，而不是哭泣。这是跟你不相称的。我的美人儿啊！

玛莎　你爱我吗？

费佳　我还能爱谁呢？

玛莎　就爱我吗？那么，把你写的东西念给我听听。

费佳　你会厌烦的。

玛莎　既然是你写的，那么一定很好。

费佳　那么，听吧。（念）"晚秋，我和朋友约定在穆雷金广场相会。这个广场是座峥岩峥嵘的险岛。这是阴暗、暖和、宁静的一天。有雾……"

第　三　场

〔费佳和玛莎。玛莎的父母吉卜赛老人伊万·马卡罗维奇和吉卜赛老妇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走进门来。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走近女儿）你这个死鬼又偷着跑到这儿来了。老爷，您好。（对女儿）你打算把我们怎么办？啊？

伊万·马卡罗维奇　（对费佳）你这样干呀，老爷，真不对。您要毁了这丫头。唉，你这样干呀，真不对，真下流。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系上头巾，马上走。哟，居然逃跑了。我怎么跟合唱队说呢？跟个穷光蛋鬼混。你从他身上

捞到了什么呀？

玛莎　我没鬼混。我爱这位老爷，再也没别的想法了。我并没离开合唱队，我会去唱歌，那么有什么……

伊万·马卡罗维奇　再说一句，我揪掉你的辫子。烂货。谁这么干过？你爹没有，你妈没有，你婶子没有。这是不体面的，老爷。我们喜欢你，多少回白唱给你听，还可怜你。可是你倒来了这一手。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你平白无故地把我们的女儿给毁了，把我们的亲骨肉、独养女、珍珠、钻石、无价之宝踩到粪堆里，这就是你干的事。你好没天良。

费佳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你误会我了。你女儿就象我妹妹一样。我爱惜她的名誉。你别胡思乱想。我爱她。这有什么法子呢。

伊万·马卡罗维奇　可是从前你有钱的时候，你并不爱她。要是那会儿你肯出一万卢布给合唱队，那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把她带走。可是这会儿你成了穷光蛋，却想偷偷地拐走她。丢人呀，老爷，丢人呀。

玛莎　他没拐我。是我自己来看他的。就是这会儿你们把我带走了，我还是要来的。我爱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的爱情比你们所有的铁锁还坚强……偏不回去。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喂，玛申卡，心肝，别唠叨了。你做错了，喂，走吧。

伊万·马卡罗维奇　喂，别再说了。走！（抓住她的手）对不起，老爷。

〔三个人都退场。

第　四　场

〔费佳。阿布列兹科夫公爵登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对不起。我无意中亲眼看见了一个不愉快的场面。

费佳　您贵姓？……（认出来了）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寒暄）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无意中亲眼看见了一个不愉快的场面。我本来不想听的。但是，既然听见了，我就认为有义务告诉您我听见了。我是被派到这儿来的，而且我不得不在门口等着那几位客人出去。再说，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所以我敲门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费佳　是的，是的。请坐。您肯告诉我，我真谢谢您。这样就给了我对您把这个场面加以解释的权利。无论您对我有什么想法，都没关系。可是我要告诉您，您所听见的那些关于这个吉卜赛歌女的非难，是很不公正的。就道德方面说，这个姑娘就象鸽子一样的纯洁。我跟她的关系，只是朋友的关系。假如这种关系有点诗意，但是这并不破坏这个姑娘的纯洁，她的名誉。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那么您找我有什么贵干呢？我能怎样为您效劳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第一，我……

费佳　对不起，公爵。现在我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下降，要是您没有事找我，从前我跟您的一面之交，实在是不值得您来拜访我的。有什么贵干？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不否认，您猜着了。我是有事。不过我

还是求您相信，您的地位的改变决不影响我对您的态度。

费佳　完全相信。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的事情是：我的老朋友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和她的儿子，要我直接来向您打听您的态度……您允许我说出来吗？……就是您对您太太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普罗塔索娃的态度。

费佳　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应该说，我跟我从前的妻子的关系完全断绝了。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也这样想过。因此，我才接受了这个困难的使命。

费佳　断绝的原因，我得赶紧声明一下，不是由于她，而是由于我，或者不如说，由于我的无数的过失。其实她始终是个无可指摘的女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所以维克托·卡列宁，尤其是他的母亲，要我来向您打听一下您的意图。

费佳　（激动）什么意图？毫无意图。我让她完全自由了。还有，我决不会打扰她的平静。我知道她爱维克托·卡列宁。好，随她爱吧。我认为他是个很呆板，但是很好、很诚实的人，因此，我想，她跟他在一块儿，会象俗话所说的那样，很幸福的。而且……que le bon dieu les bénisse.①这就完了。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是的，可是我们应该……

费佳　（打断他）而且您别以为我有丝毫嫉妒的感情。如果我说过维克托很呆板，那么，我就收回这句话。他是个很好的、

---

① 法语：愿上帝保佑他们。

诚实的、有道德的人，刚好和我相反。而且他从小就爱她。也许，当她嫁给我的时候，她就爱他了。这是常有的事。至上的爱情是自己都不知道的爱情。我相信，她一直都是爱他的。可是，她是个诚实的女人，所以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这件事。不过……我们的家庭生活上总好象有一种阴影……可是，我何必对您说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请说吧。相信我，我对您的人之常情态度，我想充分了解这种关系的愿望，要比我的使命更重要。我理解您。我明白，您巧妙地说出的这种阴影可能早就存在……

费佳　是的，早就有了。也许就为了这个理由，她让我过的那种家庭生活，使我感到不满足，因此，我就老是在找寻什么，追求什么。可是，我好象在替自己辩护似的。我不想，而且我也不能替自己辩护。我从前是，我敢说从前是一个坏丈夫。我所以说从前是，就因为现在我自己感觉早已不是她的丈夫，而且认为她完全自由了。那么，这就是我对您的访问的回答。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是的，不过，您是知道维克托的家庭和他本人的。他跟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的关系始终都是极正当而又疏远的。每逢她有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她。

费佳　是的，我的荒唐生活使他们更加接近了。应该如此，有什么法子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他跟他家里的严格的正教信仰，您是知道的。我不赞成他们的信仰。我看事情的眼光比较开阔。可是我尊敬他们，也理解他们。我知道对于他，尤其是对于他的母亲，不经过教会结婚而跟女人亲近，是不可想象的。

费佳　是的，我知道在这方面他是呆……是直率的、保守的。可是他们应该怎么样呢？离婚吗？我早就告诉了他们，我很愿意，可是要我归罪自己，还要制造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一切谎言，是很难的。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非常理解您，也同情您。那么怎么办呢？我想，可以这样安排的。不过，您说得对。这是可怕的，而且我理解您。

费佳　（握手）谢谢您，亲爱的公爵。我一向就知道您是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么，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请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我不想上进。我是个坏蛋。可是有些我不能冷静地做的事。我不能冷静地撒谎。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还是不理解您。您是个又聪明、又能干、对善又非常敏感的人，您怎么会这样神魂颠倒，会忘记自己对自己所抱的期望呢？您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您怎么会毁了自己的一生呢？

费佳　（忍住感动的眼泪）我过这种放荡的生活已经十年了。象您这样的人肯同情我的，这是头一回。朋友、浪子、女人，固然同情过我，可是象您这样有理性的好人……谢谢您。为什么我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第一，酒。您知道，酒并不好喝。可是，无论我干什么，我总觉得我做得不对，总觉得可耻。现在我跟您谈话，我也觉得是可耻的。就是当了贵族代表，或是在银行里有了一个位置，我觉得可耻极了，可耻极了……只有喝酒的时候，才不觉得可耻。还有音乐不是歌剧和贝多芬，而是吉卜赛。这种生活使人精力充沛。此外，还有可爱的黑眼睛和微笑。这一切越是令人销魂，过后就越觉得可耻。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嗯，那么工作呢？

费佳　试过了。全不行。我什么都不满意。唉，谈我自己有什么意思呢？谢谢您。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我怎么说呢？

费佳　您就说他们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他们不是想结婚吗，不是想他们的婚事不受到任何妨碍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当然。

费佳　我照办。您就说我一定照办。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什么时候呢？

费佳　等一等。好，就说两礼拜吧。行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站起来）我可以这样说吗？

费佳　可以。再见，公爵，再谢您一遍。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退场。

第　五　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坐了很久，沉默地笑笑）好。好极了。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妙极了。

——幕落

第　四　幕

第　一　景

〔在小酒店里。单间。侍者领费佳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进来。

第　一　场

〔费佳、伊万·彼得罗维奇和侍者。

侍者　请到这儿来。这儿没人打扰，我这就去拿纸来。

伊万·彼得罗维奇　普罗塔索夫！我想进来。

费佳　（严肃地）请进来吧，不过我很忙，而且……你想进来就进来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　你想答覆他们的要求吗？我把办法告诉你吧。我决不这么办。我总是实话实说，要干就干。

费佳　（对侍者）来瓶香槟。

〔侍者退场。

第　二　场

〔费佳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费佳　（掏出手枪，放下）等一会儿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　怎么啦？你想自杀吗？可以，可以。我了解你。他们想侮辱你，你就要让他们瞧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用手枪打死自己，而用宽宏大量打死他们。我知道你。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是天才。

费佳　嗯，不错，嗯，不错。只是……

〔侍者拿着纸和墨水瓶登场。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侍者。

费佳　（用餐巾盖上手枪）把塞子拔掉。喂，喝吧。（他们喝。费佳写）等一会儿。

伊万·彼得罗维奇　祝你……前程远大。你知道，我对这种事是超然的。我并不想阻拦你。在天才看来，生和死是一样的。我在生里死，在死里生。你是为了要他们两个人可怜你才自杀的。而我呢——我是为了要让全世界知道它有什么损失才自杀的。我也不会犹疑，也不会考虑。拿起它（抓起手枪），一下子就完了。不过还早哪。（放下手枪）而且我什么也不写，他们自己应该明白……唉，你呀……

费佳　（写）等一会儿。

伊万·彼得罗维奇　可怜的人们啊。你们东奔西走，手忙脚乱。你们不懂，什么也不懂……我不是对你说。我不过是表白自己的思想罢了。那么，人类究竟需要什么呢？很少，只要重视天才。可是天才常被处死，被迫害，被摧残。不。我不作你们的玩具了。我要揭发你们的阴谋诡计。不—不—不。伪君子们！

费佳　（写完了，喝口酒，念信）请走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　走？好，再见。我并不想阻拦你。我也要这么干的。不过还早哪。我只想对你说……

费佳　好，你说。可是，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老朋友，只有一件事，请你把这个交给掌柜的，（把钱交给他）还请你问问有没有给我的信件和包裹。费心。

伊万·彼得罗维奇　好。那么你等着我吗？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告诉你。这件事不但在今生，而且在来世，至少在我到那儿去之前，你是绝对听不到的。那么都给他吗？

费佳　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退场。

第　四　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在伊万·彼得罗维奇出去以后，把门锁上，拿起手枪，扳着枪机，对着太阳穴，颤抖，小心地放下。呻吟）不，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有人敲门。

费佳　谁？

〔从门外传出玛莎的声音：“是我。”

费佳　“我”是谁？哦，玛莎……（开门）

第　五　场

〔费佳和玛莎。

玛莎　我到过你那儿，波波夫那儿，阿夫列莫夫那儿，所以我就猜想，说不定你在这儿。（看见手枪）哟，想得真好。傻瓜。真是傻瓜。难道你真有这个意思吗？

费佳　不，我做不到。

玛莎　难道你就不管我了吗？你这个薄情郎。毫不可怜我。唉，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是罪过，罪过。为了我的爱情……

费佳　我想让他们自由，我答应过他们。我可不能撒谎。

玛莎　那么我呢？

费佳　你有什么？你也就自由了。难道你跟着我在一块儿受苦好吗？

玛莎　当然好。我没你就活不了。

费佳　你跟我在一块儿有什么好日子可过的呢？你最好是哭一场，然后再活下去。

玛莎　我决不哭，你得了吧。要是你不可怜我呀……（哭起来）

费佳　玛莎！小鬼！你知道，我本来想处理得更好一些。

玛莎　对你自己更好一些。

费佳　（微笑）我要是自杀了，为什么会对我自己更好一些呢？

玛莎　当然是更好一些。可是，你有什么需要呢？你说。

费佳　有什么需要吗？需要多着呢。

玛莎　你说需要什么？说呀？

费佳　第一，我需要履行诺言。这是第一件事，这就够了。为了离婚需要撒谎而且干种种丑事，我办不到。

玛莎　假定这是丑事，那我自己……

费佳　其次，要让他们确实得到自由，就是说我的妻子和他。要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为什么他们要受苦呢？这是第二

件事。

玛莎　哼，要是她甩了你的话，那她就算不了好人。

费佳　不是她甩了我，是我甩了她。

玛莎　那么，好吧，好吧。都是你的不是。她是天仙。还有什么呢？

费佳　还有嘛，你是个又美丽、又可爱的姑娘，我爱你。可是，我要是活下去呢，那我就会把你毁了。

玛莎　这不关你的事。我要毁在什么地方我心中有数……

费佳　（叹气）可是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活着干什么？难道我不知道我已经完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吗？就象你父亲所说的那样，我对人对己都是累赘。我是坏蛋……

玛莎　胡说。我要跟着你。我早就跟了你啦，就是这样。至于说你过荒唐的生活、大吃大喝的……可是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呀，改了就行了。

费佳　说起来倒容易。

玛莎　那么你就做呀。

费佳　是的，我只要一看见你，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能做到。

玛莎　你会做到的。你什么都能做到。（看见信）这是什么？你给他们写信吗？写了些什么？

费佳　写了些什么吗？（拿起信想撕）现在已经没用了。

玛莎　（夺信）你写你自杀了吗？是不是？你提到手枪没有？你写你自杀了吗？

费佳　是的，我在信上说我不想活了。

玛莎　给我，给我，给我。你看过《怎么办？》①吗？

---

① 俄国十九世纪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的长篇小说。

费佳　好象看过。

玛莎　这是本枯燥的小说，可是有一个很妙、很妙的地方。他呀，这个主人公呀，他的名字好象是拉赫玛诺夫①，忽然假装投河死了。你不是不会浮水吗？

费佳　不会。

玛莎　那就好了。把你的衣服给我。把所有的东西和皮夹子都给我。

费佳　这怎么成呢？

玛莎　慢着，慢着，慢着。咱们回家去。你在那儿换套衣服。

费佳　可是，这不是欺骗吗？

玛莎　可好哪。你去洗澡，把衣服留在岸上。口袋里装着皮夹子和这封信。

费佳　那么，以后呢？

玛莎　以后吗？以后咱们离开这儿，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伊万·彼得罗维奇　唉呀。手枪呢？我要拿走了。

玛莎　拿去吧，拿去吧。我们要走了。

——幕落

① 《怎么办?》中的人物，罗普霍夫的朋友，是一个革命者，应为拉赫美托夫。

第　二　景

〔普罗塔索娃家的客厅。

第　一　场

〔卡列宁和丽莎。

卡列宁　他答应得那么明确，我相信他会守约的。

丽莎　我很惭愧，可是我得承认，在我了解到那个吉卜赛姑娘的事以后，我就觉得完全自由了。别以为这是嫉妒。这不是嫉妒，而是，你知道，解脱。嗳，我怎么跟您说呢……

卡列宁　又是您了。

丽莎　（微笑）你。那么你就别打岔，你别搅乱我，让我把我的感觉说出来。最使我痛苦的，就是：我觉得我爱两个人。这意思就是说：我是个不道德的女人。

卡列宁　你是个不道德的女人？

丽莎　但是自从我了解到他有了别的女人，因此他就不需要我，我才超脱了，才觉得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爱您——你。现在我心里十分坦然，只是我的处境使我痛苦。离婚这件事。简直痛苦极了。这样等着。

卡列宁　很快，很快就会解决的。除了他答应以外，我还派了秘书带着申请书去看他，他要不签字，秘书就不走。要是我不十分了解他，那我就会以为他是故意这么办的。

丽莎　他吗？不，这都是他的懦弱和诚实造成的结果。他不爱

撒谎。不过你送钱给他是不对的。

卡列宁　此外没有办法。这也许是拖延的原因。

丽莎　不，送钱总不大好。

卡列宁　不过，他现在用不着再pointilleux①了。

丽莎　我们真成了自私自利的人。

卡列宁　是的，我承认。是你自己的错。在这样的期待和这样的绝望以后，我现在幸福极了。而幸福是叫人自私自利的。是你的错。

丽莎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幸福吗？我也一样。我觉得我心里充满了快乐，完全沉浸在幸福里。什么都有了：米卡也好了，你母亲又爱我，还有你，主要的是，我，我爱你。

卡列宁　是吗？不后悔吗？不会再三心二意了吗？

丽莎　从那天起我的心忽然变了。

卡列宁　不会再变回去吧？

丽莎　绝不会。我唯一的希望是：象我一样，你也把这件事彻底告一段落。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带着孩子的保姆。保姆带着男孩登场。男孩走到母亲跟前。她把他放在膝上。

卡列宁　我们是多么不幸的人啊。

丽莎　为什么呢？（亲亲孩子）

卡列宁　你结婚的时候，我从外国回来一听见这个消息，就觉

---

① 法语：拘泥小节。

得我失去了你，我成了一个不幸的人。可是，等我知道你还记得我，我就快乐极了。这使我感到满足。后来，我们的友谊关系建立起来了，我就觉得你对我十分亲切，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超越友谊的细微的火花，我差不多幸福起来了。使我痛苦的只是，我怕对费佳不诚实。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常常这样强烈地感到：对我朋友的妻子除了保持最纯洁的友谊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关系，而且我又了解你，所以这件事并不使我痛苦，而且我满足了。后来，费佳使你感到苦恼，我就觉得我可以帮助你，并且觉得你担心我的友谊，我就变得完全幸福了，一种模糊的希望也在我心里涌现。后来……他变得不可救药，你决定放弃他，我第一次把话都对你说了，你没说不，只是含着眼泪从我身边走开了，我心里便充满了幸福。要是有人问我还要什么，我就会说，什么都不要了。可是后来，我跟你的生活有了结合的可能，妈妈又爱上了你，这个可能便开始实现了。你对我说你爱我，你早就爱我，后来又对我说，就象刚才那样，他已不在你的心上了，你只爱我一个人。想想看，我还要什么呢？可是不，这会儿，这会儿过去的一切使我痛苦极了。假如没有这个过去，没有可以回想过去的事物，那多好啊。

丽莎　（责备地）维克托！

卡列宁　丽莎，你原谅我。我要说这些话，是因为我不愿意把心里任何关于你的想法瞒着你。我故意把这些话说出来，就为了要表示我是个坏人，表示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和自己斗争，克服自己。而且我胜利了。我爱他。

丽莎　应该这样。我能办的我都办了。不是我办的，是我心里发生了你希望的变化：除你以外，一切都从我心里消失了。

卡列宁　一切吗?

丽莎　一切,一切。否则我就不这样说了。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听差。

听差　沃兹涅先斯基先生到。

卡列宁　他带着费佳的答复来了。

丽莎　(对卡列宁)请到这儿来吧。

卡列宁　(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好啦,答复来了。

丽莎　(把孩子交给保姆)难道一切都解决了吗,维克托!(吻他)

第　四　场

〔卡列宁和丽莎。沃兹涅先斯基登场。

卡列宁　怎么样?

沃兹涅先斯基　人不见了。

卡列宁　怎么不见了?申请书没签吗?

沃兹涅先斯基　申请书没签,可是有一封留给您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的信。(从口袋里掏出信来,交过去)我先到他住的地方。有人对我说他在酒店里。我去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叫我过一个钟头去听回信。我又去了,后来就……

卡列宁　难道还要拖延下去,还要找借口吗?不,简直恶劣极了。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啊。

丽莎　嗳，念一念吧，怎么样？

〔卡列宁拆开信。

沃兹涅先斯基　您还有事吗？

卡列宁　没有了，再见，谢谢你……（惊异地念信，忽然停了）

〔沃兹涅先斯基退场。

第　五　场

〔卡列宁和丽莎。

丽莎　说些什么？什么？

卡列宁　可怕。

丽莎　（抓住信）念吧。

卡列宁　（念）“丽莎和维克托，我要跟你们俩谈谈。我不愿意撒谎，称你们亲爱的或是最亲爱的。当我想到你们，想到你们的爱情，想到你们的幸福的时候，我就不能把一种痛苦和责备的感情抑制下去，这固然是对自己的责备，可是还是难受的。我全知道。我知道虽然我是丈夫，我却因一连串意外的事件妨害了你们。C'est moi qui suis l'intrus.① 但我还是不能抑制对你们的厌恶和冷淡的感情。理论上，我是爱你们俩的，尤其是丽莎，可爱的丽莎，可实际上，我已经不只是冷淡了。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改不了。”

丽莎　他怎么能这样……

卡列宁　（继续念）“还是扼要说吧。正是我心里的这种矛盾的感情，使我采取不是象你们所想的那种办法，来实现你们的

---

① 法语：我是第三者。

愿望。撒谎、演一幕贿赂宗教法院的丑恶的喜剧，以及诸如此类的卑劣行为是使我难堪而厌恶的。我虽然坏，但是我的坏法不同，所以我不能参与这些卑劣的行为，决不能。我找到的另外一条出路是极简单的：为了幸福，你们必须结婚。我妨害你们，所以我非毁灭不可……”

丽莎　（抓住卡列宁的手）维克托！

卡列宁　（念）“非毁灭不可。我要毁灭了。当你们念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人世了。

再者：我很遗憾的是，你们送钱给我办离婚手续。这是不愉快而且和你们不相称的。嗳，有什么法子呢。我已经犯了无数次的错误。你们犯一次错误有什么不可以呢？钱奉还。我的死法是比较简单、廉价和确实的。我有一个请求：不要生我的气，亲切地想起我。还有一件事，有个钟表匠叶夫根尼耶夫，你们能不能帮助他，给他找个事情？他虽然懦弱，但是人好。再见。费佳。”

丽莎　他自杀了。是吗？

卡列宁　（按铃，跑进前厅里）请沃兹涅先斯基先生回来！

丽莎　我知道会这样，我知道。费佳，亲爱的费佳啊。

卡列宁　丽莎！

丽莎　说我从前不爱他，现在不爱他，都是假的，假的。我就爱他，爱他一个人。我毁了他。别管我。

〔沃兹涅先斯基登场。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沃兹涅先斯基。

卡列宁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哪儿？他们怎么对您说的？

沃兹涅先斯基　说他今天早上出去了，留下了这封信，就没再回去。

卡列宁　非把这件事情打听明白不可。丽莎，你在家等我吧。

丽莎　对不起，而且我也不会撒谎。现在你别管我。去吧，去打听……

——幕落

第 五 幕

第 一 景

〔下等酒店里的脏屋子。人们围着一张桌子喝茶和烧酒。台前有一张小桌子，桌旁坐着潦倒不堪、衣服褴褛的费佳，和他坐在一块儿的佩图什科夫是个恳切、温和的人，留着长头发，有神父的风度。两个人都有点醉意。

第 一 场

〔费佳和佩图什科夫。

佩图什科夫　我懂得，懂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那么，怎么样呢？

费佳　是呀，您瞧，如果我们这个阶级的姑娘表现这种感情，就是说，她为了心爱的人牺牲一切的话……可是她是个吉卜赛姑娘，完全让利欲熏染大的，然而她有这种纯洁献身的爱情，付出一切，自己却什么都不要。这个对比多显著啊。

佩图什科夫　是的，在绘画上我们把这个叫作色彩的效果。只有在周围涂上绿色，才能显出完全鲜红的色彩来……不过这是另一回事。我懂得，懂得……

费佳　是的，我觉得我一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我从来没有利用

过她的爱情。您知道为什么?

佩图什科夫　怜悯……

费佳　哦，不。我从来没有怜悯过她。我在她跟前永远感到欢喜，而且每逢她唱歌的时候，嗨，她唱得多好啊，也许这会儿她还在唱呢，我总是从下往上瞧着她。我没毁她，就因为我爱她。我真诚地爱她。现在，这是个美丽的、美丽的回忆。(喝酒)

佩图什科夫　不错，我懂得，懂得。真理想。

费佳　我告诉您说吧，我从前曾热恋过。有一回我爱上了一位太太，很美，我很下流地、象哈叭狗似的爱她。她约我去rendez-vous.[1] 我把这个机会放弃了，因为我认为这对她丈夫是不体面的。奇怪得很，直到现在，每逢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我都因自己的行为正大而感到愉快和自傲，可是……我后悔，好象犯了罪似的。可是跟玛莎的事，却完全相反。我因没有玷污自己的感情而常常觉得高兴，高兴……也许我还会堕落，堕落到底，把随身的东西卖光，满身都是虱子，都是疥疮，可是这颗钻石，不是钻石，而是阳光，是的，在我心里，跟我在一块儿。

佩图什科夫　我懂得，懂得。现在她在哪儿呢?

费佳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是另一种生活。我不想把它跟目前这种生活混合起来。

〔从桌子后面的暗处传出女人的叫声。掌柜的和警察走过去把她带走。费佳和佩图什科夫沉默地看着，听着。

佩图什科夫　(在里面恢复了平静以后)是的，您的一生真了

---

① 法语：幽会。

不起。

费佳　不，最普通的一生。您知道，在我们这个阶层里，也就是在我生长的这个阶层里，我们可以选择三条路，只有三条路。第一就是做官，攒钱，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丑恶更加丑恶。这是我最憎恨的，也许我没有本事，可是，主要的是，我憎恨。第二就是消灭这种丑恶，这非得英雄不可，而我不是英雄。第三就是逍遥——饮酒，作乐，唱歌。这就是我所干的事。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喝酒）

佩图什科夫　那么，家庭生活怎么样呢？要是我有妻子，那我就很幸福。我的妻子毁了我。

费佳　家庭生活吗？不错。我的妻子是个理想的女人。她现在还活着哪。可是为什么要对您说呢？我们的生活里早就没有葡萄干了，您知道，格瓦斯里不是放葡萄干吗？早就没有娱乐了。而我又需要逍遥。没有娱乐，就不能逍遥。于是我就胡作非为起来了。您知道，我们爱人，因为我们对他们好，不爱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坏。我对她很坏。她呢，好象爱我似的。

佩图什科夫　您干吗说"好象"呢？

费佳　我所以这样说，就因为她一点象玛莎那样叫我动心的地方也没有。可是，这种话不用说了。当她怀孕，后来给孩子喂奶的时期，我老是溜出去，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当然，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越来越不爱她了。对啦，对啦，（狂喜起来）这会儿我想通了！我爱玛莎，是因为我对她好，不对她坏。因此我爱她。可是我让妻子受苦……不是说我不爱她……不对，我不爱她，就是不爱她。我嫉妒，不错，可是这也过去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阿尔捷米耶夫。阿尔捷米耶夫走过来。他别着帽徽，胡子染了色，穿着改过的旧衣服。

阿尔捷米耶夫　您好。（对费佳鞠躬）原来您跟这位艺术家、画家认识吗？

费佳　（冷淡地）对啦，我们认识。

阿尔捷米耶夫　（对佩图什科夫）怎么样，肖像画好了吗？

佩图什科夫　没有，画坏了。

阿尔捷米耶夫　（坐下）我不妨害你们吧？

〔费佳和佩图什科夫都没作声。

佩图什科夫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正在跟我谈他的身世。

阿尔捷米耶夫　秘密吗？那么，我不打扰了，谈下去吧。我用不着跟你们在一块儿。蠢猪。（走到附近的桌前，叫了一瓶啤酒。一直听着费佳和佩图什科夫的谈话，倾身对着他们）

费佳　我不喜欢这位先生。

佩图什科夫　他生气了。

费佳　嗯，随他去吧。我受不了。一看见这种人，我就说不出话来。现在跟您待着，我才轻松、愉快。对了，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佩图什科夫　您正说到嫉妒。那么，您是怎么跟您太太分开的呢？

费佳　唉。（沉思）这是个奇谈。我的妻子结婚了。

佩图什科夫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离婚了？

费佳　没有。（微笑）我让她做了寡妇。

佩图什科夫　这是什么意思？

费佳　意思还不就是寡妇。因为我人已经不在了。

佩图什科夫　怎么不在了？

费佳　不在了。我是死尸。对啦。

〔阿尔捷米耶夫俯身听着。

费佳　您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您不知道我的真姓名。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把妻子弄得苦透了、我尽可能把一切全花光了、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一个保护者在她跟前出现了。您别以为有什么暧昧、不好的事情，没有的。他是我的朋友，是个极好的好人，只不过在各方面跟我绝对相反罢了。因为我的坏处比好处越来越多，所以就显得他从前是，现在还是极好的好人：诚实、坚定、谨慎，简直是正人君子。他从小就认识我的妻子，爱她，后来她嫁给我的时候，他就安于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后来，当我变得下流、开始折磨她的时候，他就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我自己也希望这样。他们相爱了。我在这个时候却完全自暴自弃，并且自动放弃了我的妻子。况且还有玛莎。我自己就劝他们结婚。他们不愿意。可是我却越来越堕落，结果……

佩图什科夫　照例……

费佳　不。我相信而且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是纯洁的。他是个信教的人，认为没有神父祝福的结婚是罪恶。所以他们就要求我同意离婚。这样一来，我就该把过失担负起来。我就该说出种种的谎言……我可办不到。您相信吗，叫我自杀都比叫我撒谎轻松得多。因此我就想到自杀。这时有个善良的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而且把什么事情都给安排

好了。我把绝命书送去了，第二天，我的衣服、皮夹子、信件就在河岸上被发现了。我不会浮水。

佩图什科夫　不错，那么尸首呢？没找着吗？

费佳　找着了。想想看。一星期后一个什么人的尸首被找着了。我妻子被传去认尸。尸首都腐烂了。她瞧了一眼。——“是他吗？”——“是他。”——就这样完了。把我埋了，他们就结了婚，在这儿过着幸福的日子。而我呢——就是他。我活着，喝酒。昨天我走过他们的家。窗里灯光亮着，一个人影在窗幔上掠过。有时候我觉得讨厌，有时候觉得也没什么。没钱的时候，真讨厌……（喝酒）

阿尔捷米耶夫　（走过去）喂，对不起，您的奇谈我都听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主要是，很有用的奇谈。您说，没有钱的时候，讨厌。这是再讨厌也没有了。其实，就您的地位说，您是应该永远有钱的。因为您是死尸。好。

费佳　对不起。我没跟您说话，也用不着您出主意。

阿尔捷米耶夫　我可要劝告您。您是死尸，可是您要是复活了的话，那么他们，尊夫人跟那位先生，这两位过着幸福日子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犯了重婚罪，最轻也得流放到不大远的地方去。那么，您干吗还愁没钱呢？

费佳　请您别管我。

阿尔捷米耶夫　只要写封信。您要是愿意，我可以替您写，只要把地址告诉我。您呢，要重谢我。

费佳　滚出去。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跟你说。

阿尔捷米耶夫　不，您说了。瞧，他就是证人。跑堂的也听见您说您是死尸。

侍者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费佳　流氓。

阿尔捷米耶夫　我是流氓？喂，警察。写控告书。

〔费佳起身想走。阿尔捷米耶夫揪住他。警察走过来。

第　二　景

〔在乡村里的一个长满常春藤的平台上。

第　一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怀孕的丽莎、带着孩子的保姆。

丽莎　现在他快要从车站上回来了。

男孩　谁快回来了？

丽莎　爸爸。

男孩　爸爸快从车站上回来了？

丽莎　C'est étonnant comme il l'aime, tout-à-fait comme son père.①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Tant mieux. Se souvient-il de son père véritable?②

丽莎　（叹气）我没跟他说。我想：为什么要扰乱他呢？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该告诉他。您觉得怎么样，妈妈？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丽莎，我觉得这是个感情问题。要是你

---

①　法语：真奇怪，他多爱他啊，完全象爱自己的父亲一样。

②　法语：那就更好了。他记得他的父亲吗？

顺着你的感情，那你的心就会告诉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真是一死百了。老实说，有一个时候，费佳，你知道，我从他小的时候就认识他，真使我反感，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可爱的青年，是维克托的朋友，是个热情的人。尽管他违背法律，反对宗教，但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情愿牺牲自己。On aura beau dire, l'action est belle…① 我希望维克托不要忘记带毛线来，都快用完了。（打毛衣）

丽莎　哦，他回来了。

〔听见车轮声和铃声。丽莎站起来，走到平台边上。

丽莎　有人跟他一块儿来了，是位太太。玛莎！我真有一百年没看见她了。（走到门口）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卡列宁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登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和丽莎跟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亲吻）维克托碰见我，就把我带来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那太好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呀，当然。我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您呢？"又会拖下去。于是我现在来了。要是您不下逐客令的话，那我就要待到晚班车才走呢。

卡列宁　（吻妻子、母亲和孩子）我真高兴，祝贺我吧。我可以在家里待两天。明天不用我，他们会把什么事情都办好的。

丽莎　好极了，两天。好久都没这样了。野游去，好不好？

---

① 法语：无论怎么说，行为都是好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真象父亲！真是个好孩子！可别全继承下来，心是父亲的呀……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可别继承他的软弱。

丽莎　行了，行了。维克托同意我的看法：假如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人指导的话……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嗳，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我一想起他，就忍不住流眼泪。

丽莎　我们也一样。他在我们的回忆里占着多崇高的地位啊。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对啦，我也这样想。

丽莎　有一个时候，好象真是解决不了。可是忽然间，什么都解决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喂，维克托，你带毛线来了没有？

卡列宁　带来了，带来了。（取手提包，拣出来）这是毛线，这是香水，这是信；还有，这是给你的公函。（交给妻子）喂，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您要是高兴洗一洗的话，那我就带您去。我自己也要去洗一洗，马上就要吃午饭了。丽莎！是不是把楼下犄角里的屋子给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丽莎脸色发白，用发抖的手拿着信，念着。

卡列宁　你怎么啦？丽莎！信上说什么？

丽莎　他还活着。我的天哪！什么时候他才放过我啊！维克托！这是怎么回事？（痛哭）

卡列宁　（接信，念）这真可怕。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什么事，倒是说呀。

卡列宁　这真可怕。他还活着。她是重婚犯，我也是犯人。这是法院侦察员发来的传票，传丽莎到庭听审。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多可怕的人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呢？

卡列宁　全是瞎话，瞎话。

丽莎　哦，我真恨他。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哭着退场。卡列宁跟着她）

第　三　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怎么还会活着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只知道，维克托一接触这个污秽的世界，他们就要拖他下去。现在他们把他拖下去了。全是欺骗，全是瞎话。

——幕落

第 六 幕

第 一 景

〔法院侦查员办公室。

第 一 场

〔法院侦查员、梅利尼科夫和书记。

法院侦查员 （坐在桌旁和梅利尼科夫正谈着话。书记在一边把文件分类）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这种话。她捏造的，现在倒来责备我。

梅利尼科夫 她不是责备，而是伤心。

法院侦查员 那么，好吧，我去赴午宴。可是现在，这是一件很有趣的案子。（对书记）带进来。

书记 两个人都带吗？

法院侦察员 （抽完烟，把烟头藏起来）不，就带卡列宁夫人，或者，更正确一些，就照第一个丈夫的姓称普罗塔索夫夫人。

梅利尼科夫 （正要出去）啊，原来就是卡列宁夫人。

法院侦查员 对啦。案情丑恶。虽然我才开始侦查，可是这个案子很糟。好，再见。

〔梅利尼科夫退场。

第　二　场

〔法院侦查员和书记。丽莎蒙着面纱，穿着黑衣服登场。

法院侦查员　请坐。（指着椅子）对不起，我非常抱歉我得讯问您，可是，我们不得不……请放心，还要请记住，您不一定要回答我的讯问。不过，照我的意见，就您说，而且就各方面说，最好是——说实话。这样永远是最好，甚至是最实惠的。

丽莎　我没什么要隐瞒的。

法院侦查员　那就好。（瞧瞧文件）您的姓名、身分、宗教——我都记下来了——对吗？

丽莎　对。

法院侦查员　您被人控告，您知道您丈夫活着，却嫁给了另一个男子。

丽莎　当时我不知道。

法院侦查员　此外，还控告您劝诱您丈夫，并用金钱收买他去犯欺骗罪——假装自杀，以便摆脱他。

丽莎　这全是瞎说。

法院侦查员　那么，请允许我问几个问题。您去年七月送了一千二百卢布给他吗？

丽莎　这笔钱是他的。是他卖东西的钱。在我跟他分开以后，等待同他离婚的时候，我把这笔钱给他送去的。

法院侦查员　不错。很好。这笔钱是七月十七日送去的，这就是说，在他失踪的前两天。

丽莎　大概是七月十七日。我不记得了。

法院侦查员　那么，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撤回给宗教法院的申请书而且不找律师了呢？

丽莎　不知道。

法院侦查员　嗯，那么，警察请您去认尸的时候，您何以认得出他就是您的丈夫呢？

丽莎　当时我激动得没细看尸首，心里又断定是他，所以，在警察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说，大概是他。

法院侦查员　不错，由于可以理解的激动您没细看。很好。嗯，那么，请问，为什么您每月都把钱寄到萨拉托夫去呢？您第一个丈夫恰恰就住在那个城里。

丽莎　这些钱是我丈夫寄去的。我说不出寄钱去的理由，因为这不是我的秘密。可是钱并不是寄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我们确实相信他去世了。这一点我可以确切地告诉您。

法院侦查员　很好。不过请允许我对您说，夫人，我们固然是法律的公仆，可是我们究竟还是人。请您相信，我完全了解您的处境，同情您的遭遇。您真是遇人不淑，他花光了财产，对您不忠实，嗳，总而言之，让您不幸。

丽莎　从前我爱他。

法院侦查员　是的，可是您想摆脱他的这种想法也是自然的。您选择了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没有想到这样会犯罪，犯重婚罪，这一层我明白，陪审员们也会明白。因此，我劝您全供出来。

丽莎　我没什么可供的。我从来没撒过谎。（哭）我不用再待下去了吧？

法院侦查员　我要请您在这儿再待一会儿。您请放心，我不会，

不会再讯问您了。只请您把这个念一遍，签个字。这是您的口供。您的回答是这样的吗？请那边坐吧。(指着靠窗的安乐椅。对书记)带卡列宁先生。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卡列宁现出严肃庄重的样子登场。

法院侦查员　请坐。

卡列宁　谢谢。(站着)您有什么事？

法院侦查员　我要讯问您。

卡列宁　凭什么资格？

法院侦查员　(微笑)凭法院侦查员的资格。我不能不讯问您这个被告。

卡列宁　是吗？被告了什么？

法院侦查员　和有夫之妇结婚。可是，请允许我按次序进行讯问。请坐。

卡列宁　谢谢。

法院侦查员　您的姓名？

卡列宁　维克托·卡列宁。

法院侦查员　身分？

卡列宁　侍从，四等文官。

法院侦查员　年龄？

卡列宁　三十八岁。

法院侦查员　宗教？

卡列宁　正教，我从来没有受过审判和讯问。还有什么？

法院侦查员　当您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普罗塔索夫的

妻子结婚的时候，您知道他还活着吗？

卡列宁　不知道。我们俩都相信他淹死了。

法院侦查员　在传出普罗塔索夫虚假的死讯以后，您为什么每月寄钱到萨拉托夫去？

卡列宁　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法院侦查员　很好。您有什么目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刚好在普罗塔索夫假装自杀以前，把一千二百卢布的款子寄给他呢？

卡列宁　这笔钱是我妻子交给我的。

法院侦查员　普罗塔索夫夫人吗？

卡列宁　我妻子寄给她丈夫的。她认为这笔钱是他的财产，既然和他断绝了关系，她就认为保留这笔钱是不正当的。

法院侦查员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您为什么撤回离婚申请书呢？

卡列宁　因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他自己去申请离婚，而且写信通知了我。

法院侦查员　您有这封信吗？

卡列宁　信丢了。

法院侦查员　真奇怪，所有在法律上能够证实您的供词的真实凭据都丢了，都没了。

卡列宁　您还需要什么吗？

法院侦查员　除了尽我的天职以外，我别无他求，可是，您需要证明自己无罪。我刚才劝告过普罗塔索夫夫人，现在我也要劝告您：不要隐瞒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事实，而要从实招出一切真情。尤其是在普罗塔索夫先生已经把全部实情供出来的情况下，那么，大概在法庭上他也会全供出来的。我还是劝您……

卡列宁　我请求您最好不要超出履行职责的范围，不要给我劝

告。我们可以走了吗？

（向丽莎走去。她站起来，挽着他的手）

法院侦查员　非常抱歉，我要扣留你们……

〔卡列宁惊异地转过身去。

法院侦查员　哦，不，不是逮捕你们的意思。虽然这更便于查明真相，可是我不想采取这种办法。我只想当你们的面讯问普罗塔索夫，让你们和他对质，那么你们就更容易揭穿他的谎言。请坐。带普罗塔索夫先生。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狼狈潦倒的费佳登场。

费佳　（对丽莎和卡列宁）丽莎，亲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维克托。我没有罪。我本想把事情弄得更好的。假如我有罪的话……请原谅，请原谅……（跪下对他们叩头）

法院侦查员　请您回答我的讯问。

费佳　问吧。

法院侦查员　您的姓名？

费佳　您不是知道吗？

法院侦查员　请您回答。

费佳　好吧，费奥多尔·普罗塔索夫。

法院侦查员　您的身份、年龄、宗教？

费佳　（沉吟）问这些无谓的话，难道您不害臊吗？问必要的事，别说废话。

法院侦查员　我请您说话小心点儿，回答我的讯问。

费佳　嗯，假如您不觉得害臊的话，那我就说吧。身份——副博

士，年龄——四十，宗教——正教。那么，还有什么呢？

法院侦查员　当您把衣物留在河边上，接着便销声匿迹的时候，卡列宁先生和您太太知道您活着吗？

费佳　确实不知道。我本来真想自杀的，可是后来……嗳，这种话不用说了。问题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法院侦查员　为什么您对警官的供词又不同呢？

费佳　什么警官？哦，到勒然诺夫客店里来看我的那个人吗？我因为喝醉了，就跟他胡扯了一通，说了些什么话，我不记得了。全是胡说。现在我没醉，所以我说的全是实话。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相信我死了。而且我也乐得这样。假如不是阿尔捷米耶夫这个坏蛋，那么事情就这样下去了。假如有人犯罪，那就是我一个人。

法院侦查员　我知道您想代人受过，可是法律要求事实。为什么寄钱给您呢？

〔费佳沉默。

法院侦查员　您是在萨拉托夫经西蒙诺夫的手收到寄给您的钱吗？

〔费佳沉默。

法院侦查员　您为什么不回答？被告不回答这些讯问，是要在口供上记下来的，而且这对您和他们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怎么样呢？

费佳　（沉默，然后说）唉，法院侦查员先生，您怎么不害臊呢？您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呢？您喜欢有权力，而且，为了表现这种权力，您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折磨那些比您高出千倍的人。

法院侦查员　请您……

费佳　没什么可请的。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对书记）您记下来吧。在审问记录上，至少第一次可以记下有理智的人类的说话。（提高嗓音）这儿有三个人：我、他、她。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善和恶的斗争，就是你们无法了解的精神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在解决一切的某种情况中结束的。大家都安心了。他们幸福，热切地怀念我。我虽然堕落了，可是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该做的我做了；为了不打扰那些充满生气的善良的人，我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便退出了人生。于是，我们大家便都活着。忽然出来了个流氓地痞。他要求我参加他的讹诈活动。我把他赶走了。他就到您、到司法的战士、道德的保护者这儿来了。而您呢，就为了这肮脏的工作，每月二十号领二十来个银戈比，穿上制服，抱着浅薄无聊的心情对人作威作福。其实，您连他们的小手指都不如；您就不配走进他们的大门。可是您达到目的了，您高兴了……

法院侦查员　我要把您轰出去。

费佳　我谁也不怕，因为我是死尸，您拿我没办法。没有比我的境遇再坏的了。哼，轰吧。

卡列宁　我们可以走了吗？

法院侦查员　马上就可以走。需要在口供上签字。

费佳　如果您不这样恶劣，那您就真是滑稽啊。

法院侦查员　带他下去。我逮捕您。

费佳　（对卡列宁和丽莎）请原谅。

卡列宁　（走过去，伸出手）显然，应该如此。

〔丽莎走过去。费佳深深地鞠躬。

——幕落

第 二 景

〔地方法院的走廊。背景有一玻璃门，门旁站着门警。偏右另有一门，被告们从那里出入。衣服褴褛的伊万·彼得罗维奇走近第一个门，想进去。

第 一 场

〔门警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门警　哪儿去？不行。嗨，居然想闯进去。

伊万·彼得罗维奇　为什么不行？法律上明文规定：审判公开。

〔传出鼓掌的声音。

门警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命令。

伊万·彼得罗维奇　蠢汉。你就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穿着燕尾服的青年律师登场。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青年律师。

青年律师　您干吗？有事吗？

伊万·彼得罗维奇　没有，我是来旁听的。可是这个蠢头蠢脑的家伙，这条看门狗，不让我进去。

青年律师　不过，您要知道，这个门不是旁听人进出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　知道。那边儿不让进去。放我进去没关系。

青年律师　等一会儿，马上就休息了。（想走，遇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请问，案子怎么样了？

青年律师　律师们在辩论。彼特鲁申在讲话。

〔又是掌声。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喂，被告们的态度怎么样？

青年律师　非常庄重，尤其是卡列宁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他们不是受审，而是他们审问社会。都这样感到。彼特鲁申也针对着这点进行辩护。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普罗塔索夫呢？

青年律师　激动极了。好象浑身都在发抖似的。可是，想一想他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好象特别经不起刺激似的，有好几回都打断了检察官和律师的说话。他似乎处在特殊的激动状态中。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您想结果会怎么样？

青年律师　难说。陪审团成分复杂。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这不是预谋，可是仍然……

〔某绅士登场，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向门走去。

青年律师　您想进去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是的，很想进去。

青年律师　您是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就是。

青年律师　（对门警）让他进去吧。左边正好有个空位子。（门警让阿布列兹科夫公爵进去）

〔门一开，就看见正在进行辩护的律师。

第　四　场

〔门警、青年律师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伊万·彼得罗维奇　贵族！我是精神上的贵族。这是更高的。

青年律师　嗯，对不起。（退场）

第　五　场

〔门警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佩图什科夫匆忙登场。

佩图什科夫　啊，您好，伊万·彼得罗维奇！案子怎么样了？

伊万·彼得罗维奇　律师们还在辩论。可是不让进去。

门警　你们别在这儿嚷嚷。这儿不是酒馆儿。

〔又是掌声，门都打开了，律师们、男女旁听人登场。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某太太和军官。

某太太　妙极了。真是叫人感动得流泪。

军官　比任何小说都强。不过，我不明白她怎么会那么爱他。样子可怕极了。

第七场

〔前场人物。另一个门开了，被告们登场：最先是丽莎和卡列宁——他们沿着走廊走过去，然后是费佳一个人。

某太太　嘘。他来了。瞧，他多激动啊。（某太太和军官走过去）

费佳　（走近伊万·彼得罗维奇）带来了吗？

伊万·彼得罗维奇　这就是。（把一样东西递过去）

费佳　（把它藏在口袋里，想走；看见佩图什科夫）愚蠢，卑鄙。无聊。无聊。荒谬。（想要走出去）

第八场

〔前场人物。彼特鲁申，这位胖胖的、脸色红润的、生气勃勃的律师，走过去。

彼特鲁申　喂，老兄，我们的情形很好，只要在最后辩论的时候，您不要使我的努力白费就行了。

费佳　我不说了。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说了。

彼特鲁申　不，应该说。可是，您不要着急。现在一切都有把握了。您只要把对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行：要是您犯了罪的话，那只是因为您自杀未遂，也就是说，犯了一种民法和宗教法所认为的罪行。

费佳　我什么都不说。

彼特鲁申　为什么？

费佳　我不想说就不说。您只要告诉我：最坏的情形会怎么样？

彼特鲁申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最坏的情形就是流放到西伯利

亚。

费佳　流放谁呢？

彼特鲁申　您和您太太。

费佳　那么，最好的情形呢？

彼特鲁申　宗教上的忏悔，不用说，第二次结婚无效。

费佳　这就是说，他们又要把我跟她捆在一块儿，也就是说，把她跟我捆在一块儿吗？

彼特鲁申　是的，当然这样。可是您别激动。而且请您，照我告诉您的那样，说一说。这就行了。主要的是，别说废话。嗯，不过……（注意到人们在他们周围听着）我累了，要去坐坐。趁陪审员们商讨的时候，您也休息休息吧。主要的是：别害怕。

费佳　不会有其他的判决吗？

彼特鲁申　（边退场）决不会有。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法警，除了彼特鲁申。

法警　走吧，走吧，别站在走廊上。

费佳　这就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打了一枪。倒下。大家向他奔去）不要紧，我觉得很好。丽莎……

第　十　场

〔旁听人、法官、被告、证人从所有的门里跑出来。丽莎在前。然后是玛莎、卡列宁、伊万·彼得罗维奇和阿布列兹科夫

公爵。

丽莎　费佳，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呢？

费佳　请原谅我，我没有别的方法……让你自由……这不是为你……这样对我更好。你知道，我早就……准备……

丽莎　你要活下去的。

〔大夫弯下腰去听诊。

费佳　不用大夫我也知道……维克托，再见。啊，玛莎迟到了……（哭）真好……真好……（死）

——**幕落**

万 恶 之 源

白 嗣 宏 译

人　物

阿库林娜老婆婆，七十岁，依然十分精神，举止得体，老派人物。

米哈伊拉，她的儿子，三十五岁，充满热情，自尊心很强，爱虚荣，健壮结实。

玛尔法，她的儿媳，三十二岁，爱唠叨，说话又多又快。

帕拉什卡，十岁，玛尔法和米哈伊拉的女儿。

甲长塔拉斯，五十岁，庄重，说话慢条斯理，爱摆架子。

过路人，四十岁，好动，消瘦，说话意味深长，酒醉时举止特别随便。

伊格纳特，四十岁，爱说笑话，心情快乐，但是愚蠢。

邻居，四十岁，无事忙。

第　一　幕

〔秋天。一幢带贮藏室的农村木房。

第　一　场

〔阿库林娜老婆婆在纺纱。主妇玛尔法在和面。小姑娘帕拉什卡在摇摇篮。

玛尔法　唉，我的心觉得有祸事来了。他干吗去那样久呢?跟前几天去卖劈柴差不多，花了一大半钱去喝酒。反过来说都是我的罪过。

阿库林娜　不要往坏处想啊。天还早着呢。地点可不近啊。来回要……

玛尔法　不早了啊。阿基米奇已经回来了。他比咱家的去的还迟，咱家里的人到这会儿还没回来。整天吃苦受累，日子真不好过啊。

阿库林娜　阿基米奇是送货到一家人家去。咱们家的可要在市场上做买卖。

玛尔法　要是他一个人去，那也就不用着急了。可他是跟伊格纳特一起去的。只要他跟这条肥头大耳的公狗走到一块儿，上帝饶恕我，就不会有好事。少不了要喝个烂醉如泥。天天这样挣扎，挣扎，都得靠我。能熬个出头日子，那也好。

现在从早到晚拚死拚活干，吃不完的苦。

第　二　场

〔门打开。甲长塔拉斯和衣衫褴褛的过路人进来。

塔拉斯　你们过得好啊。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位住宿客人。

过路人　（鞠躬）向房东们问好。

玛尔法　你老是安排人到俺们家住。星期三已经有人来住过了。老是往俺们家派呀派的。可以安排到斯捷潘尼达家去啊。他们家没孩子。我带着孩子够忙的。你还是老往我们家安排。

塔拉斯　我们是轮流安排。

玛尔法　你说是轮流。我有一群孩子，再说当家的不在。

塔拉斯　他只住一宿，睡不坏地方。

阿库林娜　（对过路人）进来吧。请坐，别客气。

过路人　谢谢。要是行的话，请给弄点饭吃。

玛尔法　也不看看，张口就要吃。怎么，你不是打村里过来的吗？

过路人　（叹气）由于身份的关系，我不习惯要饭吃。可是我自己没带粮食……

〔阿库林娜站起来，取出面包，切下一块，递给过路人。

（接过面包）麦尔西①。（坐在马凳上，狼吞虎咽地吃）

塔拉斯　米哈伊拉在哪儿？

玛尔法　进城去了。运草料去卖呢。早该回来了，一直没影子。

---

① 法语：谢谢。

所以我心里嘀咕，千万别出事啊。

塔拉斯　能出什么事呢？

玛尔法　能出什么事？好事见不着，坏事逃不了。只要一出家门，什么苦都忘了。我正等他喝得烂醉回来。

阿库林娜　（坐到纺纱机旁，对塔拉斯指着玛尔法）她就是不肯少说两句。我常说，我们女人总是唠叨个没完。

玛尔法　要是他一个人出去，我也就不那样想了。可他是跟伊格纳特一块去的呀。

塔拉斯　（嘿嘿笑）哎，伊格纳特·伊万内奇倒真是喜欢喝酒。

阿库林娜　唉，他能不了解伊格纳特？伊格纳特是伊格纳特，他是他。

玛尔法　娘，你说的容易。他喜欢喝成这样（用手比划脖子）。他清醒的时候，我没话说。可是一喝醉，你自己知道他那副样子。无论说什么，都不合他的意。

塔拉斯　你们女人也够戗。一个人喝了点酒，没什么大不了。让他胡闹一阵子，睡个痛快觉，一切都会安安稳稳的。你们女人呀，就喜欢抬杠。

玛尔法　只要他一喝醉，随便怎么着，都不称他的心。

塔拉斯　不过嘛，什么事都得体谅点。有时候，男人不得不喝上两口。你们女人的事就是管好家务。我们男人可不行，有时为了办事，有时为了凑热闹，就喝上两口。没什么大不了的。

玛尔法　你说起来容易，我们女人可够艰难的。真艰难啊。要是给你们男人摊上我们女人的活儿，哪怕是干一个星期呢，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和面啊，烤面包啊，烧菜啊，纺纱啊，织布啊，喂牲口啊，这些事就够多了，还得管这些光肚子的

孩子们洗、穿、吃，全靠我们女人干，稍不如意，他就动手打我。特别是喝了酒以后。唉，我们女人的日子真苦啊……

过路人　（一边嚼着）这是真的。它是万恶之源，生活里的种种灾难，都是酒精饮料造成的。

塔拉斯　看来你也是叫它给毁了的。

过路人　是它又不是它，反正吃尽了它的苦头。要不是它，我这辈子的前程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塔拉斯　照我看，要是喝的时候心中有数，决不会有什么害处。

过路人　可是我认为，它含着一种脱性① 的劲儿，能把一个人彻底毁掉。

玛尔法　我也说，你去忙吧，你去拚命干吧，可唯一的安慰就是象条狗一样，给他骂一顿打一顿。

过路人　不仅如此。还有些人，一些家伙，就是让脱性弄得昏头昏脑了，净干胡涂事。没喝酒以前，随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要。可是喝了酒以后，什么东西都要顺手牵羊偷走。还挨打，坐牢。不喝酒，什么事都老老实实做，规规矩矩做。一喝酒，这个家伙马上就随手偷东西。

阿库林娜　我想都在自己。

过路人　身体健康的时候是在自己，可那是一种病啊。

塔拉斯　唉，那算什么病！结结实实揍他一顿，病就好啦。再见吧。（下）

〔玛尔法擦手，想下。

阿库林娜　（望着过路人，见他已经吃完）玛尔法，喂，玛尔法，再给他切一块面包。

---

① 惰性。

玛尔法　我才不管他呢。我得去看看茶炊。（下）

〔阿库林娜站起来，走到桌旁，取出面包，切下一片，递给过路人。

过路人　麦尔西。我的胃口实在太好了。

阿库林娜　你是个手艺人吗？

过路人　我吗？原先当过机器匠。

阿库林娜　挣过不少钱吧？

过路人　挣过五十、七十。

阿库林娜　不容易啊。那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过路人　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一个人。我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在现今这个时代，老实人没法活下去。

玛尔法　（端茶炊上）唉，天啊。还不回来。免不了得喝醉了才回来。我心里有感觉。

阿库林娜　可别真的醉倒了？

玛尔法　一定是的。我一个人拚死拚活地干，和面啊，烤面包啊，烧菜啊，纺纱啊，织布啊，喂牲口，都得我一个人干。

〔婴儿在摇篮里嚎叫。

帕拉什卡，摇摇小家伙。唉，我们女人的日子啊。等他喝足了酒，什么事都不对了。说上一句他不爱听的话……

阿库林娜　（沏茶）茶叶就剩这一点了。你叫他捎一点回来了吗？

玛尔法　说啦。他答应捎来。到底捎得来捎不来呢？他还顾得上家吗？（把茶炊放到桌子上）

〔过路人离开桌子。

阿库林娜　你干吗离开桌子？坐下来喝茶吧。

过路人　谢谢你们热情招待。（扔下烟头，走到桌子旁）

玛尔法　你是什么出身啊？是农民，还是什么？

过路人　我呀，大妈，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我是双重阶级出身。

玛尔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把茶杯递给他）

过路人　麦尔西。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波兰的伯爵，除了他以外，还有不少。母亲也有两个。一般来说，我的经历很复杂。

玛尔法　再喝点呀。喂，念过书吗？

过路人　我没好好念书。不是母亲，而是养母把我送进了铁匠铺。所以说，铁匠是我的第一位先生。他的教法就是打我。这位铁匠不去打铁，而是朝我可怜的头上打。不过，随他怎么打，就是夺不走我的天才。后来我落到一位钳工家里。于是我的才能得到了承认，我学会了本事，成了头等工匠。结识过一些有学问的人，参加了党派。本可以掌握高深的学问，生活也可能是高等的，因为我有居大①的才华。

阿库林娜　那当然啦。

过路人　这时乱了套，人民受到压迫，我被关进牢里，就是说，失去了自由。

玛尔法　为了什么事？

过路人　为了权利。

玛尔法　为了哪些权利？

过路人　为了哪些权利？这些权利是不许资本家永远②悠闲地过日子，要让劳动无产者能够领工资。

阿库林娜　那么说，也跟土地有关系？

① 应为"巨大"。

② 原本为"可靠地"。

过路人　当然。也跟土地问题有关系。

阿库林娜　但愿上帝和圣母开恩。地太少了。哎，现在怎么办呢？

过路人　现在么？现在我去莫斯科。去找一个剥削者。没办法呀，只好忍气吞声。我说：随你给什么活，我都干。

阿库林娜　是啊。您再喝点吧。

过路人　谢谢，就是说，麦尔西。

〔过道里传来响动和说话声。

阿库林娜　是米哈伊拉来了，正好赶上喝茶。

玛尔法　（站起身来）唉，我真苦啊。又是和伊格纳特在一起，这就是说，喝醉了。

〔米哈伊拉和伊格纳特闯进房间，两人都喝醉了。

伊格纳特　你们过得好吗？（对着圣像祈祷）我们来啦，他娘的，正好赶上喝茶。我们去做日祷，人家都做完了。我们去吃午饭，人家都吃完了。我们去小酒馆，喝了个痛痛快快。哈—哈—哈。你们给我们倒点茶，我们给你们倒点酒。这样行吧？（哈哈笑）

米哈伊拉　这是哪儿来的时髦少爷？（从怀里取出一瓶酒，放到桌子上）把茶杯递过来。

阿库林娜　怎么样，这一趟跑得好么？

伊格纳特　他娘的，好得很。喝了酒，作了乐，还给家里带来一点。

米哈伊拉　（往茶杯里倒酒，推到母亲面前，然后推到过路人面前）你也喝点。

过路人　（端起茶杯）衷心感谢。祝您健康。（喝）

伊格纳特　好样的，咕噜咕噜就灌下去了，肯定有功夫，他娘的。

我想，空肚子喝酒，都流进血脉了。（又倒酒）

过路人　（喝；对米哈伊拉和伊格纳特）祝你们万事如意。

阿库林娜　（对米哈伊拉）怎么样，价钱卖得高吗？

伊格纳特　高也好，不高也好。全都喝光了，他娘的。是不是啊，米哈伊拉？

米哈伊拉　就是哇。何必望着钱不花呢。难得有机会，可以喝喝玩玩。

玛尔法　你胡闹什么呀。不干好事。家里没饭吃，你倒在外面……

米哈伊拉　玛尔法！（威胁地）

玛尔法　玛尔法怎么样？我知道我是玛尔法。我根本不想见你，没良心的东西。

米哈伊拉　玛尔法，你给我瞧着！

玛尔法　没什么好瞧的，我也不愿意瞧。

米哈伊拉　倒酒，请客人们喝。

玛尔法　呸！你这条大眼狗，我不想跟你说话。

米哈伊拉　你不想？哼，你这狗东西，你说什么来着？

玛尔法　（摇摇篮。孩子们吓坏了，走到她跟前）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我不想跟你说话，就这些。

米哈伊拉　哼，你忘啦？（从桌旁跳起来，揍她的头，打落她的头巾）

玛尔法　噢噢噢噢——！（哭着朝门口跑去）

米哈伊拉　你跑不了，你这个臭娘们……（扑向她）

过路人　（从桌旁跳起来，抓住米哈伊拉的手）你根本没权利这样做。

米哈伊拉　（停下来，惊奇地望着过路人）你好久没挨揍了吧？

过路人　你根本无权侮辱女性。

米哈伊拉　哼，你这个狗崽子。这味道你尝过吗？（给他看拳头）

过路人　不许对女性进行剥削。

米哈伊拉　我要叫你尝尝剥削的味道，非叫你头朝下不可……

过路人　来呀，揍吧。你干吗不揍呀？揍吧。（把脸凑上去）

米哈伊拉　（耸耸肩，摊开双手）哎，叫我怎么揍呀？

过路人　我是说，揍呀。

米哈伊拉　我看你真是个怪人。（放下手，摇摇头）

伊格纳特　（对过路人）一眼就看得出，他喜欢娘儿们，他娘的。

过路人　我是要保护权利。

米哈伊拉　（呼吸沉重地走到桌旁，对玛尔法）喂，玛尔法，你要在圣像前为他点上一支大蜡烛才行。不是他的话，我就把你揍扁了。

玛尔法　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一生一世拚命干活，烤面包啊，烧菜啊，一不对劲儿……

米哈伊拉　哎，行啦，行啦。（向过路人敬酒）喝吧。（对老婆）瞧你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连开个玩笑都不行。给，钱在这儿，收起来吧：两张三卢布的，还有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

阿库林娜　还有我叫你买的茶叶和白糖。

米哈伊拉　（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包，交给老婆。玛尔法拿起钱，走进贮藏室，无言地整理头巾）这些娘儿们真胡涂。（又递酒给过路人）给，喝吧。

过路人　（不喝）您自己喝吧。

米哈伊拉　哎，别装蒜啦。

过路人　（喝）祝您万事如意。

伊格纳特　（对过路人）我想，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你这件茄克

衫真不错，漂亮极啦。你是在哪儿弄到的？（指着他那件破茄克衫）你不用补，就这样挺漂亮。穿了不少年啦，没别的办法呀。要是我有这么一件，娘儿们就喜欢我啦。（对玛尔法）我说的对不对呀？

阿库林娜　你这是胡来，阿格伊奇，你也不了解人家，就拿人家开玩笑。

过路人　因为没教养。

伊格纳特　我这是喜欢他呀。喝吧。（敬酒）

〔过路人喝酒。

阿库林娜　你自己说过，酒是万恶之源，为了它还坐过大牢。

米哈伊拉　为什么事坐的牢？

过路人　（喝得醉醺醺地）为了征用才吃的苦头。

米哈伊拉　那是怎么一回事？

过路人　是这样的。我去找他，就是那个大肚皮。我说，交出钱来。不然的话，你看，手枪在这儿。他急得来回跑，掏出两千三百卢布。

阿库林娜　天呀。

过路人　我们正想按规矩用这笔钱，是津布里科夫领导我们的。这些黑乌鸦……袭击了我们。立刻把我们送进监狱，关押起来了。

伊格纳特　钱也没收了？

过路人　是啊。可是他们找不出我的罪状。检察官在审判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您偷了钱。我马上回答他说：小偷才偷钱。我们是为党征用。他始终没能回答我。说来说去他没能回答我。他只好说：把他送到监狱去，就是说剥夺我的自由生活。

伊格纳特　(对米哈伊拉)你这个狗崽子，真滑头。好样的。(递酒给过路人)喝吧，他娘的。

阿库林娜　呸，你说话真难听。

伊格纳特　老奶奶，我这不是骂娘，这是我的口头禅：他娘的，他娘的。祝你健康，老奶奶。

〔玛尔法上，站在桌旁，倒茶。

米哈伊拉　这就好啦。何必生气呢。我说，谢谢他。玛尔法，我多尊重你呀。(对过路人)你说是不是？(拥抱玛尔法)我多尊重我的老伴啊，尊重极啦。总之，我的老伴是第一流的。我决不会拿她去换任何人的。

伊格纳特　那就好啊。阿库林娜奶奶，喝吧。我请客。

过路人　这就是惰性的力量。本来个个都闷闷不乐，现在都高兴得很。心情友好。老奶奶，我喜欢你，喜欢大家。亲爱的弟兄们呀。(唱革命歌曲)

米哈伊拉　他醉得够戗——空肚子喝的结果。

(幕　落)

第　二　幕

〔前场小木房，早晨。

〔玛尔法和阿库林娜。当家的在睡觉。

玛尔法　（拿起斧头）我去劈点柴。

阿库林娜　（提着桶）要不是这个人，昨天晚上他会把你揍死的。怎么见不着他。是不是走啦？大概是走啦。

〔两人依次下。

米哈伊拉　（从炉炕上下来）瞧，太阳已经老高啦。（起身，穿鞋）大概是跟老婆子一块提水去了。疼啊，头真疼啊。我再不喝了。叫它见鬼吧。（向上帝祈祷，洗脸）该去套牲口了。

〔玛尔法抱着木柴上。

玛尔法　昨天那个要饭的呢？是不是走了？

米哈伊拉　大概是走了，没见他。

玛尔法　嗯，随他去吧。看来他是个聪明人。

米哈伊拉　他保护了你呀。

玛尔法　我才不稀罕呢。

〔米哈伊拉穿衣。

昨天的茶叶和白糖你收起来了没有？

米哈伊拉　我喝茶来着，是你拿走的。

〔阿库林娜提着水桶上。

玛尔法　（对老婆婆）娘，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你拿去了？

阿库林娜　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米哈伊拉　昨天晚上我放到窗台上了。

阿库林娜　我也看见了。

玛尔法　那会跑到哪儿去了呢?(寻找)

阿库林娜　哎呀,真作孽。

〔邻居上。

邻居　喂,吉洪内奇,咱们去不去砍柴?

米哈伊拉　当然去。我马上就套牲口。唉,我们家丢东西了。

邻居　是吗?丢了什么东西?

玛尔法　昨天晚上当家的从城里买来了东西:茶叶和白糖,就放在窗台上了。我没想到要收起来。今天一看,不见了。

米哈伊拉　我在猜,是不是过路人作的孽。他在这儿过的夜。

邻居　什么过路人?

玛尔法　长得瘦瘦的,没留胡子。

米哈伊拉　穿一件破破烂烂的上衣。

邻居　卷头发,鹰钩鼻?

米哈伊拉　就是他。

邻居　刚才我碰见了。我觉得奇怪，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走路。

米哈伊拉　大概就是他。碰见他的地方远不远?

邻居　我想他还没过桥呢。

米哈伊拉　(拿起帽子,与邻居一起急步下)要赶上他。哼,这个坏蛋。肯定是他。

玛尔法　唉,真作孽,真作孽。准是他。

阿库林娜　不是他怎么办呢?有一次,二十来年前,也说一个人偷了马。大伙集合在一块儿。一个人说亲眼看见他套上笼头;另一个人说看见他牵走了。那是一匹花马，我叔叔的,

容易认。大伙集合起来动身去找。他们在树林里逮住了那个小伙子。都说是他偷的。他说，我连知道也不知道，一点也不明白。大伙说你起个誓吧。他指着上帝起誓说不是他偷的。大伙说，别听他的。娘儿们都说是他。他说了一句粗话。于是叶戈尔·拉普什金(他已经死了)，这个火暴性子的庄稼汉，伸出手来，既不画十字，也不祷告上帝，对着他的脸就揍。他说，是你偷的。重重地打了他一拳，大伙扑了上去，拳打脚踢了一阵子，活活把他打死了。结果怎么样呢？过了一周，找到了真小偷。那个人根本不是小偷，只是想在树林里砍一棵喜欢的树。

玛尔法　是呀，可别冤枉好人。虽说他倒霉了，可是看起来是个好人。

阿库林娜　是啊，倒霉极了。不要去找这种人讨还了。

玛尔法　听，有人在嚷嚷呢。大概是把他带来了。

〔米哈伊拉、邻居以及一个老头、一个青年上，走进正屋。他们把昨天那个过路人推到前面。

米哈伊拉　(手里拿着茶叶和白糖，对老婆)瞧，在他裤子口袋里找到的。小偷，狗崽子。

阿库林娜　(对玛尔法)就是他，这个可怜人，把脑袋也低下了。

玛尔法　看来他昨天晚上说的是自己，就是说，一个人喝了酒会顺手牵羊的。

过路人　(激动地)我不是小偷，我是征用者。我是个活动家，我应当活下去。你们明白不了，随你们处置吧。

邻居　是送到村长那儿，还是直接送到警察那儿？

过路人　我说，随你们处置吧。我什么也不怕，可以为自己的信念吃苦。假如你们是受过教育的人，你们会理解的……

玛尔法 （对丈夫）随他去吧。东西已经找回来了。放了他，别作孽了……让他走吧。

米哈伊拉 （重复老婆的话）别作孽了……让他走吧。（沉思，严厉地对老婆）“让他走吧。”谢谢你教给了我。没你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玛尔法 怪可怜他的，这个可怜人。

米哈伊拉 可怜他！你教呀，教呀。没你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真是个傻瓜。“让他走吧。”走是要让他走的，不过也得对他说一句，让他感觉到。（对过路人）喂，你听着，木西尤①，听着我要对你说的话。虽说你处境不好，可是你的行为太差了。换一个人的话，会揍扁你的，还会送到警察那儿去。我只对你说，你的行为太差了，差极啦。可是你也太倒霉了，因此我也不想欺负你。（稍停，大伙都沉默不语。庄严地）希望你一路平安，以后别这样干了。（回头看着老婆）你还想教我呢。

邻居 不该，米哈伊拉。唉，真不该，你会惯坏他们的。

米哈伊拉 （手上依然拿着买来的东西）该不该是我的事。（对老婆）你还想教我呢。（稍停，看着买来的东西，然后果断地把东西递给过路人，回头看着老婆）你把这个也拿去吧，路上喝点茶。（对老婆）你还想教我呢。走吧，对你说了，走吧。别废话了。

过路人 （接过东西。沉默）你以为我不明白吗……（声音在颤抖）我一清二楚。要是你把我象狗一样揍一顿，我会觉得舒服一些的。难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是个混蛋，

---

① 先生。不准确的法语发音。

也就是说，堕落分子。看在基督面上，原谅我吧。（把茶叶和白糖扔在桌子上，抽泣着快步下）

邻居　哟，可怜人，哭起来了。

米哈伊拉　（对老婆）你还想教我呢。

阿库林娜　他也是个人呀。

玛尔法　谢谢他没把茶叶带走，要不然没法沏茶了。

（幕　落）

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五幕喜剧）

白嗣宏 译



第　一　幕

人　　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普里贝舍夫——地主，五十岁。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他的妻子，四十八岁。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他们的女儿，小姐，十八岁。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杜德金娜——他们的外甥女，二十六岁的女郎。

彼得·伊万诺维奇——他们的儿子，中学生，十五岁。

玛丽亚·伊萨耶夫娜——以前是保姆，现在是女管家；这一家的朋友，出身家仆，四十五岁。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特韦尔登斯基——年轻人，以家庭补习教师的身份住在普里贝舍夫家，家庭出身神职人员，二十二岁。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韦涅罗夫斯基——消费税税吏，三十五岁。

管事

村长

听差

庄稼汉们

〔剧情发生在普里贝舍夫家的庄园里。

早晨。乡村地主宅院的客厅。沙发前放着一个圆桌。桌上放着早茶和咖啡。

第一场

〔保姆在织长袜子，站着倒茶；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坐在桌旁，喝茶。

保姆 请把茶杯递给我，我倒上茶。要不然的话，您根本不喝，只是玩玩罢了。（拿茶杯）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气恼地）等一等，保姆，我还没有喝完呢。你干吗对我嚷嚷，简直象对小孩一样。现在你倒茶吧。（递过茶杯）

保姆 站呀站的，一直站在这儿。十点多了，可是还没伺候完一半的主子喝茶。等您吃完喝完——老爷来了，然后逿学生[1]和彼得鲁沙再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什么逿学生？应该说大学生。

保姆 我不喜欢他，邋里邋逿的人。所以我才叫他逿学生。草包一个。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可是我怪可怜他的，保姆。

保姆 没什么可怜的。他对什么人说过一句友好的话？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只见他呲牙裂嘴地笑。（模仿）好象所有的人都让他嘲笑了一遍，〈调笑您的外甥女，老缠着姑娘们不放。〉[2]头没梳就去追女人。我已经教给杜尼亚莎了：只要他来缠

---

① 即大学生，发音不准。

② 半括号内的句子表示由作者本人删去。

你，你就揍他耳光，叫他带着青伤上桌吃饭。让大家问问他怎么挂花了？再说，这算什么呢？我们还要给他衣服穿，是不是啊？铺盖全是我们家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保姆啊，瞧你！你想想看，他一个人，年纪轻，又穷。真的，我真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瘦？

保姆　肯定会吃肥的！现在他就要和彼得鲁沙来喝个痛快；然后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我们的宝贝，拿着书本来……伺候她喝完早茶，嗯，谢天谢地。刚收拾完，又叫：送咖啡来！吃早饭！细腿就来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瞧你都想出些什么绰号！细腿是指谁呀？

保姆　是说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就是柳博芙的未婚夫……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瞧你满嘴蠢话。为什么说他是未婚夫呢？年轻人只不过是来家玩玩罢了。

保姆　您总觉得玛丽亚保姆是世上最蠢的人。我好象在上等人家干了三十年了，该明白事理啦。难道说他没见过您家的咖啡，天天从城里坐车跑十七俄里来。不是，太太。肯定他已经把柳博芙的嫁妆数得一清二楚，因此才来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第一，他不是未婚夫；第二，他才不贪图钱财呢。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保姆　太太，在现今这个时代，没钱作陪嫁，谁也不娶，不管她多标致。不过未婚夫身上的自私心不重。他不太聪明，是管酒的，天晓得是个多大的人物。我也问过别人，没人称赞他。第一，小气得很；第二，喜欢吹牛皮。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这是什么词儿？你怎么说的？

保姆　吹牛皮，太太。照我们的说法，意思是：我比大家都好，比大家聪明；除了我以外，人人都是傻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这话不对。他有学问，是个作家。你懂什么！

保姆　我只不过是可怜柳博奇卡，她昏了头。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也许他根本不是追求柳博奇卡，而是向卡坚卡献殷勤呢。你却这样想！

保姆　哼，您以为我是傻子，我随随便便就信您的话。跟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玩玩，这是真的。她在彼得堡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常去找他，可是他必定知道，娶老婆的话，要看谁有钱财，谁一无所有。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卡坚卡在彼得堡时就认识他。你事事往坏处想。

保姆　是呀，太太，一当上女家庭教师，就干不出好事来。这是真的。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就是这样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边笑边挥手）行了，尽胡说。

保姆　我们还注意到，全家的规矩都改变了。〈老爷也变了个人，安分守己起来，要了一个逿学生代替德国人当家庭教师，给了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自由，对孩子们也放任不管了。全变了样！全按新办法！〉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怎么，我也变了样？你真蠢。

保姆　您没什么，您是出于善心。老爷呢，可真叫我常常吃惊……（不说话，摇头，摊开双手）怎么回事？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只要想想以前的事：贴身听差萨什卡伺候穿衣天天挨打，村长每次来，都要送进警察局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瞧你说的……难道说原来都很好

吗？原来就不太好。

保姆　我既不称赞也不指责。老爷太太们这些事免不了。叫人吃惊的是，怎么可以在五十岁上改变脾气……就是那张皇上的文书……哎，就是在第一周出来以后……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哦，是上谕，——你真可笑！

保姆　（愤恨地）哼，就是那一张。家奴们干了一辈子，结果都给赶出门。您才清楚呢！唉，随他们去吧！我说什么来着？从那时候起就变了。特别是当着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的面。前几天我听见来着，真够可恶的。太太，请您原谅我。我一向说实话。在五十岁上是不能改脾气的。只会失去体面。因为这只是为了表现一下自己，而脾气还是老样子。前几天嘛，当着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的面竟然去讨好那个人——基留什卡·杰耶夫，那个庄稼汉。他说，“您”——这是对基留什卡说的——“想来干活，那就来吧。”我听了一阵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象是对一个汪子[1]说话。我甚至吐了一口唾沫。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保姆　瞧，大美人，打扮得真行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短发、戴眼镜、穿短裙、腋下夹着一本杂志。不鞠躬就坐到桌边，用臂肘支在桌上，抽出一支香烟，开始阅读，以一种特别礼貌的态度对保姆）请允许我要

① 即王子，发音不准。

一点茶，玛丽亚·伊萨耶夫娜。

〔保姆递给她一玻璃杯茶。

保姆　就倒，夫人，就倒。（旁白）真让大伙吃惊。连对姨妈都不说“绷如尔”① 。都是因为太聪明。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和保姆在谈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她说，他在追求柳博奇卡；我说是追求你，卡坚卡。Comment croyez-vous？你怎么看呢？她已经称他未婚夫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目光离开书本，严厉地、用手势加强语意）韦涅罗夫斯基的文化修养和人生观同我们的庸俗生活完全背道而驰，使我们难以评论他。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以为他不会结婚吗！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只有在找到一个充分理解自己使命、生活自由、思想自由的女人时，他才会结婚。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Non,mais dites.② 请问，他在谁身上寻找呢，在你身上还是在柳博奇卡身上？我正和保姆在说呢，她真是个糊涂虫，把我笑死啦……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玛丽亚·伊萨耶夫娜保姆比您年长，对您尊称“您”，而您却对她说“你”，还要说她是“胡涂虫”……我认为这是侮辱人格和人的自由，根据这个观点我认为有必要向您表示我的看法。我知道，您完全有权有自己的信念，可这事令我厌恶和气愤。

保姆　（嘲笑地）谢谢您替我说话。（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您真想抽活人的筋呢。有名的女坏蛋嘛……

---

① 法语：“您好”。

② 法语：不过，请问。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不呀，卡坚卡，je plaisante①，我喜欢她。不过，你说，照你看来，他在谁身上寻找？嗯？在你身上还是在柳博奇卡身上？Je voudrais savoir votre opinion.②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怎么对您说我的意见呢？（把头发甩向后面，点燃香烟）他在我身上，照您那样形象地说，不可能寻——找。我使自己处于自由妇女的地位，因此，我对他，就象对一切不分性别和名位的生物体一样，很简单。我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现代化的人。因此，在对待我时，他自然而然地加进了一些尊重和同情的成份，这些就是所谓……总之，我和他处于相互尊重的纯朴和良好的关系之中。他不得不在愚昧的省城女贵族圈内周旋。在同这些人交往之后，他同我在一起，得到一些休息。不过您为什么认为他，照您的形象化说法，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身上寻找，我无法理解。柳博芙是一个没有发展成熟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发展起来的小姑娘。象韦涅罗夫斯基这样的人同她绝无共同之处。我跟他是相配的人，而柳芭还是个孩子。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瞧，保姆！你瞧卡坚卡是怎么说的。

保姆 是啊，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亲爱的，我们是蠢东西。那么，请您解释一下，他就这样天天来个没完吗？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他干吗不来呢？

保姆 因为为了这些事要狠狠教训他们这种人的。按老规矩是这样做的。既然你总是到一家人家里去，那里有两位该出

① 法语：我是在开玩笑。

② 法语：我很想了解您的意见。

嫁的小姐，那么你就公开说，你要向谁求婚。要不然的话，请到倶六部①去吧，想去多少次就去多少次。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玛丽亚·伊萨耶夫娜，您不能理解我。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是来找我的。我们正在互相考验，如果我们发现……

保姆　照我的笨看法，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亲爱的，他是不会去考验任何东西的。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是一位妙龄小姐，模样又标致，再说她还有五百名农奴作陪嫁。您呢，年纪又比她大，再说他也不会贪图那三十名农奴……遢学生嘛，对您还合适。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激烈地）对不起，对不起。大学生年纪轻，对我来说还太幼稚。对不起，别的女人处在我的地位，会生气的；可是我不在乎这一点。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有不少幼稚的生活要求，他吃不消。这一点他清楚，并且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这是其一。其二，您是从错误观点看待这一切的。您无法理解我，不过我还是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且尽量说得通俗一些。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只允许使用经过个人诚实劳动得来的生活资料。请您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把这些庄园只看成是同过时的生活方式的虚假联系。对韦涅罗夫斯基来说，我有百万家产，还是一文不名，都一个样，只要我们的人生观一致就行。如果人生观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加入到斗争中去。

保姆　看吧，他决不会向您求婚，而是向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求婚。只要有五百名农奴，他就非常一致了。三十名呢，他就

---

① 即俱乐部，发音不标准。

不一致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恼怒地）对不起，对不起。很好。您说我有三十名农奴。请允许我告诉您，由于受到教育，现在谁也没有农奴了。我呢，从来就没有过。我成年以后，立即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身上没有可耻的农奴制烙印。

保姆 反正他不会娶您，而是向柳博奇卡求婚，因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吓坏了）行啦，行啦，保姆，瞧你。你能把人气疯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很好。您觉得这一切都是难做到的，难以理解的。您只知道命中注定的姻缘，上帝的旨意，等等，而那些超越社会偏见的人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我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也要求他对我待之以诚。这种真诚是诚实人一切动机的基础。

保姆 哟，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亲爱的！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有五百名农奴，他会爱上她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完全慌了神）他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没有发展成熟、不足挂齿的小姑娘，而不会爱上我呢？

保姆 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亲爱的，他是头公羊的关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冷静下来，把头发甩向脑后）不对，我还说什么呢！您把爱情看成是肉欲，您太没修养了，太象动物了，没法理解我。对不起，我求您别打扰我了。（用臂肘支着桌子，阅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去吧，去吧，保姆，有人来的话，我自己会倒茶。

保姆 （边下）叫所有的人丢脸。大家都是畜生。我干了三十年，还没人叫过我畜生呢。……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对不起，只有在双方平等时，爱情才会是诚实的动机。不过这一点您是不懂的。（沉默。抬起头来）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我不尊敬这个女人。（又去阅读）

第　三　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你不尊敬谁？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总是说蠢话。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嘿！她的舌头是够毒的！不过人很好。（坐到桌旁）喂，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给我倒点茶。五点钟我就在地里，骑累了两匹马。哎，不过总算把事办妥了。谁说没法管好自由劳工。只要亲自到各处去，不要爱惜自己，什么事都办得到。昨天还有一半地没耕，草没割，一名劳工也没有。等我一抓这事，说通自家的劳工，又雇了一批自由劳工，答应给他们一桶酒。你瞧吧，今天就干得热火朝天……瓦西里是个好管事，善于指挥，是个出色的人，出色的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自由劳动不可能赔钱，这是违反政治经济学全部基本法则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我倒想让您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来干这工作。到那个时候您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Dites moi, mon cher Jean.① 你为什

① 法语：请你告诉我，亲爱的让。

么总说发了解放证一切都好起来了？既然人都走了，怎么会好起来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那是家奴。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家奴，我知道，这是自然的。连庄稼汉在发布了规约以后也不干活了。这有什么好的，我不明白。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说一百遍，我也给你解释过五十遍了。按照规约，他们在规定的日子里干活，而不是天天都得干。关键就在这里。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为什么都说干脆不干活了？前几天大家都说，派他们去干活，他们没去。这一点我不明白，Jean。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要是一点活儿都不干，我们早就没饭吃了。活儿干得少一些。嗯，不过一切都按法律办事，而不是为所欲为。唉，你是不会明白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活儿干得少了，有什么好呢？就是说，这事办得不好。你别生气呀，ne vous fachezpas，我是明白不了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生什么气呢，看来命中注定你什么都不明白。（端起茶杯，沉思）柳芭在哪儿呢？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她一清早就和小姑娘们采蘑菇去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呢，没来也没派人来吗？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还没有。Jean，我想对你说，我听说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 veut faire la proposition à 柳芭[1]，打算向柳芭求婚……

---

[1] 法语：向柳芭求婚。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从谁那儿听说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On dit，人家都这样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到底是谁说的呢？你待在家里不出门，谁会说呢。人家都说也没什么了不起。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知道你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我听说他不是一个好人。管酒算什么工作！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喜欢吹牛皮的家伙，Jean，我求你考虑一下这件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胡思乱想！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词句。不行，太太，你还是扔掉这些蠢话吧。吹牛皮是什么词儿，你从哪儿拣来这个蠢词。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人家都这样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个脑袋怎么总是胡思乱想！是谁对你胡说了一通？唉，太太，评论他这个人不是你我能办到的。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不认为同这个人结亲是很大的荣幸。我最讨厌推测和做媒。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的旨意，我们用不着去解释。他是一个出色的人，一位作家。再说，他不是为钱娶亲，这也是真的。是真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谁也没说呀。j'ai mon opinion，我有自己的看法。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听我说，首先，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一个现代人，先进的人，极为聪明，有学问，作家，也许是全俄国的知名人士。太太，在目前来说，这比将军的军衔还吃香。再说，他的工作很好，很诚实。在新成立的消费税务局工作，两千卢布的薪水。只要他想做，这样的人事事做得成。当然，他有一些怪脾气，再说他也不是上流社会的

人，不过你至少知道他是一个最无私心的人。这个人娶亲不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任何姑娘都会觉得幸福的，尽管她可能一无所有。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据说他非常小气。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又胡言乱语起来了！我对你说，他是一个最无私心的人。这已经得到了证实。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据说他已经把全部嫁妆都数过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坚卡，还是你来给她解释一下，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不是那种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玛丽亚·伊萨耶夫娜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奇怪的只是，根据什么理由可以任意去控告一个人有种种卑鄙的企图。这位先生的一生都证明，他的唯一目标是共同的事业。如果这位先生突然想同一个女子结合，那么他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应是人身和财产的独立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沉思不语）是啊，尽管我们这些老人难以改变老派的习惯；尽管青年人身上有不少风流韵事和轻浮之处，不能不为他们说句公道话。是这样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放下书本）在您的话中，我同意您的一个看法：进步不可阻挡地给最顽固保守的生活环境带来光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沉默片刻）是啊，自由劳动在发展，在发展。劳工问题难以解决。哎，不过没什么，能安排好的……让我完成赎买，摆脱庄稼汉，只剩下土地所有关系。那就好了，真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赎买比较好吗，Jean？这样做就好

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也罢，不好也罢，应该这样办。比如卡坚卡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认为我既是保守派又是顽固分子，可是我同情一切。旧事物被破坏了，不好，可是我同情。瞧，我们的青年一代在成长。柳博奇卡嫁给这个人，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不嫁给我们圈里的人，而是嫁给现代化的新人。彼得鲁沙也不是按照旧的概念成长着。我总不能做儿女的敌人呀！彼佳呢？他在哪儿？跟教师在一起吧？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们到湖边去了，想去捞什么草。我没听明白。我真担心，可别掉到湖里淹死。Vraiment, je crains.①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捞什么草？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听阿列克谢·帕夫雷奇说，他们想研究水草纤维的结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这是什么时代！我小时候有这方面的常识吗？现在呢，瞧，一个小家伙，已经在研究自然科学了……是的，这个大学生很有办法，挺出色。谢谢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是他推荐的。是个非常好的大学生，一个安详的……可爱的……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喂，萨什卡！拿烟斗来！（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我这是按老习惯！嗯，是亚历山大·瓦西里奇。

〔萨什卡拿着烟斗上。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突然生气）哼，你觉得全是好人，只有妻子不好！他为什么一点卧具都没有？保姆把客人用的垫

---

① 法语：真的，我担心。

单被套都给了他，要是再有人来，就没卧具了。怎么能只穿一件上衣呢？什么衣裳都没有。我自己的垫单决不给他。原来你是这样看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又胡言乱语了。行啦，请你告诉保姆，她会安排好的。我高兴见到这个人，是个讲实干的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讲实干，我有什么过错？两手空空地来了，什么都问你要。今天忽然想起来要喝牛奶，杜尼亚莎也抱怨。你应当瞧着点。既然他连垫单被套都没有，还算什么教师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没完没了……你应当感谢上帝，是他给我们派来了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卧具，也没有钱，那就应该给他。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从来就不理解我，总是反对。我说，都是你弄得乱七八糟。我比你还要可怜他。从他第一次坐下来吃饭，我就可怜他了！我叫人给他送去睡衣，叫人给他织袜子。我虽说笨，可是知道，既然他是我们儿子的教师，那么他就是家里的第一号人物。为了他我什么都不吝惜。我只是说，你要好好地把事情都安排好。比如说，我多少次请木工来修桌子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行啦，太太，看在基督的面上，别说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大学生。

大学生　（上场时迅速鞠躬敬礼）请倒点茶。（坐到卡捷琳娜·马

特维耶夫娜身旁）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要什么？茶还是咖啡？要白面包和黄油？随您用吧。（把东西都推到他面前）

大学生　都一样。嗯，还是给倒点茶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鲁沙在哪儿？

大学生　摇摇摆摆来呢。他出汗了，正在换裤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干什么来着？

大学生　本来想研究植物学的，可是〔没〕① 成功。结果去钓鱼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坚卡说，你们本来想研究点自然科学……

大学生　本来想过，可是没成功，没有显微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要白面包吗？请吧。

大学生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在进行一种什么愉快的阅读呀？（从她手里拿过书来）哦，是生理学。文章写得不错，可惜太简略了。您还是研究一下刘易斯吧，还有细胞的变化，我忘了是什么细胞的变化，是一篇无害的小文章。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什么细胞？就这样叫吗？您多倒点酸奶油吧，还会端来的。卡坚卡，你也知道细胞？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一切有机体都是靠细胞发展才存在的。

大学生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何必去解释呢。要知

---

① 方括号内为俄文版编辑所作的改动。

道，这样做必须具备最基本的知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读过关于细胞的文章。请问，阿列克谢·帕夫雷奇，能不能在面包里看见它们呢？

大学生　要是看不见的话，就不会去谈论也不会去研究了。通过显微镜可以看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显微镜贵吗？

大学生　次一点的显微镜可以便宜地买到。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有一台，值三百六十法郎。大学里那架值一万五千。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应当买一台。（与妻子坐在一边，大学生与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坐在另一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默默地吸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您迟到了一会儿。这里又出现过一个令人气愤的场面，真正的残酷剥削的场面。

大学生　没什么，他们要取笑一些与自己类似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干别的事……我呢，告诉您吧，已经讨厌这里了，我想走，想去考副博士。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的观点不同。我发现，进行工作的环境越是愚昧，越需要付出精力。因为只有我们灌输进去思想和打下基础，这些丑恶的关系才会改变。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影响，因此尽量利用它。您呢，天赋的责任就是保护彼得天真的个性。他自己也向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灌输自己的思想。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就是这样认为的。

大学生　随他们去吧！近墨者黑。让那些祖博特科夫们自己去享受，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吧。总不能每走一步都表示反抗

吧，你只会觉得愤怒越来越弱。庄稼汉们从早上四点钟起就在耕地。这里呢，十二点钟才喝早茶。怎么能同这种情况妥协呢？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那当然。不过总得做一些让步。您瞧韦涅罗夫斯基，他按照公务要求在最落后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可是一点也不让步，总在贯彻自己的思想。

大学生　韦涅罗夫斯基算什么！我无法尊敬一个担任公职的人！消费税务局的小自由派人物！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在这方面我们永远不会达成一致意见。韦涅罗夫斯基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请您看一看，他的全部活动是办学校、发表公开演讲。

大学生　好吧，我可以把嘴封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一想起今天我〔和〕老太太们是怎么议论他的，就觉得十分滑稽。这些人是怎样理解我们这类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在她们看来，他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娶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或者象她们解释的那样，娶她的嫁妆。

大学生　是啊，这位可敬的先生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请别这样说，否则我们就分手……韦涅罗夫斯基要结婚！而且是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啊！

大学生　好吧，我把我的看法告诉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是个没有坏心的女郎。她身上有一些天资。如果她落到一个天真、纯洁、精力充沛的人手里，她会成为一个可敬的人物。只是她需要一个年轻、诚实的导师。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可是她还没有发展成熟呀！

大学生　那有什么了不起，会发展成熟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想了想）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您的看法。您就是一位能够〔对〕她的个性成功地施加影响的先生。

大学生　如果她不是生活在这个庸俗的环境里，可以把她培养成一位可敬的女郎。

第　五　场

〔彼得鲁沙上，他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穿一身中学生制服。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瞧，彼坚卡来了。你要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彼得鲁沙　你好，母亲。我不要。我已经喝过牛奶了。母亲，叫他们送早饭来吧。你好，父亲。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何必装腔作势呢，随便一点吧……

彼得鲁沙　你认为我在装腔作势可没有根据。我说的是，你好，父亲。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怎么，疯了？出什么新花样！过去是怎样问好的，现在就怎样问好。难道你认为教育水准就表现在这里？去吻吻母亲的手。

彼得鲁沙　为了什么？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严厉地）我对你说了。

彼得鲁沙　为了什么？难道我拿自己的嘴唇碰一碰母亲的手背就会发生什么事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对你说了，吻吻手。

彼得鲁沙　这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

彼得鲁沙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谈过。我现在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偏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瞧瞧!

彼得鲁沙　这没什么了不得的，父亲。我决不会因此改变对你和对母亲的看法。吻不吻你们的手没关系，我对你们两位都抱着你们应该得到的敬意。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听听。说得好，新的信念，等等、等等。不过也得有规矩。自古以来第一条就是尊重长者。去吻吻手吧。(欠身)去呀!

大学生　看来要演一场大丑剧了!

彼得鲁沙　(胆怯起来)当然，你们可以强迫我。不过人的自由关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去呀!去呀!

彼得鲁沙　(吻手，轻声地)人的尊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彼佳，你要听话。给你做一个煎鸡蛋还是煎肝肠?我叫人去做。保姆，彼佳要吃早饭。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哼……哼……尽管……请您原谅我，不过……请允许我说一句，我请您来是教我儿子学科学，而不是教他如何对待父母。我们有自己的、也许是古怪的和非现代化的习惯。不过我还是请您不要干预这事。

大学生　嗯……嘿嘿……好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细胞嘛，您教吧；不过我请您不要干预儿子对我们的态度，不要灌输自己的

看法。

大学生　听到这些指责，我觉得非常奇怪。您究竟想说什么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想说的是，叫儿子别对我说这种蠢话。就这些。

大学生　好吧，可以揍他一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听我说，别把我惹火了。

大学生　（胆怯起来）我非常理解……不过，请您相信，我不能让自己处于……不过您原来希望我使您的儿子在精神方面有所长进。我，我…… 很…… 我总不能对他隐瞒自己的观点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让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隐瞒或者无视所谓科学的结论，那可真是怪事。

彼得鲁沙　我可以有自己的信念。

大学生　何况生活也有自己的权利。各种偏见经不起理性和科学的批判。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时，落后的观点是没法存在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好了，好了。我们不谈了。我请您按照我的愿望教育我的儿子，仅此而已。（沉默片刻之后，对大学生）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我没有让您受侮辱吧？

大学生　如果我会认为自己受到侮辱，那未免过于看重自己的尊严了。我们该上课了。普里贝舍夫少爷，开步走！

彼得鲁沙　不，我要吃饭。

〔萨什卡端着盘子上。

大学生　那好吧，我们坐一会儿，也可以吃点东西。（坐到早餐旁边）

第 六 场

〔柳博奇卡把连衣裙掖起来，戴着草帽，提一篮蘑菇跑步上；两个小姑娘跟着她。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我不是一个人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那你是和谁一起来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到底和谁？

柳博奇卡　你们猜！是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和小姑娘们走着，他骑马来了，于是他就和我一起来了。我们采到了两个多好的白蘑菇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在下人住的房子下面，水沟里。好极了！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什么也看不见，只找到一个蛤蟆菌。你们瞧，多可爱呀！卡坚卡，你看。玛什卡，在你那儿，给我。（从小姑娘手里取过篮子，拿出蘑菇）萨什卡，你看，多少牛杆菌啊！你还说白桦林里没有呢！亲爱的爸爸，你看见了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哪儿？

柳博奇卡　他在刷衣服呢。他摔了一跤，弄脏了衣服。白蘑菇在他那儿。亲爱的爸爸，我和他的谈话真有趣，有趣极啦！等一会儿我对你一个人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呀？说什么？

柳博奇卡　非常重要，不过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说，跟我有关系的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过你一个人和小伙子在树林里这么走可不大好……比方说……总是不大好。

柳博奇卡　真是落后的观点！卡坚卡，是不是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也学会那一套了！喂，到我这儿来，说一说吧。是什么重要谈话呀？

柳博奇卡　现在无论如何不行。等一等，你会知道的。啊，你看看，亲爱的妈妈，多可爱的蘑菇呀。（挺身叉腰，一副斗架的样子，扮出蘑菇的形状）真象我们的老师，你记得吗，卡尔·卡尔雷奇，那个矮小肥胖的人？嘿，我今天真快活呀！萨什卡，明天我们早一早一地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哎，你要茶还是咖啡就白面包？

柳博奇卡　喂，爸爸，你会对我们谈话的内容感到惊奇的。卡佳，你也会，还有您……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也会吃惊的。彼得鲁沙，你在吃什么？给我一点。（从他手中夺过叉子，放一块到嘴里）

〔彼得鲁沙专心吃饭。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大学生）这也是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相匹的人？修养太不足了。

大学生　从外貌和表情来看，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不恶毒的女郎。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可以给她们吃一块吗？（指着小姑娘们，给她们每人一块白面包和一块白糖）明天还是早一早一地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递茶给她）给你，喝吧，带酸奶油的。

柳博奇卡　我不想喝。我问玛什卡要了一块羊角酥，好吃极啦！（坐到桌旁，又立即站起来）我忘记吻你了，爸爸。（吻）你就是我的白蘑菇！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在争论什么？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弟弟出了一个新花样，说是用不着吻

父亲，而应当说：你好，父亲！你好，母亲！

彼得鲁沙　（嚼着）我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得出这样的信念。

柳博奇卡　哈，哈，哈！真蠢！他们总是在出新花样。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的新花样就是一个人跟小伙子们在树林里散步？

柳博奇卡　嘘！别攻击我！我会故意跟一个小伙子去散步。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明天我们去采蘑菇吧。

大学生　好啊，这事可以做。

柳博奇卡　哎，不行，我不能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对大学生）您吃煎鸡蛋吗？

大学生　不，不想吃，已经饱了。普里贝舍夫少爷，吃饱喝足了吗？开步走。

〔大学生和彼得鲁沙下。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管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还有什么事？

管事　石村没人割草。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自由农民呢？

管事　咱们的庄稼汉把他们赶走了。他们打了一架。马托林给打得浑身是血。他来了，在帐房里等着呢。

柳博奇卡　我忘了说。可怕极了，亲爱的爸爸，真象个强盗。亲爱的妈妈，我吓死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为什么打架？

管事　割草工出去，刚动手干活，焦姆金提着棍子来了，他们在

那里耕地。他说，你们竟敢在俺们老爷的地里割草！割草工说，是老爷雇俺们来的。他说，是啊，你们太机灵了，杀了俺们的工价。哼，一个卢布割一亩地！等到紧急的时候，他会给俺们两个卢布的。要不然的话，用马踏坏了事。于是动手打耳光。这时庄稼汉们又从地里跑过来。把他揍得浑身是血。

柳博奇卡　整个脑袋到这儿都是血。样子真可怕！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怎么管的呀？这可是您的事。村长呢？

管事　到乡长那儿去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很好！

管事　唉，伊万·米哈雷奇，实在没法跟这伙人一起工作。昨天夜里又偷了两根绳子。本来要偷橡皮车轮的，谢天谢地，我发觉了。我多少次叫他们锁上，他们就是不听。可是全要我负责呀。我好象是尽力了，简直豁出命来。您还是行行好，把我解雇了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怎么啦！

管事　您还是开开恩吧，我干不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大概是开玩笑吧？大忙季节，怎么能这样做呢？

管事　伊万·米哈雷奇，您看着办吧，我不是您的仆人。我已经尽了力。跟这伙人干真是活受罪。把我解雇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当家有多难啊！（激动地走来走去。在管事面前停下来）你是一头猪！您认为可以在大忙季节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而自己一走了之吗？

管事　有什么办法！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滚！不过我不想弄脏我的手。这简直是抢劫。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来回走动）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已经说过，如今他们都会离开的。

柳博奇卡　亲爱的爸爸，你使用自由劳动吧。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说这样好些。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别管！自己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只有蒙上眼睛，跑开！什么都打开了，推倒了，偷走了，谁也不干活！孩子教训大人。全都疯了。这就是进步！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依我看，这里有深深蕴藏在人民生活制度关系中的原因。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看在基督的面上，您别说了！您留下来吗？我请求您留下来。你要明白，我一下子没办法找人替你。

管事　无论如何不行。我已经有工作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生气）你以为你能象这样对付我吗？强盗！好吧，送你去警察局。

管事　您不敢这样做，如今时代不同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哼，我不敢？（抓住他的衣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跳起来）Jean！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行，我要用我的方法对付你。走吧，你这个流氓！（拉向门口）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柳博奇卡下。

第　八　场

〔韦涅罗夫斯基上。

韦涅罗夫斯基　瞧，我来看你们了，握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行，这样不行！怎么办呢？

韦涅罗夫斯基　你们出了什么事？生活上的？嗯，是好事呀，嘿，嘿，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一点办法都没有！瞧这个人，得过我的恩惠，在解放农奴的宣言颁布之前就得到了自由，我还送给了他土地。一直在管理庄园，现在突然，毫无理由地……

韦涅罗夫斯基　不想继续效力了，嘿，嘿！没什么，常见的事。本来想揍他一顿，让他吃点苦头，用文火煎他，可是不行，没办法！这是自由劳动的坏的一方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干脆让他见鬼去吧！（对管事）您去吧，把事情移交给村长，我亲自去。

〔管事下。

韦涅罗夫斯基　真的！伊万·米哈雷奇，您令人惊叹！您在破坏自己。这是一股力量！是的，一股力量。还叫您落后分子呢，嘿，嘿！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您要茶还是咖啡，加酸奶油吗？这是白面包，黄油。

韦涅罗夫斯基　Merci. 一般来说，自由劳动如何？我骑马走到这附近的时候看见，他们正干得热火朝天，嘿，嘿！顺利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您别问了！还顺利呢，瞧这些不愉快的事。您怎么样？

韦涅罗夫斯基　我们嘛，没什么，在慢慢地干活。这些省城里的污秽压人，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好歹进行一些斗争。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是啊。

韦涅罗夫斯基　我们总是在前进，总是慢慢地来。比如昨天就开办了一所工匠能手子弟学校。张罗到一处房子，向商人们募了一点钱买书用。事情进行得还可以。有机会的话，请您和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来看看。很有趣。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活动真高尚。什么时候做下一个学术报告？

韦涅罗夫斯基　唉，一直没时间，公务忙。厂主们大肆舞弊。前天抓到了一个。他要给我三千卢布贿赂，嘿，嘿！这些人真滑稽，简直没法生他们的气。有什么办法呢，就象听人家说中国话一样莫名其妙，嘿，嘿，嘿！过两天您陪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来看看学校吧。是啊，您知道，干来干去回头看看，总算感觉到这个省城的圈子多少有点改善。虽说有些人恨得要死，嘿，嘿，我才不管呢！我喜欢别人恨得要死。这是力量的标志，嘿，嘿！我可不这样恨别人，只是藐视他们。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俱乐部出了什么事呀？

韦涅罗夫斯基　那里抓住了一个骗子——乡长想把俱乐部的款子卷走，可是被抓住了，揭发了。骗子越来越多，嘿，嘿！当你发现进步的思想、人格的意识、人的感情开始一点一点地穿透这些顽固的脑袋，即使不多，你也总会觉得高兴的。是啊，随您怎么样，即使只有一个正直的人，也能大有作为。我就看看自己，用不着谦虚，嘿，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要知道，怎么能怪罪呢，他们受的是什么教育啊？

韦涅罗夫斯基　我有一件私人的小事找您。（把他拉到一旁）尽管要多多考虑公众的事，有时候也要考虑考虑自己，自私的

感情〔一字不清〕毕竟留在每一个人身上。我很少出现这种事情的，如今却出了这样一件意外的事……我不知道该怎样说！真的，实在不习惯为自己的利益操心。（微笑）可笑，真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您需要钱用？我随时准备倾囊相助……

韦涅罗夫斯基　不是！因为我知道您不喜欢我，可是没办法呀！要知道，力量在我们身上。应当考虑到我们。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到底什么事呀，我好象猜到一点……不过这件事，要……

韦涅罗夫斯基　哎，既然您猜到了，那么就把女儿给我吧，就这件事！不过请您尽量简单一些。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隆重地）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求婚使我非常愉快。我对您的看法一直很好。您现在的行为也证实一切好的品质。您的作为象一个真正正直的人。您经常到我们家来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为了败坏姑娘的名誉。再说，您象一个真正高尚的人，没有使姑娘难堪，而是首先找父亲说。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品质。

韦涅罗夫斯基　哎，根据我们的信念，这事有点不同，嘿，嘿。我已经同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谈过了。她，嘿，嘿！愿意。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哼……是啊……您知道……唉，是的，我同意……

韦涅罗夫斯基　至于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是否同意，我认为……嘿，嘿……是呀。只有一点……您知道，照您看来，我是一个怪人，嘿，嘿！祝贺呀，谣言呀，都会使我觉得不愉快……尽量少见那些我藐视的人。因此，请对这事暂时保

密。要知道这些礼仪太愚蠢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吧，我理解。现在，我未来的亲爱的女婿……

韦涅罗夫斯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仍然是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而您仍然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女婿、丈人，多难听！这没必要，我觉得不愉快，主要的是太愚蠢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这样，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向您解释一下柳博奇卡的财产状况。我们不富裕，不过嘛……

韦涅罗夫斯基　瞧，您真帮了一个大忙……我要财产干什么？她的财产是她的，她有，那更好。看来凡是多少能够了解人的人，都可以看见我的活动，并且根据这些活动来评论我。我告诉您我需要什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个姑娘天性很好。她身上有很好的天资。我不是爱上了她。我不懂这些蠢事。她身上有一些天资，可是她没有发展成熟，非常不成熟。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她的水平提高到我们这样，我就可以说：我又完成了一桩事业；也希望任何人不要妨碍我完成这桩事业。我这是事先告诉您。您可能觉得古怪，然而我们是一代新人；您觉得古怪和难以理解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很简单。总之，在八月一日前请不要对任何人说。那样事情就会办得非常出色。（握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紧紧地、久久地握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都理解，我都理解。请允许我拥抱您。

韦涅罗夫斯基　不用，请您别拥抱。我会觉得不愉快的。再见！

（韦涅罗夫斯基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最最高尚的人。是这样的。瞧，这就是

新世纪呀！不过毕竟有点古怪，我暂时还不习惯。不过，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幕　落）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第一景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普里贝舍夫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杜德金娜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韦涅罗夫斯基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别克列绍夫——韦涅罗夫斯基的大学同窗。

听差

第　一　场

〔舞台呈现出韦涅罗夫斯基公寓里一间乱七八糟的单身汉居室。

韦涅罗夫斯基　（一个人捧着自己的肖像）结婚！把自己同一个不成熟、被环境教坏的女人永远绑在一起，太可怕了，太愚蠢了！在同渺小、污秽的经常冲突中失去自己的纯洁性和力量，太可怕了，不过令人愉快。有许多令人愉快的地方。生活会得到保障……再说，她本人作为一个女人……并不

坏。可以辞去公差。文字工作……最主要的是，她非常讨人喜欢。这一切都出色极了。出色的女人！……还有，她不无满意地吻了我。甚至抱着极大的好感。我也体会到一阵似乎意外的感觉。我确实感到意外。为什么会感到意外呢？奇怪，我对自己的看法十分错误。是啊，我太不理解自己啦。（照镜子）是的，五官端正漂亮，仪表堂堂。甚至非常非常漂亮。是的，就是那种所谓讨人喜欢的男子。很有魅力、仪表堂堂的人。你多不了解自己呀！想起我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恐惧感接近她，真可笑。害怕是有道理的，嘿，嘿！以前我以为我的仪表没有魅力，因此尽量安慰自己。哎，我私下想，我不象别人那样吸引人。不过我聪明，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我聪明。谁能这样精细、轻松和深刻地理解事物？哎，我暗自想，我不漂亮，不能同那些美男子比，就是那些在街上骑着俊马奔驰的人。可是我暗自想，我有极聪明的头脑，坚强的性格，纯洁的自由主义性格，正直……这一切都可以补偿我给人的视觉印象。这是我在安慰自己。我暗自想：我不善于在客厅里应酬；不会象别人那样用法语聊天。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沙龙先生们。可是我想到，我比谁都有学问……我真不知道还有谁受过这样全面、深刻的教育。无论在什么学科里，我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发现，比如语言学、历史；还有自然科学呢？我全熟悉。至于说才华……我暗自想：命运给人们带来不同的东西——给一部分人，比如我，带来的是智慧、天赋、学识、能力；给另一部分人的是庸俗的赠品：美貌、机灵、殷勤。可是突然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原来造化并没有区别分配，而是综合起来，让一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都是因为当年在彼得堡我没

有机会试验一下控制……这一流女人的力量。可是在这里实现了。在最优秀的、也是最庸俗的贵族圈里，他们只看外表。因为柳芭不可能理解我的品德的实质……在这个圈子里有两位女子爱—上—了—我。是的，爱上了。（洋洋自得）是的，看来我大概很不漂亮很不灵巧……怎么能不了解自己啊，想起来就叫人觉得可笑！（照镜子）是的，很好……他们虽然站的很低，可是他们却能体察到道德的高度，而具备这种高度的人很少。也许根本就没有。（皱眉。照镜子）多么深刻、安详、聪慧的表情呀！是的，很难顶住。我理解这一点。然而这就是坚强有力的天性的意义。对自己的估价总是低于自身价值，不象那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下流坯。所以，是最有天赋的人，同时又对自己的美德评价最低。是的……这一点显而易见。

第　二　场

〔韦涅罗夫斯基；别克列绍夫——韦涅罗夫斯基的大学同窗、调解法院的官员——上。

别克列绍夫　喂，老兄，今天的打猎活动非常出色。哈，哈！我刚从机关里来。

韦涅罗夫斯基　你在生活的劳动中找到自我，值得赞赏。上帝给了你什么呢？

别克列绍夫　收拾了两个地主，一个女地主，还整肃了一个受贿的官员。一次庭审全部解决。可以说是一场很有趣的把戏！

韦涅罗夫斯基　这很好。对他们有好处，我听起来愉快，你也

感到满足。

别克列绍夫　难以形容的满足！那当然啦，全部生活就是这样的。我的欲望和专业。你们理想主义者只会推理，我们实践家呢，干实事。要知道，我为什么介入你的婚事？根本不是因为我是你的同窗和好友，也不是因为我看到这关系到你的幸福。根本不是。我在这件事里只看见哺乳动物普里贝舍夫，他打算骗你，应当收拾他。我肯定能收拾他。那么情况怎么样？今天去普里贝舍夫家吗？要知道，今天是正式宣布呀。我准备好了，同时全副武装起来了。

韦涅罗夫斯基　得了，好事不多。嘿，嘿，嘿！今天行订婚礼。太愚蠢了，要尽量敷衍。

别克列绍夫　这没什么关系。钱的问题怎么样？商谈过了？

韦涅罗夫斯基　瞧，求实的性格表现出来了！

别克列绍夫　要不然怎么办呢？这是主要之点。

韦涅罗夫斯基　第一天我就向尊敬的父亲解释清楚了：她的财产是她的财产，叫他别向我提这件蠢事。是的，嘿，嘿，嘿！父亲对我的这种观点非常之高兴，嗯，是的……

别克列绍夫　唉，理想主义者！这可是你自己把武器交给他了。他出于他那畜生的本性品质异想天开，以为用不着给你那位小姐任何东西。可是，没得到新的财物之前承担养活一个女人的责任是不明智的。好象用不着论证。

韦涅罗夫斯基　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要采取措施，免得当傻瓜。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这个姑娘，这个好姑娘，从她所处的使人昏愦、毫无道德可言的环境中抢救出来。因此十分清楚的是，不能因为这个人选择了我而失去任何东西，至少不应当失去那些普通生活上的方便。我要采取措施维护她

的利益。

别克列绍夫　可别上当。你们理想主义者在这方面是有本事的。只做计划，不从实际方面去讨论。哎，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韦涅罗夫斯基　你瞧，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普里贝舍夫又当着她的面开口谈钱的事。我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个别谈比较方便，不要在公众面前炫耀。

别克列绍夫　问题就在于你要客气，而他们会哄骗你的。

韦涅罗夫斯基　我指定今天来进行这项谈判。我打算说，我希望把这些关系说清楚。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别克列绍夫　他会哄骗你，这是我对你说的。（沉思）你要记住一点：对他们这种人来说，礼仪最重要。要在这一点上抓住他们。记住一点：在没有拿到确认她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的正式文件之前，你不要到教堂去。

韦涅罗夫斯基　你提问题的态度说明，好象对我来说，全部事情都在于她的财产。我对此甚至觉得不快。你太讲究实惠了。

别克列绍夫　哎，我说嘛，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忘了你在同谁打交道。要知道这是一个双料的下流坯。五百年来一直掠夺农奴，吸吮老百姓的鲜血，你却想以理想主义对待他们。你的目的是诚实的——挽救她，是啊。你才不要钱呢！可这是孩子脾气，是大学生味儿！

韦涅罗夫斯基　我首先需要的是事业。〈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是，大学生。对我来说，他一文不值，但她还不完全了解我，不珍视我身上值得珍视的品质，而只是以庸俗的观点来看我。因此她对他十分感兴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杜德金娜女郎热望求爱，会怀着女人们常有的轻佻态度，对我结婚的消息表示失望。总之，要排除两种有害的影响：大学生和这位女士。这里就需要讲究实惠的朋友的帮助了。〉

别克列绍夫　好的，好的。理想主义者！我说，要是我不管你，你就会象一只鸡掉进菜汤里一样完蛋。嗯，我们就以这个观点去收拾他们。你说一说，那位小姐长得如何？

韦涅罗夫斯基　怎么对你说呢，小姑娘的外表十分讨人喜欢，善良，温柔，天性还没有完全被糟蹋掉。有很好的天资。最近两个星期，我给了她许多书读，同她谈了许多话。她开始理解事物的真相。例如，她已经感觉到环境的全部丑恶，愿意摆脱出来，同时也明白了她的可敬的双亲是何等渺小。天性非常诚实、优良。一旦将她从那个卑鄙的下流窝里夺出来，切断她同可敬的亲属们的一切联系，我指望她会发展成熟的。你等着瞧。今天我们就去。

别克列绍夫　哼，哼。这很好。那位外甥女是个什么人物呀？

韦涅罗夫斯基　那位外甥女嘛，你知道，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女郎。天性不蠢，很有修养。可是相貌平平。

别克列绍夫　是啊，没办法呀。女人不可能既有标致的相貌，又有高度的修养。这些蠢乎乎的漂亮脸蛋毕竟更讨人欢喜。

韦涅罗夫斯基　嘿！嘿！是啊。总之，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十分不方便。你知道吗，过去在我和这位女郎之间有过那么一些关系……她是全家唯一有思想的人，所以嘛，我就不由自主地同她接近了。哎，现在她好象在提出自己的要求。哎，真蠢。等到她知道了我的婚事，事情还可能会更糟。

别克列绍夫　这太糟糕了。

韦涅罗夫斯基　（自豪地）没事，尊敬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谁也不能责备我。我所采取的行动是每一个理解妇女自由的正直人都应当采取的。当时我对她说过我不承担任何义务，我只是短时期献身给这种关系。

别克列绍夫　哈，哈，哈！我很清楚，是什么事情使你觉得难堪。你在想，你对待她是不是太卑鄙了？真是理想主义啊！你要想想你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你要记住，这些人认为什么是坏，什么是好。要知道，一切道德概念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都被歪曲了。如果尊重这些人，你就永远要当傻瓜。第一条你要知道，我们认为不诚实的，在他们看来是诚实的。反过来也一样。你要从这一点出发去考虑问题。比如说吧，你同她在一起得到满足，弄不到鱼的时候，虾也算鱼。有什么办法呢？

韦涅罗夫斯基　不错。不过这位女郎喜欢纠缠，认为自己有权，她可能破坏我的好事。一般来说，我希望排除她。

别克列绍夫　应当想想办法。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肮脏的守门人，是一个老头，充当听差；然后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上。

守门人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那位小姐又要求见您。跟一位老爷一块儿来的。

韦涅罗夫斯基　什么小姐？

守门人　咳，就是那位，以前常来的，剪短头发的。

韦涅罗夫斯基　这是普里贝舍夫和他的外甥女。放他们进来

吧。

〔守门人下。

别克列绍夫　野兽也有跑到猎人跟前的时候。我要把他们两个都好好收拾一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和卡坚卡到您的学校里去过。柳博奇卡也想去，可是她有点担心，昨天她感冒了。我们顺便来拜望您。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我要告诉您，这些孩子真迷人，真是好极啦！是啊，真可爱呀，真可爱呀！

韦涅罗夫斯基　是呀，你们顺便来看我，很好。我可以向您介绍：这位是别克列绍夫，我的同窗，一位聪明优秀的先生。这位是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紧紧地握别克列绍夫的手，痛得他直皱眉头；对别克列绍夫）有一种现象一向使我感到惊奇，那就是男人们之间的同窗关系具有稳定性，而妇女们之间这种现象……所谓不再生。其原因是不是在于妇女受到的教育水平太低？是不是这样啊？

别克列绍夫　自然，观点一致会加强联系，而不是……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您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接近，主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同窗，而是因为你们的信念一致。

别克列绍夫　自然，我们是有同样的信念。您到学校去过了吗？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去过了。请问，您怎么看，我忽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发展男孩的反射能力是不是有害呢？您要承认你是在同非常纯洁的人打交道……

别克列绍夫　不过，我不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反射能力只不过是发育的标志。

〔他们继续谈论并退向一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韦涅罗夫斯基）我早就想看一看这座学校，多有趣呀！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同时还应当商谈一下正事，您记得吗，就是柳博奇卡的财产问题。瞧，我带来了。（拿皮包给他看）我们在这里谈要方便一些。我们谈一谈，然后我带您到我们家去。嗯，可以告诉卡坚卡，因为今天大家都会知道的。她不会妨碍我们，相反，能给我们出主意。她虽说有些怪脾气，不过人很聪明。卡坚卡！

韦涅罗夫斯基　现在还不太方便，您知道，这位先生……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过后谈也可以。不过今天我可不会放过您。因为您应当了解啊。（别克列绍夫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走到他们跟前）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允许我参观学校，我十分感激。这些小娃娃真迷人呀，我真被迷住了。他们多快乐，多好奇，成绩多好，这……这简直……应当为您说句公道话，安排得妙极了！好得很。这才是一桩大好事……好得很，好得很。

韦涅罗夫斯基　是的，我们大家都在做一些工作。尽管有人妨碍，不过我们会克服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别克列绍夫）我认为，没有真正的教育，就不会有我国人民的进步。我指的是道德教育。

别克列绍夫　要看谁怎样理解道德教育。当然，道德教育是有益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请问，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为什么不采用注音法呢？它比较通俗

比较合理，要合理得多。

韦涅罗夫斯基　是啊，并非一切都合理。我比较喜欢卓洛托夫的简化方法。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还想对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自己的意见。我刚才同别克列绍夫谈过。我认为，在发育低水平的人身上发展反射能力是不合理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不起，我要到机关里去一下，然后我们一齐回去，商谈商谈。

韦涅罗夫斯基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现在我们来评论评论，嘿，嘿，嘿！（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好啊，您来吧。这位别克列绍夫也跟我们一起去。您的马车里有地方坐，是不是？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坐得下，坐得下。（对别克列绍夫）非常非常高兴。今天是一个愉快的日子。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好友就是我们的贵宾。

〔他们轻声说话。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韦涅罗夫斯基）如果我留在此地的话，我愿意承担这个学校的部分教学工作。我用试验向您证明，反射能力是有害的。

韦涅罗夫斯基　好啊，可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边下）那就再见吧，五分钟我就能办完事。

韦涅罗夫斯基　（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好啊，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到底为什么要反对发展儿童的反射能力呀？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韦涅罗夫斯基）不，对不起，对不起！参观这所学校引起我许多想法！请问：您想把这些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您是不是承认每一个人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没有社会主动精神的个人的发展，会不会由于现存的秩序不正常，而对这些个别人有害？

韦涅罗夫斯基　我认为发展永远是一种好事，不论它以什么形式表现，不过……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您会加上一句：沿着进步的道路。

韦涅罗夫斯基　不言而喻。不过得考虑到周围人的阻挠。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这样的，管您怎么说，我觉察到，整个这种折磨人的环境，我们呼吸的污浊空气，您是受不了的……

韦涅罗夫斯基　（想对朋友说句话）你……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对不起，对不起，请让我说完。您打定主意在这种停滞里铺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可是环境会压碎您。您需要一个比较广阔的活动天地。（对别克列绍夫）是不是这样啊？

别克列绍夫　（轻声对韦涅罗夫斯基）喂，老兄，这位女郎真够厉害！叫人插不上嘴。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考虑一阵）是的，这次参观引起了我一连串的想法。我更尊敬您了。（握韦涅罗夫斯基的手，轻声对他说）今天是我给您指定的期限，今天我要说出来。我想同您个别谈谈。（大声，对别克列绍夫）别克列绍夫，我超越了社会偏见，我找韦涅罗夫斯基有一件私事，因此，请您离开这里。您也超越了吗？……

别克列绍夫　当然。我在那个房间里坐一会儿。(边下边对韦涅罗夫斯基)这样更好。是的,我可以说,她是高度成熟的,但不讨人喜欢。(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缺别克列绍夫。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沉默不语;韦涅罗夫斯基不时笑笑,也沉默不语。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忸怩不安)是的,今天到了那个期限……就是说……嗯,内心的工作完成了……不过您是一个诚实的人……妇女已经摆脱了窒息她的压迫……她同男人是平等的,我呢……嗯,是来诚实地、直截了当地对您说……我深深地认识了自我……嗯,我……唉,您说话呀!……

韦涅罗夫斯基　我先听听。看来这场谈话一定很有趣。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不过……嗯,请等一等……

韦涅罗夫斯基　我可以等。您答应告诉我您的感情,不过您有些为难。您是一位自由的女性,您要战胜自我。为了明确关系,需要明确的语言,明确的表达。我非常希望明确我们的关系。我坦率地说出来,您也说出来,不要受老派的男女关系的观点束缚。您不要为难。就象已故的神秘主义者们说的,这是老亚当使您不好意思……请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坚决地)是的,是这样的,是老亚当。我超越了这一点。(伸出手来)韦涅罗夫斯基!我探查了自己的深层意识,确信我们应当结合!是的……这种结合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由您决定。您是否认为由于存在群

氓和您我的那些缺乏教养的亲戚们，需要举行结婚仪式，尽管这违反我的信念，我事先向您表示同意，我愿做出这个让步。不过我还有个愿望。我已经说过，环境窒息您也压迫我。我们应当离开这里。我们应当搬到彼得堡去住。在那里我们会找到对我们的信念更多的同情。我们应当在新的原则、新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生活。至于占有我的问题，在我们之间已经解决了。

韦涅罗夫斯基　瞧，这话多诚实，多明确。至少我也可以这样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我一定尽力而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有说完。我们面临的生活，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我们将是新型男女关系的楷模，我们将是世纪思想的实现，我们将是……

韦涅罗夫斯基　请允许我也说两句！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韦涅罗夫斯基！我尊敬您，您是了解我的。我是一个自由的、与男子平等的女性。我感到自豪的是，我首先说：我愿意同您结合，并且期待诚实的、自觉的答复。这一切非常简单。（把头发甩向脑后，激动地走来走去）

韦涅罗夫斯基　瞧，简单、诚实的生活态度总是要方便得多，合理得多。您说您愿意同我结合。这一点至少是清楚的，我知道该如何报答。您的选择本身和这个选择的表达方式，都证明您有着高度的修养。我知道只有您这样的姑娘才能这样自觉地行动。我坦率地回答您：这种结合对我来说是不方便的，因此我不能接受。至于说我们以往的关系，您强有力地掌握着富有精神含义的真实感，正是这种感觉应当

保证您在这方面是谦虚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拒绝我吗？（停住脚步，把头发甩向脑后）

韦涅罗夫斯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每一个现代人都会认为，您的建议是对他的劳绩的奖赏，不过我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因此嘛……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吗！好，很好……对不起，我尊敬您。（激动地走来走去）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哦，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协商过了，情况已经解释清楚。我非常高兴说得这样明确。是的，我们都说清楚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难道你们之间有过什么不明确的情况吗？

韦涅罗夫斯基　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不完全是抽象的……嗯，反正都一样，我非常高兴，我们回家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请你原谅。今天我答应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协商一些事情，特地来到这里，瞧，连各种文件也带来了……现在嘛，卡坚卡，可以告诉你。你祝贺我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吧。他向柳芭提婚，我们不胜荣幸。他八月一日结婚。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韦涅罗夫斯基）有三种爱情：阿

斯塔耳忒[①]式的爱情、阿佛洛狄忒[②]式的爱情和平等的爱情……韦涅罗夫斯基，您还没有超越阿斯塔耳忒式的爱情。我过去认为您站得比较高……不过我仍然尊敬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们要谈很久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大约一刻钟左右，然后回家。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韦涅罗夫斯基，请把最近一期《北极星》杂志借给我读一读。

韦涅罗夫斯基　（把杂志递给她）就是这本。请留意这篇文章。作者非常出色地分析……您愿不愿意到那间屋里去，免得我们妨碍您？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

韦涅罗夫斯基　那样，对您更好一些。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

韦涅罗夫斯基　（旁白）又谈不成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坐到桌旁，靠在一边，用臂肘支在桌子上，开始阅读，偶而看一眼韦涅罗夫斯基，怀疑地摇摇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坐到桌边，打开公文包，整理文件。韦涅罗夫斯基在他对面坐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可爱的、亲切的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

韦涅罗夫斯基　什么事？请说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第一天我谈到柳博奇卡的财产状况时，您表现得那样的高尚，回避了这方面的谈话。请您相信，我非常器重这一点。不过请您同意我的看法：我作为父亲很

① 古腓尼基神话中的丰产女神，母爱和爱情女神。

②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高兴报告管理女儿财产的情况，向她未来的丈夫报告一下……

韦涅罗夫斯基　好啊，我恭听。请说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要坦率地谈一谈。别的人也许会感到难为情，怕被认为是追逐私利。您呢，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心安理得。肯定不会有人说您是为了钱结婚的……

韦涅罗夫斯基　（时而回头看看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些与我们的正事无关。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整理文件，取出一件）您知道吗，我的财产不多，而且要转到儿子名下。柳博奇卡得到的是母亲的财产。母亲希望留下一小部分，其余的我们决定都给你们……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站起来，把头发甩向脑后）对不起，对不起，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对您的尊敬在我的意识深处动摇起来。两星期前您表示过一种信念，说您不尊敬柳博奇卡。这倒是自然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坚卡，别碍事，你在胡编些什么呀！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韦涅罗夫斯基！您对我表示过一种信念，说您不尊重她这样的女人，现在却要娶她。这是前后矛盾的。

韦涅罗夫斯基　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目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我说的是您的行为前后矛盾。我仅仅说了这个意思。现在您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探讨您未婚妻的钱财状况，好象是这样叫法吧？我从这个事实中看到的是以人格进行卑鄙的交易。因此在继续这场

谈话时，请您不要侮辱我，不要互相侮辱，不要侮辱人格。我都说完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过，卡坚卡，这样真叫人觉得乏味和愚蠢。

韦涅罗夫斯基　太古怪了，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意思(轻声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这确实是一场乏味的谈话。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转交，就请转交给别克列绍夫吧，我真的没有时间，我会对他说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吧，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到舍下去。请您叫他一声。我们走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不允许这样侮辱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真的，这太乏味了。我们走吧。

韦涅罗夫斯基　我随后就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下。

第　六　场

别克列绍夫　(从另外一间屋里走出来)喂，老兄，我可以说，这是一位狂热的女郎。应当把她除掉。必需把她除掉。

韦涅罗夫斯基　怎么除呢？

别克列绍夫　我只担心这是一场戏，这位热心的女郎杜德金娜是受到祖博特科夫唆使。

韦涅罗夫斯基　不对，是她那颗单纯得愚蠢的心趋使她这样做。

别克列绍夫　我对你说，这些先生什么下流的事都干得出来。不过问题是你委托我同你丈人谈谈财产问题，请你在路上

告诉他，他逃不出我的掌心。至于这位女郎嘛，我只知道她正被爱的需求折磨着。应当唆使一个青年去追求她。到那时她才会放开你。我们去吧。我要把他们两个都收拾一番。

韦涅罗夫斯基　讲求实效的大丈夫，嘿，嘿！

（幕　落）

〔第二幕第一景完。

第　二　景

〔舞台呈现出普里贝舍夫庄园中的乡间花园。

第二幕第二景的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普里贝舍夫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彼得·伊万诺维奇
特韦尔登斯基
韦涅罗夫斯基
别克列绍夫
保姆
男客甲
男客乙

女客

第　一　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保姆。

保姆　瞧，跟我说的完全一样，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夫人。未婚夫嘛就是未婚夫。我用扑克算命的时候，总是出方块老K和婚礼牌。牌面上就是这样。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啊，保姆，跟女儿分手真不轻松呀。今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刚对我说过，我这儿就象挨了一下。(指着后脑勺)头痛极了。虽说我活动了活动，一点也没减轻。要知道，办嫁妆，办婚礼，全是些麻烦事啊！

保姆　您有什么可麻烦的？全准备好了，全有。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有一件事怎么办？未婚夫不喜欢客人。可是不能不请亲戚呀。今天我总算派人去请谢苗·彼得罗维奇、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请大家来吃午饭……

保姆　不行，太太。您好象是偷偷摸摸地嫁女儿。要知道，不是我们起的头，也不由我们收尾。婚礼不是闹着玩的事。您的亲戚不会比他的差吧？他也太自高自大了。怎么，他是公爵吗？天知道他是什么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你老是骂他，这可不好。你想一想，他要做柳博奇卡的丈夫啊。瞧，只剩下一个星期了。再说柳博奇卡多爱他呀！我甚至觉得奇怪。柳博奇卡，柳博奇卡，一年以后她自己也要有一个柳博奇卡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啊？不，保姆，你别说他的坏话。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大家都这样说。他是百事通，见过大世面，作

家。挨骂的人多得很呀！

保姆　太太，我当着柳博奇卡，当着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的面不会说的。可是除了我，还有谁能对您说呢？这样傲慢真要不得。您家又不是什么独院小地主，他有什么权利在你们面前耍威风呀？说他出过国，太太，眼下不中用的女地主个个都出过国。出过国，瞧我多了不起！人人都出国。跟古时候不一样。还有，我是作家！嘿，没见过，什么稀罕货，连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也会写！我们从小见她怎么胡涂来着，一点不机灵，一点不讨人喜欢，可是前些天有人说，她也常发表什么东西。再说助祭家那个没出息的小儿子，从神学院给赶出来了，他也发表东西。眼下这不稀奇。再说他既没有财产，也没有象样的亲戚。听说他父亲是个醉鬼，儿子不让他进门。又没地位……所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没有高贵的风度。瞧，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只要穿戴整齐，再年轻几岁，一进门，那个帅劲哟。那一位总想按新办法，要特别。可是什么也没有；开个玩笑也不恰当。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保姆，你最好别说了。看来是命该如此。

保姆　您这话对。说空话没有用。不过得让我好好吻吻您的小手小脚，请您听可恨的坏保姆玛丽亚说一句话，听一听我的劝告。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您先别给他钱，别给他家产。因为那全是您的，谁也不能问您要。您就把嫁妆、衣裳、铺盖、钻石都给他，给他最好的；钱呢，您等一等再给。这人怎么样，还不知根不知底。等一等，看他会干出什么事来。您再给也来得及。我可知道，您不会给自己留下什么东西。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你尽说蠢话。唉，怎么能这样呢？

保姆　您还是听一听，记住傻瓜的话吧。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没有坏处。您同他过上两个月、半年的，要是他尊重丈母娘，对她好，到那时候再给他。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你真蠢！

保姆　等他把钱拿到手，对您不恭敬，叫她也遭罪，那就好了吗？现在他就说您的坏话！把您看得跟这只袜子一样。您一辈子就听我傻玛什卡一次吧。您要是不听，哭都来不及了。胳膊肘离得近咬不着呀。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你真蠢呀。我跟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谈谈，一定谈谈。瞧，柳博奇卡来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柳博奇卡和大学生上。

大学生　这是我和您完成了一次不无享受的游览活动。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他们干吗还没来呀！我去接他们了。一直不见来。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一直陪着我，不停地胡说。

大学生　为庆祝农民的聚会，进行了一些令人发笑的创作。谈话进行得不无愉快。

柳博奇卡　您何必装腔作势？真叫人讨厌，还是说简单点吧。

大学生　如果我的阐述方法叫您不愉快，我们去荡秋千吧，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来发动秋千。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不想吃早

饭吗？

大学生　可以进一点食，没关系。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们去吧，真的，太无聊了。

柳博奇卡　那您就一个人去无聊吧。我有事要办。

大学生　原来这样。是一些很重要的练习吗？

柳博奇卡　我要读一篇文章，是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给我的。

大学生　竟有这样的事！

柳博奇卡　您干吗老缠着我不放？真叫我讨厌。

保姆　事事都不顺当。

大学生　您也叫我讨厌。不过我尊重您的性别。

柳博奇卡　什么态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雷奇，现在要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柳芭。

大学生　我学习态度用的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一八六三年出版，作者别洛夫，谢尔金印刷所印制，书名是《对女性的态度，或者得到女性垂青的艺术》。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把他赶走吧。他为什么要缠住我不放！您该给彼得鲁沙上课了。彼得鲁沙！

彼得鲁沙　（对着窗口）什么事？

柳博奇卡　叫阿列克谢·帕夫雷奇给你上课。您去吧，真的，太没意思。从早起我就摆脱不掉您。

大学生　（委屈地）您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

柳博奇卡　没有任何根据，您滚吧，就这些。

大学生　从前您和蔼多了。

保姆　先生，我要是母亲的话，您就别想当着我的面这样跟我女儿说话。我会叫您尝尝滋味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保姆，行啦，你发疯啦。（对大学生）真的，阿列克谢·帕夫雷奇，您干吗缠住她不放啊？您到彼得鲁沙那儿去吧，我派人给您送早饭去。我要同柳芭谈谈。

大学生　（旁白）这个哺乳动物满腔怒火。（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行啊，这没有什么害处，吃早饭吧，请您叫人送来。（下）

〔彼得鲁沙的声音：母亲，叫人送点咸鱼干和葡萄酒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好吧。

第　三　场

〔保姆、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柳博奇卡。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我怎么办呢？无论我上哪儿，他总是跟着我，象根苦萝卜一样缠着我……真的，你叫他不要这样……我现在变了一个人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哎，等今天未婚夫来了，就会向大家宣布的。

保姆　您呀，小姐，一开头别跟他闹着玩就好了。这种人啊，你给他这么一点，（指指小手指）他就会把一只手拉去。您别向他卖俏呀。您是好坏不分。你瞧，卖俏卖出事来了。

柳博奇卡　保姆，我根本没卖俏，就是以前跟彼得鲁沙一起玩的……他真讨厌！现在我根本不跟他说话，一直在学习，看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给我带来的书，可他老是打扰

我。

保姆　应当更严格地管住自己。是啊，您是出于好心肠！要是按我的意思，我不会放这个混帐东西进家门。别着急，看我收拾他。在全家人中间他就怕我一个人。叫他……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卡坚卡还不知道我是未婚妻吗？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不知道。宝贝，只有父亲和保姆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是你们希望这样的。今天要向大家宣布。

柳博奇卡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真的，怪可怕的。亲爱的妈妈，他长得是不错吧？真的吗，保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的，是一个有威望的人物。

柳博奇卡　多聪明的一个人！要是你们能听到他是怎样给我解释各种事情，那该多好呀。卡坚卡一定会非常生气！唉，她活该。她总说我没有发展成熟。现在我就要发展发展。他说，两周内我有了很大发展。保姆，你知道吗，卡坚卡爱他，不说，可是我知道。瞧，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亲爱的妈妈，你不会哭吧？保姆，你可别哭呀。他不喜欢这样，再说也很蠢。这全是老一套，我们要按新办法处理一切。保姆，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太高兴了！他多聪明呀。是不是？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好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保姆　唉，没什么不好的。

柳博奇卡　没什么不好的？他是个优秀的人。是不是？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韦涅罗夫斯基、别克列

绍夫、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特韦尔登斯基〕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介绍别克列绍夫）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朋友，别克列绍夫，彼得·谢尔盖耶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欢迎欢迎。我非常高兴。（对韦涅罗夫斯基）您身体好吗？Comment va votre santé?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走进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雷奇在哪儿？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大学生　（从房子里走出来）我和彼得·伊万内奇在吃饭呢。

别克列绍夫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请把我介绍给您的大学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明白，只有他一个人是活人。

别克列绍夫　非常、非常愉快。（握手）我们是不是随便走一走？（他们下）

柳博奇卡　（对韦涅罗夫斯基）您干吗这样长时间不来呀？刚才我觉得真寂寞。您的两篇文章我都读过了。我已经掌握了。

韦涅罗夫斯基　这很好。关于您，我也作了一些考虑。

柳博奇卡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我知道吗？

韦涅罗夫斯基　我想您未必知道，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今天我想的是这些，我甚至在纸上写了个提纲。（递给她一篇文章）

柳博奇卡　不，还是请您同我谈一谈。我太喜欢谈了。

韦涅罗夫斯基　您看，我想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关于妇女，我的考虑是，我们这个世纪主要的职责之一是把妇女从压迫她的野蛮的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

柳博奇卡　是啊，为什么不能第二次出嫁呢？我常常考虑这件事。比如说，万一一个丈夫使我感到厌烦了，我根本不再爱他了……

韦涅罗夫斯基　是啊，妇女解放的伟大学说就是这样在群氓的口中被败坏了！这个学说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妇女的自由在于与男子平等，不要永远受父亲，然后受丈夫的管束。妇女应当在社会里牢牢地自立，有能力正视这个社会。

柳博奇卡　卡佳为什么老是说我没有发展成熟？我非常理解一切新思潮，一切都非常理解！

韦涅罗夫斯基　是啊，您很难弄清我的想法。不过我尽量表达得具体一些。

柳博奇卡　您说什么？具体一些？我还知道认识论的方法。我还知道伦理学……好，您说说您想说的话吧。

韦涅罗夫斯基　我想用一个例子向您说明妇女的真正自由是什么。如果我是我们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落后先生中的一个，或者是那些肤浅的自由派人士中的一个，那么我就会在娶您以后，认为自己获得了占有您这个人的权利。您得受我的支配，我也受您的支配。不互相侮辱我们就不能行动。比方说吧，有病了，您讨厌看见病人的样子，可是您有责任待在家里。您的或者我的胆囊，不向胃排送胆汁，我们应当在一起吃苦，吵架。或者说，我想花自己的钱买书，而您呢，比方说，想买……

柳博奇卡　是呀，买缝纫机或者其他工具。我就买这样的东西。我不买黑天鹅绒连衣裙。虽说我非常想买一件。我穿厚重的衣料比较合适。好，您说什么了？我多喜欢听您说呀。

韦涅罗夫斯基　嗯，您可以看见，夫妇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和双方的独立性。

柳博奇卡　是啊，这我明白。比如说，忽然知道您要指挥我，我该多难受呀！那些家庭女教师已经把我烦透了。我们家请过一位萨拉·卡尔洛夫娜，您没赶上见她。哟，真是个枯燥无味的人！要是我知道您将来会指挥我，我决不肯嫁给您。我现在觉得很快活，正因为我们将来不能说完全象外人，而是平等的人，我们将来……阿涅托奇卡·扎伊佐娃，您在我们家见过她，我和她是朋友，不过她才真是没有发展成熟，老是看小说。就是她说，爱上了就该出嫁。难道说想爱就能爱吗？可是装腔作势更坏。可是平等的人，那就很好处。他们总在幻想。怎么可以象订货一样去爱啊！

韦涅罗夫斯基　是的，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爱情对于您的女朋友那样的女郎来说，仅仅是一句空话。我们将来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互相感到拘束，我不会限制您的自由，您也不会限制我的自由。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结合；要是觉得厌烦了，我们可分手，谁也不约束谁。还有，我们的生活不要被任何偏见弄得不愉快。如果万一您发现或者我发现我们共同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应当有权分手，不责怪对方，也不动肝火。这既新鲜，又简单。

柳博奇卡　太好啦！太妙啦！这些我全明白。是呀，您原来以为我蠢吧？卡坚卡一直这样对我说。我自己也这样想来着。可是现在我看清了，我聪明。我对一切很快就理解了。您刚开口，我就知道您要说什么。真的！

韦涅罗夫斯基　真理是朴素的，它正是以此区别于谎言。您的天性很好，掌握得快。

柳博奇卡　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旧生活太可笑了。我和您将来一切都会是特别的，充满新的思想。我正是为这个才爱您的。

韦涅罗夫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您刚才说的话，是对我最好的奖赏。您已经觉得周围的人是非常可笑的。很快您就会觉得可恶，到那时就好了。您知道，一般来说，家庭是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于您。您身上的天资很好，于是您周围的人低于最低水平。唯一具有个性的人就是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就连她也出于您所知道的原因，对一切都怀有恶意。您身边其余的人都是沾污您的污泥浊水……

柳博奇卡　哎，怎么会呢。爸爸是个聪明人，有同情心。嗯，妈妈有点……不过，她的心肠很好，她非常喜欢我。爸爸很喜欢您……

韦涅罗夫斯基　您正是应当远离他们。他们喜欢您，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丑恶的人，不管他怎么丑恶，总想接近好人。而我们为什么要喜欢陈腐的和丑恶的东西呢？您应当远远地走开。

柳博奇卡　（撒娇地）您别这样说。我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韦涅罗夫斯基　如果您象看外人一样不经意地看一眼，您决不会认为他们讨人喜欢。

柳博奇卡　我不喜欢您这样说，不喜欢！假如您还这样说的话，我就会完全不喜欢新思想。等我嫁给您以后，我就要照我的方式，而不是照您的方式生活。您等着瞧吧。

韦涅罗夫斯基　照您的方式又怎么样呢？

柳博奇卡　是这样的：我们到莫斯科去，租一处最好的房子。我

给自己做一件黑天鹅绒连衣裙，一件白绸的。上午我们去划船，然后到姨妈家去吃午饭，然后我穿上黑天鹅绒连衣裙，我们去看戏，坐到楼下的包厢里。然后我再换上另外一件连衣裙，我们去教父家参加舞会，然后回家，我要对您说这说那，可一本书也不念。我要爱您，非常爱，决不给您任何自由。因为要是我爱上的话，那我就要爱得忘记一切，除您以外。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我非常象她。您瞧，这多好呀！您等着瞧好了。

韦涅罗夫斯基　可是，要等我说了，您才这样做！

柳博奇卡　不，我就得这样做。我已经生气了。

韦涅罗夫斯基　您会象这样爱我吗？

柳博奇卡　要是您讨人喜欢的话，我就爱您。我还没爱过什么人，只稍稍爱过一个人。不过那不算。

韦涅罗夫斯基　（微笑着，拉住她的手，犹豫不决，〔是否〕要吻一下）是啊，就这样生活……不过……为了这个第一需要钱，第二需要忘记原则……

柳博奇卡　别说蠢话！（把手抬向他的嘴唇，捂住他的脸）这全是小事！

韦涅罗夫斯基　小亲亲……（想拥抱）

柳博奇卡　别说“小亲亲”，这太不好了，叫人讨厌……多蠢的叫法。

韦涅罗夫斯基　您为什么不爱听呢？那就叫小迷人精……

柳博奇卡　我解释不清楚……不好，不得体。小亲亲！……有点叫人恶心。您不会亲热。（微笑）嗯，将来我教给您。有点不好意思，我不会说。

韦涅罗夫斯基　喝！多迷人呀！这才是审美享受呢！……我何

必说瞎话呢……真蠢……是啊……那么说您喜欢我，柳宾卡？

柳博奇卡　是的。不过您走路的样子好象两条腿有毛病。怎么回事？

韦涅罗夫斯基　我干吗老是说蠢话！（站起来）不，柳博芙·伊万诺夫娜，对待生活要严肃一些。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柳博奇卡　走吧……

〔他们下，同别克列绍夫相遇。

别克列绍夫　（轻声地对韦涅罗夫斯基）喂，老兄，办好了。我唆使杜德金娜女郎去攻占大学生，已经如胶似漆了。

第　五　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别克列绍夫）我很高兴，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委托您谈款子的事。我交给您，您再转交给他。我非常理解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他的品质非常高尚，又非常客气，所以……

别克列绍夫　毫无疑问。我对您说吧，我是一个讲求实惠的人，但我理解韦涅罗夫斯基回避这个谈话的原因。因为总会有一些好心肠的人把什么都加以曲解……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就办这件事。否则客人们就要来了。您看……柳芭的财产是母亲的财产……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我想不经我的同意你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吧。J'espère, Jean, que vous ne déciderez

rien sans moi. 我是母亲，财产是我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惊异地）你怎么啦？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你怎么啦？（轻声地）你是不是不舒服？我们好象已经商量过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忽然生气地）我是母亲，对吧？在同外人决定事情之前，要让他们先同我谈谈。他们现在说来说去，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认为我不如一只袜子。财产是我的，如果我不想给，我可以一文不给。我想给了，就会给的。好象应当先问问我。礼节上也要求这样做。你问问他们好了。Rien que les convenances l'exigent, –demandez à monsieur.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真没料到！你怎么了？你清醒清醒，平静下来。你考虑考虑你在外人面前说的话。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也许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是很清楚的。大家都说未婚夫是个来历不明的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来历不明的人！请你别说蠢话！

别克列绍夫　这至少是非常古怪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不行，我忍够了。大家都说我是家里最无用的人。我要毁了这门亲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怎么啦？为什么？你要干什么？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因为我不了解他。我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Je n'ai pas de dent contre lui①，只不过我不想在婚礼之前给他财产。沃洛科拉姆斯科耶村是我的。结婚以后，如果他是一个懂礼貌的女婿，我看一看再给。要不

① 法语：我一点也不反对他。

然，什么样的作家都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严厉地扯她的手）别说了。我们走，到那边去商量商量。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胆怯起来）我没什么，Jean，我没地方可去。laissez moi en repos, au nom du ciel. 看在上帝面上，别碰我。我再不说什么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别克列绍夫）唉，您看，耍怪脾气。不过您知道，这没任何意义。我想请您在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面前不要提这件事。

别克列绍夫　（意味深长地）我非常清楚，甚至担心太清楚了。

第　六　场

〔一位男客和一位女客上；柳博奇卡和韦涅罗夫斯基在他们之后上。

男客　我们刚刚听说。真是出乎意料呀。衷心地祝贺你们。

女客　这真是您的大喜事，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非常非常感谢。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啊，太出乎意料了。我来介绍，这就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韦涅罗夫斯基　（阴沉地看着客人们，停下脚步）是啊，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为了向这一切可恶的、令人气愤的庸俗东西低头，需要非常热爱我决定办的事，需要具有把您从这个泥潭里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您看，这是什么？还要跟这种人建立关系！

柳博奇卡　哎，您别在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他来了。(对韦涅罗夫斯基)这是内人的舅舅;这是我的表兄,请认识一下。

男客　请允许我向未来的亲戚自我介绍一下。衷心祝贺您。(伸出手来)

女客　非常非常高兴认识您,久仰大名!柳芭,祝贺你!

〔韦涅罗夫斯基鞠躬,把手放在背后,转过身,走到别克列绍夫面前。

男客　真是个粗野的人!

女客　对亲戚们的态度多古怪!

韦涅罗夫斯基　(对别克列绍夫)都想伸出手来握呢!要阻止他们……他们很明白这一点。(他们轻声谈话)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请到客厅里去,该用午餐了。让我们祝福新郎新娘吧。

男客　怎么样,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物色到一个管事了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别说了,我受够了罪……

〔柳博奇卡、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客人们走进屋去。

第　七　场

〔别克列绍夫和韦涅罗夫斯基。

别克列绍夫　杜德金娜女郎的事安排得出色极啦,我对她和大学生奉承了几句,替他表白了爱情,并且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如今已拆不开了。这个女郎已经让我收拾了。至于说钱的事,情况非常糟。她母亲要牢牢地控制你,要看女婿是否恭敬。这是尽人皆知的作法!哎,她父亲也够好的,我可

以说的是……

韦涅罗夫斯基　父亲卑躬屈膝。为了这一点可以大大原谅他。

别克列绍夫　要是他绝对卑躬屈膝，那倒也好了。可是以我讲求实惠的观点来看，这场戏又是配合演出的。母亲只是从外表来看是个傻瓜。这是谁也看不见的、残酷的对手，他处处妨碍善良的对方。哼，我们收拾过远不止这样的人。

韦涅罗夫斯基　不过令人不愉快的是现在得完成叫人啼笑皆非的仪式，而事情还没有一个定准。

别克列绍夫　没关系，难道说这些仪式会叫你承担什么责任吗？我说你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总在考虑千万别表现不好。老兄，别这样想了。对他们来说，既无诚实，也无奸诈可言。否则你跟这些人相处总是要受愚弄的。看事物要简单一些。假如你要从强盗窝里救朋友，难道你会担心欺骗强盗吗？嗯，对他们也要用这种态度。事情在于缔结婚姻这件事本身，假如以前没做到，那么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忠实的奴仆会把老家伙收拾服帖的。你一点都用不着操心。一切都会办得漂漂亮亮。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们走吧。

〔他们走进屋里。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柳博奇卡。

柳博奇卡　（从屋里出来）走呀，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要祝福我们了。（快活地）您干吗站在这儿呀？我也认为这是小事，可是不能不做呀。

韦涅罗夫斯基　我会觉得自己可笑、恶心，嘿，嘿！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真讨厌这出喜剧。您是了解我的信念的。

柳博奇卡　得了，得了，得了，别品头评足的！

〔别克列绍夫、韦涅罗夫斯基和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走进屋去。

现在是我的好时光（对着大学生和彼得鲁沙所在的房间）彼佳，来，快点，妈妈叫你。要紧事。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大学生和彼得鲁沙边嚼边走出来。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跟在他们后面。

彼得鲁沙　什么事？

柳博奇卡　你去吧，会知道的。（对韦涅罗夫斯基）得了，得了，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品头评足的。走吧。

〔全体走进屋去。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上。家仆们跑向窗口。

第　十　场

〔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大学生　这里[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在表演一场小小的丑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妇女自由的鼓吹者要娶一个小姑娘，是的，娶一个渺小的、没有发展成熟的小姑娘。您瞧，这就是人性弱点的暴露。

大学生　这可真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礼物呀。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望着窗口）您看，您看，在祝福呢。还跪在地上。我看着这事真恶心。太侮辱人格了。

大学生　（看）下贱的先生，我多次对您说过这个意见，而您不同意。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听我说，这事叫人讨厌，对不对？

大学生　是啊。这就是没有得到彻底发展的结果！税吏式的小自由派人士！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看）在接吻呢，真是禽兽的关系！是啊，看着这种侮辱人格的事，很容易失去对进步的信心。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这就是给您的教训。不过我超越了这一点！是的，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是这群败类中又一个诚实而纯洁的人物。我尊敬您。

大学生　是啊，需要更多的象您这样的女性！不过他们还是举行了这次令人起敬的盛典！

（幕　落）

〔第二幕第二景结束。

第　三　幕

第　一　景

人　　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柳芭
彼得鲁沙
保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
尼古拉耶夫——普里贝舍夫家的亲戚，贵族长
男傧相
小姐甲、乙、丙
侍女
听差

〔普里贝舍夫在省城的住宅。正在布置隆重的晚宴。

第　一　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保姆和胖

地主——贵族长、普里贝舍夫的亲戚尼古拉耶夫，长着胡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样，新娘在穿衣打扮吗？就是嘛，到时候了，到时候了。六点多了。

尼古拉耶夫　伊万老弟，要不是我自幼喜欢你，我是决不会同意参加这场婚礼的。仅仅是为了你。我不喜欢这位老爷。这算什么作风？两次都让人等啊，等啊，他就是不露面。这算什么？身为新郎，竟然不来同新娘的亲戚认识一下！他怎么，看不起我们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瞧你！你到底想怎样呢？要知道，他没有亲人，没人教给他，再说又有许多麻烦事要办……要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需要置办一切，安排一切，大概是没来得及。你总爱生气。你是个好人，可是多疑。

尼古拉耶夫　不，老弟，别原谅他……一次也就算了，昨天呢，等吃午饭，一直等到六点钟……干脆说，我是一个显要的人物，不愿结识你们。我们也就知道了，可以在四点钟坐下来吃饭，至少不会吃热过的菜……老弟，我不喜欢等任何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你原来是这样解释一切的。他什么也不想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聪明、有学问……等你了解他以后，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在我不了解他以前，也是这样说的。没什么，大概有事耽误了……哎，再说，还要考虑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世纪，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了，许多仪式已经过时。

尼古拉耶夫　你要记住我的话，今天你们家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唉，你在说些什么！今天吃煎饼的情况呢？又是那么一回事：等到三点钟，还没有来，结果我们又吃了发酸的

煎饼。你记住我的话吧。我总在想，老弟（把他拉向一旁），你是不是在嫁妆问题上把他得罪了？你把真情都告诉我吧。你给了些什么？也许还没给？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老兄，我对你说老实话吧，他没向我要什么东西。起先我正要开口，他拒绝了。第二次还是这个情况：他说，我什么也不要……后来吗，我那老婆子执意不肯……于是我就决定等一等。我想他知道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已经把沃洛科拉姆斯科耶村庄园指定给她了。我要看一看他对她的态度如何。反正要给的，新婚这天，或是明天。关于嫁妆的事，我可以说，一切都非常好。

尼古拉耶夫　那算什么，一堆破烂货！如今的年轻人，比我们还贪财，特别喜欢现金。这可不好。你小心点，可别让他弄出什么麻烦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这没什么！老兄，我请你喝二十年陈酿马德拉葡萄酒。回头再见！

尼古拉耶夫　哎，你等一等。你说说看，仪式的情况怎么样？一切都按规矩？嗯，我们把新娘送去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是什么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然后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按规矩父母是不去的。在他那儿大概有茶点招待……哎，你知道，就是糖果啊，水果啊，给小姐们准备的。对，还有小碗盛的肉汤，鱼，总之单身汉式的茶点……自然，您在那儿能喝到香槟……然后到我家来参加晚宴和送客（从我家回去）。我们吃顿晚饭，为新人们的健康干一杯（马德拉酒香极啦！匈牙利的！还是父亲战时带来的——四十五年了！）……马车会来的……装上嫁妆……我们祝福一下，他们就到国外去。

尼古拉耶夫　真是叫人啼笑皆非，还叫英国式的呢！英国人想出的点子可聪明啦，这个呢，实在是愚蠢。哼，怎么能刚结婚就到国外去！幸亏您有钱：有马车、有侍女。那些不富裕的人怎么办呢？坐板车，不带女佣人？即使那样也不行！要让新娘冷静下来。你倒好，对她说：走吧！去颠簸去吧！真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没办法呀，老兄！这是新规矩……从许多方面来看也很好。

〔听差端着树条篮子上，篮子里装着银餐具和杯碟。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叫人送杯碟和银餐具到新郎家去的……你知道，单身汉家里可能缺这缺那的……（对听差）喂，怎么回事？

听差　说什么也不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谁说的？

听差　先生亲自出来说：不需要，你拿回去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瞧，他什么都有。要知道，样样都需要准备好。新郎能不张罗吗？

〔一个侍女走过。

喂，新娘快打扮好了吗？

侍女　在梳头呢。（走过去）

听差　（拿着便条上）新郎给小姐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一条轧染的方头巾。“最可爱的、最迷人的！为了使您不要凉着您那宝贝的小喉咙，特奉上一条小围巾，请您围上。”真有点古怪。

尼古拉耶夫　喂，他怎么，送什么礼物来了？哎，是不是按规矩送钻石呀、披肩呀什么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现在还有什么人送呀！再说有什么好送的呢？珍贵的不是礼物，珍贵的是爱情。他好象是送了一把剪刀……

尼古拉耶夫　要是不出什么丑事，你就朝我脸上吐唾沫好了。这是什么时髦玩意儿？人可不是天天娶媳妇呀？你觉得不快活，那就该让姑娘快活快活……对她来说，这是多大的喜事啊！他倒好，送来一把一文不值的剪刀……这是怎么回事？简直莫名其妙……该到太太们那里去了……瞧，男傧相来了。

〔男傧相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男傧相。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新郎怎么样？快了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柳博奇卡，你快打扮好了吗？

〔柳博奇卡的声音：就来！

男傧相　他穿着家常礼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要告诉他，柳博奇卡穿的是白色结婚礼服。您快点去告诉他！……

尼古拉耶夫　我说了，会出丑事的……

〔男傧相下。

第　三　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保姆、柳博奇卡和小姐们，〔彼

佳〕。

柳博奇卡　怎么样？爸爸，我漂亮吗？

小姐甲　fleur d'orange.① 对你多合适呀！请你把花环上的花送我一朵……

柳博奇卡　我会送给大家的。

小姐乙　怎么样，新郎送的围巾要围上吗？

小姐丙　不能围！花围巾不配结婚礼服！

小姐甲　可是，既然他本人穿家常礼服，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姐乙　不可能！

柳博奇卡　我试试看。他请求过，那就该围上。（在镜子前转身看）不行，不能围！哎，我放到口袋里。

男傧相　我们走吧……请您祝福……

尼古拉耶夫　（祝福并吻她的额头）上帝保佑！……她多漂亮呀！

〔柳博奇卡同大家接吻；妇女们啼哭。

第　四　场

〔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上，无言地站着。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只希望他别耽误参加午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上帝保佑你！……得啦，保姆，真蠢……

保姆　（啼哭）我再也见不到你啦，我亲爱的小乖乖！

柳博奇卡　（对自己的男傧相）请您别往头上放。彼得鲁沙，你给他带上。

---

① 法语：新娘头上的橙花。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注意，要第一个踏上地毯。蜡烛带上了吗？保姆，这是钱，扔到脚下……

保姆　我全都办到！……

尼古拉耶夫　照全部情况来看，会出丑事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谢天谢地……现在要准备好一切……我们暂时不分手吧？……

〔除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外，全体鱼贯而下。

第　五　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和大学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啊。还有许多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新观点刚刚形成轮廓，还没有渗入到血肉中去。是的，过去我对这位先生的看法大错特错了。

大学生　您别相信谎言，您就不会受骗了。我们的心理学教授就是这样说的。天性下流，关键就在这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应当知道，对姣好面容的迷恋只不过是人的天性的低级表现。象这位先生这样的人竟然看不出这种迷恋有多下流，自己的堕落又有多么深！怎么会不理解，只要一进入这个环境，屈服于这充满迷信的、折磨人的环境，就无法回头。而他是理解妇女自由的。我有材料……

大学生　从天资来说，他是一个不足为道的先生，仅此而已。我看了这个人一眼，就确信，他浑身都是虚伪。不管您怎么看，在消费税管理局做事，有一匹小马和一套公寓、两千卢

布新俸的人，决不会是一个新人，只不过是一位新先生而已。可不是嘛！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说，大学生们都是孩子！……这就是这些先生们的概念！……下流坯，尊敬的女士，这伙老实人都是下流坯。哎，我讨厌这一切。该到莫斯科去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啊，您通过自己的直感比较深刻地摸透了他的天性。现在我回想起他对我说过，反射能力是有害的！渺小的先生……怎么会降低自己的人格，降低到极其庸俗的婚姻，及其一切卑劣的表现！而且是同谁！同一个极其渺小的人……

大学生　哎，女郎嘛，并不令人讨厌。她本来还可以发展成熟的。她有一些基础……是环境害了她。我要到莫斯科去——太心烦了……我去听听课，干点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莫斯科没有什么人的见解可听。那些教授们都是没有发展成熟的人。我本人也愿意去莫斯科或者彼得堡研究一下生理学……是的，我同意这种信念。有什么人的见解可听呢？彼得堡一个人也没有。

大学生　同学们毕竟还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不象这些发霉的家伙。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您比我幸福……我们女人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我原来就想上大学；可是，假如我能好好了解我将进入的新环境就好了，否则我们这些先进的人物是很难找到人生道路的，希望在这条道路上不会有顽固势力、停滞和僵化来压迫我们。我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我感觉到，形成我的优势的那些诚实自由的天资，会在这里消失。说起来怪可怕，我很快就会不是象而是接近这些原

则……怎么办啊！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的天性豁达天真，您是一个纯洁的人，您看得更清楚。救救我吧！救救正在毁灭的自由女性，也许是唯一完全自由的女性。是的，我觉得自己在毁灭，我赖以为生的、摆脱了迷信的自由之光正在熄灭。这个人给了我一个可怕的打击！他动摇了我心中对进步的信心。救救我吧，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完全合格的人！……

大学生 （受感动）您是多么正直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对不起！我要毁灭了，他们大家都会兴高采烈的！他们大家会说：瞧，她曾经想做一个自由女性，可是她现在跟我们大家一样。他们会感到高兴……教给我该怎么办？……在我周围的人群中，我只深深地尊敬您一个人！……

大学生 （握她的手）我可以说，在这一分钟之前我并不了解您。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我好象觉得您没有彻头彻尾充满我们的信念。我只是现在才完全看清您的观点是何等高明和真诚。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握他的手直到手作痛）是的，我考虑了许多，体验了许多。我没有回头的可能，我憎恨落后，我完全属于新思想。什么东西都阻挡不住我。我尊敬您，深深地尊敬。请教给我吧，我应当逃到哪里去，在哪里我可以呼吸得轻松一些。这里周围的一切都叫我喘不过气来。我只听从您一个人的忠告。我等您说。

大学生 （沉思）是的，我知道那个圈子的人，在他们中间您本来可以占据您应得的生活位置。是的。不过我还是担心您是入迷了，担心您会害怕……，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有什么证据？

大学生　是这样的。我本人就讨厌莫斯科的生活：贫穷、缺乏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我讨厌在各个教室里游荡、听教授们（全是些草包）说废话……给养得肥头大耳的小少爷们上课，这更蠢。我曾经打算过另一种生活。您知道吗，彼得堡有一些人想做一件好事。他们组织了一个公社。我就是想加入到这些人中间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抓住他的手）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说说！我感觉到这个公社恰恰是由我正在寻找的那种人组成的……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我激动得发抖……救救我！

大学生　您瞧，这些先生就住在彼得堡。他们中间有一个是我的朋友，毕业于神学院（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学院毕业几乎等于一个官职，因为最优秀的人和天才都毕业于神学院）。他甚至在文学界也以对中篇小说《黄雀》的评论著称。也许您读过？非常出色的文章：《别消灭黄雀》。他在文章里阐述了对我国神学院思想进步的看法。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很出色。我读过。漂亮极了，漂亮极了的文章。

第　六　场

〔彼得鲁沙上，悄悄地听。

大学生　是的，就是这位先生写信给我说，他们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公社。起先他们是三个人：一个医生、一个“无业游民”、一个大学生。是一桩很象样的事业。他们结合起来是

为了一起生活。住宅、饮食、收支都是公共的。他们住着一套相当大的公寓，有两名妇女与他们同住。每个人按自己的选择工作，各占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共用房间。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妇女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她们是自由的，也有工作……有的为男人们管理家务……，有的从事文学创作……不存在夫妇关系，完全是自由的关系。开始人数不多，现在我听说已有十八名社员，人数还在增加。您明白这事业会是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此外，同学还写信告诉我说，出现过一些小小的不快，不过已经排除，这个公社的精神是无法想象的。他写道，公社成员们一参加公社，就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妇女是自由的吗？

大学生　完全自由。只有来自政府的威胁，因为很清楚，这样的机关必然会有巨大的意义。您瞧，就是这样的一桩事业。我本来可以那样生活，却在教育一个养得肥肥胖胖的小少爷。只要有一点点钱就行了。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件事我从来没对人说过，因为是隐私。现在我对您说了，因为我看见，您不是闹着玩儿，而是有坚定的信念……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拍着自己的脑袋，狂热地）这妙极啦！公社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这好极啦！是的，我看见了俄罗斯真正进步的曙光。是的，特韦尔登斯基，我是您的！

大学生　瞧，这是多么天真诚实的天性！不过您考虑一下，这毫无疑问是件非常好的事，不过嘛……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要做公社的一员。您写信告诉您的朋友，就说有两个人，您和我，要参加公社。我带上我所

有的钱，和您一起到彼得堡去，我再写封信给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请他把我的土地卖掉，把钱汇到公社里来。我要写评述妇女脑力劳动的意义的论文。特韦尔登斯基，我已经被残酷地欺骗了一次！您可别背叛我们的学说啊！

大学生　如果我背叛的话，我就不尊重自己了。我们去吧，越快越好。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再见，我去写封信给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不想见他。我要书面向他表述一切。

大学生　还有一个很糟的情况：我预支过三十卢布。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没有三十卢布。不过我写一下，授权他从出售我的土地得款中扣除。

大学生　毫无疑问，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考虑可以排除。我们的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彼得鲁沙　（出现）请允许我对您说：我不是一个养得肥头大耳的小少爷，而是一个象你们一样正在认识自己的天职的人。您这样想完全错了。

大学生　我不过这么说说，与您毫无关系。

彼得鲁沙　而且不体面，甚至很恶劣！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自己也不想留在这个家里。我深入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确信家庭是个性发展的主要阻碍。父亲又要送我去读中学，可是我坚信，从自己发展的情况来说，我高于所有的教员。我刚才读过巴克尔① 的作品。这就是他的话。我要到莫斯科去。

大学生　您只会闹一场丑剧。他们不会放您走。

---

①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彼得鲁沙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同父亲谈过。他要求我继续上中学，可是我不愿意，我要一个人到莫斯科去。

大学生　彼得·伊万诺维奇，您只会引起一场大混乱……不能带您去。

彼得鲁沙　我听见了你们的谈话。我想跟你们去参加公社，我要去学习自然科学。我无法忍受父权的压迫。

大学生　您的话没经过考虑。您还太年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您忘记自己的天职了。我们无权压制年轻人要求自由和广阔天地的年轻感情。彼得·普里贝舍夫，我推荐您为公社社员。

彼得鲁沙　卡捷琳娜，我尊敬你。你们什么时候走？今天？那我就去收拾我的东西。我只要顺便到韦涅罗夫斯基那里去一下，我愿意看一看这个卑鄙的仪式，以便更强烈地憎恨它。

大学生　（轻声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不该拉上他。他是个小孩子。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自由的。我们走吧，还得收拾东西，写几封信。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你的信念讲给你父亲听。

彼得鲁沙　我已经在斟酌谈话的内容……家庭是阻碍……（他们下）

（幕　落）

第 二 景

人 物

韦涅罗夫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

别克列绍夫

彼得鲁沙

尼古拉耶夫夫妇

韦涅罗夫斯基的亲戚

男傧相

中学生

男客甲、乙、丙、丁

〔新郎简陋的单身汉住宅。没有任何准备。到处都是扔的纸。几只箱子。

第 一 场

〔别克列绍夫、新郎的一位亲戚——小老头，是个佩戴十字奖章的官员；听差在装箱子。

亲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们就这样什么也不办就走了？这样有点不合规矩。

别克列绍夫 他们就这样离开。需要这样。他们马上从教堂回来，穿上大衣就走。我对你们说过，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

维奇见到您未必高兴，您瞧好了。如果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那您是会受到欢迎的；可是大家都想办得尽量朴素一些。

亲戚　既然这样，我还是走开好。我也想到我不能让侄子丢人现眼，至少是在新娘的亲戚面前。如果是他的哥哥尼基塔，那是一个二流子；或者是我的亲家，那又当别论，我毕竟是个六品文官，小有名气。我不会叫他丢人现眼的。

别克列绍夫　老爹，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商人家的婚礼。原来就是这样设想的：从教堂举行结婚仪式之后，立即上车到国外去。（对听差）怎么样，东西都放好了吗？注意把钥匙放在前面。腌肥肉呢？不替他们想到就不行！把这个箱子拿去呀。（对亲戚）唉，您哪！您在这儿只能碍事！……您干吗要戴白领带、十字奖章呢！……这太滑稽。您瞧，我穿的是家常礼服，新郎穿的也是家常礼服。

亲戚　我就走，我就走。不过请问，托利亚要的钱多不多呀？

别克列绍夫　什么托利亚？人家已经三十五岁了。他什么也没要。他被骗了。

亲戚　不对，您也许是在开玩笑吧？你们是不把亲戚关系放在眼里的，可是我们老一代都认为……您对我说实话吧……怎么会这样呢，什么都没要？要知道，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不是穷人呀。

别克列绍夫　（在他对面停下来，旁白）让他到全城去传播闲话吧。（大声地）您瞧，他是这样被骗的。他在两个月前求婚的，人家开始跟他谈嫁妆的事。他客气了一番，说什么都不要……唉，这些个理想主义者呀！

亲戚　真蠢！

别克列绍夫　于是嘛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等，也让对方有所感觉。没见动静。他良心上过不去了，说：我的名誉会扫地的，她对我来说比嫁妆更可贵……我想去坦率地说清楚。他说：喂，那个傻瓜大概真的以为在新世纪不需要用钱，至今我一文钱都没给。瞧，真是客气出事来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真行！……哼，你等着瞧吧……

第　二　场

〔新婚夫妇和客人们上。祝贺。新娘坐下来。韦涅罗夫斯基走到一旁。

韦涅罗夫斯基　怎么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对亲戚）您干吗一定要来祝贺？没有人请您这样做。

亲戚　哎，托利亚，衷心祝贺你。（轻声）我刚才听说，嫁妆的事不太顺利。

韦涅罗夫斯基　您听说些什么？什么胡言乱语？没有嫁妆我也要娶老婆。（走到一旁去）叫一班蠢货见鬼去吧……

第　三　场

〔彼得鲁沙上。

彼得鲁沙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就是我的哥哥，但我认为您只不过是个人……

韦涅罗夫斯基　请您别说这些蠢话。您有什么事？

彼得鲁沙　父亲说，请你们快点去吃晚饭。他想在你们动身之前祝福你们……我想您不会去的吧？这一切都很愚蠢。我

不赞成。我本人也要抛弃父亲的家。

韦涅罗夫斯基　很好。（与别克列绍夫一起走到一旁）

别克列绍夫　怎么样？我说过嘛。都怪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不听我们实干家的话。怎么样？老婆有了，钱无一文。

韦涅罗夫斯基　一群猪猡！

别克列绍夫　这盘棋还没有输定。我去解释清楚。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到他那里去卑躬屈膝，表示亲热，等待着；或者出国，对她施加压力。你选择吧。

韦涅罗夫斯基　真的，天知道你把我看作什么人。两条路都不行。我要出国，越快越好。怎么样，你全都安排好了？

别克列绍夫　都安排好了。绳子、腌肥猪肉……一切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你就乘四轮马车去吗？你本来想坐轿式马车去的……

韦涅罗夫斯基　我坐什么轿式马车？我们是穷人，我们没法炫耀自己呀，只要"穷是穷，人清白"就行了。

男客甲　（在人群中）这位新郎好象情绪不佳。

男客乙　这算什么？应当祝贺一下。

男客丙　是啊，去试试看，你一开口他就打断……

男客丁　我去问他要香槟。

〔韦涅罗夫斯基点燃香烟，走来走去。

尼古拉耶夫　好，很好！（走到新娘面前，捧起她的头）再次祝贺你。我去看你父亲……你们来吧……（旁白）真是一只可怜的小蝴蝶！……

柳博奇卡　等一等！托利亚，怎么样，我们到爸爸家去吗？

韦涅罗夫斯基　对不起，请您别叫我托利亚，这有点蠢。

柳博奇卡　你好象情绪不太好？我也觉得心烦……我完全没想

到会是这样。

韦涅罗夫斯基　(假意微笑)不，没什么。(坐到她身边)就是太忙乱了。现在就该收拾行装，可是这些愚蠢的客人……他们想干什么?

柳博奇卡　唉，你想怎么办，Anatole? 要知道，全是亲戚。朋友们嘛，也是最亲近的。就是这样我们也得罪了不少人！怎么样啊，到爸爸那里去吗？从那里就直接动身……我一想到，十二天以后我们就在国外……多好啊！

韦涅罗夫斯基　我无法去，我们也不到他们家去。我请您不要伤心。我们到那里有什么事可做呢？这些仪式都把我折磨死了。我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一切呢？烦死人了！

柳博奇卡　那我呢！

韦涅罗夫斯基　唉，那还用说！

男傧相　(走到跟前)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客人们希望能来表示祝贺。

韦涅罗夫斯基　让他们祝贺好了，与我有什么关系?

男傧相　那就要香槟酒呀。

韦涅罗夫斯基　别克列绍夫，把酒给他们，有吗？哦，在这儿呢。(取一瓶酒，放到桌上)谁愿喝谁就喝吧。柳芭，您换衣服呀，我们该走了。

柳博奇卡　那好吧。在哪儿换呢？我的杜尼亚莎不在这里。

韦涅罗夫斯基　您用不着。我来帮您穿。另外，厨娘也在这里。请吧，快一点！

〔柳博奇卡下。

男傧相　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干杯！

韦涅罗夫斯基　随便为什么人的健康干杯都可以，不过要快

一点。

中学生　（喝）为妇女自由的健康干杯！……

韦涅罗夫斯基　该走了！

中学生　再为科学和自由的健康干杯！新娘在哪儿呢？

〔客人们渐渐散去。

再见，先生们，我走了！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干杯！

〔韦涅罗夫斯基穿大衣戴礼帽。

柳博奇卡　（上）再见，先生们！请代我问候亲爱的父亲。再见！

彼得鲁沙　我们会见面的……我要自由。这一下他们会吃惊的！

尼古拉耶夫　我说了，会出乱子的！猪猡！他以为这是新玩意儿……猪猡！

中学生　我喝一杯上路。有多少想法啊。

（幕　落）

第 四 幕

人 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尼古拉耶夫夫妇
调停官
男傧相
男女客们、听差们、乐师们

〔第一幕里普里贝舍夫家的一间房子。客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那里。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与调停官走来走去。

第 一 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怎么这样久啊？（望着钟）到时候了！
男客　是啊，迟到了。让我们为他们的健康干一杯！（喝）您的事情怎么样了？
调停官　这么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对赎买的事已经做出最后决定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彻底交出格列佐夫荒地，免费赠送；同时放弃补付的款子。嗯，我想他们会同意的。

调停官　怎么能不同意呢，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那就是我的不对了。不要说我们地区了，我想全省都没有这样慷慨的例子……

〔一男客走上前来。

男客　在这种日子你们还要谈事情吗？

调停官　不谈不行呀。不管谈什么问题，总是落到临时义务农民身上。瞧，这就是一个办事的例子。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无偿送给庄稼人十七俄亩地，不收费用。

客人　哦！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有什么办法呢？应当结束了！……

调停官　这都是时代造成的呀！一回想起您当初说的话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当时我们还吵架来着，您记得吗？就是为了那个来诉苦的老太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行。不习惯，难免头脑发热。不过，他们为什么这样久不来？已经十点多了。

调停官　庄稼汉们都称赞您！他们用普里贝舍夫老爷的例子去责备别的地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这至少也是一种奖励。

调停官　同时请您相信，对您更有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有利也好，没利也好，总该紧跟时代。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老是说更有利。还说有了解放农奴的上谕情况更好。可是过后他自己又生气，说庄稼汉们不干活。您怎么看呢？颁布上谕之后，是不是好了一些？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言而喻，好一些。（走到女士们面前）

你们在谈些什么呢？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们在回忆各人出嫁时的情形。我说，那时我真怕你，记得吗？你送来钻石戒指的情况。我本来不想收。还有后来在舞会上，他陪我跳马祖卡舞，可是我老是不知道选谁好……年轻不懂事啊！不过挺快活……家母喜欢豪华地操办这些事。当时全莫斯科的人都参加我们的婚礼来着……大门前铺着红呢毯，摆两排花。

女客乙　是啊，从前完全不象现在这样。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们这算什么呢？小市民的婚礼。难道说从前能这样嫁女儿吗？

调停官　嗯，您这儿不能说是非常隆重，而是comme il faut①。不过眼下都是这样办的：婚礼过后立即上马车。我觉得这样很好。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怎么这样久还不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想也该来了。哎，先生们！请喝一点鄙人的酒。我可以担保，诸位没喝过这种酒。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你给我说说，应该怎样欢迎他们？谁应该站在什么地方？我全忘记啦。

女客乙　等他们一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男女主婚人应当把他们领进来，然后嘛，就用面包加盐欢迎他们。起先由您……

男客甲　不对！要按次序：男傧相宣布婚礼开始，接着主婚人进来，然后才是父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些规矩太多了！

---

① 法语：照规矩。

调停官　我就喜欢这些老古董。真好，够俄国味儿。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呀，Jean，请你不要叫他们在桌子边待太久。我还想单独跟柳芭说几句话。

女客甲　有喜事就有麻烦，好坏相配嘛……是啊，值得纪念的时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等一等！有人来了。是不是他们呢？站起来，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捧上面包和盐。就是这个。

女客乙　把金币放到盐瓶里，——过一辈子富裕生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给我一点金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就来！我已经放进去了。

〔侍女们和保姆从门缝里探头探脑；乐师们排列起来。

你们注意，等他们一进来，就奏迎宾曲。（对听差们）你端着香槟，而且要立刻上鱼和……来啦！（捧起面包，整整衣服，走到中央）

女客甲　这是多么隆重的时刻呀！

女客乙　对做父母的来说，多难受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流着泪吻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喂，亲爱的，恭喜你。我们总算活到办喜事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Jean，我觉得又可怕又高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办什么，要不然我会全弄乱的……他们来了！……我应当站在这里？

〔传来脚步声。父母摆好姿势，亲戚们就站在旁边。

第　二　场

〔尼古拉耶夫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怎么没带女主婚人来？（对乐师们做手势）

尼古拉耶夫　（衣衫不整的）嘘……笨蛋（对着乐师们）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卑鄙行为！（把礼帽扔到地上）我对你这个老傻瓜说过！老弟，我不允许任何人取笑我。我不是你的老兄，也不是你的朋友，我不愿同你往来了。听见没有！（对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我们走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他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新婚夫妇在哪儿呀？Jean，我胡涂了。

尼古拉耶夫　是啊，你去吧，去同他亲吻吧，追上他！……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别折磨人，你怎么了？为什么？……

尼古拉耶夫　他们走了，就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把大家放在眼里，走了。（坐进沙发椅，客人们围着他）

保姆　这是怎么回事，不要祝福了吗？

男客甲　不可能！

男客乙　前所未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倒在沙发椅里，保姆扑向她）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依然捧着面包）尼古拉耶夫，这可开不得玩笑……她在哪儿？我这是对你说。（对听差）新婚夫妇在哪儿？我问你。

听差　他们已经走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都疯了，还是怎么的？你亲眼看见了？

听差　当然看见了。我和费奥多尔一起侍候他们上了板车。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上了板车？上了什么板车？我要打死

你，混蛋！（逼近他，扔了面包，听差逃走）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你怎么了！看在上帝面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停住脚步，沉思。

尼古拉耶夫　哼，老弟，这是新玩意儿，完全是新玩意儿。我看你又可怜又可笑！你自己干蠢事吧，别叫其他人也去当傻瓜。要不是我看你可怜，我就扔下你不管，也不会费口舌了。

客人们　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能不要父母的祝福呢！……

调停官　怎么能坐板车呢？不可能……

尼古拉耶夫　我知道会出丑事。我就等着瞧。他说服我。我相信了他，去了教堂。这个粗野的东西穿着家常礼服上衣和蓝裤子到教堂里去……哎，好吧。我想按规矩送她……他没听完祈祷，抱起她就放进了自己的马车里。唉，我想……我已经根本不想去啦，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缠住不放……我们还是去吧，干吗要委屈柳芭呢……要知道，他不懂规矩……嗯，我想我还是去吧，怪可怜柳芭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尼古拉耶夫，你在开玩笑吧？……他们在哪儿？……看在上帝面上，可怜可怜我……要知道，我是父亲啊……

尼古拉耶夫　老弟，有什么玩笑可开？我自己也乐意告诉你……大概是在拉什涅沃站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说呀，你说呀……

尼古拉耶夫　我想不能不为老朋友办好这件事，尽管我已经知道会出丑……是的，我想，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毛孩子文书不可能侮辱我，于是我去了。很好。我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飞也似地赶了去。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傧相一个人

在……住宅嘛——比猪圈还脏！地上到处乱扔着绳子。他的一个什么朋友，也是一个象他一样粗野的东西，几乎穿着便袍。还有他的亲戚，一个录事……您想怎么着？他转过身子走开，戴上礼帽，他们就走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坐什么车走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没带贴身侍女怎么行？杜尼亚莎在这儿。唉，天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坐什么车走的？杀了我吧！给！喝我的血吧！……

尼古拉耶夫　坐的是粗席板车。我亲眼看见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尼古拉耶夫！……你小心点……

尼古拉耶夫　我有什么可小心的？你才该小心点，把女儿嫁给什么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鲁沙去过那儿吗？……

男客甲　这是怎么回事？

男客乙　肯定有什么事得罪了他？

男客丙　没有。据说婚礼前都给了他。

男客甲　准是个疯子。请您相信我的话，是个疯子。

男客乙　只有一点很奇怪：她怎么会同意的。

男客丙　是夺去的。

男客甲　这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是一次很好的教训。

男客乙　都因为自高自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第一个字不清楚〕彼得鲁沙去过那儿吗？喂，萨什卡！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看在上帝面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滚开！……

听差　（上）您有什么吩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哪儿？

听差　小的不知道……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教给你怎么知道！叫彼得·伊万诺维奇立刻到我这儿来，听见没有，强盗？（突然怒火中烧）我叫你取笑我！

〔听差跑下。

听差乙　（捧着几封信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大学生一起走了，少爷吩咐当面交给您。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取信）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走的？

听差乙　小的不知道。说是到彼得堡去呢。

男客甲　真叫人吃惊呀！

男客乙　是啊，祸不单行。

尼古拉耶夫　这就是所谓新思想……疯出大乱子来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拆信）先生们，我太难受了。可怜可怜我吧！我知道有罪的是我。没必要隐瞒……我没办法念信……请您读一下吧。（浏览一下信，交给男傧相）读吧……等一等，喂！（对听差）马车套上四匹灰马！对车夫菲利卡说，要是一分钟之后不准备好马车，我就敲光他嘴里的牙齿。全敲光。我是当着大家面说的，叫上帝和皇上审判我吧！不行，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喂，请念吧。

男傧相　（读信）“普里贝舍夫先生！”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是谁的信？

男傧相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写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正好，我们也要同这个傻姑娘清清帐。

请念吧。

男傧相 （读）“最近一个时期，您身上比较突出地显现出一些尚未成熟的社会倾向。这些倾向使我们觉得，您已经开始动摇您所处的超级保守、甚至可以说是超级顽固落后的阶层里平静而迟钝的自满现象，给了我们指望，指望您会急剧地转向新学说。可是思想的胜利远非事业的胜利。我简单说吧，隔开我们与您家的不可计量的高度，从主观上极强烈地让人感觉到了。您身边最近发生的事件突出表现出它包含的全部愚昧、腐朽和停滞的体系。我们是被迫待在一个群体里，因此无法溶合。我们大家都是独立存在的。我下定决心回彼得堡去，站到更为接近我内心信念的旗帜下，站到妇女问题新学说的旗帜下。由于在您的头脑里有明显转向正直道路的变化，我想您会有兴趣了解我们为共同事业而活动的成绩。这项事业有着现实的性质。某些先进人物和诚实的个人正在进行一项建立在独特的新基础上的男女自由同居的实验。这个机关被称作公社。我正在成为它的社员。”

尼古拉耶夫 喂，老弟，这个机关早就出名了，简单地称作……（耳语）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请念下去……还长吗？

男傧相 不长，我这就读。（读）“生活在公社里，在适合我的环境中间，我将参加各种文学刊物的工作，尽力在理论上，也在具体行动上贯彻当代的思想。我将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再见，普里贝舍夫。我一点也不责备您。我知道，周围的污泥浊水也会反映在您身上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事我不谈。您应当保持您现在的样子。不过请记住一点：有

一些光辉的个性，他们不屈从于时代的打击。如果您不想失去人的尊严，您应当向他们，向这些个人投去非常感动和尊敬的目光。我要坦诚地说，我不尊敬您，但我并不绝对否认您身上有常人的偏见。我不怕指责！”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就这么多？等着瞧吧！

男傧相　还有……Post Scriptum：“请您卖掉我的土地，我想每亩不少于五十卢布。我相信您为人正直，尽快汇给我两千三百银卢布。从收入中请随下次邮班汇给我一百五十卢布。”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极啦！已经拿去了二百卢布，而庄园的全部收入才一百五十卢布。我可要好好骂你一顿，小姐！喂，另外一封信想必是大学生写的，请念吧。

尼古拉耶夫　她是疯狗！应当用链子锁起来！你还一直称赞她的学说。

男傧相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向您预支了三十二卢布。现在我无力偿还。如果您不是一位不正直的先生，那么您就不会卑鄙地怪罪于我。我很快就会安顿好，一定给您汇来。富人总是有一种蔑视穷人的习惯。在府上这一点表现得太露骨了。我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一起去。随您怎样看她，我则认为她是一个高尚的人。请接受我的问候。”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简单明了。马备好了吗？即使把四匹马累死，我也要赶上，至少要开开心。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啦！可怜可怜他吧！怪可怜的，又是一个人。

男客甲　没什么好可怜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还有最后一封……你们要气死我了……

男傧相　（读）“父亲！关于当代的哲学，我考虑了很多很多。结论都是新时代的人由于受到顽固分子的压迫而生活很糟。大家都同意，家族妨碍个性的发展。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您的思想极端守旧，妈妈又愚蠢。这是你自己不止一次说过的，看来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什么要失去广阔的天地而陷入停滞的泥坑里？中学里的教员都还没有发展成熟，我根本无法忍受这一点！象关禁闭！……奥勃洛莫夫精神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进步人们的新原理。如果教授好的话；我将在彼得堡的大学里研究科学。如果他们都是草包，那我就自学。如果你不是基尔萨诺夫①，不是刚愎自用的人，那么你就给我寄点在彼得堡的生活费。因为我已经拿定主意。再说我已经确信，韦涅罗夫斯基也是一个顽固分子。他不承认妇女自由。别了，父亲。也许我们会在崭新的、正常的相互关系中，象人对人那样，相见的。我把心里充满的东西都说出来了。彼得·普里贝舍夫。”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尼古拉耶夫　伊万老弟，我真可怜你，真可怜你，可是没有办法，怪你自己不好。这就是所谓新事物！什么新事物！全是旧事物，最旧的事物。创世以来就有的傲气，傲气，还是傲气！青年人想教训老年人！

---

① 指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保守派父亲。

客人们　是这样的。

男客乙　然而竟到了这个地步！

男客甲　既愚蠢又可笑。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你胡涂，我比你还胡涂一千倍。喂，准备好了吗？

听差　车就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吩咐杜尼亚莎收拾好跟我一起去。等一等，那个东西，赠送证书在哪儿？先生们，请原谅，我走了！（与客人们告别）

调停官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的事情怎么办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样办好了。只要没用刀顶着我的喉咙命令我，我决不免费赠送一小块地，决不免去一文钱、一天工、一次罚款！叫他们去吃惊吧！不行，今天我受够了教训了！

听差　车来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拿大衣，狗崽子！你在想些什么？是旧思想吗？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还是你说得对，全都越来越糟。法定文书更糟了，学校，大学生，都更糟了……这全是毒药，这全是要命的事。再见。但愿能赶上他们，哪怕在路上也好。我要好好出一口气！我要用树条狠狠地揍彼得鲁沙一顿！一定要揍。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可怜可怜我吧，别太责骂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真的，他多瘦，多可怜呀！他不过是年轻不懂事……

尼古拉耶夫　儿子你可以找回来，可是女儿你不能让她离婚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最好别说话。（走到桌前，饮一杯酒）

是的，是的，揍一顿，用树条揍一顿！他自己会说谢谢的，一定会说的！

（幕　落）

第五幕

人　物

普里贝舍夫
韦涅罗夫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彼得·伊万诺维奇
特韦尔登斯基——大学生
驿站长
村长
杜尼亚莎——侍女

〔舞台呈现出驿站上过路旅客休息室。

第一场

〔驿站长和村长上。

驿站长　喝，赶的真快！从马卡里节[①]那天起就没见过。是谁

① 二月一日是马卡里节。

家的马？

村长　阿基姆的。还没有回来呢。大概是在拉普舍沃村耽误了。幸亏信使还没来。

驿站长　瞧，六点多又是一次邮班，有什么办法呢？过路的旅客真叫人讨厌。

村长　从前，在吉洪·莫谢伊奇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只要没有马，他就钻进干草棚藏起来。那时候我也当村长。有一回从高卡索①来了人，是两个醉鬼，胡闹了一通！全站的人东奔西窜，全被他们打了。我们的吉洪·莫谢伊奇被他们抓住腿，拉了出来。"我是官员，你们敢动我！"他们动手抽打他！您相信吗，在院子里拖着他走。真好笑！

驿站长　要是有人这样冲我来，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村长　不会。现在的过路旅客安分多啦。老爷，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那些过路旅客都对我们庄稼汉尊称起"您"来了？

驿站长　受了教育啊，就是说，进步了。你怎么，是个傻瓜吗？

村长　不过我和小伙子们发现，如果谁对你尊称"您"，那你就别想得到酒钱。吵吵嚷嚷的，喜欢动手打人的，倒是会赏给酒钱。你等着瞧吧，不是二十五就是三十戈比。

驿站长　（笑）观察得挺仔细！……别闲聊啦。你瞧，弄得个乱七八糟。你吩咐人去扫一扫，至少把桌子抹干净。过路旅客个个觉得头痛。他们总说不干净。可是，谁弄脏的呢？全是他们呀。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弄脏了再走。还嫌不干净。

〔村长收拾屋子。

---

① "高加索"的不正确发音。

我去睡一会儿。总是不行，又来了！唉，让他们坐一会儿，你可别生气呀。

村长　叫他们缴双份钱，我们的马送他们走。

〔传来铃声。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韦涅罗夫斯基和柳博奇卡上。柳博奇卡非常苍白，温顺，忧郁。

韦涅罗夫斯基　站长先生，我要马。村长，请吩咐快点套马。（对柳博奇卡）好啦，我们总算单独在一起了。好极啦！从那些丑恶的琐事中脱身出来，现在我才觉得自已是一个人！我的小亲亲，您高兴吗？

柳博奇卡　别当着外人的面说这些词儿。

站长　马都派出去了。

韦涅罗夫斯基　我对您说：这是驿马使用证，这是钱，套马吧。

驿站长　等马养大了，就会套上的。

韦涅罗夫斯基　请您现在就套上马，要不然就把意见簿给我，我要告你。

驿站长　意见簿在这儿，请吧。你们人太多了！

韦涅罗夫斯基　哼，好啊，很好！不行，长时期内只有我们才是正直的……这些混帐小人！（坐到桌旁查看意见簿，写）

驿站长　（走近，生气地）请您先看看登记簿。请看这里，邮车用八匹马，五点二十三分出发，现在才九点，还没有回来。上校夫妇用六匹马，六点十七分出发。请看这里，全部定额三十六匹马。所以，尊敬的先生，要先看看，然后再辱骂那些可

能比您优秀的人是混帐小人。情况就是这样。

韦涅罗夫斯基　别打扰我。我不打算同您打舌战。

驿站长　（离开）今后请您注意点！就拿将军来说，能用六匹马，坐轿式马车，我们也不允许他……更不用说各种坏蛋了……（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缺站长。

韦涅罗夫斯基　村长，请您把茶炊送来。（对柳博奇卡）小亲亲，您要喝点茶吗？还要茶叶和白糖！

村长　茶炊费二十戈比；茶叶和白糖嘛，您同女主人算吧。

韦涅罗夫斯基　都送来吧。您喝茶吗？

柳博奇卡　嗯……不……

韦涅罗夫斯基　您把斗篷脱下来吧。

柳博奇卡　什么都不要。

韦涅罗夫斯基　（坐到她身旁）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多么显著的特点将我们和你以前的亲属区别开来。我们要简单一些看待生活。这位先生，由于他的信念、出身，认为应当欺侮人，粗暴无礼。这是正常的，就象你的亲人们认为我们躲开的那些愚蠢的程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不能改造他们吧？而我们这些聪明人应当说：先生们，你们是丑恶的、卑鄙的，不过你们自己这样做好了。别妨碍我们去做正直的、富有人情味的人！当你掌握这个观点以后，我的小亲亲……

柳博奇卡　请您别说小亲亲，太难听了。

韦涅罗夫斯基　哎，反正一样。不过请您注意，在这一切冲突里，卑鄙的人常常是被侮辱的。我不是恨他们，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应当受到侮辱。他们自己知道该怎样去考虑。请您相信，您的亲人现在觉得自己愚蠢可笑。就该是这样。

柳博奇卡　我的亲人们对你怎么了？就算他们缺乏发展，他们毕竟还可以。还有更差的。

韦涅罗夫斯基　小亲亲，您很聪明。是这样的。还有更差的。不过，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信念不同，我和他们立足的基础不一样，那么一些人就要站到右边，另一些人站到左边。要知道，一切都很简单。我不尊敬愚蠢的、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也不尊敬不正直的、冷漠的人和一切新事物的敌人。而您的亲人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无论我还是您，都不能尊敬他们。您毕竟同意这一点吧？换一个人会玩弄权术的，隐瞒自己的信念。不过我认为，正直和真实永远有好处。

柳博奇卡　为什么呢？父亲并不是一切新事物的敌人，恰恰相反……

韦涅罗夫斯基　哎，难道您没看见，他只是怕我，而且玩弄虚伪的手腕。再说，决不能尊敬一个愚蠢的、除了吃睡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柳博奇卡　我毕竟爱过他们……

韦涅罗夫斯基　您去热爱正直的、自由的、理智的事物吧！去热爱那些兼备这些品质的人吧，那样您将会是仁慈的。而去热爱一个使您出世的女人，没有任何意义。是啊，最最漂亮的朋友！如果您也热爱我，那就不要因为我漂亮聪明，而是因为我兼备上述的品质。就是这样。

〔茶炊送上来了。

您来倒茶吗？

柳博奇卡　不，我不想喝。又脏又恶心……您看看这茶杯，我不想喝。

韦涅罗夫斯基　好吧，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的小娘子小亲亲。我传授给您的全部知识，别人要通过劳动、斗争、深刻的研究才能得到，而且只有罕见的坚强的人才能象我这样完整明确地掌握这一学说。而您，我亲亲爱爱的幸运儿，却唾手而得。只要倾听接受，您立刻就踏上新时代每个人应当站的高度。对，我们别再争论了！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是自由的。（坐得近一点）您为什么不喝呀，我的小燕子儿？

柳博奇卡　（皱眉头）多脏的茶杯！恶心！什么人都喝过，也许还有病人。我不想喝。

韦涅罗夫斯基　小亲亲，我可以亲亲你吗？我真想亲亲你。

柳博奇卡　不行……别碰我……

韦涅罗夫斯基　您今天不大活跃。亲爱的，难道说我们走您不愉快吗？

柳博奇卡　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是有点累啦……您为什么不带杜尼亚莎呢？

韦涅罗夫斯基　又来了！我不认为自己有权用各种问题打扰您。您象我一样自由，将来永远是〔这样的〕……换一个男人会认为有权占有您，我却承认您完全自由。是的，亲爱的，您的生活安排很好，会使您很快对自己说：是呀，我走出了牢笼，走向了人间。

柳博奇卡　您为什么不带杜尼亚莎？

韦涅罗夫斯基　那是一种老爷作风，卑鄙行径。她会使我们感到拘束的。（靠近一点）现在可以吻吻您吗？

柳博奇卡　别碰我！您去把茶杯洗一洗，太脏了！

韦涅罗夫斯基　（微笑着）这没什么。（倒茶，喝）怎么样，可以亲亲吗？什么时候可以亲亲，您告诉我好了。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出去。我永远不会限制您的自由。

柳博奇卡　不要……要……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觉得心烦。

韦涅罗夫斯基　也许您以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个偶然性。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先进的人物不仅仅是为了说空话。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干实事的人。我们不想入非非。我本来就知道您会感到心烦的。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谈谈原因。您不要奇怪我会猜中。这里没有可奇怪的。您成长于卑鄙的环境里。您的天资很好。可是在您的生活中，您从那个冷漠的、腐朽的气氛里寻到了许多东西。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您身上。以前您没注意到这一点，就象粪坑里看不见污泥浊水一样。可是一旦接触到清洁和力量，您自己就会注意到污泥浊水，光明刺痛您的眼睛。您在看着我的时候，觉察到自己身上的斑点……（激动地来回走动）

柳博奇卡　（轻声地）哼，只管自己！……

韦涅罗夫斯基　什么？

柳博奇卡　没什么……您说吧。

韦涅罗夫斯基　您别害怕这事，我的小亲亲。这种感觉会过去的。从黑暗中出来的人，初时认为光明是不舒服的，它太刺眼。不过这是任何突变都有的感觉。您不要怕，相反，要连根拔除这种弱点。您为什么会觉得心烦呢？就是坐在四轮马车里您也会感到不安的。您没有贴身侍女，您还觉得茶杯不干净……这全是地主的冷漠态度。您还是想一想，您

面临着自由的一生，您面前是一个为了您，为了您那双极漂亮的小眼睛而尽力向庸俗让步的人，这些让步……

柳博奇卡　您总是在赞扬自己……

韦涅罗夫斯基　我赞扬值得赞扬的事物，我谴责值得谴责的事物。至于说优劣在我身上还是在您身上，对我来说都一样。所谓的谦虚，是由无知和愚蠢支持的迷信之一。例如令堂说自己：我真蠢。她觉得这样说很好，嘿，嘿！

柳博奇卡　请让我安静一会，我心烦。

韦涅罗夫斯基　好吧，我沉默一阵子，读一会儿书。您的烦闷会过去的。也许这是因为胆囊没有把胆汁排出来。会过去的。可以用物理手段解决。瞧，我永远不会生您的气。不管您做了什么事，我只会去探索，找到原因，然后尽量排除它。我沉默一会儿；您呢，喝点水吧。（躺到沙发上，从包里取出一本书，读）

柳博奇卡　（站起来，走到门前，朝门里问）你们这里有妇女吗？可以进来吗？

〔门后传来话声："欢迎。"柳博奇卡下。传来铃声、谈话声。

第　四　场

〔韦涅罗夫斯基，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特韦尔登斯基、彼得鲁沙，然后是站长、村长。

〔村长的声音（从幕后）："说了，没马。"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从幕后）："对不起，对不起，您说没有马。那么这里为什么叫做驿站呢？要知道，站就是马停的地方，对不对？"

〔全体上，彼得鲁沙说话口吃。

村长　说了，马都派出去了，瞧，已经有两位坐在这里等马。

〔韦涅罗夫斯基发现来人后，悄悄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您根据什么拒绝向和每一位将军有着同样权利的人派马？

彼得鲁沙　哎！……您要明白……哎！……我们是去彼得堡的……哎！……要知道我们不是远方旅客……哎！……普里贝舍夫卡村是我们家的……哎！……您派马呀，要不……哎！……您太坏啦……哎！……

村长　我就去叫驿站长来。（想下）

特韦尔登斯基　（拉住他）尊敬的农夫！我从您的言论中得出结论，您希望进行一笔交易，可是我们不愿急于进行。

村长　老爷，别闹了，上帝保佑您……

〔驿站长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请派几匹马给我们。我们完全有权，与每一位官员权利相同。这就是我的证件——怎么叫来着……，如今只尊敬将军而蔑视学术界和大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驿站长　两点多了，一匹马也没有。请看看意见簿。对我们来说，人人平等。我对现今这个时代和对任何一个时代的看法都一样。

彼得鲁沙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不，请允许我……哎！……我来说服……我会……（对驿站长）您来评评看……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抵达彼得堡？……哎！……如果在每个站上……哎！……要知道我们非常需要……哎！……非常需要，您给吧……您算一算要多少钱！

特韦尔登斯基　（对村长）去吩咐御者，如今是马车夫，把小箱子和白面包送来。您算一算要多少钱……那里有一个小瓶子……马匹呢，请您去办一办。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我要向您证明。在当今这个时代，好象可以理解妇女有同样的权利。

驿站长　您是不是愿意看一看意见簿？

彼得鲁沙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你别碍事……嗳！……我来向他证明……嗳！……要知道，我们是去公……嗳！……社的……

驿站长　随您到哪儿去，对我来说都一样……

特韦尔登斯基　（拿意见簿）这个小本子里写着，斯捷潘诺夫中尉对耽误时间很生气，因为他急于去办公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要告您。

驿站长　请吧，夫人。没有马就是没有马。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怎么能如此不理解自己的职责，如此缺乏人道精神。

特韦尔登斯基　对不起，我要在这本小本子里写一下我们内心的全部痛苦和驿站长们的杀人作风。

彼得鲁沙　不，让我来……我有了一个想法……哎！……

驿站长　（夺过意见簿）先生们，你们真的要取笑人吗！不比你们差。想写就请写吧，不过要在清醒的时候。

特韦尔登斯基　总之，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卑鄙的障碍不让我们流向进步的明星。这位公民怒火中烧，我们别管他了。

彼得鲁沙　哎……哎……哎！……

〔特韦尔登斯基取笑他。

特韦尔登斯基　我说过，匈牙利专治百病的琼浆您品尝得过多了。

彼得鲁沙　什么？……哎！……没什么可笑的……哎！……恰恰相反……我不许您笑我……哎！……

特韦尔登斯基　什么都生气，真是娃娃脾气。

彼得鲁沙　您自己才是娃娃脾气……哎！……我是自由的……哎！……人，哎！……我本人说过……我……哎！……我去公社……

特韦尔登斯基　您睡吧，小普里贝舍夫，这样好一些。

彼得鲁沙　我表示了一种信念：您是一个娃娃……哎！而我不是。您不承认……哎！……个性的自由，哎！……您活该……我干了一件蠢事，喝了一点这种酒……哎！……这酒喝得我难受……哎！……要不然的话，我会对您说一些……哎！……哎……叫您大吃一惊的……哎！……信念……我想睡觉。（坐下来，入睡）（睡梦中）障碍……哎！……个……人……哎！……哎！……

特韦尔登斯基　那好吧，我们等一等。也可以进行一场喝茶的活动。要不然太无聊了。瞧，有人喝过了。农夫，村长，村长先生，能不能得到一种俗称茶炊的工具？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坐到桌旁，点燃香烟，把头发甩向脑后）特韦尔登斯基，我喜欢您身上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无论在您的命运中发生多么重大的事件，您总是在内心深处隐藏着自己的深层意识，表面上总是在开玩笑。许多人会认为您是一个轻浮的人，而我正是喜欢这一点。我尊敬您这一点。是的，这样我们就踏上了新生活的第一步。

特韦尔登斯基　是的，踏上了。何必老是夸夸其谈呢！你知道

事情很好，你是自由的和理智的，还要什么呢？我不喜欢事先做准备。事情来了，我就是劳动者和战士，而在此之前嘛……可以享受一下轻松的笑料创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请告诉我一点：我一路都在想。为什么公社的创办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这里是不是透露出妇女从属的思想？

特韦尔登斯基　不对，这是一个偶然。

〔茶炊送上。

怎么样，谁来进行茶的制造和准备活动？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我看由我倒茶还是由您倒茶，理由相同。这样办吧：我们可以抓阄儿。

特韦尔登斯基　好吧，让我们把这问题交给先天失明的命运女神解决吧。（取一支香烟，藏在背后）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拿起一把小勺，也这样做。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还是您来猜吧。

特韦尔登斯基　（抓住她的手，很快地朝四周看看，抚摸查看她的手）您的小手胖胖的，不叫人讨厌。就是在这一只手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微笑）特韦尔登斯基，您别干蠢事。您猜着了。我来倒茶。

特韦尔登斯基　行路真能使人亲近。靠近女人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坐得近一些）您不穿钟式裙，多好啊。您这儿的一条皱纹多漂亮，完全是古希腊罗马式的。（指着她的脊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您熟悉雨果的诗吗？雨果是一个落后的人，不过他以诗人们的敏感探索了许多未来的事物。N'insultez pas① ……

① 法语：请别欺侮人……

特韦尔登斯基　多美的皱纹，真是第一流的。请允许我轻轻弄平它，不是去摸它，而是轻轻弄平。(触摸她)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微笑，打他的手)特韦尔登斯基，等我更进一步了解您以后，我会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您。妇女的遭遇在我们这个不发达的社会里是一种奇特的不正常现象。(躲避)特韦尔登斯基，如果我不那么尊敬您的话，我会怀疑您的信念是否真诚。您的手在干什么？

特韦尔登斯基　是呀，常常会出现一些古怪的意外事。您我活了一阵子，活了三个月，只谈论引起思考的事物，而现在呢，我对您的观点突然一下子完全改变了。您为什么不愿意我把手这样放上去呢？(把手放到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坐的沙发靠背上)不经允许我决不碰任何部位。决不碰任何部位。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容光焕发)请您仔细看看您的深层意识，那时我就诚实地听取您的表白。我不要一时的迷恋，我们应当超越迷恋。您别碰我。

特韦尔登斯基　我没有碰呀，我没有碰任何部位。您的目光里有一种超越女性的控制一切的神情，我的一个同学有过一位女朋友，她是家庭女教师。我们大家都叫她瓦沃奇卡。您很象她，非常象。不过这条皱纹多漂亮啊……(抓住她，紧紧拉向自己身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好好想一想，认真想一想，深入了解自己！要踏上的那条道路……请问，您是用什么样的爱情爱我？(挣脱出来，站起身)

特韦尔登斯基　(追着她)您是我心房的芳香，您是天堂希望之水烟袋，您是我的偶像的皮鞋底的蒸气，是宇宙天穹的全

部柔情和光明。我爱您，希望同您进行一场解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别说蠢话，您侮辱我，您不是在侮辱一个女人，而是在侮辱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二者是一样的。您说您觉得我吸引您，我认为您是一位好先生。您研究一下您受到的吸引的性质，然后再告诉我。努力客观地看待事物吧。具体的人可以听您的话。我都说了。

特韦尔登斯基　（走近一些，抓她的手）天仙般的但自由的女性！命运在保护我们。这位弥涅尔瓦女神[①]的年轻学生（指指睡着的彼佳）已在摩尔甫斯神[②]的怀抱里安然入睡，我们单独在一起，我正被爱情吞食。（抓住她，想吻）未来在命运的手中，现在是我们的。（拥抱她）哎，别闹啦，我最亲爱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惊恐地挣扎脱身）您在侮辱我，我看错了您。我要喊叫了，您放手！

彼得鲁沙　（在睡梦中）家庭……哎！……障碍……个……哎！……性。

特韦尔登斯基　（放开她，生气地）真有负于真正自由的女性，这样肮脏地去理解一切……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天啊，我滑到什么地步了！……天啊！……不过我超越……不……我低于世上的一切。我是一个可怜的生物，您叫我恶心，我自己更叫人恶心！（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心情极坏，在较远处坐下，陷入深深的沉思）

---

① 罗马神话中的科学艺术女神，女战神。

② 希腊神话中的梦神，睡神。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韦涅罗夫斯基和柳博奇卡。

柳博奇卡　（满脸泪水，上）您这样折磨我，还有什么妇女自由！……我真心烦，亲爱的妈妈说的对……卡坚卡！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我的天，还有彼得鲁沙！这是怎么一回事？

特韦尔登斯基　真是一件无害的意外礼物，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嘛……也到彼得堡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柳博芙！你说的对！还是别管我吧……我有许多问题要考虑。（坐到桌旁，用臂肘支在桌子上，思考）

彼得鲁沙　（忽然醒来，起身）你们等一等，我能讲得更清楚。你自己应当知道，家庭……哎！……妨碍发展……个……嗳！……人。所以我就一个人走了。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公社…… 公社呢…… 是一个极好的观……机关，哎，反正一样……我太想睡了，你们可要叫醒我呀……（坐下）

柳博奇卡　他怎么了！

韦涅罗夫斯基　没什么特别的。很清楚。小家伙喝醉了，因此才做出不自然的下流事。

彼得鲁沙　（抬起身子）您自己才是不自然的下流事。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顽固落后分子，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和卡坚卡在路上告诉我，您是为了钱才结婚的。照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卑……（入睡）

特韦尔登斯基　确实是一个娃娃。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您相信，我没说过这话，也不这样想，因为您的信念……

韦涅罗夫斯基　好啊，干出一件下流事，然后推得一干二净！这很象您的作为。小姐，和您嘛，请允许我把事情说说明白。（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当我和您谈情说爱的时候，嘿，嘿！在我家里，我请您不要谈我个人的事。您本来应当答应我这一点的。然而您看来不想实现自己的诺言。现在我要强迫您，嘿，嘿！是的。我们这些真正聪明的人和讲实干的人，与那些说空话的人……就象您那许许多多的熟人……不同点在于不许别人占有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去占有别人，就象我占有您一样呀，嘿，嘿！是的。（轻声对她）您自夸摆脱了偏见，而有些东西您不想到处发表出去。那您就要知道……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

韦涅罗夫斯基　请允许……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用，没什么。您说的对，不过请让我考虑好。（坐回原来的姿态）请别打扰我！过后我会说的。

韦涅罗夫斯基　（对柳博奇卡）现在这位太太的事办好了。您嘛，小亲亲，也别哭啦。我对体弱、但聪明有才的人一向十分宽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看透了她们的一切渺小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违抗我，那么我就有一种习惯：毁坏一切妨碍我的东西。您很想表明您是有意志的。这是值得称赞的，富有人情味的。可是，目标应当是理智的。

柳博奇卡　（激烈地）您总以为只有您是理智的。卡坚卡，你不喜欢我。可是请你说实话，替我鸣不平。我太心烦了，太

心烦了！我干吗要离开他们呢？有杜尼亚莎在我身边也好啊！卡坚卡，你怎么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柳博芙，别来打搅我。我心里正在发生大转变。我感觉到这一点。

柳博奇卡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还是请您说吧，您会不会折磨您爱的女人？他辱骂我的亲人，他不爱我。

特韦尔登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可以说，在恋爱方面是个新信徒，甚至是其反信徒。

柳博奇卡　您总是说笑话，我呢，真的，顾不上笑话。天啊，我为什么要离开家呀！

韦涅罗夫斯基　您说的漂亮话多难听！行啦！我最后一次说：您试试弄清自己的愿望并表达出来。这事很简单。我的表述是明确的、理智的。您也试试看这样做。

柳博奇卡　卡坚卡总是这样说。难道能把感觉到的东西都表达出来？我怎么才能全说出来呢？……您只说您自己。您不爱我。您连一分钟都没考虑我的情况……您干吗还老是缠着我不放？我太心烦了！您只称赞自己。亲爱的爸爸就可以理解我。

韦涅罗夫斯基　我对您说过，我超越了这些言论，您没办法强迫我登上庸俗争论的舞台，是您要激发我去争论的。村长！

第　六　场

〔村长上。

韦涅罗夫斯基　（对村长）去叫人套上私人的马，我付双倍的用马费。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站起来，甩甩头发）对不起。我考虑好了。现在我全告诉您……我们的关系……

〔幕后传来嘈杂声，叫喊声。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车上套四匹马！"

〔驿站长的声音："没有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我把你的牙全敲光！强盗！不，老弟，我已经变了。就是把我关进大牢，我也要把你的牙全敲光！听见没有？"上。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哟……哟……哟！伙计们！原来他们在这儿，年轻人！一下子全部抓获！……

特韦尔登斯基　我可以说，要演一场无害的丑剧了！

韦涅罗夫斯基　（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无礼地逼视他）这就是那位该让人刮鼻子的先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木然不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很高兴看见您。

柳博奇卡　（走近父亲）亲爱的爸爸……

彼得鲁沙　（从座位上站起来，茫然地望着父亲）现在嘛，已经……哎！……大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拉开柳博奇卡）喂，（对特韦尔登斯基说）我的先生，请您过来！

特韦尔登斯基　难道说您以为，为了您那二十卢布的月薪，我应当把自己葬送掉？……好象您自己能够认识到……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好朋友……这出戏已经演完了。您是不是担任了教育我儿子的工作？

特韦尔登斯基　您是不是想恐吓我？……不过（胆怯起来）拳头方法……不够现代化。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现代化！”这话我们听见过。谁承担了一件事而又无缘无故地不办理，还把小孩子引上歧途，从父母家里拐走？我的先生，这种人是什么人？您不知道？是江湖骗子……

特韦尔登斯基　您太无礼，我决不允许任何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么？（逼近）要是您年纪大一些就好了，我倒是有点可怜您，我的先生……

特韦尔登斯基　自然，这就是可以从愚昧的人和粗人身上期待的一切。（退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更坚决地逼近）滚！

特韦尔登斯基　（匆匆忙忙抓起小包袱，下，在门口大喊）可鄙的顽固分子！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缺特韦尔登斯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理睬特韦尔登斯基）现在该看看我们的小山鹰了吧！（走到彼得鲁沙跟前）萨什卡！

〔听差上。

树条鞭子带来了吗？

听差　在车夫座里呐。

彼得鲁沙　个人……个……个……，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听差）到这儿来。带上这个棒小伙子，往他头上浇一桶水，听见没有？然后把他送上马车……

彼得鲁沙　父权的……哎！……独裁统治……个……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把彼得鲁沙翻过身来，给他后脑勺一巴掌）喂，别废话！开步走！萨什卡，你带他到井边，淋他一身水，把他关进马车里。

彼得鲁沙　这……到底为什么？我自己……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去吧！……

听差　没办法，彼得·伊万诺维奇，请吧……

〔听差和彼得鲁沙下。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鲁沙。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剃发的妇女解放，请问：您舅舅家是妓院吗？是不是？说！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同意您的信念……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亲爱的，别说这种话！过去我是个傻瓜，今后再也不做傻瓜了。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任性要求才去管理你的牛蒡村吗？我把你偷光了，是吗？我们领到你的生活费吗？你每年从自己村里收到一百卢布，而你……算啦，说起来恶心！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您完全正确，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的行为前后矛盾。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从你眼里

除了看见轻蔑以外，还看见什么呢？这一切又是以什么告终的呢？逃跑和这封信。（掏出信）我不是您的亲戚，不是舅舅。您想上哪儿就去哪儿好了，带上这个蹩脚作家。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亲爱的，是的，您说的都是真理。是的，亲爱的，我承认自己的失误。我求您忘了它。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亲爱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已经被您骗够啦，亲爱的……（望着韦涅罗夫斯基）够啦！……

韦涅罗夫斯基　您干吗望着我？不瞒您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讨厌您大声喧哗。您回家吧，真的，那样会安静得多。这里已经没有娃娃了，吓不倒什么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的先生，等我说完我就会走的。

韦涅罗夫斯基　能不能知道您要说什么呢？我洗耳恭听，尽管我知道您要说的全部内容，也知道没有一点新东西和惊人妙语……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不过决不当着您妻子，我女儿的面说，先生。您认为唆使女儿反对父亲是正直的，而我是老派人物，我知道，如果妻子不尊敬父亲，那她就一文不值；如果她不尊敬丈夫，那就更糟。

韦涅罗夫斯基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这位先生好象想教给我正直的品德。太滑稽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他是正确的，他完全正确，别跟我说话……（转过身去）

韦涅罗夫斯基　（耸耸肩）村长，叫人套马。您嘛，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来说真好玩，仅仅是好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喊叫）我已经对您说够了，就别谈这事

啦。上帝保佑你们走吧。柳芭，我把杜尼亚莎给你带来了，你带上她。我们都觉得很伤心，非常伤心……哎，上帝保佑你。你将来会有孩子，到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拥抱她，她哭）

韦涅罗夫斯基　喜剧演得不坏，不过会使人讨厌的。柳宾卡，我们走吧！我到那个房间里去休息一下，坐一会儿。

柳博奇卡　我不想去，爸爸！你陪我待一会儿。（对韦涅罗夫斯基）别管我。

韦涅罗夫斯基　（拉住柳芭的手）柳芭，我们走吧。父亲大人可以单独陪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装腔作势一阵。

柳博奇卡　亲爱的爸爸，瞧我干的好事！我怕他，我恨他。（柳芭把脸藏到父亲怀里）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疯了！柳芭，你说什么！这样不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隆重地向前走一步，把头甩向脑后）现在我要把自己的想法全说出来。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请听我说，还有韦涅罗夫斯基，也请听我说。柳博芙应当抛弃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卑鄙的下流人物。

韦涅罗夫斯基　（努力大声喊叫遮过她的声音）您是一个愚蠢的、缺乏发展的、淫荡的女人！住口，要不然我就……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韦涅罗夫斯基，您别来吓唬我！我天生是自由的。您喊不过我，我自己打算全都说出来。韦涅罗夫斯基，您是一个下流坯。这话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自由人对您说的……如果柳芭留在他身边，他会毁了柳芭的，就象他毁了我然后抛弃我一样。半个小时以前，我认为自己高于世界上的一切人，而现在我是一个不幸的、可怜的、可卑的生物。

韦涅罗夫斯基　您是个蠢货，仅此而已。您的作为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奇。这是您的愚蠢的直接产物。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建议您跟我走。

柳博奇卡　我决不走。我宁可去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可怜的女儿。我害得你好苦啊！我们走吧。别了，先生。现在我可以全告诉您。您想要的是财产。您没爱过柳博奇卡，也不尊敬她。您只需要一样东西——金钱，金钱您已经得到了。钱全都给了您，而且是一个您跟他相比一文不值的人给了您的。为此您使她遭到不幸，朝那些全心全意为您好的人脸上吐了吐沫。卑鄙加傲气！全是我的过错。

韦涅罗夫斯基　（尽量压倒对方的声音，抓住柳芭的手）我可怜柳芭，她在你们那个丑恶的家庭里日渐毁灭。我把她从你们的放荡生活中救了出来。柳芭，我们走吧！我决不许任何人取笑我。我还要取笑你们呢。我们走吧！（扯她的手）

柳博奇卡　您拉得我手痛，我不去，我不想做您的妻子，我恨您……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这就是新学说的信徒！我们的学说的信徒！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逼近）留下她！喂，我在说话呢。（站到柳博奇卡面前，韦涅罗夫斯基想朝前走）再走一步，我就把你揍成肉酱！

韦涅罗夫斯基　嘿，嘿！（后退，慢吞吞地从衣袋里掏出手枪）您以为我没料到这一手？我在同您这种人打交道的时候，事先料到了一切。预料到遭受侮辱和打架。不过我们是干实事的人，决不许别人取笑我们，嘿，嘿！您试试看侮辱我！

(瞄准手枪)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停在他面前，摇摇头）笨蛋！您想开枪打谁！开枪啊！我们走，柳芭！(他们下)

第 十 场

韦涅罗夫斯基 （一个人）怎么样，把我取笑了一顿？……嘿，嘿！不，我们可不是特韦尔登斯基，别想把我们赶走。别克列绍夫说的对，同这种人打交道，要放弃一切原则。我对他们太老实了。不过嘛，妇女是自由的。我不承认任何占有她的权利。是啊，她的庄园赠送证书在这里。

〔听差上来取披肩。

过来。把这张文书交给你们老爷。我退回文书这件事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嘿，嘿！是的，在这个守旧的环境里，人与人的关系还太野蛮太粗暴！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提前出生了一百年。我们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

题　　解

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

写于一八八六年，同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该剧是根据作者同年所写的故事《小鬼怎样将功赎过》改编而成，供民间剧团演出用。一八八六年该剧在彼得堡郊区亚历山大村（工人村）首次上演，以后还多次上演过，颇受群众欢迎。十月革命以后，许多剧团都演过这部喜剧。

黑暗的势力

写于一八八六年，一八八八年在法国首演，一八九五年在俄国首演。剧本于一八八七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印数达数十万册，很快在全俄传开。后来沙皇下令禁演禁印，在“街道、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均不得销售。一八九五年才开禁，但直到十月革命那年都不许民间剧团上演。

莫斯科优伶剧院曾上演该剧一百多场，场场客满。在上演第三十六场时，作者曾出席观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该剧在俄国所有的省城剧院都上演过。巴黎、柏林、慕尼黑、伦敦等大都市，以及意大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典、丹麦等国也曾相继排演。

这部戏剧一直是苏联剧院的保留节目。

教育的果实

写于一八九〇年，首演于一八八九年，初次发表于一八九一

年出版的《尤里耶夫纪念文集》。

在国外，该剧上演次数大大低于《黑暗的势力》。

光在黑暗中发亮

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初次发表于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二卷，首演于一九一七年。

作者称这个剧本是“自己的戏剧”，表现他本人的信仰、痛苦与追求。

活尸

写于一九〇〇年。作者正在修改的时候，剧中人物的原型——那位妻子通过儿子来找他，请求他不要发表这部戏剧。作者因此搁下了未完成的作品。直到一九〇〇年十月，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请求作者把剧本交给莫斯科艺术剧院，作者才又拿起未完成的工作。

该剧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俄国言论》上，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后来成为这家剧院的保留节目之一。

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二百四十三家剧院上演《活尸》共九千场。革命后，它仍旧是最受欢迎的俄罗斯经典剧目之一。

从一九一一年起，该剧也曾出现在欧美许多国家的舞台上。

万恶之源

写于一九一〇年，首演于一九一二年，初次发表于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一卷。

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再次回到俄国农民酗酒的问题上来。

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初次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未发表的文艺作品集》。

这部政论喜剧是对俄国自由派与民主派对一八六一年农民改革的争论的反应，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写的。

作者后来承认这部喜剧“很糟”，是“嘲笑妇女解放运动和那些所谓虚无主义者”的。